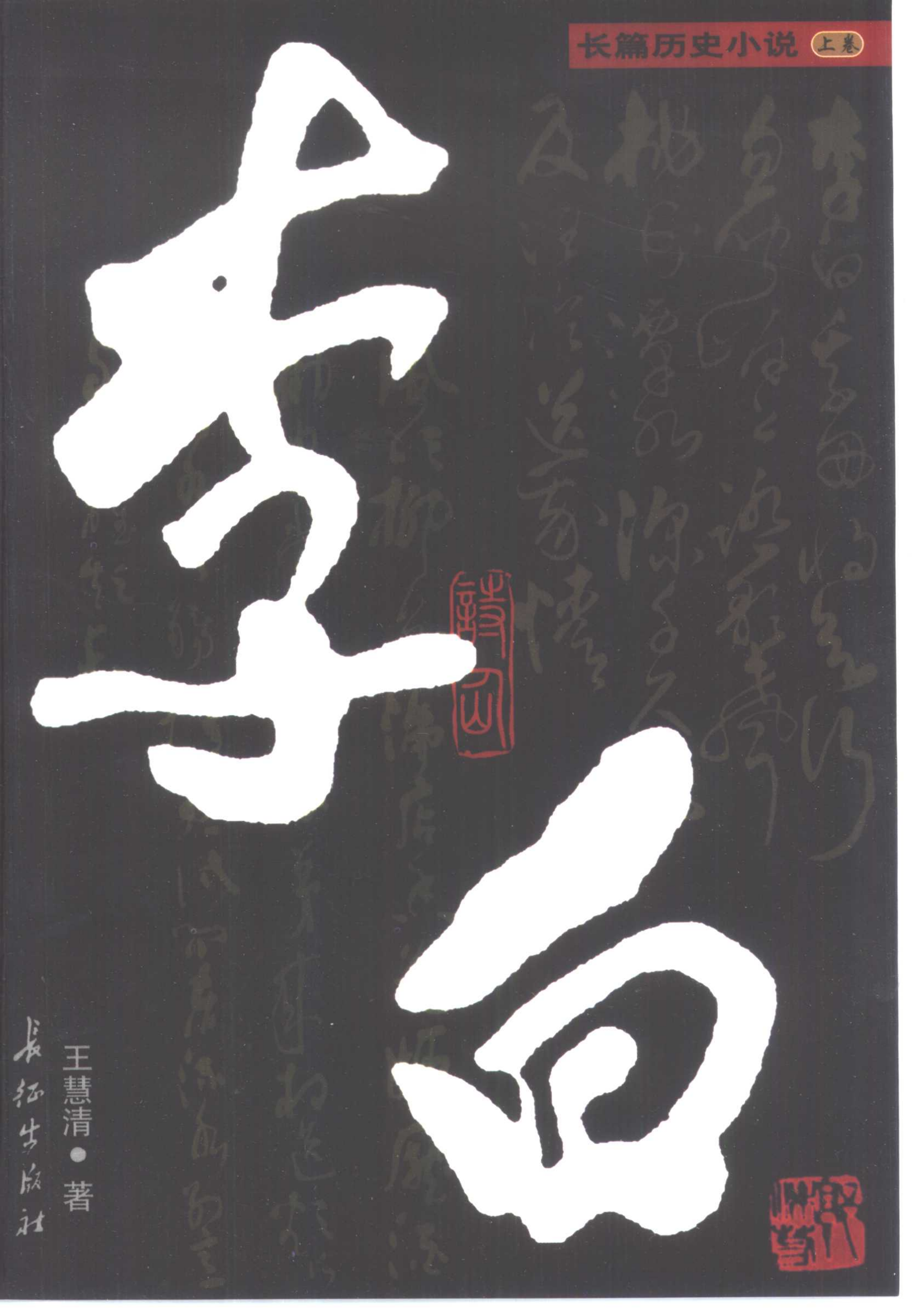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上卷
李白
王慧清 著
长征出版社

李　白

王慧清　著

上

·长征出版社·

李　白

王慧清　著

下

·长 征 出 版 社·

李白

王慧清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雄
封面设计：刘梁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历史传奇小说/王慧清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ISBN7-80015-697-4

Ⅰ.李… Ⅱ王… Ⅲ.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62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9.5 印张
750 千字 印数：1—6100 册
定价：48.00 元

ISBN 7-80015-697-4/I·149

李白乃世界詩壇巨星其詩作代表了中華民族之智慧與氣魄筆下物象萬千琳琅滿目慧法同志在公務繁忙之餘潛心研究李白生平及作品歷時十八載寫成巨著在李白一書出版之際特書以致賀

辛巳夏 邵華澤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原社长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著名书法家

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用21世纪当代人的目光，穿越1300年历史的时空，重新解构并浓彩重墨地塑造了大诗人李白鲜明的形象，展现了李白浩气磅礴的一生。全书视角新颖，笔调华丽流畅，结构疏密相间，情节跌宕起伏，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部力作。

作者广采博集，呕心沥血，历时18年著成此书。作者用国画家那精细传神的笔法描绘了李白辉煌的文学成就、惊涛狂浪般的感情世界、傲视权贵并为个人理想奋斗不止的精神，揭示了李白鲜为人知的家世和绮丽浪漫的爱情之谜，同时刻画了杜甫、王维、高适、陈子昂、郑虔、张旭、吴道子等灿若群星的大诗人和大艺术家的生动形象，再现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的矛盾、封建专制与自由精神的斗争，以及他们与大唐的兴衰成败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上至帝王将相、后宫佳丽，下至渔樵农商、妇孺老少，他们的个性和生活层面在作者笔下都活灵活现、色彩斑斓。



王慧清，1947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作品有川剧剧本4部，大型电视剧剧本1部；同时创作中国画，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赛并有部分作品获奖。其笔下的牡丹花富丽典雅，气象繁荣，以其落落大方茂盛自然而独具一格。本书是作者历时18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现为江油市人大副主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市长书画院院士。

书名手迹：郭沫若
内文插图：叶毓中
责任编辑：陈　雄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吴德平
责任校对：陈　孙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四章

1. “尧幽囚，舜野死。”真有那么一天?

李白离开长安使珞薇心中不免怅然，但接连的好运使她欣喜再三，不久玉环被皇上正式册封为贵妃，母仪天下。贵妃的三个姐姐都得到了皇帝妹夫的丰富赠馈，其中一项是赐每人一处豪华宽阔的宅第。杨钊善于赌博，玄宗为他更名为杨国忠，封他为度支郎。于是杨氏一家个个因玉环而得福，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李适之被贬为宜春太守后，李林甫在玄宗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李适之与韦坚可能谋反的情形。玄宗深信不疑，批准了李林甫关于赐死韦坚、皇甫惟明的奏章。李林甫派出监察御使罗希奭和其他御使台官员连夜赶往岭南，将前些时候流放和贬谪的官员赶尽杀绝。凡李林甫想杀的人，罗希奭一个都不饶。当时御史出行，由各州县供给驿马，所以御史大人未到之前就有先遣的执事来通知各州县备马，叫做“排马牒”。“排马牒”所到之处，有弃官逃走的，有服毒自杀的，有全家被处死的……御史台出了长安不到半个月，关于“排马牒”的传说流遍了半个大唐。一时间“排马牒”就像闫罗王的勾魂牌，挟着阴霾卷着黑风奔向各州县。

罗希奭的排马牒专程到了北海郡，因为北海郡太守李邕素有肝胆，亦仗恃自己年高德劭而疾恶如仇。被李林甫视为一匹性情

倔强的乱叫乱蹦的野马，排在除去之列。罗希奭严刑逼供，刚烈的李邕哪能里肯屈服?，年逾古稀的一代文豪李邕竟被酷史用刑杖活活打死！淄川太守裴敦复因有功于朝被李林甫所忌妒，罗希奭的排马牒到了淄川，裴敦复也被活活打死。王琚与李邕都是交好的老臣，王琚听说“排马牒”将到，服毒自缢而死。“排马牒”一到，韦坚一家与皇甫惟明被赐死。李适之刚被贬谪到宜春郡，“排马牒”便接踵而至，李适之自料在劫难逃服毒自尽。李适之的儿子将父亲的遗体运往洛阳，途中被李林甫派人杀害。

安禄山自“三朝洗儿”被李白臭骂一顿之后，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委曲的样子。玄宗见活泼的干儿子变得怏怏不乐，心中过意不去，特地为安禄山安排了一场马球赛，请宰相和大臣们来参加。贵妃和她的三个姐姐以及杨国忠的夫人裴柔都来观看。

安禄山做出种种愚蠢的样子，让皇上和其它球员笑了个不亦乐乎，每个人都喜欢这位和善的滑稽的为大唐立下卓著功勋的肥胖胡人，安禄山的胖脸和身上都是汗水和尘土。

“禄儿，看你累的，快随朕到内宫去洗浴吧！”玄宗说。一边与安禄山走出马球场。

安禄山乖巧地说：“皇上爸爸，禄儿不累，禄儿看见这些马跑来跑去，心里喜欢极了。”好像禄儿就要变成这些马，欢蹦乱跳一样。安禄山说着一边做了一个欢蹦乱跳的样子说：“禄儿是杂胡，从小就和马在一起。”

“对了，禄儿本性是喜欢马的。”玄宗说。

“皇上爸爸像天上的神仙，知道禄儿的心思。嗯……”安禄山做出一副忸怩捏捏欲言又止的样子。

“禄儿，你心中有什么话，尽管给皇上爸爸说。”

“禄儿想，禄儿是个粗人，皇上赐给的宅第，实在太豪华，享受起来也不安心。儿臣在胡地住惯了，要是能给皇上爸爸当牧童，给爸爸调调马，效一点薄力，又可以在京城常常陪爸爸妈

妈，儿臣就安心些了。”

看见安禄山那憨厚可爱的样子，玄宗笑了说：“行，皇上爸爸就封你为闲厩使知楼烦监怎么样！”

安禄山当场立即“扑通”一声跪下，五体投地磕了几个响头，口中叫道：“儿臣谢皇上爸爸鸿恩！皇上爸爸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禄山谢完恩，并不起来。玄宗笑道：“胡儿还有什么事？”

安禄山说：“前些日子在凝碧池讨洗儿钱的时候，皇上爸爸命吴博士绘了一张《宫中行乐图》，上面有皇上爸爸贵妃妈妈的图像，请皇上爸爸把吴博士这张图赏给儿臣，他日儿臣回到范阳，想念皇上爸爸时好拿出来观看。”

“好个杂胡小子，什么想念爸爸妈妈，竟想骗朕的宝贝！吴博士画的朕与贵妃娘娘、王公大臣都维妙维肖，乃价值连城之宝，看在你可怜巴巴的份上赏给你吧！我的儿日后可要更加孝敬爸爸妈妈！”

安禄山听了连连叩头称谢不止。

“高力士，明日你便从宫中把画找出来给禄儿送去。”

这一夜，高力士叮嘱值夜的宫女小心伺候，自己便到外间歇着。寝宫的宫灯罩着罗纱，发出柔和的光，四下里一片安谧与宁静，白天的事涌上心来：这杂胡盯上闲厩使这个差事，难道单单是为了朝廷养马买马那一笔可观的开支？高力士将那日在翰林院李白房中捡到的那纸掏出来看。李白走后，这首诗他已经看过了，但今天不知为什么又把它掏了出来，那上面写的是：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湖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

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高力士是读过书的，诗中的意思他大概懂得，他总觉得这诗句像咒语。那个傲岸的酒疯子李白居然写出这等留恋诗句来，皇上对他优宠有加，他自己要执意离去，怪得了谁？皇上轻信李林甫，将大权委他，自己当时也曾向皇上提说过。那日在龙池边，皇上的脸色从来没有那样难看过，吓得自己连连向皇上叩头请求恕罪，正如李白所言“我纵言之将何补？”原来李白也无可奈何。而李林甫大权在握之后大兴冤狱杀害贤臣，朝野上下一片腥风血雨。李林甫又勾结纵养蕃将，使安禄山之流拥兵自大。记得早先张九龄也反对皇上放纵安禄山，安禄山是那样乖巧得令他人惊奇，那样深得皇上的欢心。边镇拥有重兵、粮草，而今又作了闲厩使，闲厩使所管马匹，是大唐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有事……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好结果来。李白倒是说得很明白“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尧幽囚，舜野死”?！那正是自己担心的，想到这里不由不寒而栗。到底将来是怎么回事，时局怎样变化，谁又能知道？但愿李白说的酒话。这些文人，总是爱把事情说得耸人听闻……不管怎样，眼下所有的王公大臣，诸王公主没有人敢在他高力士面前不恭敬的。大后天是自己的生日，想法儿多赚些财喜才好，对了，只要好好伺候皇上和贵妃自有好处……侍候了一整天，觉得浑身筋骨酸痛，自己也是年逾花甲的人了，只想静静躺一下。

吟松山庄”座落在蓝田驿东南一百里之外的商洛山中。几丈高的大树满山遍野都是。山庄后耸立着一面苍翠的崖壁，每天早晨染着初升朝阳的金辉，显得清新而绚丽。山庄前是一条铺满苍苔的小路，很少有人来访。崔宗之辞去起居郎之后，便在这里隐居。他钓鱼、打猎，有时读读闲书，或在商州朋友家去玩几天，带些酒和书回来，比在长安悠闲而轻松多了。

前些日子崔宗之到商州小住，听到李白离开的消息，又接二连三地听到了李邕、韦坚、皇甫惟明等人的死讯，又听说罗希奭的爪牙到商州刺史处询问了他的住处。崔宗之再也没有心情在商州呆下去了，连夜回到商洛山中，一病不起。

每到晚间，崔宗之无法入睡，他伤心地想到白发苍苍的贺老爷子，据说他听到李适之的死讯就当即昏倒在地永辞人世。他想起那慷慨高歌的崔成甫，他想起豪雄英发气盖天下的李白，他的心流泪了流血了……刚一睡着，就被马蹄声惊醒……罗希奭！罗希奭的排马牒！他惊恐万状地坐起来，侧耳细听四周没有什么动静，罗希奭并没有来，只有屋外的阵阵松涛，像自己的心在恸哭。像他这样的年龄应该在阳光与欢乐之中度过的，而李林甫驱赶着恶魔的阴影，一次又一次地笼罩他，他不后悔他与贺老宾客、李适之、成甫、韦坚、李白等人的交游。昨天，仆人告诉他，李适之死了，还有他的儿子李霅，李适之是服毒自杀的。他从商州买了一包毒药，备了一壶好酒，决定一旦罗希奭到来，他便服毒自尽。崔宗之不再进食，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像一株被霜打萎了的树。吟松山庄的下午很静，除了风吹树动的沙沙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大人，路上来人啦，骑着马。”仆人进来神色紧张地说。

“去看看是谁来了，不用你守在我这里。”崔宗之说。

仆人一出卧室的门，崔宗之一下子从床上跃起，从床前的柜里取出那包毒药，他的心跳得厉害，手不住地颤抖，他揭开那黄瓷辟邪壶的壶盖，将纸包打开把毒药的粉未倒进去，想到这壶酒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凄迷地一笑。

已经听得见门外的马蹄声，马蹄声不紧不慢的，停下有人从马上跳下来……将马拴在门前的松树上……那人很快就要进来，宣布自己与韦坚、李适之的关系然后将自己残酷地处死……崔宗之紧握住那壶，只等来人一到，他要历数李林甫的罪行骂个痛

快，然后……

“宗之贤弟！”是李白爽朗的声音。

是他！李白！崔宗之放开酒壶，叫道：“是李十二来了！快快扶我起来，给我换衣服！”

李白已经出现在门口：“宗之！”

“太白兄，你可来了！”崔宗之不知为什么，鼻子一阵发酸，像弃儿遇到了久别的亲人。

李白走到床前扶起衰弱的崔宗之，看着崔宗之蜡黄的脸，眼眶凹陷下去，问：“宗之，你怎么啦？”

“还不是因为排马牒！”给崔宗之穿衣服的仆人说。

“排马牒？”

“你不知道排马牒？”崔宗之问。

李白自出长安以来，以为此去如鱼得水，如鸟归林好不快活。一路饮酒潇洒，出入于舞榭歌台，寺观名胜，并未听见过什么“排马牒”的事。

崔宗之叫小童端上茶来，请李白坐下，把“排马牒”的事件讲了一番。

“你知道贺老宾客已经去世了么？适之和韦坚他们都死了……”崔宗之说着流下泪来。

“适之他死了？”

“适之的全家，都被吉温杀害了！”崔宗之悲伤地闭上眼睛。“成甫兄被流放到湘阴，走进水泽再也没有出来……”

“哼，李林甫这帮祸国殃民的奸佞！”李白咬牙切齿地说。

“可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一支笔，我们没有权力，怎样与他们抗争呢？”崔宗之哭着说。

“宗之，你不要哭。不要难过，我们有一支笔，就可拿这支笔来抗争，你一定振作起来，把身体养好。宗之，你答应我！”

崔宗之垂下头，不敢看李白的眼睛。

李白一眼瞧见了床头桌上的黄瓷辟邪酒壶。

“宗之，别这样垂头丧气，男子汉大丈夫，没什么可以难倒我们，为了重新振作起来，来，我们干一杯!”

李白提起酒壶往杯子里倒。崔宗之扑上去将酒壶和酒杯打翻在地。“哐”的一声，黄瓷辟邪壶和酒杯裂成块块碎片，毒液横流。

“这是毒酒!”崔宗之叫道。

“啊……”

“前几天，罗希奭的爪牙来过商州了，打听我的情况。太白兄，这叫人怎么活呀!”崔宗之说着倚在李白肩头嚎啕大哭起来。

李白也黯然了。

这次是专程来约崔宗之与他一起去游名山大川的。自出京以来，他一直想约一个朋友，去看看浩浩荡荡的长江黄河，一起去攀登天下的名山，让大自然的甘露洗去心中的污垢，弥补在长安蹉跎的时光，而此时面对身心憔悴万念俱灰的崔宗之他又复何言?

“楚虽三户必亡秦，连称霸春秋的齐桓公，也有流亡国外的时候，孔子也经受过困于陈蔡的危难，淮阴侯也曾有受辱胯下的时刻，世间没有不战而亡的道理。宗之，是吧?”崔宗之点了点头。

“当黑暗的恶势力占上风，正人君子无法与他们公开抗争，那么暂避灾祸收敛锋芒积蓄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这叫……”

“韬晦。”崔宗之说。

“万事万物都是生生不息发展变化的，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荆轲虽只有三寸匕首，秦王险些丧命；诸葛虽不使刀弄枪，亦运筹百万雄兵。我们终会有扬眉吐气的日子的，你就跟我一起去漫游，怎么样?

崔宗之听得出神了，点点头。“我好好想想。”

“宗之，答应我，重新振作起来。”李白说，宗之点点头。

李白在吟松山庄住了几日，见崔宗之脸色红润，身体复元，约宗之与他一齐到东鲁游泰山。“太白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你放心。”

崔宗之与李白离开了吟松山庄，向北走出几十里，崔宗之与李白拱手作别。

“十二兄，你放心，我绝不会不战而亡的，后会有期！”

2．壳子客与高适把诗人杜甫从沟里扶起来

李白离开长安后，刑部侍郎孙逖忙于帮助李林甫将异党赶尽杀绝，操笔变成操刀，朝中没有上品位文人。玄宗为此下诏，征求天下有一门专长的士人到京师应试。求贤的诏令一下，激动着全国各州县士子们的心。盛夏的骄阳烤炙着大地，一头驴驮着一位士子和一袋书籍从大道上走来。骑驴的士子大约三十来岁，身体瘦削但精神焕发，他就是杜甫。前几天刚离开了偃师首阳山下的家中出发到长安去参加考试。杜甫是武后时膳部员外郎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但到了杜甫这一代却是文运衰微，杜甫的文章虽如班固杨雄，偏偏考不中朝廷科举，到了三十五岁还是白丁。但杜甫心胸开阔，精神健旺，自那次落第之后，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南游金陵姑苏，北上齐鲁燕赵，直炼得诗文炉火纯青。杜甫自以为此次必然胜卷在握，不中才是怪事。驴儿走了半天，杜甫也有些饿了，从驴子上下来，将驴牵到路边的水塘里饮水吃草，自己也从口袋里掏出饼来吃，喝了些水。心想到此去立身报国之志就要实现，不由心中一阵激动，浮想连翩，佳句叠出。四望旷野竟没有一个行人，惜乎没有人与他论诗。看看正在一旁低头吃草的驴子，这驴子跟他已经三年了，性格温驯吃苦耐劳，已经成了他旅途中的

好伙伴，杜甫拍拍毛驴的颈项，吟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错，伙计，我杜子美这两句怎么样？喝够了水给我跑快点，千万不要误了考期。等大哥我中了进士，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修一件干干净净的棚子……然后给你喂上等的草料，大哥我高中那天，别人跑马观花，大哥我来一个跑驴观花，让你也去看看长安那些美丽的风光和繁华的街道，怎么样？"那驴像听懂了杜甫的话似的，摆摆头摇摇尾，欢快地叫了两声。杜甫心里高兴极了："好，伙计，我们继续赶路。"

杜甫跨上毛驴心中十分得意，仿佛已经高中状元，正从雁塔出发走上跑驴观花的首途，以下便是京城对他夹道欢迎的大街，高声欢叫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驾！"毛驴迈着欢快的步子一阵小跑，大道上扬起一阵烟尘。

忽然远处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匹快马像离弦的箭一般冲过来，驴来不及躲闪被撞倒在路旁的荒地上，杜甫则被重重地摔下来，书袋压在杜甫身上。书袋已经摔坏了，袋里的典藉散落一地。

骑马人是一个参军模样的汉子，也被马颠下来了。那参军从地上爬起来，提起皮鞭朝杜甫跑过来，对着杜甫劈头盖脑一阵乱打！

"瞎眼啦！竟敢挡爷的道！"杜甫只觉腰部一阵巨痛，没法从地上爬起来，用袍袖挡住雨点般的鞭子，叫道："你讲不讲理！"

"讲理！这马上驮的是贵妃娘娘吃的鲜荔枝，要是误了时辰，你担当得起吗？没杀你算便宜。不行，老子这一跤不能白摔，拿来。"

"什么？"杜甫好容易从地上爬起来。

"装蒜呀你？"参军大吼道："钱！"

身上仅有的一千缗钱是妻子杨氏的嫁妆典当的，临走时杨氏

把钱交给他，千叮咛万嘱咐叫他收好一路当心，路上不要出差错，在京城没有钱寸步难行。想到此，杜甫紧紧地按住腰间的钱袋。那参军见杜甫不说话，伸手向杜甫紧紧按住的那地方抓来！

“哎呀，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大运当头，见了这黄澄澄的金子，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军士听有人说“金子”忙转过身来，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糟老头招风耳，大嘴巴，酒糟鼻，背一只麻袋，正在向那散落地下的书使劲磕头。

“金子，金子在哪里？”那个参军忙问道。

那老头只顾磕头，也不理他，磕完头去收捡那散落的书藉。那军士急了，上前一脚踢翻了那老头，将书袋底翻上一抖，书藉哗哗地掉了满地都是。

“我问你，金子到底在哪里？”参军气得呼呼地叫道“你再不说，我就打人啦！”

“我说，我说。但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金子。”糟老头慢吞吞地说。从怀中掏出烟叶和一支竹烟袋来，仿佛要听人讲故事。

“爷哪有功夫跟你理论，再不说我打你！”那参军叫道。这时大路上走来个背着行囊，佩一支长剑的汉子，在参军身后停下来看热闹。

“你别打人，我这就告诉你。”那老汉说。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做生意的，一见这散了一地的书，这叫‘见经’，‘见金’可不是大吉大利么！”

“你敢骗老子！”那参军的吼道。

“我骗你干吗？你运你的荔枝，我卖我的草药。你要有病发呓症，我给你抓点草药治治。”那老头两眼盯着参军的鞭子，一步步往后退。

“嘿，运荔枝的！”参军身后那汉子高叫道：“你不好好办差使，还在这里胡来！”

“你是何人？敢教训老爷！”

“我是御史中丞王珙的舅爷，姓贾，王珙王大人你可知道吧？”

“知道，知道。”军士见那人气概不凡，口气有所收敛，不像先前那样凶恶。提起王珙京中的地痞没有不知道的。

“王珙的舅爷，贾爷就是本人。”

“……贾爷……贾爷……”军士口中嗫嚅着，但看这人的穿着，怎么也不像王珙的舅爷。王珙的舅爷怎么又没有随从又没有马。

“信不信由你。”那人坦然道。“你不用怀疑我是谁，贾爷也不会告诉你，爷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只给你讲一条道理，你听了自有好处。你看，你在办贵妃娘娘运荔枝的差事，你看你把荔枝都弄成什么样子了？”那人道。

参军一看，自己只顾打人也不知道荔枝筐上遮盖的笋叶也散落了。荔枝装筐运驮之前，用干笋叶将荔枝层层包裹隔热保鲜，否则运不到长安就腐烂了。军士慌忙跑过去，拾起笋叶往筐子里装。

“贾爷说对了吧，你再跟这些老少爷儿们厮混半个时辰，这荔枝就会被毒日头晒坏，你误了差事，还不受罚？我看你还是快走吧！”

那参军迟疑了一下，突然叫道：“你们三人合伙来戏弄老子，这口气老子吞不下去！”说着拔出腰刀来。

那人一见，“唰”地抽出腰间长剑，叫道“你以为爷是怕你的，有种的跟爷玩一个时辰！”说着脱去外面的长袍，露出黎黑油亮铁一般的胳膊，举剑要往荔枝筐上刺去。

那军士见状，忙向那人跪下道：“贾爷求你别动手！我这就走。”

“哼，贾爷岂是你这种狗才叫的，这里到京城不过二百把里

路，贾爷骑马，你牵马。今天贾爷定要与你到京城一辨真假！”那人拉过马的缰绳，说着就要上马。

“我的好贾爷，我是瞎了眼的狗，得罪了贾爷！贾爷大人大量，让小人怎能吃罪得起呀！”那军士死死抓住缰绳哀求道。

“哼！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贾爷好言教你，反而与爷生事，看在你为皇上运荔枝的份上，饶你这遭，快滚吧！”

那参军连忙上马跑开了。

杜甫一蹶一拐地走过来，向那人作揖道：“多谢贾大人，多谢客官！”

那人朗爽一笑道：“什么真大人贾大人，老兄，咱们还是帮他东西收拾一下吧。”说着便帮杜甫把地上的东西拾起来。

“贾大人，别……让我自己来！”杜甫忙蹲下去收拾，猛然腰间一阵巨痛，痛得他呲牙咧嘴倒在地上，那老头忙跑过来问：“这是怎么了？我给你看看。”与那汉子一起把杜甫从沟里扶起来，扶到一块石头上坐下。老头这里拍拍那里捏捏给他作检查。“你这是闪了腰了，脚踝也脱臼了怎么能走路？我给你治治。”老头说着取出一个瓷葫芦，倒出一点药酒，在杜甫腰间捏捏抓抓治伤，一边说：“这年头人在路上走，祸从天上来。什么荔枝使、花鸟使、山石使，这样使、那样使落到老百姓头上只有一个‘死’，这世上活人真难！你伸伸腰，怎么样！”杜甫伸伸腰，居然能直起来了，脱臼的脚踝也还上了，只是还有些酸痛。

“请问老伯尊姓大名。”杜甫道。

“跑江湖卖药，还有什么姓名？我这人爱说话，大家都叫我‘壳子客’。你是去京城赶考的吧！”

“是啊！”

“我看不考也罢，像这样鞭鞑百姓的官，就让那些混蛋去当吧！”“贾大人”一边帮杜甫收拾书籍一变说。一眼看到书藉中有一卷诗稿，漂亮的楷书中透露着俊气，不由颂读道：“岱宗夫如

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贾大人”看罢，觉得此诗凝炼概括，生动准确笔法老辣，决非眼前这位年轻书生所为，再翻阅其它篇章，竟有字字珠肌之感。便问道：“老弟，你这些诗是哪位高人所著？”说着帮杜甫把书袋驮到驴背上。

杜甫道：“不瞒贾大人说，那些诗都是在下所作。见笑见笑。”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在下姓杜名甫，字子美。”

“啊，原来是杜甫贤弟，久仰久仰。在下高适，字达夫，渤海人，也是到长安。我们同行吧！”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达夫兄，小弟的诗还要多多向你请教呢！”杜甫说，“今天幸好碰见达夫兄和郎中，不然我今天可要吃大亏呢，到了前面集镇上，我请两位喝酒。”于是三人结伴同行。

壳子客见杜甫高适对人和蔼，一点也没有轻视乡下人的意思，便说：“你们二位都是写诗的，那太巧了。碰巧我也有一位朋友是写诗的，不知两位认不认得？”

卖草药的居然还有写诗的朋友？高适问道：“敢问你那位朋友的尊姓大名？”

“我那位朋友，提起他大家都认得，大名鼎鼎，真正了不起！”

“谁啊?!”杜甫问。

壳子客伸出大拇指：“我那个朋友，就是斗酒诗百篇，一纸国书吓退回纥四十万铁骑的李太白！我们蜀中的顶呱呱！”

“李白?”高适和杜甫瞪大了眼。

“当然，那还有假，听说当了大官了，成天在皇上面前写书奏本。我这次到京城就是要去问他，他这个官是怎么当的，世道

都成这样了，他为什么不给皇上提醒提醒?”

“你是李白的朋友？那么我们便是朋友了!”杜甫说。

“我也是李白的朋友。”高适说。

壳子客惊喜地说道：“你们二位是李白的朋友？他现在好吗?”

“我只是常读他的书，神交已久。这次到长安，还劳您引见哪。”杜甫说。

“我也是。”

高适本来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是广东曲江刺史。因为父亲去世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回到北方。这时家境已经破落。他迫于生计，务农、砍柴、打渔，甚至于乞讨的日子也有过。但高适壮志不灭，孜孜不倦积极奋发地学习，炼就了一身文武双全的本事。高适生活在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历经人世间的艰险，看尽人世间的善恶。常常想自己要是一朝大权在握，就要把老百姓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为此他仗着超人的学识本领，曾北上幽燕投军，也曾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廷，但都不获任用。以至于四十多岁仍是一介布衣。

对于李白，高适是十分景仰的，“由布衣而卿相”又何尝不是他的宿愿？这次到长安，如果能结识李白，也许他被压抑的一生会从此豁然开朗，他的英才宏略会有用武之地。

3.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人还没进长安城，就已经听到李白离开的消息，一盆冷水泼得人心头凉了半截。壳子客告别他们到西市摆了一个草药摊子。高适与杜甫认认真真地考了三场，自认为文章做得盖世无双，哪知几天之后，选院宣布：“一个都不录取!”。原来是李林甫怕年轻的士子们主张正义，把他们的奸恶昭揭于世，想出一条

奸计：向皇上禀报说因为皇上圣明，天下的有识之士都得到了朝廷的任用，故尔“野无遗贤”！

“野无遗贤”的考试结果一公布，激起了满怀希望而来的士子们的极大愤慨，有大哭大闹的，有悲愤欲绝的……落选的杜甫与士子们一齐涌向选院，要找主考讲道理。哪知选院门口早已有羽林军执刀枪严密把守，赤手空拳的士子们再闹下去只有吃亏。高适见状，连忙挤进人群把杜甫从人丛中硬拽出来，回到客栈，背上行囊不由分说让杜甫骑上毛驴，出了春明门。“天下竟有这等不公的事，达夫兄，为何你硬要把我拖出来?”杜甫问道。

“我来问你，这‘野无遗贤’四个字可是空前绝后?”高适问。

“自古以来从未有过。”

“握权柄者制造出这种悖理的事来，自然是与天下士子们为敌。他们心怀歹毒，我怕你遭到不测。既然如此不公，考上了也没什么意思，又何况他一个都不取呢?”

杜甫听了，默然无言，两人没精打彩地离开了长安。天下虽大，自己的路又在哪里呢？高适毕竟是多次经过挫折的人，见杜甫闷闷不乐，一路安慰他，几天之后，来到河边一带山峦。高适是位打猎能手，一路教杜甫如何打猎，如何烤炙野味。杜甫依法炮制，果然大获全胜。二人驰逐于山林草莽之中，将那万般烦恼忧愁抛于九霄云外，傍晚打了些山鸡野兔之类。高适撕毛剥皮，开肠破肚，杜甫提了个葫芦去附近村里沽些酒来。

杜甫走了几里路，找到了卖酒的人家。打了些新酿的玉浮梁，抱着酒葫芦兴冲冲地往回走去。只见晚霞满天如大火蔓延十分魄丽，落日红得像血。杜甫一边走一边望天，等他回过神来，哪里还找得到来路?

再说李白别了崔宗之，来到洛阳，那些仰慕李白神交已久的士子官吏们，无不想一睹学士公的风采，有的甚至不远万里之遥

前来请教。李白离了朝廷，有如鸟儿飞回山林，精神为之一振，那充满灵感和真诚的诗句犹如江河在他的笔下奔涌而出。这期间李白写了一大批影射现实，抨击时弊、攻击李林甫的诗，一路散发，方觉出了胸中一口恶气。出了洛阳也不要朋友们相送，独自一人，沿黄河而去。李白在黄河边一边喝酒一边望远，只见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延绵天际，自有一种辽远雄浑的气概。天地相接之处，黄河如丝从落日的远方源源而来。近处绝壁之下，金涛澎湃，一泻万里，波涛起伏如山峦涌动，响声如雷，好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李白到此早已物我两忘，索性将马放在一边吃草，自己一边喝酒，一边观赏壮丽的落日，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一片丹崖在夕阳的照射下放出神秘的光彩，李白乘着风云向那金辉涂抹的山崖飞去。他飞过烟霞明灭的山峦，飞过倒映着月亮的镜湖，前面仿佛是自己从未到过的天姥山。李白登上云雾缭绕的山路，山路两旁开着不知名的奇花，李白在花丛中迷了路，转来转去，不知何去何从。看见附近熊在咆哮，龙在长吟，苍色的云在头上游动。忽然雷声大作丘峦摧崩，太阳和月亮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的天上，照辉着壁立的山崖。太阳照到的地方辉煌而绚丽，月亮照到的那边迷离又奇谲……鸾凤驾的车乘着苍云和晨风过来，老虎在车驾的前面鼓着瑟，车上坐着脸色麻木不仁的神仙，像戴了面具的偶人。那些车从李白头上开过，恐怖的黑风乱云在翻动……

李白张着嘴想要喊出什么，但叫不出来，李白醒来，黄河尽头西边的天上，夕阳已经西沉，留下一抹余晕和天边紫色的余霞。

李白觉得很困，再次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眼前风起云涌，仙境缥缈。

杜甫迷了路东张西望，见一匹马在山坡上低头吃草，心想有

马就有人，忙过去找人问路。刚走两步，只觉脚下一绊，重重摔了一跤，摔得两眼火星乱冒，酒葫芦也不知掉在哪里去了。杜甫定定神，见脚旁有一个人，四十多岁年纪头戴乌纱幞头，穿一件淡香色长袍，脚蹬长鞠靴，抱着一只双耳孔雀青瓷酒壶，枕着一块青石，正打呵欠揉揉眼睛，刚才正是自己不小心，被这人绊倒的。

杜甫立即爬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失落的酒葫芦，只听那人喝道："干什么？"

杜甫本是个老实人，听对方一喝慌了，忙说："……先生，我不是有意的……"

那人醉眼斜视不高兴地说道："不是有意的？我正在做一个好梦，你把我弄醒了，那你得赔我的好梦！"

"赔梦？什么梦？"世间有赔钱、赔物、赔情的，杜甫从没听说过赔梦，便好奇地问道："先生做了什么好梦，要在下赔偿呀？"要听听这个怪人到底说些什么。

那人也不起身，跷起二郎腿，悠然说道："我梦见我乘着风在群山中遨游，飞过月光下的湖泊，看见太阳从海上升起，空中天鸡长鸣，峰回路转，熊嚎龙吟，森林和山泉都在颤栗，黑云遮蔽四野，电闪雷鸣……"那人越说越兴奋，眼里闪着奇异的光，一边说一边支起身来，索性放声高吟道："……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惊呆了，这些诗句，是"读书破万卷"的他，闻所未

闻，见所未见的！此诗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如飓风促浪，如大河奔流，意象宏伟；言飞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听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仿佛一位神人以雷霆万钧之力司掌造化，惊心动魄而气势磅礴！

那怪人一边高吟一边站起来，向着万壑雷动的黄河巨浪“嗷嗷”长啸！

杜甫已经激动得忘记了一切，一把拉住那人袖袍叫道：“做梦的先生！跟我们一块喝酒吧！”

“喝酒？哪儿有酒？”一听说有酒，那人来劲了，一看瞅见杜甫的大酒葫芦，便伸手过来拿。

“先生，等等，我还有位朋友在山上。我走迷了路，等找到他，我们一起喝酒，还有山鸡野兔……来赔你的梦……虽然我的酒……没法跟你那个光怪陆离惊世骇俗的梦相比！”

那人看见杜甫老实巴交的样子，又听说他的诗“光怪陆离惊世骇俗”不由笑了：“那么我们一块去找你那位朋友，要是找不到，这葫芦里的酒全归我！”

杜甫头上沁出汗珠来，眼看天快黑了，不知在哪里找得到高适？忽然对面的山头上树林里冒出一股烟来，对了，肯定是他在那里点燃了篝火。

“在那里！有火的地方！”杜甫拉了“做梦的先生”往对面山头奔去。

“酒打回来啦！我还给你带回来一位做梦的先生！”杜甫觉得，这样称呼最合适不过。

“好的，多一个人，更热闹。”高适一边专注地烤肉，一边说。

篝火熊熊地烧着，几只大木棒倒吊着剐剥干净的山鸡野兔，高适拿着木棍反复翻烤，火舌舔过的地方冒着白烟滋滋作响。天已经全黑下来，焦黄的烤肉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

高适把烤好的禽兽大卸八块，没有酒碗酒杯，那人拿出自己的那把双耳孔雀绿青瓷壶，将那葫芦里的酒倒进酒壶里，然后拔剑将葫芦锯成三块，把酒倒在三块葫芦瓢里，然后三人端起不成形状的“酒杯”叫道：“干!”高适割了一块烤肉递给李白道：“做梦的先生，请尝尝这个，梦里可尝不到这个滋味!”那人咬了一块烤肉问道：“酒肉虽香，梦里当然又别有一番滋味，你们二人就一点不梦想?”

杜甫叹了气道：“也梦想，前些日子天天梦想着一旦被皇上召见，一定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现在一切都落空了。这不，从京都到了草野，哪能像先生您一样做着远离尘世的梦。不过，就在我去赴考之前，我还满怀希望，做了一首诗，现在看来真是一场梦了!”

“一首诗，能吟给我们听听吗?”那人饶有兴味地问道。

杜甫瞅了瞅做梦的先生，想起他吟的那些奇妙的诗句：“在下的拙作，恐怕比先生的诗……”

高适也不知这人是那路神仙，见杜甫犹豫便道：“我这老弟，是不会吟给别人听的，这小子为了这个梦，还挨了荔枝使的一顿皮鞭，不好意思开口呢！我倒觉得挺不错的，诗也写得好，有志气，你听‘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怎么样?”高适得意洋洋地把头一扬，好像自己也为这首诗骄傲。

那人拍拍杜甫的肩膀：“不错，好一个壮美的梦呀！这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都向往的啊！来，为了你的梦，干一杯!”那人将酒壶倒在残缺不全的葫芦瓢里，三人一饮而尽。

那人喝了酒，叹息道：“这个梦恐怕在本朝，很难实现了!”

高适说：“先生，你知道不知道？全国几百个士子，在长安考了好多天，考得汗流夹背，寝食难安，结果，李林甫那老混蛋宣布：‘野无遗贤’！几百个人中没有一个够资格，他妈的!”高

适说着把手中盛酒的葫芦摔倒地下，碎成几片。

“你看，你看，把你气的，这玩意儿破了，怎么喝酒呢？来来来，我俩同饮这一瓢，你一口我一口。”说着那人把手中的葫芦瓢递给了高适。

高适说：“我根本就没打算考上！考上了，我也做不来那些鞭打百姓的官吏！但我看到这些情形，叫我怎么能不恨？”

“做梦的先生，你别以为我这位朋友是平庸之辈，你听他写的诗；‘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山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那人双手把酒瓢给高适说：“这位仁兄有江海之志，为了你这首诗中叱咤风云气势，和你那个建功立业的好梦，干！”

高适伸手接过酒瓢，激动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叱咤风云的气势有什么用？建功立业的壮志有什么用？”

那人用双手捧起高适端着酒瓢发颤的手：“为了浇尽你的胸中的块垒，为了明天的希望，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经过蹉跎蹭蹬？干！”

高适感到面前的这人，真是有生以来遇到的难得的知己，感激地俯下头来，一饮而尽。

“我们这样还有什么希望？这次到长安，听说李白那样有才华的人都已被排挤出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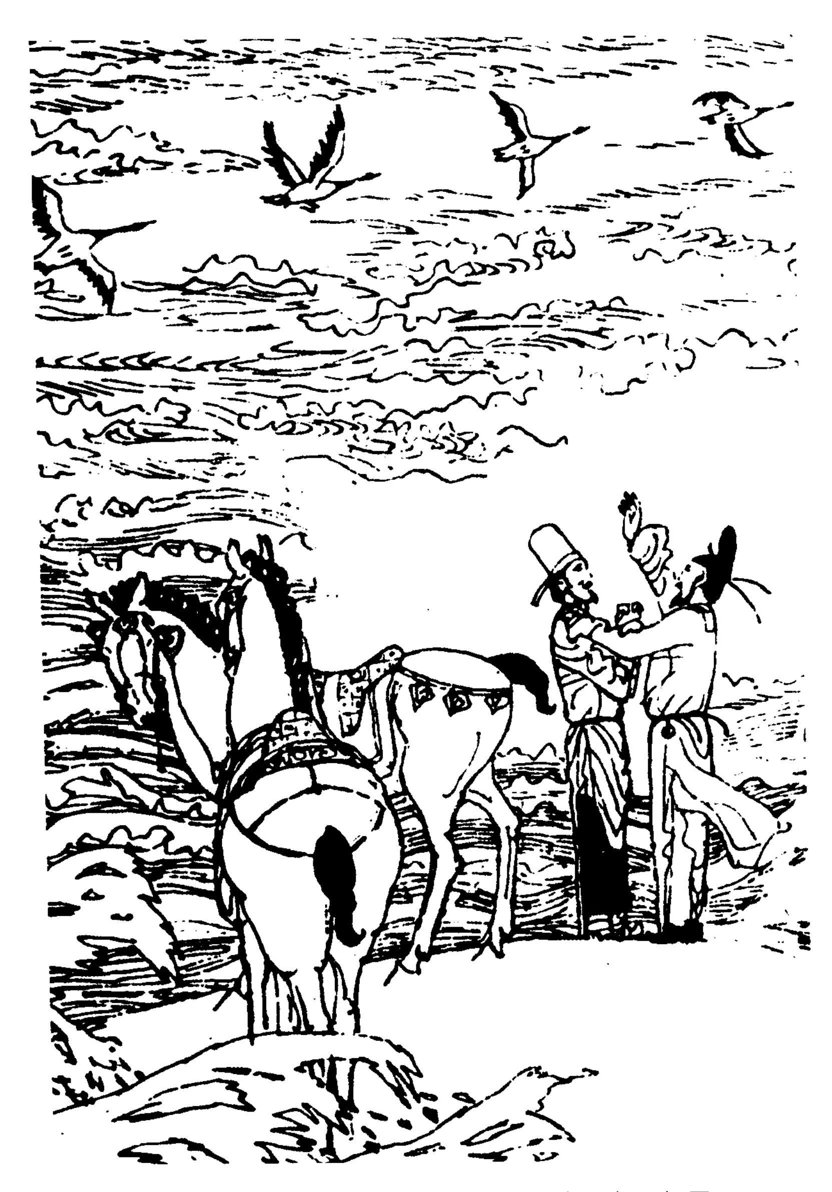
那人喝了一口酒道：“不管怎样，不要放弃你们的梦。大唐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仁人志士！”“哼，我要是李白……”杜甫说。

“你要是李白便怎么样？”那人问道。

杜甫诚朴地说：“我要是李白就不使酒任性，也不飞扬跋扈，我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留在皇上身边，规劝皇上，请他理解天下百姓的疾苦。”

“我要是李白……”高适说。

那人盯着高适意味深道长地笑道：“你要是李白，又怎么



李白高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

样?”

高适将手中的那只野鸡，叉在木棍子上，在小火边上反复炙烤，想了想说：“我要是李白，我就把我的个性悄悄地藏起来，为实现我的政治抱负脚踏实地地干一番，如果离开了朝廷，要实现政治抱负岂不是一句空话?”

“可惜了李白不可一世的才华。”杜甫说。

“埋没了他满肚子的经济学问!”高适说。

那人看了看高适、杜甫，恨恨地骂道：“说得好！李白这混蛋，竟这样莫名其妙地在长安混了两年，一事无成，真该死!”

杜甫听了忙说：“做梦的先生，李白是我本人尊崇备至的朋友，可不是你随便骂得的!”

“敢问二位是……”

高适说：“我是高适，他是杜甫!”

杜甫看做梦的先生那炯炯的双目流露出欣喜，记起刚见到他时吟的那首奇特的诗，是那么敏捷灵透，那么气势磅礴，天神一般的情思，大唐除了他还能是谁?

杜甫正要喊出来，那人轻轻按住杜甫的手说：“达夫兄，子美弟，我在长安，失去了好些朋友，我在这里又得到了你们二位朋友，在下李白，一定还要作一番奋斗。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梦，干!”

“太白兄!”高杜二人惊喜地叫道。

酒壶里的酒浆汩汩地倒入葫芦瓢里。

高适瞧了瞧李白，又看着手中的破瓢，不好意思地说：“要是有一天我的梦实现了，我一定要用上等的美酒、上等的酒具，请二位好好喝一通!”

“干!”三人一齐举起酒瓢喊到。

三人开怀畅饮，说古论今，酒酣肉饱三人醉倒在草莽间。一觉醒来，但见东边天上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焰辉腾腾照遍了千沟

万壑，金涛澎湃的黄河，蜿蜒流过华夏中原奔向东海。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奔向黄河边迎着鲜红的日轮，仰天长啸！

李白高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与杜甫结识之后，结伴同游梁宋、齐鲁，一路登临怀古，饮酒赋诗，寻道访幽，好不惬意！

李白裘马轻狂的同时，长安宰相府里，有一双绿幽幽的眼睛在盯着他。

李白出京之后，李林甫以为"饮中八仙"已经作鸟兽散，李适之韦坚之死，使他去掉了一块心病。独揽朝政的野心已经实现，正在得意之时，一连几天早上相府守门的仆人在大门发现贴了好几张诗文，李林甫细细看来，都是讽骂权贵的内容，便命人把吉温找来。

吉温告诉李林甫，最近长安的歌栏酒肆里流传着一种骂人的歌谣什么《夷则格上白鸠拂辞舞》，什么里面骂"缺五德的禽兽"、"逐臭的苍蝇"、"跛脚的驴子"……听的人很多，唱的人也唱得津津有味，一时间嘲骂成风。他们搜集到这些诗稿，有的下面明明白白落款是——李白，相府门上贴得正是这些。

李林甫将这些诗稿，揉成一团，咬牙切齿地说："找死！"

4. 我今天便为李白授箓，让他成为道士

太玄是张果进京后应李邕的邀请来到齐州紫极宫的。李邕被杖杀之后，太玄常向烟霞子询问起朝中的消息。烟霞子说，贵妃的从兄杨国忠新近升了按察使，这人心性险恶，与李林甫勾结起来，不断地铺设罗网，陷害大臣，卖官弄权。凡李林甫要加害于人之前，差不多全是杨国忠借出入宫闱之便向皇上告发，京城中

常有人不明不白地下狱罹刑，好多人家破人亡。京城的牢狱暴满，不得不施设临时监狱。

李白与高适杜甫同游泰山之后分手，高适回北海，杜甫返洛阳。李白回到东鲁任城，见了一双儿女，皆已长大，丹砂和小梅儿也有了孩子。李白听说师父太玄和师兄烟霞子在齐州，便离了家园，到齐州拜望师父和师兄。

任城到齐州，有二三百里路，李白单人独骑，一路观山望景。一天，李白过了泰山一路走着，李白驰马穿过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感觉到树林深处有人在窥视，听到灌木被踏倒的声音，李白警觉地回头，两个蒙面人已经挥刀跳了出来。李白拔了出宝剑，大喝一声："干什么的?"哪知那两人并不答话，举刀向李白狠狠劈来。李白闪开，心想遇见强盗了！催马就冲出林子，李白从未到过这个地方，这片树林又深又黑，跑了一程竟还看不到边。后面两个蒙面人已经策马追来，李白心中着急，只见前面又闪出两个蒙面人。

真是遇到打劫的强盗了！李白摸出腰间的钱袋向前面两个强盗扔去，钱袋打在那强盗脸上，铜钱响当当地洒了一地，强盗一愣，李白趁势逃开。知蒙面人并不去捡地上的钱，死命地紧追不舍。李白大惊，这是取命的歹人！连忙抓紧缰绳，赶马快逃。树深林密，马也跑得不快，李白心中好不着急。此时蒙面人已经追杀上来，李白奋力拼搏，刺伤了两个，自己的马也受了伤，剩下两个歹徒恶狠狠地向李白扑来。李白一边抵挡一边叫道："你们为什么杀我?"那蒙面人答道："你是李适之的同党！快快下马受死吧!"李白一听怒火中烧，挥剑杀去。那二人见胜不了李白，便举刀来刺李白的坐骑。那马受伤倒地将李白摔了下来，李白丢了马夺路而逃，趁势滚下山坡。眼看出了树林又是乱石满山，哪里有路?后面的蒙面人已经追了上来，两人把李白拦住，举刀向李白狠狠地劈下来!

突然一柄拂尘拦住了钢刀。

“烟霞子!”李白惊喜地叫道，正是阔别多年的师兄，在千钧一发之际，将他救下。山崖后闪出十来个道士，那两个蒙面人见寡不敌众便溜之乎也逃入密林深处去了。

“师弟！师父盼你好久了!”烟霞子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李白问。

“我每日在这观后的山林里带几个徒弟练武，听见林子里有响动，便赶来看个究竟，没想到竟是师弟在这里。”

“那边就是紫极宫，我们走吧。”烟霞子带着李白下了山坡，向紫极宫走去。

眼看要走近紫极宫观前，只见远处一队人马向紫极宫飞驰而来。为首的正是秦列！原来秦列在害了郑虔之后，李林甫把他从国子监调出来，作了吉温手下的侍御史。

“站住！李白，御史台要你立即回京!”秦列叫道。

“为什么?”烟霞子问道，其实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

“你是出家人，休得管朝中的事情，快让李白与我走!”

“不行!”烟霞子向李白使了一个眼色，年轻的道士们簇拥着李白奔向紫极宫的台阶。

“快把李白与我拿下!”秦列叫道，身后的一伙羽林军一涌而上，将烟霞子与李白团团围住。

“清静修行之地，不得大胆妄为!”烟霞子道。

秦列哪里肯听，带着羽林军步步逼近。

“尔等不得无礼!”鬓发如雪的太玄大师从紫极宫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声若洪钟地吼道。

“师父!”李白叫道，烟霞子拉着李白，跪到在太玄脚下。

“太白……你这是从长安……回来了?”太玄的声音含着失望。

“是的，弟子从长安回来了。”李白说。

太玄扶起李白，拉着李白就要往观里去。

“你们还呆着干什么，还不把李白抓起来！”秦列叫道，军士们凶相毕露一下子围上去。

太玄漠然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放肆！”

秦列气昂昂地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正要上前被烟霞子一把接过冷冷一笑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连印鉴都有没有！还不快快退下。”说着把那张纸抛掷在地下。

秦列忙双手接住，万没想这横行天下的李右相的手谕会在这里碰硬钉子，连忙道：“这……这是李右相的手谕，难道你们竟敢违抗？”

秦列话音一落，军士们又一次扑上去。

“在这里捕人，要皇上的手谕。”太玄从容地说。

“你是谁？”秦列被太玄的气度吓住了。

太玄向烟霞子使了个眼色，烟霞子说：“这位大师是亲自为皇上和玉真公主授箓的太玄仙长。瞎了你的狗眼，你究竟有几个脑袋？”

秦列的气焰顿消，连忙躬身下拜道“仙长恕罪……下官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仙长恕罪！”刚才凶神恶煞的羽林军，一下子慌了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太玄拉着李白转身往紫极宫走去。秦列愣在那里，正想退下，突然鼠眼咕碌一转，三步并作两面步跑上前，拦住太玄说：“仙长，李白如果是您的弟子，下官当然不敢冒犯；但李白不过是个世俗的人，仙长不好多管闲事吧！”

“贫道今天就为他授箓，让他正式成为道士。”太玄说。

烟霞子与众道士簇拥着李白进了紫极宫。秦列不甘心地跟在后面进去，手执拂尘的道士们排成一队将羽林军拦在了观门之外。

5. 唯无心而不自用者，能为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

李白跟太玄进了紫极宫，“李学士!”听见秦列在后面喊，李白回过头来。

“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热衷于功名的人竟然会去作道士，谅你也不敢随我回去向御使台说清你与李适之、崔成甫的关系!”秦列蛇蝎似地叫道：“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多么失败吗?”

李白怒目圆睁，正要发作，烟霞子一把将他推过去，几个年青道士将他拉走，将秦列拦在殿外。

“太玄大师在里面等着你呢!”烟霞子说。

秦列见无计可施，悻悻地离开了。

接受道箓，正式地成为道士，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用朱砂将诸天曹、官吏的名字写在白绢上，还画有奇异形状的符号，那便是“箓”了。作为一位道士，要多次受箓，开始时受《五千文箓》，其次《三洞箓》，再受《洞玄箓》，再次受《上清箓》。

受箓的人必须沐浴斋戒，然后向授箓的道长呈上刻有自己名字的金环。道长将金环一分为二，与受箓人各持一半，作为成为道士的信物。

受箓的人要像罪人一样，让人将两手背剪起来，环绕着法坛，一边走一边向神祇陈述自己的罪衍。走的时间很长，要走一个七天到两个七天，昼夜不息。道士的属籍可以列入宗正寺，受到皇亲国戚的政治待遇。

烟霞子认真地为李白写了道箓。经过沐浴和斋戒，李白来到设有法坛的玉清殿中。太玄道长的法尘设在太上老君像前，殿中设有法坛，有三层，每层都开着法门，周围挂着纸钱。烟霞子庄严地把装金环的盒子交到李白手中，里面是李白熟悉的两个半金环，李白百感交集，第二次到长安求取功名，竟也以失败而告终！道士们极其虔诚地唱着经文鱼贯而入。

李白捧着盒子，来到太玄的法座前，将盒子举过头顶，奉献到太玄面前。太玄接过盒子，将其中一半金环返还给李白。

“夫欲免为刑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夫人间变故，世世宜异，唯无心而不自用者，能为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

李白木然地跪在地上。太玄大师没有逐章逐句地为他念讲戒律。而是引用了《庄子》这几句名言，他果真能够做到“弃世”，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道士了。而他最难作到地也正是“弃世”，因为他的才华而希望能为世所用，假如他是一个平庸的凡夫，倒不可能有如此强烈的用世之心。远离世事便可以没有精神负担，没有精神负担，则一切宁静平和。只有没有追求而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变成社会动力的人，才能适应世事而不受伤害。

这些字句李白早就背得，但要做到弃世，又谈何容易！

“太白，入我门后，一切灾难、烦恼、纷争都去而不回，从此超脱尘世，将一切冤恨，都化为乌有！”说罢将一份白绢写好的誓词交给烟霞子。

“太白，这是誓词！快接着！”烟霞子看李白木然的样子，碰了碰他说。李白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接过誓词，沮丧地闭上眼睛，向太玄再拜而起。

“授箓！”执事庄严地喊道。

太玄将白绢朱文的《五千文箓》装入虎鞶囊，给李白戴在胸前。两个年轻道士用黄色的绶带将李白的双手反缚起来，引他走到圆丘前。

“宇宙周天，阴阳乾坤，三清玄元俱在，听汝陈述罪衍。”太玄说。

李白站在法坛的入口处，走上法坛便和昨天决裂了，昨天是人世的生活。在人世的生活中，他追求着：“愿为辅弼，使国泰民安，海内清一。”他要做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谢安、姜子

牙、张良……“弃世”就意味着抛弃这一切。而往后他的将来是葛洪、卫叔卿，白日飞升的仙人、仙境……那里有诸天功曹、神仙丹鼎……虽然他游戏人间，无可奈何，半真半假地当一回道士，而走到这一步，只觉心中隐隐作痛。

“太白，你怎么啦，快上法坛！”烟霞子低声说，以为他双手反缚不方便上前扶了他一把。

李白慢慢走上法坛，下面的事就是一圈一圈地，一直走到精疲力竭为止。玉清殿烛光闪耀，经幡低垂，李白环顾四周有些昏昏然。巨大的玉清殿的斗拱之下，正面和两侧是面无表情的神像，神像前是排列成行的道士，烛光一跳一跳地使一切人和物都显得奇特。道士唱经的嗡嗡声显得神秘而含混。李白低着头，被反剪的双手使身体很不舒服，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在混沌的情调中保持清醒。他围着圆丘一圈又一圈走着，很多事一齐涌上心头。他想起了匡山、赵蕤和陈子昂，想起金陵凤凰台的击剑高歌，想起了京华酒楼与斗鸡徒的恶斗。……想起了大明宫的朝会，他在万邦使者的惊讶中走上前去，万乘之尊的君王降阶迎面向他走来……他想起寄寓着他的理想的《明堂赋》、《大猎赋》、《宣唐鸿猷》，他希望大公无私，举贤任良，节用爱民，重农勤桑……而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就被群小赶出了朝廷！……道士的唱经声好哀伤……他走着走着一直到第二晚上，他觉得肢体的每一部分都在疼痛，走上法坛第二层环丘，目光疲滞脚步踉跄。他记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移动，好像早已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看不清那些神像和道士的面孔，一切也就变得昏浊而模糊。第二天早上他走上第三层环丘，身心交瘁，他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朦胧，一切都在摇晃，蜡烛像浑黄的雾气，形成奇怪的漩涡，围绕他在旋转。他听到辽远的地方不知谁在唱着《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像是在哀悼什么，李白只觉得漩涡里黑

黑的，边沿上有一条条黄色的光带一漩一漩，他被卷到漩涡的底端。

烟霞子一直耽心地看着李白，忽然他看见李白的身体猛烈地摇晃起来，然后猝然昏倒在地。

6．我要驾着风、腾着云，飞上天去！

几个月之后，太玄带着李白离开齐州，来到王屋山。王屋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皇上在这里专为太玄建立了宫观，还有宏伟的“上阳台”。在这里当然比齐州安全，无端迫害一位著名的诗人与道士是会受到公众谴责的。

李白独自在山中寻了一个幽僻的所在，认真地炼起丹来，指望有朝一日，功行圆满羽化飞升。李白身佩“豁落图”，腰垂虎鞶囊，披发跣足半闭着眼沐浴着月光入定，这是他隐居王屋山的第三个月圆之夜。月明如水，给此起彼伏的山峦抹上一层银色，一切都在深蓝清澄的苍穹之下显得神秘而宁静。只有秋虫在灌木丛中唱着，时而如近处的窃窃私语，时而如远处的汹涌潮汐：

在修持入静者的眼中，山川变成一片朦胧混沌，分不清也没有必要分清哪是山岩哪是树木，哪是星星哪是月亮。

虚无是头，生存是脊梁，死亡是脊梁的未端，生存死亡同属一体。

春天夏天萌生和发展蓬勃的生机和繁荣的生命，秋天冬天是生命结果和庄严终极的必然过程；一切都取决于自然运行，成败兴衰都是造化。

自然无比伟大，自然无比永恒，自然是大道的表率，无为的象征。

摒弃红尘的喧嚣，摒弃名利的诱惑，摒弃生死成败的骚扰，摒弃智慧和强力，最后甚至摒弃自己的形体，化成一缕灰烟一片

白云，融入大自然与自然永远同在。李白白天采药，晚上炼丹，九转金丹已炼了七次，每天晚上的“内丹”修炼李白都极认真地进行。

李白做完入定的功课，微微睁开眼，生怕惊动了眼前这片静谧的月光。王屋山的月色空灵而又和平，比起长安的月，匡山的月，秦淮的月又别是一番风情。而今夜的月色，好像特为期待她而格外美丽的。她有莹白的前额和双靥，一双细长的眼睛和眉，没有笑容，整洁的灰布袍，头上插着檀木如意纹钗……，那天他顺着她的指向，远远看见了自己修炼的石室，他假装摘掉身上粘的苍耳，仔细瞟了一眼她为他指路的那只手，莹白的，纤纤的，那灰色布袍裹着的身躯颀长而挺直，没有羞涩和娇媚，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超凡脱俗，假如今夜她从月下走来，那不是一首绝美的诗么？可惜她以前以后都不会在这里出现，修炼的石室外与她散发着菊花的芬芳的茅舍还有好几里路，女人白天和夜间都不会到这里来，李白暗笑自己“情不极兮意已深”，却仍望着月光下的山谷的方向。

多想明天再迷路一次，或许她会开口说话，他要趁机抓住她莹白的纤手，拉住她的布袍。十年前，他就佯装醉意，成功地掀开了若耶溪采莲女的裙子，裙子下面有造物主的得意之作。

后来被他写入诗中“两足白如霜……”忽然不知什么东西在赤脚上爬得痒痒的，李白一挥手，扑楞楞地飞走了，原来是一只大蚱蜢！

“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夫无别……”李白自嘲尘心未泯在“坐忘”中出现偏差，乃重新坐正身体收敛精神背了一段太玄的《坐忘论》才回到石室。临到洞口，下意识地朝月光瞟渺的山谷看了一眼，进去睡了。

第二天采药归来已是下午，迎面飘来一阵菊花的清香，李白不由心旷神怡，抬头望去看见了那户人家篱上灿灿开着黄的紫的

红的菊花。这其实不是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小小的道观，住着一个耳聋的老道姑和宗瑛姐弟。宗瑛姐弟是一年前搬来住的，因为在山中，道观又小，很少有人来烧香。因为偏僻，宗瑛倒很喜欢这个地方，和弟弟一起动手，把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栽上小树和花草，种了几畦菜，使这个道观倒像一户人家。

李白脚下不由自主地朝那边走去，这时去讨碗水喝，却是再"自然"不过，再说自己眼下片刻也不可能化灰化烟化白云"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李白捱过去将脸贴近爬满岩菊的竹篱，看见院内却不止一人，一人头戴席帽，身著线绛袍，是御史台的秦列，另外两个是差役。她身著灰布袍站在院中，仍是一张冷漠的脸。

"女道士，我们到此打听李白可是在附近修道?"秦列问道。

"有修道的人，但不知李白。"她冷漠地回答。

的确，太玄道长叮嘱她弟弟宗璟关照石室那个修道的道士，并没有告诉他是谁，只是有几天，她才看见了那迷路采药人，粘了一身的苍耳子。难道他就是李白?

秦列是吉温的爪牙，他追随吉温逼死了李适之，又到这里来干什么？李白想。

"你不是故意装着不知道吧?"

她没有回答。

"听说你是宗楚客的孙女，怎么跑到这儿来修道?"秦列一边问一边转着眼到处打量。

"我是出家人。"她说，话很简短。无意回答秦列的问题。

"宗楚客可是有名的奸佞，杀了头的！按律该满门抄斩，居然，你怎么会……"秦列显得不满意她这样简短的回答，进一步险恶地问道。

她脸上微有愠色，秦列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啊，郑大人，到此有何贵干哪?"李白从菊丛后绕出，在栅

栏外叫道。秦列一行人立即出了院子，走向李白。

“我采药从此路过，远远地看见郑大人来了，郑大人假如弃官不做来修道的话，敝人的石室倒是很清静的呢!”

秦列不理会李白的揄揶，神气十足地说：“御史中丞吉温大人奉李林甫右相之命，劾办逆党，你的好朋友北海太守李邕，那七十多岁的老儿是被杖杀的……吉温大人命我找你——”秦列故意阴沉地拉长了语调，看着李白脸上现出怒气，秦列继续说下去。

李白不由怦然心动：他要干什么?

“哼！不是要杀你——吉温大人要我来看你是否真的甘心情愿退出红尘，你该明白，这对你是彻底失败。”

“要杀便杀，何必鬼鬼祟祟?”李白愤怒地大声说道。

“李太白你别以为你名气大，做了几首诗，吉温大人就不敢杀你。依我看，你得好好活着，看右相大人把天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杀得你们死的死，亡的亡，作鸟兽散，怎么样？这就够你受的了，走，咱们回府!”秦列说完骑上马与两个差役去了。

“卑鄙!”李白大声叫道，径直背着药篓往回石室的路上走去，宗瑛在喊些什么他也没听见。

李适之死了！李适之喝了毒药自杀的，死的时候七窍流血，……李邕死了！七十高龄白发苍苍的篆刻家诗人倒在乱杖之下，普天下的忠直之士都闻到血腥味，吉温让秦列这样的家伙专程来告诉他，让他永远咀嚼这份失败惨痛。让他永远品味那致李适之于死命的毒药，让他永远感受刑杖在心灵上的扑打！今天面对吉温的爪牙却又无可奈何才在紫极宫做了道士。正因为一筹莫展无法可施，到处是污浊到处是肮脏到处是阴谋，无法逃避无路可走。快离开吧快逃走吧，像列御寇那样乘着风飞走，像窦子明那样羽化而登仙，快逃避快离开快摒弃这丑恶的人世!

李白高一脚低一脚回到石室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全然没有

心思点松脂照明，摸进石窟，倒在丹炉旁的柴堆上，四周是一片湮没了天地人的黑暗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石室一角岩石上的水缓慢地滴下来的滴嗒滴嗒的声音。李白吟《南华经》也罢，默念《玄纲》、《坐忘》也罢，心里好像有千百根黑毛虫在爬，怎么也平静不了。猛记起烟霞子前日送来的洞天乳酒，还剩得一半，摸索到屋角找到盛酒的六耳系瓶，揭开瓶盖一手抓住瓶耳，一手托瓶底，一口气咕碌咕碌喝了个点滴不剩。倾刻间天回玄黄地返洪荒，李白也懒得上床就在黑暗中躺下睡了。

渭北平原的天好蓝，阳光灿烂照得人睁不开眼，李白乘一匹硕壮的白马，时而御风疾驰，时而蹀躞长嘶，李白拘硬弓挥长剑，一路上杀得豺狼虎豹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奔逃……忽然从树林中窜出一只两足狐，两足狐身后是披枷带锁步履蹒跚的左相李适之，怒目圆睁的崔成甫，血流满面的韦坚，白发苍苍的李邕……那两足狐向李白狡黠地笑着。李白怒不可遏用力将弓拉成满月，一箭射去那两足狐哀鸣一声倒地变成了金章紫绶的右相李林甫！李白挥剑向李林甫逼近，李林甫却像狐狸一样地逃走。李白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鹏，翼若垂天之云，怒而飞，周旋天纲，跨蹑地络，蹶厚地，揭太清，簸苍溟，掮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一瞬眼看见了在红尘中如狐狸般逃窜的李林甫，李白笔直俯冲下去一双利爪铁钳般地抓住了李林甫鸡雏般的胸膛，一下子掏出了肮脏的五脏六腑，一滩污物流在尘埃。李白回头去看望李适之一行人，却全部纷纷倒地，变成了尸体。李白奔到李适之身边，药碗淌着毒汁，僵死的脸似在惨笑。李白觉得自己心被利器绞割，鲜血汩汩地淌湿了衣襟，李白痛叫一声，睁开眼睛，眼前漆黑一片。李白从醉梦中醒来，宝马、良弓、李适之、李林甫全都不见了，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点活物的声息，只有角落里岩石的滴水声缓慢、微弱地响着。李白清醒了一些，白天的一切梦中的一切都在心中呈现出来，李白苦笑，

他只有在醉梦中杀死李林甫，这对他是多大的嘲弄啊。现实就是这样，现实流着血，泛着毒汁，弥漫着黑暗，而在这流血的现实面前，他只能做着梦自己骗自己，无形的哲理是多么优游而自在，有形的人生是多么痛苦而实在呀！李白想到此，忽地坐起身来，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胸中冲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嚎，穿过凝固的黑暗传得很远，很远……

无计可施无法可想无路可走无处可逃，李白摸出火石点燃了松明子，照着古兽般的丹炉和石凳上的炼丹用的铁钵、瓷瓶、瓦缶。不知是夜色太浓或是湿气太重，李白使劲煽着白烟弥漫很久，火才慢慢地燃起来了。李白将松明子靠近丹炉，认真勾兑着草药的液汁和矿石粉末。炉中的药石燃烧，跳跃着紫蓝色火焰，李白心情激动，那是金丹快炼成的征兆。颤抖的手将一勺草药液汁倒下去，一股紫白的烟从炉中窜出，洞内弥漫着浓烈的异样的药味。李白添上更多的干柴，炉火熊熊，再用勺子舀进更多的硫磺、丹砂和药石。少倾，那奇异明亮的火焰又一次升腾起来，李白激动得使劲煽火，突然一块柴火"劈啪"一声跳起来，掉到丹炉的铁钵里。李白急忙用铁勺子去舀，只听砰一声巨响，紫蓝色的火焰四处喷射，铁钵跳了起来，李白的衣服、头发、胡子被烧着，他使劲用手扑灭了头上的火，手脸已被熏得焦黑。

李白疲惫不堪地靠在岩石半卧着，一任余火烧着柴草，望着石室上方，黑暗已经消退，鱼肚白出现在头顶。不知什么地方，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喊声，好像是陈子昂在叫他的名字，李白麻木的脸抽动了一下，发出一阵狂笑，喊道："我已经无法在尘世上存在，你叫我做什么？……"然后两行清泪顺着面颊流淌下来……

此时，早晨的第一束阳光照射进来，突然，李白发现在丹炉脚下，映着阳光两三颗红色小颗粒熠熠生辉……，李白扑上去扒开烫手的灰烬，拾起那些红色的小颗粒，金丹！不错，金丹炼成

了！九转金丹炼成了！李白发疯似地跑了洞口，将带着灰烬的金丹扔进口中，狂喊道："九转金丹炼成了！我要成仙啦！"

李白感到一阵焦渴和狂躁，拔腿向山泉边奔去，他跪下来，双手捧起泉水大口大口地喝，喝完水又向山上跑去，这时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她——宗瑛——宗楚客的孙女，身著灰袍，头插檀木如意钗，手提三彩双耳罐，莹白的额和双靥，细长的睿智的眼睛盯着他——李白，身着不可名状颜色的烧焦的道袍，"豁落图"被什么挂破，背上的布片在风中飘飞，虎鞶囊"悬着长长的丝绦吊在脚踝旁，熏黑的满是污渍的脸，烧焦如乱草般的须发，狂乱地望着她。

"先生，你要干什么?"宗瑛问。

李白格格地笑着，双眼闪出奇异的光："我全身发热，身上就长出翅膀……马上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闪电霹雳就要来了，那时山峦摧崩，山洞和石崖就会裂开……。我要驾着风，腾着云飞上天去，离……离开这丑恶的人世！……成仙……成仙……"

"太白先生，我是来看你的，你不要……"没等宗瑛说完，李白一把推开站在小路当中的宗瑛，向山顶狂奔。

李白奔上山顶，看见层层云雾中喷射出来的束束阳光，一阵眩晕觉得灰色的云雾在围绕他旋转，一纵身，向太阳"飞"去。

"太白先生！……快来人啦!"紧接着是宗瑛惊悸的喊声叫。

李白赶走了秦列，宗瑛本来是做了饭菜来向李白道谢的，没想到见到的竟是这样一副景象。宗瑛连忙叫了弟弟宗璟，到山崖下去寻李白。好不容易在山崖下面的荆棘丛中找到满脸是血满身是伤的李白，叫人把他搬到宗璟的小屋里。

十多年前从捡回了那本诗集那天起，她的生活中有了阳光，姐弟俩将那些湿透的诗页摊在草坪上，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晾

晒，还没等晒干，姐弟俩就趴在地上一首一首地颂读那些饱含才情的句子。然后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她惊奇于他对女人的一往情深，那些诗句是他以女子的口气写的，不知为什么写得那样体贴入微。她反复咀嚼那些缱绻缠绵的诗句，仿佛她就是诗中的那位女子，有时想得两腮泛红，心驰神往。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李白离开武当山道观的那天，她一直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崎岖的山路上，尔后竟大哭了一场，那天以后逐渐心灰意冷。而一翻开那些发黄的有水渍印的诗句，她的心又热了……就这样热了又冷，冷了又热，过了十来个春秋，后来听说他奉诏进京，醉草《答蕃书》……她每年都要去见太玄大师和烟霞子，不知为什么，他们总要提起他，好像李白就是她的家人……

李白就在宗璟的屋子里躺着，神志不清，有时喃喃地说着呓语，她和弟弟给他洗了脸，灌下汤药。

李白只觉口干舌燥，浑身不由自主，头疼得厉害，胸腹中像有一团火在炙烤。他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忽然一股清清凉凉的浆液到了他嘴里甜丝丝的，他大口大口地吞下去，他喝了很多很多，他努力睁开眼，眼前两个模样的人影。不知身在何时何地，努力回忆，脑子里一片紊乱。

“我已经成仙了吗?”他本能地问，揉揉眼。

“先生总算醒过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他看清了眼前的一男一女，面孔很熟悉，但怎么也记不起他们是谁。

“你们是谁，天上的神仙?”

两个人摇摇头。

“我心里好热，热得难受，是要长出翅膀的征兆吗?”李白自言自语，双眼空茫地望着屋顶，仿佛他会破屋而出，飞向屋外的天空。李白支起身子，想起来，只觉眼前一阵眩晕，又倒下去。

“他病了。”男子的声音说。

“让他歇着吧，服了丹药有时会使人迷狂的。”女子的声音说。

姐弟俩有些害怕，第二天宗璟就到道观去找太玄和烟霞子。

一整天，李白还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宗瑛给他喂了些粥，李白又昏昏睡去。黄昏时分，宗璟还没有回来，宗瑛点起青铜仙鹤灯，黄亮的灯光充满了小屋。

像往常一样做自己的功课，先闭目打坐，不知为什么，一闭眼他的形影就闯进来，好像他已经溶化在仙鹤灯发出的黄亮的灯光中，好像已经弥散在小屋的空气中，到处都有他的气息，到处都有他的影像，仅管他在隔壁屋子里。

她故意背诵经卷使自己惶乱的心静下来，“总物而称大，通物之谓道，在物而不染，处事而不乱，真为大矣，实为妙矣……神凝至圣，积习而成……”

宗瑛一句一句呆板地念着，只觉那些句子枯干而沉重，如同扑像仙鹤灯焰的飞虫，一只只颓然坠地，倾刻间就失去了生动与活气，僵死在灯下那一圈黑影里。她的手不自觉地伸向那本发黄的有水渍印的诗文。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时，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十多年来，这些诗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索性站起来，信步在屋子里徘徊，她觉得她好像变成了一只小鹿，浴沐着春风，倘佯在燕草和秦桑之间。

王屋山充塞着无边无际的夜色，只有山下的小屋里明亮的灯光中，一个真情女子在低低的吟哦，像一只小鹿用她的呦呦鸣叫去唤醒另一个生命……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的思绪在一片昏黑中捕捉住了两句诗。这是写给她的，那美丽柔弱的雅君，颇黎和明月奴的娘，这里是安州，他的家。那个曾经有欢声笑语的家，他飘泊

了很久很久，回来了。这是北寿山，她一边在灯下做针线，一边吟哦……声音充满着柔情蜜意。

他支起身来，踉踉跄跄走出去，猛地推开门来到有灯光的屋子。她突然看见他精神恍惚扶门而立，眼里放出炽热的光芒望着她，像来赴一个梦中的约会。

那不是那个他想象中的柔弱美丽的女子，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挺直的树，莹白的额头，灰色的布袍裹着颀长的身子，头上插着檀木如意钗，细长的睿智的双眼盯着他，刹那间，屋子里的空气凝固了。

“你是……你……”李白努力回忆着，他记不起他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子。

她并不答话，转过身去。

“你……你不是她，她在安州……她说过，要和我一起……走到一生的尽头……她和我赠给她的桃花，永远地留在那里……”

她低头无语。他流下泪来，走近她。

“我的心都被你……吟碎了。”

他把她搂在自己的胸前，她感觉到滚热的泪滴到她的脸和颈项。她无法拒绝。

第二天，烟霞子来了，看了看他被丹药烧焦的牙齿，叫他停止炼丹服药，好生调养。李白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严冬。他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个放竹叶筏的孩子和他的姐姐，他知道关于她祖父宗楚客的全部故事。服丹药中毒所造成的病状已经痊愈，看来永远离开尘世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做不成神仙使他一度很沮丧，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钱财得到的竟是这样一种结果。仕途的失败和求仙的失败加在一起，使李白的身心受到双倍的煎熬。幸好有宗瑛姐弟的情谊，才使他不致在痛苦中越陷越深。

第二年的春天，荠菜开花了，粉蝶也不知从哪里飞出来。李

白帮道观平整了大地，种上蔬菜，修剪了果木，清理了花间的杂草，告诉宗瑛姐弟，他就要离开到江南去看望张旭和崔成甫："这一个冬天，承蒙照顾，明天，我就走了，我会常记得你们姐弟俩，记得这个地方的。"

宗瑛没有转过脸来，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里。

深夜，李白推窗望去，宗瑛的房里灯光亮着，听着宗瑛在低低地念颂："……道名不自起，因众生方起，起即一时起，无一物不起，忘即一时忘，无一物不忘。……"声音像秋风中飘坠落叶。

李白再也听不下去，打开门栓想推门出来，走到门边又犹豫地回来，望着落泪的蜡烛来回走着。宗瑛临窗站着，看见李白徘徊的身影，叹了口气，吹灭了灯。第二天早晨，宗瑛姐弟把李白送上大路来到劳劳亭，一旦分别举手劳劳，以表示惜别和思念，所以这地名叫劳劳亭。宗璟从三彩双耳系瓶中倒出一碗梨花酒，递给宗瑛，宗瑛递给李白。一向嗜酒的李白，到了此时，却没有饮酒的心绪了，他凝视着宗瑛端庄的面庞，心中充满了离愁。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劳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宗瑛一字一句地吟出这首李陵送别苏武的诗。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李白心上。

李白接过那酒并不想喝，他不想用酒浇散那解不开的愁肠百结，因为那"结"里有宗瑛，即使是又苦又痛的结，他也想把她保留在自己心里。没有人知道他此刻他的心情，假如春风知道他心中一片萧条和苍凉，那柳条就不会萌发出青青的叶子！离别终会到来，李白只觉得心碎肠断，一仰脖子把酒喝下，他不敢再看她一眼，说声："保重！"埋头走下台阶。

"太白！"宗瑛叫道。

李白回过头来，看见宗瑛溢满泪水的眼里流露出怨恨。她从

怀里掏出那本发黄的沾满水渍的《青莲诗稿》说："先生，这本诗稿是宗瑛和小弟十多年前拾得的，……现在，物归原主！"

"你不用还给我，你要是喜欢，就留下作纪念吧！"李白连忙摇手说。

"读了十几个春秋，受益非浅，……"宗瑛的声音有些发哽。

李白复又走上台阶，心潮汹涌："宗小姐，我……李白……永世不忘你对……我的……"

"太白！你难道还不明白，还要我来说什么？"宗瑛追问道。

"宗小姐……"

宗瑛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感情迸发地说："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的孙女，天下人都看不起我，避着我，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快走吧！"说罢伏在劳劳亭的柱子上放声恸哭。

"宗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好好听我说！"

李白扳过她的肩，宗瑛泪流满面地对着他。

李白："宗小姐，我何以不理解你的心？李白不过是一个皇帝驱逐了的布衣，一个曾经被权贵当成戏子的奴才，一个被人世间抛弃了的酒疯子！"

宗瑛用手捂住李白的嘴，急促地、激烈地说："不！不！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你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你是造化之神的骄子。你的诗像浩浩荡荡的长江、黄河，像巍峨峥嵘的三山五岳，像布满日月星辰的天宇，你使我的灵魂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忘了屈辱，忘了寂寞，你让我希望、让我等待，却为什么要舍我而去？"

李白："宗瑛，你是个善良的女子，我一个漂泊四方的文人，功业无就，四处碰壁……你同情我、可怜我，可伴随我的……只有不幸！"

宗瑛揩去了泪水："太白，朝廷并不是你唯一栖身的地方。除了长安，还有高山大川，还有儿女家园。既然我们是两个被世

间遗弃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相濡以沫？共同分担我们彼此的不幸呢？为了这一天，我整整等了你十多个春秋！”

一个月之后，李白与宗瑛在梁园安了家，新婚之后，李白再次到江南漫游，寻找他的朋友。

7. 看了此图自可消灾免难驱邪除魔

右相李林甫的荣耀达到了顶峰。右相府是京城仪仗最威严府第，宽阔豪华的府宅无人能与之匹敌。男宠共有五十多人，供李林甫淫乐消遣。每当李林甫出门，几百个卫士在前肃清街道，前呼后拥，就是公卿和官吏也忙着回避。仅管有几百卫士作警卫，他还是觉得提心吊胆。有时坐在车中不知是哪个方向飞来的刀箭，杀伤侍卫，吓得李林甫心惊肉跳。他不断地接到禀报，说他陷死的仇家亲属朋友扬言要他不得好死。相府中修了很多密室，有的一间套一间像迷宫似的，有的在夹墙里，有的地宫里套着石室……他常常换睡觉的地方，免得遭到仇家的报复。

一天，李林甫多喝了几杯酒，在一个歌妓的床上睡着了，醉梦中翻了一个身，手搭在歌妓的胸前，那歌妓以为李林甫要与他欢爱，伸出玉臂到李林甫胸前与他解开衣带。李林甫恍惚中觉得有人动他的身体，以为是刺客来到大喝一声一跃而起，将那歌妓压在身下，双手扼住咽喉，侍卫闻声过来，歌妓已经奄奄一息。李林甫命人将那歌妓拖出去埋了，自己也不在那歌妓屋中歇息，便到自家屋里一间密室。那密室的门开在衣柜后面，侍卫移开衣柜把李林甫送进去，留下仆人侍候。李林甫这间密室外，布置得团花簇锦，仆人知他怕黑，将一盏一人高的麻姑献寿大银灯点着，端来一碗“定神汤”侍候他喝了。李林甫昏昏睡去，约莫一更时分，只见灯后走出一个人来，面如死灰，衣衫褴褛，乌黑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半个脸搭在胸前，两只眼像两个黑洞，里面有幽

幽的两点磷火在闪烁……

“你害得我好苦！……”那人说，声音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你……你是谁?”李林甫大惊，问道，只觉自己的声音变得怪怪的。

“我是韦坚……你看，这是谁来了！皇甫惟明、赵奉璋、李适之、李邕、斐敦复……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

李林甫只觉床榻周围尽是奇形怪状的厉鬼。

李林甫心想：这下完了，大叫“来人啦!”竟没有一个人来救他，只见韦坚将头一扬头，发飘起如黑焰，满脸鲜血如注，舌头伸出一尺多长，大声叫道：“奸贼，还我命来!”那边皇甫惟明拔出一柄大大的鬼头刀，向他砍来！李林甫大叫：“有鬼！来人啦!”

仆人正在灯下打瞌睡，听李林甫连连吃症，忙过来看，只见手足乱动。却不敢上前，只是大声叫叫：“相爷！相爷!”

李林甫听人叫，从梦中醒来，只觉心惊肉跳，冷汗淋漓。仆人忙上前与他换了衣裤，又捧上一碗莲子汤与他压惊。但见李林甫喝了一口，便放下了，坐在床沿，两眼空茫好似望着那盏麻姑献寿银灯。仆人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垂手侍立一旁，连大气也不敢出。

“走！到月堂去!”李林甫半天迸出一句话来。

于是仆妇、丫环、侍从一起点着灯笼，把李林甫送上步辇围了个严严实实，拥进月堂。月堂本是议事的所在，为何来到月堂?原来堂中李林甫的画室下面有一密室，密室里又有一个石室，石室里有卧具，就像包礼品的盒子，一层套一层严密包裹。

这石室不大，四周无窗牖，李林甫命几十个侍卫在外间把守，命侍卫关了石门，自己进了石室，看看四周都是坚实的石壁，十分严实，这才松了口气，上床睡了。刚睡下不久，只听见

隐隐约约有响动，睁眼一看，只见石壁交界处，先是一只苍白的手伸进来，然后伸进来一只胳膊。李林甫想坏了！这石头如此坚硬，他怎能进来？左右又无侍卫，要喊人外面也听不见。自己硬着头皮爬了起来，将那支手攥住，死命往外推。那只手冰凉好不怕人，哪知刚把这只手推出一截，旁边又伸出一只手来，后来又是头发和脑袋，两只、三只、四只、几十只、几十个头和身子往里挤。李林甫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钻进被窝，捂住头。哪知那些鬼魂们将被子掀开，一个个凶恶怒恨地盯着他。有的脑袋落地流出血来，血污淹没了床，淹没了他的身体。他想喊，但只觉憋气，什么也喊不出来……

天亮的时候，侍卫打开石室的门，只见相爷面色灰白，望着石室的墙壁口中喃喃地说："他们是怎样进来的？……他们是怎样进来的？……"

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妻妾仆从都吓坏了，忙找涂大夫来给相爷瞧病。涂大夫是李林甫的心腹，李林甫叫左右人等回避，单独与涂大夫说了好些时候。涂大夫给李林甫开了方子，告诉家人，相爷只是偶感风寒不碍事的过几天就好。

李林甫自那次之后，到睡觉时特别难伺候，隔三岔五地就闹腾一回，相府上下人心惶惶。众人口中不敢说，只觉得偌大一个宰相府，到了晚间到处都有刺客鬼魂游动。李林甫府中闹鬼的事情不径而走，满长安人都知道奸贼作恶多端，害人太多厉鬼来缠。

自从秦列布置暗杀李白一事，虽未成功但已经将李白逼进了道观作世外之人。吉温冷眼见秦列为人苛刻，媚上骄下，与自己当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便让他录事的位置上雷打不动。秦列哪是甘心这样下去的人，于是时时打听消息窥测方向，意欲脱颖而出。几次在聚珍斋转游，想买一件礼品去孝敬李林甫。选来选去，选中了一件刻着咒符的玉辟邪，一讲价钱要一万缗，秦列

一摸，身上只有五千缗钱。此时主人长孙朋满面春风迎出来道："原来是秦先生！快请进来喝茶！"伙计忙把秦列客客气气请进去，到一个清雅小厅坐下，仆妇端上茶来。

秦列心中奇怪，问道："长孙先生怎认得在下？"长孙朋笑而不答，一个小童从里间取出一张字来，上面大楷写的是宋之问的《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

秦列心中暗暗高兴，自从他害了郑虔，书界中人都把他看成猪狗不如，不与他往来。何况偌大一个长安人才济济，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现在居然聚珍斋收藏了他的书法！忙道："长孙兄不嫌弃，在下感激不尽！"

"哪里的话，敝店的生意，日后还靠秦大人捧场！"长孙朋说着，叫人拿过一个宝蓝革丝锦盒来，里面是淡紫的绢底衬着那黄玉辟邪，正是秦列想买的那件。

"久闻大名，初次见面，这点薄礼望秦兄笑纳！"

秦列万不想到长孙朋对他如此看重，忙拜谢道："长孙兄如此厚爱，在下怎担当得起？"

长孙朋只是微笑，叫小童给茶续水，故意道："烦劳秦兄几次到敝店来看这个香炉，不知是秦兄自己用，还是要送人？"

"长孙兄也不是外人，在下就与你实说了吧。"秦列早已把长孙朋引为知己，于是秦列就将他听到的相府如何闹鬼，如何防刺客一五一十讲与长孙朋听。自己买了这个玉辟邪正是要送给李林甫相爷的。

"秦兄要进相府，在下还有一件宝物相赠。"说着从自己项上取下一个金链子，链子下端缀着一位盘腿打坐的如来佛。"秦兄一定要把他戴上。"长孙朋不由分说将佛像挂在了秦列的脖子上。

秦列十分感激。临别，长孙朋一再叮嘱秦列带些书法作品来聚珍斋陈列。就这样秦列与长孙朋你来我往，亲如兄弟。秦列果然如此出入相府，心中沾沾自喜。

一日，长孙朋告诉秦列，吴道子在赵景公寺，新绘了一处壁画名叫《三十六地狱变相图》。观看的人络绎不绝，看了之后自觉精神倍增，确有消灾免难，驱邪逐魔之效。原门下省的周典仪一病数年卧床不起医治无效，他的儿女用轿把他抬到赵景公寺看了壁画，还未走出寺门，周典仪就能柱杖行走，回到家中索性连拐杖也不要了，前几天还在茶坊与人谈论。西市一家药材行的老板娘，已经疯魔了一年，天天说屋里有鬼，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前些日子，她男人带她去赵景公寺上香许愿，赵景公寺的长老让她看了壁画，当下神志清醒，好像从未害过病一样，你说这事奇不奇怪？众人都说，赵景公寺有一尊能压邪的正神。

秦列见他说得真切，便道："眼下右相正病着，要是能治好他的病便好了。"长孙朋说："你这人心眼好，就凭你这份忠心，神灵也要感动的。要是你能将右相的病治好，日后仕途不可限量，你放在我这里的字画，也要涨价哩！"

秦列听了大喜，第二天一早，拜见了李林甫的儿子，将赵景公寺的壁画如何神奇之类活灵活现讲了一遍。李林甫的儿子当即便主张择日往赵景公寺上香。

赵景公寺是长安有名的佛寺，寺内殿宇巍峨，佛像庄严。为了接待右相来拜佛，赵景公寺一大早周围就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寺中净空长老和僧众都在寺前迎接。

秦列和张利贞把李林甫扶进寺中，拈香拜过一殿如来、二殿观音，李林甫道："不知贵寺壁画在何处？"

净空长老对身边一位中年僧人道："了空，你带贵施主去后殿。"

李林甫见了空眉目清朗，头上烧着戒疤，五络青须飘拂胸前，布衣芒鞋，面如满月，更显得健壮精神。李林甫只觉似曾相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是谁。

了空见了李林甫道："施主，本寺壁画在地藏殿中，贫僧先

带施主看壁画，看完壁画再向地藏菩萨许愿，方得灵验。”

李林甫跟了空，一进殿只抬头一看，只见正中供着的是地藏王菩萨，八字分开排着十殿阎罗，下站判官、无常牛头马面，一派阴森森的气氛，只有地藏王前几对蜡烛在幽幽燃烧。李林甫进门，不由打个寒噤。

“阿弥陀佛，神佛都是助善惩恶，施主不要害怕。这壁画就在地藏王像的后面，施主随我来。”说着把李林甫带到神像后面墙壁之前。

那面墙壁被玄色帐幕遮挡着，光线透过高高的天窗照在帐幔上。了空攥住帐幔一角，挥臂一扬，玄色帐幔被拉开，呈现在李林甫眼前的正是惊心动魄的《地狱变相图》。

但见这幅壁画，色彩斑斓，人物生动，画上的鬼神一个个手执刑具，张牙舞爪蠢蠢欲动。李林甫只觉阵阵恐怖袭来，两腿不听使唤不往前迈。

了空：“施主，不必迟疑，这幅《地狱变相图》看起来狰狞可怖，却是贫僧亲眼所见!”

李林甫：“亲眼所见?”

了空：“贫僧借如来法力，魂游地府。归来便将地府所见所闻，托咐画工制成这《地狱变相图》，意在警惩世上作恶之人。此乃正气所在，正人君子看了此图，灾难全消；邪人歹徒看了，自招恶报。施主看了自可消灾免难，益寿延年，定觉神清气爽。”

李林甫只得硬着头皮：“长老所言极是。”

了空道：“相国请观，这画中有十八层地狱，待贫僧一一讲来。这是孽台，凡人死后，皆从此经过，照见生前善恶好歹，好人放回人世投生，歹人投入地狱受罪。”

“施主请看。”了空指着一处画着两个鬼卒将一个赤身裸体的人，被鬼卒当胸用铁叉穿胸放在火上炙烤，那人垂头哀号十分凄惨，见那面容好似王珙。李林甫正惊愕间，只听了空说道“这人

在阳间，贪婪卑鄙，侵吞国财，搜括民脂，死后便用火烧尽他的贪心。”李林甫听了心中好不是滋味。

了空又引李林甫来到另一处，那上面画着二鬼卒押着一人，貌似吉温披枷带锁走在刀山之上，双脚鲜血淋漓，痛不欲生。“施主请看，这人在阳世使阴谋设陷阱，害得人家破人亡，死后让他上刀山，尖刀刺骨，无时无刻不得休止。”

李林甫再看他处，只见那边画着牛头马面和凶恶的鬼卒，押着一个面目酷似李林甫的大官走向地狱。

李林甫一看愣住了，秦列有些觉察，厉声吼道：“这画上是何人！”

了空从容一笑：“你问他么？这就是秦之赵高，汉之董卓。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流。”李林甫脸色大变。

了空道：“此是血盆地狱。凡有口蜜腹剑，奸盗杀生，嫉贤害人祸国殃民者，由鬼卒押解，先在此上刀山，下油锅，然后拔其舌，挖其心，扔下去喂铜蛇、铁狗，然后推下十八层阿鼻地狱，五牛分尸，马踏如泥，用石磨推成肉浆！如此反复轮回万劫不复！”

李林甫蓦然吃惊：“啊！”

了空：“贫僧当时所见，那些奸恶之人在酷刑之下辗转号叫，惨不忍听，那可是恶有恶报，毫发不爽，莫道奸恶不知，头上三尺有神明！”

“施主！”了空把话锋一转道：“施主是正人君子，一定认同。”

李林甫嗫嗫地：“是是！”此时大变，身子微微发抖，一阵风吹来，更觉惨然。李林甫两眼空茫，一阵眩晕，秦列连忙把他扶住。

“施主，看了这画，有什么心愿只管向地藏王菩萨说明，定会应验的。”了空和颜悦色地说：“阿弥陀佛，请到前面许愿吧！

秦列把李林甫扶到蒲团前，李林甫脑袋发麻，那有心思说什么，两腿一软跪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秦列见势不好说道："相爷，此地有些阴冷，我看还是回去吧！"

李林甫口中嗫嚅道："好，好，快快与我回家吧！"

众人拥着李林甫几乎是逃出了地藏殿。

吴道子从帷幕后走出来，与了空和尚哈哈大笑："这个狡猾的狐狸精！原来是这等心虚胆寒，今日总算被我两个耍弄了！"

了空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六年前出家的崔宗之。

李林甫从此一病不起，吉温得知秦列带右相到赵景公寺看壁画的事情，大发雷霆。吉温认为秦列居心不良，立即削职抄家，赶出了京城。吉温再摸了赵景公寺底细，原来净空长老原与韦坚友好，那壁画的经费是京城中王公贵族所捐，右相病重，纯属偶然，人们传说：右相跪在菩萨前不许愿而说："快快与我回家去"一是得罪了神佛，二是"快快与我回家去"是一句大不吉利的话。好多人都在揣度"快回家去"的意思。

8. 披发之叟狂而痴，公无渡河苦渡之

李白和宗瑛婚后，在王屋山住了些日子，又迁往河南宋城梁园。李白夫妇在梁园买了一处房子，按宗瑛的意思，在住宅周围种了几亩桃树和花草，在小桃林中安顿了石凳石桌，显得清雅脱俗。等着有一天桃树长大，夫妻二人好在桃树下对奕。等一切就绪，明春就把孩子接过来，从此不问世事，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李白下了一趟江南，贺知章已经去世，没有见到崔成甫。

李白与宗瑛成婚在梁园安家的消息不迳而走，一天长孙朋和几个在长安认识的朋友来到梁园。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格外亲热，长孙朋与李白一边喝酒，一边特意将崔宗之和吴道子戏弄李林甫

的事讲给李白听。李白问起长安的情况，老朋友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首先是哥舒翰攻克了石堡城，石堡是唐与吐蕃的交通要冲，地处青海湖一带。石堡城三面险绝，只有一面有路可以上。为了得到石堡城，哥舒翰用陇右、朔方、河东三个方面的兵力攻下了石堡城，俘获吐蕃四百人，但唐兵方面死了几万人。玄宗为哥舒翰记了大功，加官进爵予以重赏。

安禄山率兵攻打契丹，由于契丹人的猛烈反抗，安禄山大败而回。高仙芝攻打怛罗斯，因劳师袭远遭到严重的损失。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两次攻打南诏，都遭到惨重的失败。连年不息的对外战争，大大的耗损了大唐的国力财力。百姓的兵役赋税一年比一年严重，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长孙朋拿出一本诗稿，那上面有杜甫的《兵车行》，正如杜甫所写："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李白拿着那张诗稿，半晌说不出话来。朝廷的权贵一天比一天腐败，战争到处扩张，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老百姓在流汗、流泪、流血……

再次痛苦地思忆起长安，想起那篇令人心碎的《宣唐鸿猷》，要是他能向皇上进言，要是皇上能采纳他的意见……现在，所有的"要是"已经化为泡影，所用的"要是"都不复存在。必然的结果到来了：血淋淋的失败，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中，外患战争一次比一次严重，而内忧也并未平息，权奸们像游戏似的反复玩着诬陷、杀人、夺取权利的阴谋……李白无法赶走那些时时袭来的消息和思绪，欲进不能、欲罢不止……

几天后李白送别朋友到大道边的凉亭，忽然远处黄尘滚滚，一队胡兵押着一群绳捆索绑、蓬头垢面的人，正在向他走来。待这一行人走近，李白大吃一惊：原来这队人里，有汪伦和宣州冶炼的工匠大山、酿酒纪师傅的儿子楠竹、还有裁缝小柱……一瞬间汪伦也看见了李白，李白叫喊着奔过去，汪伦向李白使劲摇头，几个胡兵挥动着刀矛跑过来，长孙朋忙将将李白拉开。一会

儿胡兵们向北走远了。

“我认得他们！胡兵押这些工匠到哪里去？”

长孙朋说：“我早就听说安禄山在北方打造兵器，到处抓人到北方去。”

李白只觉全身为之一震。为安禄山攻打契丹打造兵器，是明摆着的事，为何要劫持北上？打造不能公开的东西？是绣制见不得人的衣袍？那么……从前张九龄、皇甫惟明、李泌、李适之与自己所耽心的事到底要发生了？

“他这是要造反！”李白叫道。

“太白，我们可是管不了啊！”长孙朋含泪说。

宗瑛为了与李白到东鲁接两个孩子，整整忙了一个秋天，她请了一位裁缝揣度着孩子的身高，用细布给两个孩子各做了一套衣衫。在红绫花袄的门襟上，亲自为她绣上了李白喜欢的桃花。院里的花草也经过一番精心布置，小小的桃树长得很茁壮，竹篱旁春天种的菊花已经开了，绽出黄的紫的粉红的花朵。宗瑛特别为李白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墙壁上挂着崔宗之送给他的孔子琴，正面挂着李白飞扬跋扈的草书《将进酒》。墙角高高的瘿木花架上放着一盆兰草，书案上放着一个青瓷莲花瓶，里面插着一大把色彩缤纷的菊花，使整个屋子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自己酿的玉浮梁喝起来格外甘美，菊花蟹正是肥美时节。竹篱上的瓜豆宗瑛下厨亲手料理，便成了时鲜佳肴，莲子小米粥糯软清香，李白许久没有吃到过这样体贴可口的饭菜，何况还掺合着娇妻的爱意，只觉温馨宜人。

吃过晚饭菜，到卧室坐下。鸳鸯灯下，宗瑛羞答答地取出给孩子们做出的衣服，一件件理给李白看。

“夫子，什么时候我跟你到东鲁去接孩子们？”

李白脸上浮现出迟疑。

“你不去？”

“不……我还有事要出门。”李白说。

“是不是你的孩子不喜欢我去？是不是我让你为难了？你告诉我。”宗瑛说。

李白摇摇头。

“我会好好待你的孩子，像亲生的母亲一样对待他们。你说话呀！”

“阿瑛，我想到幽州去，明天就走。去东鲁的事，以后再说吧。”李白说。

宗瑛紧紧地一把抓住李白：“什么？到幽州去？去干什么？”

“阿瑛，可能……安禄山要造反了，我要去一趟幽州，看看那里的情况！”

“安禄山作了三镇节度使东平郡王，皇上对他优宠有加，怎么还会造反呢？”

“安禄山狼子野心，蒙蔽皇上，听说在江南请了工匠为他们打造兵器和缝制衣服。”

“夫子，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的好娘子，国家有事，我怎能坐视不管呢？”李白搂紧宗瑛，希望她同意他的意见。

宗瑛一下子推开了他的怀抱，问他：“太白，你不是说你厌倦了尘世生活了吗？你不是说你再也不愿卷入朝廷争斗的漩涡吗？你不是跟我说好了，我们把孩子接来一道回梁园好好过日子吗？”

李白愧疚地低下头，他不能对一个爱他的女子食言。他想了想，还是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娘子，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违背我们的约定离你而去。可是，我早说看出安禄山心怀不轨，他百般曲意侍奉皇上，掩盖他的狼子野心，他的阴谋一旦得逞，那就会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了！”

宗瑛抓住李白的手，冷冷一笑说：“太白，朝中有皇上、有

宰相，三省六部一台九寺，朝中大小官员无计其数，那些权贵们都不管，你这是何苦呢?”

李白一下子抓住宗瑛的肩膀正色说：“娘子，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夫子比作那些权贵，那是一堆蛆虫！一批败类！他们与安禄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要禀告皇上，揭露他们的奸谋，重新帮助皇上整顿朝纲，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国泰民安！”

宗瑛听了急得忙捂住李白的嘴巴，“你疯了！你一个被赶出长安的逐臣，一个身在方士格的道士，有什么资格去弹劾三镇节度使，东平郡王安禄山？有谁会相信你?”

“娘子，你听我说……”

不等李白说完，宗瑛急得满脸通红，叫道：“你不要命了？幽州有重兵把守，如果安禄山存心造反，到处都会严加防备的，那里就是虎口狼窝，你一旦掉在陷阱里面，就不替我想一想？你即使不替我想，难道你就不想想你自己！”

“娘子！”

“别说了！”宗瑛含着眼泪，取出一块包袱皮，在床上摊开，把为孩子们作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收好，自己早早地去睡了。

李白也睡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紧的不是资格，而是证据。只要在幽州找到安禄山造反的证据，皇上不会不理此事。虽然安禄山屯兵东北，偌大中原神州，到处都有忠勇之士。作一个困守书斋的书生有什么用呢？即使是活到一百岁，也只能念念几句死文章，老死阡陌之间。边塞茫茫的大漠，也许就是他为国建立奇勋的地方。大唐的历史将因他而重写，普天下的生灵都感受到他簸却苍溟的雄风而心潮激荡。像信陵君的门客侯赢、朱亥一样，用超人的忠勇奔赴国难，挽救危亡。荆轲和燕太子丹算得了什么？他们在易水诀别的时候涕泪滂沱！在大义面前，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誓死疆场，马革裹尸乃是男儿心愿。不管是龙潭虎穴，他都要去闯一闯。

宗瑛一觉醒来不见了李白！

她大吃一惊，她急忙雇了一条快船，带上李白冬天的衣物和霜鹊裘与宗景急急赶往汴州。找到李白在汴州的老朋友，果然说李白已去黄河渡口。宗瑛赶到黄河渡口，见李白牵着一匹马，正要上船。

“太白！”宗瑛大叫一声，抄近路从河岸上扑了下来，穿过芦苇丛踉踉跄跄奔向李白。

“阿瑛！”李白发现了宗瑛，跑过去抱住了她。

宗瑛流着泪把装着棉衣的包袱交给李白。

“夫子，你可要好好的，一路保重！”

李白望着宗瑛红肿的双眼，为宗瑛理好被野风吹乱了的头发。哄小孩似的说：“我会好好回来的，不会出什么事，你放心。你酿好酒，种好桃花，等我回来喝酒下棋，上次在王屋山，我俩还没分输赢呢！”

宗瑛强忍住泪水，点点头：“嗯！”到底两行热泪还是流下来了。

李白心里一阵酸痛，“耻作易永别，临歧泪滂沱”是如此的难以作到！擦干宗瑛的泪水，强装了笑容道：“瞧你，都几岁了？人家看见笑话，说我们像……小俩口似的……”

宗瑛听了李白的话，破涕为笑。李白忍住泪水，说：“我会很快就回来的！你多保重！”说罢，把宗瑛的手使劲握了握，丢开宗瑛快步朝码头走去。

宗瑛追上去：“夫子，保重！”

李白回头拱拱手：“娘子保重！”说罢继续往前走，临上船，踌躇地回头向妻子点头示意。宗瑛举手劳劳，看见李白牵马上了船，船离开了码头，李白远远地向她挥手。

远远地宗瑛站在风中，深秋，岸边芦苇似雪，陪伴着奔腾澎湃的黄河，涛声如雷，无情地撞击着宗瑛的心扉。船驶入风浪之

中，在浪涛里出没，最后变成一个小点。

宗瑛面对黄河跪了下去，双手捂住脸，头深深地埋下去。

9. 卖草药的诗圣杜甫终于进入了皇宫

大唐朝在各个战场的接连败绩，使长安、洛阳一带的物价飞涨，米价已经涨了好多倍，两京的百姓度日也渐艰难起来。杜甫自与李白分手后为了求得入仕的举荐，长期住在长安洛阳。他在长安没有住宅，寄宿在亲戚朋友家里，居无定所。作为有名的诗人，也常参加文人聚会和熟人的宴请。因为没有功名和财富，常常尾随着客人吃一些残羹剩酒，就算又过活了一天。拜谒权贵，献上诗赋，没有回音；再写诗赋，再拜谒权贵，再献诗赋还是没有回音，……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周而复始，留下来只有悲辛，越来越潦倒。实在地说越来越饥饿，诗中的声音也越来越悲苦……因为物价飞涨和诗意穷愁，请他的人越来越少，谁愿意在作乐开心的时候去注视一个文人的穷愁呢？因此，有时候就整天地得不到一顿饭吃。杜甫这一回是两天没有吃饭了，揣着一卷诗赋，敲过几家官宦的门，门子见面如菜色的他，索性说主人不在。直到下午，净街鼓已响，一整天水米不沾牙的诗人，只觉两腿酸软，头目眩晕倒卧在西市一家店铺门前再也走不动了。

“杜二兄弟，杜二兄弟！你怎么在这里？”杜甫睁开眼，看见了大嘴巴、招风耳的壳子客。“壳子哥……”杜甫饿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就住在附近小巷子里，巡城的羽林军来了，快跟我来！”壳子客一把将装药的麻袋背在背上，一手扶了杜甫，拐进小巷来到壳子客的房屋。

一碗热粥下肚，一切都明白了。壳子客让杜甫住下来，求官

的事慢慢办吧！太仓有平价米，每人每次可以买五升，拿出一串铜钱来，叫杜甫出去买米。第二天杜甫去太仓，果然是平价米，只是买米的人拥挤不退，杜甫拚着全身力气才买到五升米捎回来，壳子客直夸他有出息。就这样住了好几天。过了几天杜甫提了口袋去太仓买平价米，走到中途，只见一队人马飞驰而来，马上坐的杨国忠的亲信，由剑南节度使升任京兆尹的鲜于仲通大人，后面追随的正是他的友人贾至。杜甫见了忙奔上去见礼，贾至向他指了指鲜于仲通，又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尾随而来，杜甫会意连忙跟在京兆尹队伍后面跑起来。跑过西市，一头撞见壳子客正在卖药。

“杜二兄弟，你在跑啥子，快去买米呀！一吃败仗，米又涨价了！”壳子客叫道。

“我要去拜会京兆尹鲜于大人，求他将我的诗赋献给皇上！”杜甫气喘吁吁地说。

“你个读书人，咋个这么瓜喃？等你给大老爷献了诗赋，米就卖完咯，几个毛钱儿还不够喝一顿稀饭，快去！先把肚儿搂饱再说！”

“要得。”杜甫用蜀中的土语说。

到了晚上，杜甫还没有回来。壳子客将剩下的一勺米煮了一点稀粥，用小木瓢认真地舀到一个大土碗里，只有多半碗，他一再地将砂锅刮干净。最后双手端起砂锅，几乎是将脑袋伸进去，用舌头舔干净砂锅边的米汤。

杜甫提着空空的米袋出现在门口。

“你到底还是先去找那个什么鸟大人献了诗赋？”壳子客苦笑了一下。

杜甫点了点头。

“我没得猜错。”壳子客将稀饭端到嘴边：“你吃了没得？”

杜甫没有说话，把头埋下去。

壳子客放下碗，将杜甫拉过来说：“莫把脑壳搭起，来，我们俩个一人一半。”壳子客说着拿过另一个陶碗，将大碗的粥倒一半在陶碗里，递给杜甫。

因为给京兆尹献赋而误了买米，杜甫觉得很内疚。一天没有吃饭，这半碗粥对于他来说是太需要了，接过碗时感激地说：“谢谢壳子哥！”

“半碗稀饭，谢啥子哟！我们两个有缘，再来迟一步，全都进了哥的肚囊皮了！在扬州卖药的时候，哥给李学士吃的是干饭还有酒肉！这阵不行了，世道越来越坏。”壳子客感叹道。“我听太白兄提到过。”杜甫说。

“嗨，他还硬是记得倒我这个哥老倌呢！你们两个都说，尧舜那个时候，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人不受冻饿，也少于出兵打仗，是不？”

杜甫点点头：“是。”壳子客：“那就对头，不晓得我们啥时候过得倒尧舜那会儿的日子，恐怕要你和李白这样的人都当了大官，就有指望了。今天你去见那个大官，他咋个说？”

杜甫脸上微微有喜色说：“我找到我的朋友，他说这次机会好极了，京兆大人正要将一大批礼物送给皇上，加上我那篇格调精严，歌功颂德的文章，正好！”

“那就好，我是个直杠子人，话又说转来，秀才，吃了这顿下顿又咋个办喃？”

杜甫黯然了：“说实在的，我想了好多回，还是想回家……家里还有妻儿，没有我，她们怎么过呀！”

壳子客说：“依我看，你还是暂时莫要离开长安，万一京兆府有啥子消息，你又不在，不是白白等了八年？你又认得字，莫如跟我学卖草药，混口饭吃，等有了官做，再回家去也要得！”

“对头！”杜甫说。

壳子客伸出舌头把碗舔干净。

杜甫用筷子将剩下的饭粒送进嘴里，碗边还残留着两三粒米粒和一点米汤，杜甫犹豫了一下，向碗边伸出舌头，把碗舔干净。

长安西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草药摊，摊前一个布招儿上面写着挺拔规范的几个楷字"治病救人"，招儿下一个穿长衫的清癯俊秀的斯文人正在吟颂："神农尝百草，救治人间苦，莫嫌山野药，奇效传千古。"

那穿短挂的招风耳大嘴巴的吆喝在长安西市显得特别响亮："哎，阎王没得捆鬼的索，摊摊自有医病的药，不是壳子吹得起，医得倒头疼、腰疼、脚疼，发烧发冷发胀，就是医不倒肚子饿，客官快来看呀！"

一会儿就围了一大堆人，壳子客从盘古王开天辟地讲到蛤蟆精出嫁，从神农尝百草拉肚子讲到唐朝拉肚子的几种拉法……讲得嘴上白沫乱溅。所以生意也还过得去，隔几天杜甫与壳子客到终南山太白山去采药。一日遇见削职为民在佛寺里与人写字的郑虔在寺外散步，郑虔见杜甫在扯草药，二人交谈之下，一见如故，郑虔便把自己多年前写的《胡本草》交给杜甫看。杜甫一边学一边卖药，居然很快就成了内行，与壳子客一起卖了几个月药，眼看到了冬天。

冬天的下午寒风刺骨，壳子客与杜甫在西市卖药。壳子客正用"透骨消"酒在给一个汉子治扭伤，一位头戴乌纱，身着脏兮兮的锦袍的人满脸酒气向"治病救人"的招儿走来。向杜甫喊道："喂，东平郡王府的后门往哪里走？"

杜甫见是个酒疯子，白了他一眼。

壳子客听了微微一笑，扯开嗓子叫道："这位客官，你哪里疼，有病？要找本府？"

那醉汉瞪着布满红丝的眼睛叫道："我找的是东平郡王府后门，你这呆鸟！"

壳子客叫了火起，骂道："好个瘟牲，我看你有病，你害的是睁眼瞎，把草药摊摊儿认成郡王府，老子给你吃点盐老鼠的屎，医一下，你就认得倒郡王府了！"周围的摊贩见骂得精彩，高兴得拍起手来。

紧挨着药摊的算命先生告诉杜甫，这家伙叫秦列，原来是吉温的红人，不知得罪了谁落了魄，现在到处喝烂酒，喝醉了之后便大讲他以前如何害李白，害郑虔，所以壳子客才如此恶毒地骂他。

秦列见卖草药的骂他，便冲上去拔下"治病救人"的招儿，往草药摊上一搅，顿时弄得乱七八糟。杜甫急了，冲上前去抓住秦列门襟，双方动起手来。这时来了两巡街的羽林军，见杜甫衣衫破旧，便把杜甫抓起来。壳子客忙上前来阻拦，被羽林军打倒在地。正在这时一个提篮卖胡桃的小子，带着一名京兆的差役，忙忙的跑过来。

"那就是杜甫！就是他！"那小子喊道。

"等等。"那差役道。

"京兆府传皇上的口谕，命偃师杜甫明日一早，随鲜于大人进宫，皇上要考你的诗赋。"

"皇上要召见我？"杜甫兴奋得两眼放出光来。羽林军忙松开了手。

那醉汉连忙凑过来说："杜先生，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小的该吃屎，您老快告诉我，怎样才能见到皇上。"壳子客一掌将他推了老远，骂道："快滚！"

第二天，杜甫换了干净衣衫，随内侍进了明光宫。壳子客早早地收了摊，熬了一锅粥，打了一壶浑酒，备了几样小菜等待着。

"我回来了！"杜甫兴高采烈地说。

"咋样？封了官没得！"壳子客问。

"皇上在明光宫召见了我，好多好多的官员，翰林学士都来看我写诗，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杜甫兴奋地说。

"后来呢!"

"皇上看了我的诗，夸我做得好，那些公卿大臣都交口称赞。这回，皇上肯定要给我官做。"杜甫沉浸在欢乐中，滔滔不绝地说着，声音也格外响亮。

门外有人敲门一个声音在问："杜甫先生在吗?"

"肯定是宫里来报告消息了!"杜甫惊喜地说。两人一齐奔向门口说："快请进来。"开了门，来的并不是宫里的人，这人头戴一顶破旧的浑脱帽，身穿旧布棉袄，布履外面套着破麻鞋，上面沾染满了尘土脏物，身上背着一个旧包袱，跟长安的穷小贩别无二致。

"你是……请问你找谁?"

陌生人说："你就是杜甫吗?"

杜甫点了点头。

陌生人从怀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来："这是你妻子给你写的信。"

"多谢你。"杜甫拆开信，看了几行，信纸飘落在地上。杜甫倚着门框脸色大变，低低地叫了一声："天啦!"

"咋回事?"壳子客忙问道。

泪珠从杜甫的眼眶中涌出："我的小儿子……他……已经饿死了!"

10．把李白抓起来，本王要亲自拷问他!

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宫中行乐图》被带到幽州的东平郡王府。安禄山怎么看心中都不是滋味。这是一幅六尺横披，画的是凝碧池边皇上与众臣宴乐的场面。画面正中高高在上的自然是皇

上与贵妃，左右两侧是大臣内侍诸王公主，再则是梨园、伶、伎、乐工、斗鸡小儿以及宫女等。前面由手执锣鼓的内侍开路，接着则是八个粗壮的宫女抬着一个硕大的摇篮，摇篮里睡着的就是半裸体的肥胖丑陋的东平郡王本人。后面是拿着笸箩讨“洗儿钱”的宫女，百官嘻笑着向他施钱。贵妃和皇上笑得前仰后合，李林甫狡黠地微笑，高力士浮肿的瞌睡眼眯缝着，似笑非笑地看着。不远处的假山石旁，一个伟丈夫——李白冷眼看着这一切，他卓尔不群，脸上带着轻篾的笑容，本来向皇上求这张画的目的是为了时时回味他在京华的成功，谁知吴道子这种画法使他越看越不是滋味，好在他可以常看看他向往的那些宫殿和享乐。再说他听皇上亲口说过这张画价值连城，看来这是郡王府最值钱的东西。再说，吴道子的确画得惟妙惟肖，整个画面结构紧凑，人物形象鲜明线条流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极品，安禄山就一直把它挂在内厅的墙上。

安禄山重温这张画是因为听说李白到幽州来了。

“在什么地方?”安禄山问身旁的高尚。

“有人看见他在蓟北的酒店里。”高尚说。

安禄山回过头来说：“给我抓起来，我要亲自拷问他！一刀刀地割他的肉，把他放在火上烤，洗雪我在长安的耻辱，他娘的!”

“他又没有违反王法，抓起来行吗?”

“有什么不行？他既到了我安禄山的地界上，这可是他自己找死！我要让他亲自尝尝，惹恼了本郡王是什么下场!”

高尚沉吟半响，说：“郡王，那李白在长安惹恼了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处死?”

安禄山乐了，哈哈一笑说：“瞧你说的，在长安他是皇上的红人，皇上都没把他怎么样，我能把他怎么样?”

“对了，在下有一言相告。”高尚说。

“讲。”安禄山说。

“在下以为，郡王不宜杀李白。”高尚说。

安禄山暴怒地叫道：“什么？那狂妄的家伙让我在长安丢尽了脸，到这里来我还不能杀他？”高尚说：“郡王息怒，在下以为杀李白会坏了郡王的大事，才斗胆进言的。”安禄山冷冷一笑：“区区一个文人，有那么要紧吗？那李家皇帝老儿有时想听那么文诌诌几句，本王才不希罕呢！”“请问郡王，天下除了您和李右相那几个人之外，究竟有多少人对李白怀恨在心，知道吗？”安禄山摇摇头：“不知道。”

高尚站起来，来回踱步：“我听人说，大唐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能背诵和讴歌李白的诗，还有日本、西域、大秦、波斯人和胡人，都知道李白的诗。在众多的人们的心目中，李白备受尊重和爱戴，而郡王要去杀一个天下人都喜爱的人，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文人，去招惹天下的怒恨……”

安禄山两眼虎视眈眈盯着高尚说：“你竟敢替李白说话？”

“在下是说郡王应该喜欢李白。”高尚笑了笑说。

“你说什么？本郡王一字不识，去喜欢一个写诗的人？”安禄山说。

高尚对安禄山说：“不知郡王想过没有？如果李白归附了郡王，天下才士就会闻风而来投奔郡王，天下喜欢李白的人也会喜欢郡王的，那郡王的大业……”

安禄山格格地笑了，眼睛滴溜溜地直转，像夜间的鸱枭：“你是说拉拢李白，收买人心？”

“郡王真是天下英主！在下正是这个意思。”高尚拍手道。

安禄山捋着虬鬓笑道：“有意思，有意思。俺杂胡没有你肚子里弯弯肠子多呢！好个军师，给俺算计算计，把李白给我弄过来！”

“谢郡王厚爱！”

安禄山盯着那幅《宫中行乐图》里傲岸的李白，想了想说："那李白好似是一匹野马，爱卿用什么办法把他驯服？"

高尚故弄玄虚地笑了笑："等把李白弄进王府，我给郡王看一个人——有了此人，李白一定会服服贴贴的跟郡王走！"

安禄山盯着那幅《宫中行乐图》，耳畔又回响起百官后妃的嘲笑声，那满脸是谄媚的胸前黑毛裸露的丑恶自己，与傲岸挺拔正气凛然的李白相比，一个是地狱里爬出来的丑鬼，一个是天神下界的谪仙，安禄山看着看着又咬紧了牙关。

"郡王还有什么想法？"高尚问。

安禄山无法平息心中的仇恨，恨恨地说："先把他弄来再说，要是他不归附于我，我就让他——下地狱。"

十月的幽州气候寒冷，灰白的冻云像山一样堆积在空中，朝大地压下来。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雪，广阔的原野上枯草间夹杂着雪迹。幽州城外，灰黄的荒原上有一处废墟，据说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宫殿，已经被战火反复地焚烧过不知多少回，现在只有垮坍的断壁颓垣，长着灌木和荆棘。断壁前方有一个砖砌的高台，那就是幽州台。光秃秃地兀立在那里，与灰黄的天穹抗衡。

李白从彤云密布的天边策马而来，他身着窄袖胡服，背着弓箭，腰系蹀躞带，脚蹬长靿靴。北风掀起他身披的霜鹊裘，整个人和马像一只在荒原上飞翔的大鸟。李白贴紧马鞍，抓紧马缰挥鞭掺起草上的雪粒，惊跑了藏在草中的野兔。李白感到很久以来未有过的快意，仿佛自己仍是青春少年。他在幽州台前下马，登上多少年魂牵梦系的地方，他顺着砖砌的台阶爬上去。好多地方的砖已经脱落风化，与其说是台还不如说是一个台形的土坡。台阶的砖缝里有很多枯草，李白用剑拨开枯草爬上了高台。现在是牧人晒太阳的好地方，台面很宽阔可以想见燕昭王当时登台求贤举行仪式的盛况。有的地方已经长了树丛，李白绕过土礅，一件鲜亮的东西映人他的眼帘：那是一个桃花与松枝编成精致的花

圈，异香随风送到李白鼻里。

李白一惊：是谁已经先在这里祭奠过了？大冷天哪里来的桃花？他走过去拿起那个花圈来，松枝是新鲜的，从树上折下来不久，花圈的下端捆着一条金黄的绶带，桃花是上等的绢花，颜色艳丽娇艳欲滴，只有长安、金陵等地的工艺作坊里才做得出来。李白把花圈放回原处，想不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幽州台上焚香祭奠。

高天苍苍，大地茫茫，千年以前，燕昭王为了求得天下贤士筑此高台，在台上放置千两黄金，招纳贤士为燕国策划。因为燕昭王礼贤下士，先后有魏国的乐毅，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剧辛和很多有识之士前来投奔，终于使弱小的燕国变得强盛。到了大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讨伐叛变的契丹。由于武攸宜没有大将的谋略，致使前军陷没。陈子昂满怀热情向武攸宜进谏，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为大军作开路先锋。武宜攸以为陈子昂仅仅是一介书生，便不采纳他的意见，几天之后，军情更加恶化。陈子昂不忍临危不救，又向武攸宜提出建议，这一次激怒了武攸宜，不仅没有采纳陈子昂的意见，反把他贬为军曹。陈子昂满腔悲愤，来到蓟北楼，登上幽州台，唱出了震惊千古的《登幽州台歌》。

李白点燃一柱香，插在花圈附近，斟上一杯酒，扬起酒杯将酒洒在幽州台上，高叫道："陈子昂先生，李白看你来了！先生，这三柱香，李白是为三个人插的，一位是先生的女儿月圆，一位是先生的好友李白的老师赵蕤，再就是李白自己。李白功业无就，蹉跎半生，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李白已完成了先生的遗愿，以秃笔作扫帚扫荡了六朝以来的靡靡之音。可叹我大唐国运一天比一天衰微，可惜当世，再也找不到燕昭王那样任用贤能的君主！"

李白举起杯来，北风呼啸天低云黯，不由涕泪纵横，望着这茫茫四野灰黄一片高吟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子昂，陪你共饮一杯，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喝罢，已经有些醉意，倚在土墩旁闭目遐想，忽听耳边有人叫他：“李学士，李学士！”李白心中奇怪，这荒凉的幽州台，会有人认得他？李白睁眼一看，一位老道长，鬓发斑白手执拂尘，穿着件羊皮袍子，一瘸一跛地走过来。

“道长认识我？”

“学士公是名人，贫道怎会不认识？”

“道长叫我，有何见教？”

“学士公十月到幽州来，恐怕不光是为着拜祭陈子昂先生吧？幽州的风雪很大，地处荒野，豺狼虎豹就比别的地方多，你从中原来，可要处处小心啊！”

李白听他弦外之音，便问道：“请问道长尊姓大名。”

“我来这里已经有好多年了，住在轩辕台后的紫极宫里，说真名你也记不住，大家都叫我跛脚道人。”

“谢道长。”李白瞟了一眼那花圈，问道：“请问道长，你知道还有谁在台上祭奠？”

“我……我不知道。”跛脚道人躲过李白的眼神道：“贫道想请教一句，为什么上幽州台奠祭的都要吟那两句诗？”

“你说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对，就是这个。”

“那我告诉你，这两句诗是一位叫陈子昂的诗人写的，大唐的文士都知道这首诗，也都尊崇陈子昂先生。”

跛脚道人将信将疑地看了李白，生怕李白再问下去，说：“贫道告辞。”

“道长，等等。”李白心中要问的事还不清楚。

跛脚道人急忙走开叫道：“你看，那边有人来了！”

李白回头望去，果然天地交接的地方出现一些黑点。再回头，道长已经像风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白望望天上，一只兀鹰正在他头顶上的天空盘旋。李白举起弓搭上箭，瞄准射去，那鹰中箭一下子掉下。李白飞跑下轩辕台，骑上马朝兀鹰坠落的方向驰去。迎着李白也来了一支人马。两个军曹模样的人已经用戈矛对准了他，猎狗“汪汪”地咆哮着。

那军曹恶狠狠地叫道：“什么人，敢在这里撒野！”

李白用剑挑起死鹰：“这鹰是我射下来的！”

“好大的狗胆，竟敢抢东平郡王的猎物？”

李白冷笑一声，拔下死鹰身上的箭说：“你看清楚了？这是谁的箭？”

“不把鹰给我，休想活着回去！”

“要鹰在爷的剑下来取！”

军曹拔出腰刀，李白也拔出剑来：“你们想干什么？”

“东平郡王来了！”那军曹叫道。

“东平郡王？”李白蓦地回首。

一声长笑，安禄山骑着马出现在树丛中，他后面跟着高尚和亲兵。

“李学士，好久没有见面了！”安禄山拱手叫道。

“久违了！东平郡王！”李白答道。

“你二人连大唐翰林院的学士都不认识，还不与我退下！”安禄山向那两个军曹吼道。“学士公好雅兴，竟到这边僻之地来行猎，是哪阵风给您吹来了？”

李白潇洒地笑笑说：“是北国不平凡的风土人情吸引了我，当然是那股带着雪花的东北风把我吹来了！”

安禄山把腰间的刀柄握得轧轧响，但嘴上却说：“那学士公一定以为俺幽州是好地方，既然天降贵客，那这个东道主我是做

定了！”

李白一怔，心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马上接着说：“谢郡王盛情相邀！”

“正好俺这几日有空儿，陪学士公开开眼界！兄弟们！”

“在！”

“请李学士到府上一叙！”

安禄山的大队人马像一阵旋风，将李白裹胁而去。藏在远处荆棘里的跛脚道人探出头来，晃了一下不见了。北风吹得更紧，彤云密布的天上，纷纷扬扬地落下大片大片的雪花来……

11．“我看这二十州……是不是太少？”安禄山说

郡王府新修的百胜楼落成，安禄山特地安排了盛大的酒宴，邀请平卢、范阳、幽州、营州等地的达官贵人富豪商贾共同欢会。自作了三镇节度使，不断扩充兵力，当时大唐镇兵四十九万，而安禄山在平卢、范阳两镇就有十二万八千士兵，数量与中央禁军相等，再加上他在河东的五万五千人，军队数量就超过大唐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再则，安禄山借李林甫排斥汉将的势头，大量向朝廷举荐胡人将领，他提升奚和契丹人任将军的有五百人，任中郎将的二千人。安禄山俨然成了诸胡部落的总领袖，在东北、渤海一带，人们把他称为“圣人”。为了表示百战百胜的意思，新修的楼取名“百胜楼”，，安禄山隆重举行落成仪式，一来炫耀郡王的富贵荣华，二来，请李白给他题写匾额，三来让幽州士子名流商贾百姓都知道连大名鼎鼎的李学士都是他的客人。

“郡王此举，真是一箭双雕，妙极妙极！”高尚说。

客人陆续来到，幽州、营州、范阳、平卢的权贵商贾几百人济济一堂。安禄山正对戏台坐在虎皮交椅上，大声说道：“今日

百胜楼落成，多谢诸公前来庆贺，今天有大唐翰林学士李太白到本府作客，本王今日备下歌舞酒宴，一来为李学士洗尘，二来为庆祝百胜楼落成！来啊，干了这杯！”

李白举起杯道：“谢郡王盛情！”

安禄山又道：“李学士，俺知你善饮酒，俺这酒，比那宫中的御酒如何？”

李白心想这杂胡，才喝一杯酒，便想得我的褒扬，便道：“宫中御酒，其味醇正，郡王的酒好则好，只是有些腥膻。”

安禄山把脸一沉道：“啊？你说我的酒不好？”

李白道：“李白是酒仙，天下美酒，都一一品尝过，郡王的酒是北方的酒，带些牛羊味道，李白是实言相对。”

高尚生怕场面弄僵，忙说：“对对，这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郡王是贤明的郡王，学士岂是阿谀的学士？学士公哪会在郡王面前说假话。”

安禄山说：“安某那日在蓟北楼遇见学士，听说蓟北楼的幽州台是燕昭王招贤纳士的地方，学士公若有意长住幽州，本王倒早有重筑黄金台之意。”这番话安禄山本不会说，倒是高尚反复教过的。

李白想这狼子野心的骚胡，居然想做燕昭王来收买我，李白岂是那等卖主求荣的小人？为了取到安禄山作乱的证据，还要进一步与他继续周旋，便道：“在下谢郡王盛情，李白初到幽州，还没有想到长住，只想短住一段日子，以观郡王雄风！”

安禄山说罢，台上乐工奏起乐来，出来一个女巫蹁跹跳跃，对着台中一个绣帏拜礼祷祈，然后跳出来十分英武的一位武士，二人牵手走入绣帏，不多时出来一个小孩，穿着红兜肚，舞着蕃刀在台上翻筋斗。两边跳出来几十个戴着豺狼面具的伶人，一边舞蹈一边号叫。那小孩将蕃刀一扬，那些豺狼虎豹也不敢叫了，一个个乖乖地绕场兜着圈子，此时台下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安

禄山神采焕发向鼓掌的人拱手示意，更有些人从桌旁离开向安禄山欢呼，叩头，赞颂不止。

李白看了不知这是什么舞，为何有人要热烈鼓掌，有人要崇拜得五体投地。高尚见他迟疑，知道他不晓得其中内容，便向他解释说："这叫百胜舞。先出来的那人便是郡王的母亲阿史德太夫人。太夫人是胡人的巫觋，年轻时没有儿子，向轧荦山祈祷儿子，轧荦山是胡人所祭拜的斗战神山，太夫人与斗战神同床共枕后，生下郡王安禄山。郡王生时，有奇异的光照耀穹庐，野兽都嚎叫起来，但郡王一出帐篷，野兽都吓得不敢叫了。这是吉祥的征兆。"

"这是谁编的?"李白盯住高尚问道。

高尚被李白这一问，冷不防一怔。定了定神，向李白笑道："没有谁编，这都是百姓们传的，传来传去就成了这个样子。"

李白心中好笑：这杂胡居然把生母与男人野合私通的事也搬上戏台，高尚见李白暗笑，便又说道："幽州乃荒蛮之地，胡人爱的就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学士公见笑了!"李白见满堂的宾客居然将安禄山奉之若神明，不由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浮上心头。

高尚见李白不言，心知这些拙劣的把戏瞒不过他，便为李白满满斟了一杯酒道："久闻学士公大名，听说在长安大明宫中醉草《答蕃书》，当时有力士脱靴驸马捧砚，何等风光！在长安成为一时之盛谈。今日来到幽州，正值百胜楼落成，请学士公为百胜楼题字，在下与学士公捧砚磨墨，如何?"

李白见高尚如是说一时兴起，哈哈大笑道："拿纸笔来!"

高尚想人言有钱能使鬼推磨真个不假，连李白这样的大文豪也肯为杂胡题写匾额。

安禄山忙说："本王来与学士公斟酒。!"

"好!"李白说。

当下在大厅设下一张大案，高尚捧砚磨墨，安禄山忙上前举着一具蟠龙金樽斟满酒，递给李白。李白接过金樽一饮而尽。

“欲写何字?”李白明知安禄山不识字故意问道。

“请学士公写‘百胜楼’三个字。”安禄山说。

李白提起羊毫，饱蘸浓墨正要下笔，心想：“我若与他写了‘百胜楼’，他又有了向天下人夸示的本钱，莫如……于是大笔一挥，在那张八尺白麻纸上‘唰唰’写下了三个大字——“白盛楼”!

“学士公，你写错了!”高尚见李白写的不是“百胜楼”，忙说道。

李白趁着三分醉意道：“高书记不是先说，李白醉草《答蕃书》，在长安成为一时之盛谈，所以专请李白写‘白盛楼’么?怎么又会不是了，倒叫人有些扫兴!”说着往靠椅上一坐，扭头转向一边。

高尚忙说：“学士公恕罪，是在下没向学士公说明白，这楼的名字。建楼之时，依郡王之见，是一百两百的‘百’，是胜利的‘胜’，取郡王‘百战百胜之意’。还望学士公再次挥毫，重回天地，再造乾坤!”

李白见高尚恳求的样子，倒理不理地说：“高书记也是文人，文人讲究的就是个兴致，你这样一说，本学士的兴致全没了!”

安禄山狠狠地瞪了高尚一眼。

“不过，这匾倒是可以等几天到我兴致好的时候再写，此时写点别的也行。”李白说，顺便想在大庭广众中炫耀一下他的敏捷之才。

安禄山喜出望外，使个眼色示意高尚说话，高尚道：“此厅乃郡王千岁宴会宾客之地，请学士公为此厅写一幅对联。”

李白提笔正要写，冷不丁冒出一句：“安大人不识字，要对联干什么?”

安禄山此时却没有发怒，只是满脸通红，他想倘若发怒这幅对联就没了，这李白在皇上面前也大大咧咧，这倒是他见过的。高尚见安禄山居然没有发脾气，连忙道：“郡王慕名渴求，慕名渴求！”好在安禄山不懂“慕名渴求”的意思。

李白接过安禄山的蟠龙金樽，再干一杯，提笔在那白麻纸上一挥而就：“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二十州。”

“高尚，你给俺讲讲，学士写的是什么意思？”安禄山不认识字，要高尚给解释。

高尚毕恭毕敬地说：“李学士写的是‘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二十州。’上联的意思是：

在郡王千岁的客厅里宾客盈门，人才济济。下联是郡王统辖东北四镇二十多州郡，很是威风。”

安禄山听了，得意地捋着胡鬓，仰在虎皮交椅上笑得大肚子一闪一闪地：“写得好！写得好！本王重重有赏！”话刚说完安禄山忽然一转念头说：“好是好，只是有一处请学士公改一改’……”

李白侧过身来问安禄山：“郡王说的是哪一处。”

安禄山眼里发出贪婪的光，探过身子对李白说：“我看……这二十州是不是，……太少？”

李白意味深长地一笑：“东平郡王，你肚子里的心可不小呀！哈哈哈……”

安禄山见李白终于给他写了对联，忙举着金樽，递到李白嘴边，抓住李白的肩膀说：“学士公不相信？俺还可以得到更多，更多！”

“东平郡王，这可不是跳胡旋舞，闹洗儿钱那么轻松呀！”李白揶揄地说。

“学士不信？跟安某来看！”安禄山乘酒兴，拉着李白就要往外走。

“去哪里？”李白问。

“俺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今天叫你看看俺东平郡王的实力！”

安禄山立即让人备马，与李白一起来到雄武城。

雄武城是安禄山新筑的一座坚固的城池，高耸的城头有像长城一样的雉堞，城内的房屋宫殿都是仿长安样式的，只不过略嫌粗犷。把守雄武城的士兵十分骠悍，在众多卫士的簇拥下，安禄山偕同李白一起登上雄武城。城楼上的士兵吹起号角，士兵们肃然站立，军容齐整，旌旗在北风中猎猎飘动。

一队队列整齐精锐强悍的胡兵走出城楼来到城下。黑压压的一片。

“这就是俺的‘曳落河’，学士公知道‘曳落河’是什么意思吗？”安禄山十分满意士兵的表现，有意问李白。

“不就是‘健儿’、‘勇士’吗？”李白装着漫不经心的回答。

所有的‘曳落河’一队队地整齐排列在城楼下，一齐跪地高呼“郡王千岁，千千岁！”一时间响彻如云。

接着“曳落河”们又进行射箭、刀枪、马术、布阵等种种演习，这些是李白在中原见不到的。胡兵的精锐强悍，武艺娴熟令李白心中暗暗吃惊。

“我这些勇士都是百里挑一，以一当十的精锐，学士公，这不是跳胡旋舞、要洗儿钱那些把戏吧？这是真格的！你实打实说，俺这支军队，比起长安那些寻花问柳的宫中禁卫，细皮嫩肉的五陵小儿如何？”

“骁勇强悍。”李白回答说，带着深重的忧虑。

“学士说的对极了。”安禄山说。

李白倒抽了一股凉气。

看罢‘曳落河’的演习，已经是晚上，举着火把的卫士引着安禄山一行人来到雄武城工场。一处是制作各种衣袍鞋帽的工场，一处是打造兵器的工场。

这里露天几十处炉火，将半个天照得通红，炉里冒着紫烟，火星窜过紫烟飞向天空，溅火的木桶里冒着‘嗤嗤’热气，叮叮当当的锻造铁件的声音，呼呼的风箱声混成一片，使李白想起当年的秋浦，所不同的是监督的士兵手拿着皮鞭和兵器来往巡逻。

如果汪伦还在，他一定在这里！李白放慢了脚步挨个扫视那些冶铁炉前的工匠。

“李学士！，是他！”汪伦看见了与安禄山一起到工场来的李白。

“他一定是来寻找我们的！”楠竹说。

“他在四下里看我们。”小柱说。

李白的猜测没有错，汪伦和大山、小柱、楠竹都在这里，命他们干的活是浇铸兵符。他们的炉子在工场的一个角落里，被前面的炉子挡着，李白显然是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看见了李白！怎样才能让李白发现他们的呢？

再往前走一段，就走完了整个冶炼场，汪伦见李白还没有看见他们。李白没有见到汪伦心中也着急起来，怎么办？李白忽然灵机一动停下来，对安禄山说：“郡王这里的确是场面宏伟，忽然想做一首关于冶炼的诗。”安禄山听说李白要为他吟诗，以为李白被雄武城的气势折服，心中不由得意，便道：“学士公肯为雄武城吟诗，是再好不过，请问以何为题？”

李白道：“自然是以眼前这熊熊炉火为题。”

“俺恭恭敬敬地听呢，请学士公开金口吧！”安禄山满心欢喜地说。

李白高唱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汪伦听见了李白的歌，看见了李白四下寻找的眼神。

“我们一起唱，李学士一定听见，看得见我们。”汪伦于是和工匠唱起来。李白从一下子在弥漫的烟火中看见了汪伦、了楠竹和大山，不由神情有些异样。

“学士伯伯，小心脚下，多留点神啊！”一个人把李白的衣袖一拉，装着扶他的样子把他的身子拽过来。

李白看说话的那人不过二十出头，眉目俊秀，声音宏亮，那张脸好熟，只是记不起在哪里见过。

李白道：“郡王这里的工匠，还会唱李白的诗歌，真叫人开心，我要请唱歌的工匠们过来会一会。”

安禄山扬扬手说：“叫他们过来！”

少时监工的胡兵就把汪伦等人叫了过来。“在下汪伦，我们都是从江南来的。”汪伦说。

“各位还会唱李白的诗，我很感谢各位，我不会忘记各位的！”李白向他们拱手道。“我从中原来，还要回到中原去，来日方长，日后还要为各位写诗，请各位唱！相信我记得各位的这番情谊！”

“谢学士公！”汪伦说，李白的话很明白，他还要回去，相信他会为他们办事。“弟兄们，我们回去，一边干，一边唱吧！”

回到郡王府已是深夜。安禄山与李白到了百胜楼，拿出日间写的那幅对联来。

安禄山扬起他那肥厚的手掌说：“俺这里的情况，学士公都看见，还是请学士公把对联改一改吧！”

李白坐在案前，往靠背上一仰斜了安禄山一眼说：“你想怎样改？”

“把二十州改成四百州！”安禄山说。

果然没有猜错，李白惊愕地站起来，“你想谋取天下威加四海？”

安禄山狞笑不答。高尚把李白按在椅子上坐下说：“学士不必惊讶。学士的状况，郡王和我已经了如指掌。你其实在多年前就被赶出长安，如今早已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你的好友已经死的死、亡的亡。你已经走投无路作了道士，再也无法回到朝廷。李

唐昏君醉生梦死，怎能使用像学士公这样的大才？东平郡王拥有接近大唐一半的兵力，拥有大唐的良马，李隆基老儿有近五十万军队，但分散在东西南北各方镇，一时调集不起来。你不得不承认郡王的勇士一个个骁勇强悍。郡王如此器重学士公，烦学士改一改怎么样？”

李白心想好一个狡猾的贼子，皇上竟被他瞒了个结结实实！李白道：“昔日李白待诏翰林代草王言，皇上也不曾命我改动一字一句，郡王还是适可而止吧！”

高尚见李白给了安禄山一个软钉子，便为安禄山挽回面子道：“看不出李学士对皇上恩宠念念不忘，那皇帝老儿算个什么？只不过给你一个供奉翰林之职，连这等不入流的职位都被张垍搅乱……”

安禄山听懂了高尚的意思，忙道：“俺看你对皇上这份情意，倒也算得上义气，要是你对我安禄山有这份忠心，改了这幅对联，别说是什么待诏翰林，安某给学士搞个二品紫袍穿穿！”

李白笑道：“郡王盛情心领了，李白如今是道士，还是不谈这个好！”

“你不相信？今晚夜深了，俺们就谈到这里吧，俺等学士公三天，三天之内学士公改了对联，安某决不食言！”说罢让高尚送李白回房歇息。

李白被安排在百胜楼武英阁附近的屋子里住，睡下已是深夜，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李白翻来复去睡不着，忽听见窗外响起奇怪的脚步声，一会儿又响起了铁器碰撞的声音。李白从床上惊起，披衣起来。

12. 安禄山打开宝盒，里面是大燕皇帝的御玺

李白趿着鞋来到窗前将窗户纸舔破，趁着微弱的月光看见几

个士兵抬着一捆捆的东西从院里走过来到武英阁门前，打开门锁进去。这些人进进出出好一阵才离开了，守兵在角落里打瞌睡。李白轻轻推门出去，躲在房屋的阴影里捱到武英阁门前，门居然没锁，李白推门进去，里面黑乎乎的一片。他定了定神，努力看清里面的东西，又用手去摸硬硬的，刚搬来一捆捆的正是这些大刀、长矛、斧、钺等兵器。他摸索着再往前走，一个架子上摆着许多东西，他伸手拿下来一个，沉甸甸的，正是派兵遣将的鱼符！忽然一只大手搬过李白的肩头，李白大惊回头一看，两个人站在他身后。

“李学士，你要干什么?”是安禄山熟悉而阴冷的声音。

李白手中的鱼符‘啪’的一下落在地上。

这时武英阁中门大开，胡兵们打着灯笼鱼贯而人，把整个房子照得通明透亮。李白朝后面连连退去。

安禄山看见李白惊惶失措的样子，得意地笑了：“哈哈……学士要看武英阁为什么不给本王说一声？要看就看个够吧！”

原来早就给他布下了陷阱！李白向四周望去，除了堆积如山的兵器还有成捆的朱袍、绿袍、青袍、鱼袋、朝靴……

“你……你真要谋反！”李白叫道。

“这还用问，俺不早就告诉你了吗？李学士。”安禄山平静地说，仿佛他干的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俺是个粗人，顶看不惯的就是你们文人这种磨磨蹭蹭的习性。眼前就是荣华富贵，笔下就是上天云梯，还在等什么？快伸出手来取呀！别不好意思。”李白万万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来这一手，怔在那里。

高尚叫来胡兵移过一个衣架来，那架上端挂着一顶鷩冕，冕下挂的是青衣纁裳，衣上绣着各种金色的图案，配着银装剑，水苍玉珮，长一丈六尺，宽八寸的紫色的绶带。还有镂金鞶囊金饰剑，朱袜、赤舄，正是二品穿戴的冠服！

安禄山诱惑地：“学士公，只要你愿意，这套冠服就是为您

准备的。”

李白淡然笑道：“郡王，你这些东西，都属寻常，没有那件东西，这只不过是一堆破烂罢了。”

安禄山心中明白李白所指的‘那件东西’是什么。冷冷一笑道：“俺有！”

他向胡兵使个眼色，胡兵打着灯笼来到铁门前，高尚从怀中掏出钥匙，打开铁门。迎面垂着紫红色帷幔，高尚“唰”一下子撩开帷幔，里面是一把金碧辉煌的龙椅，龙椅上放着金珠辉映的皇冠冕旒和蟠龙绣金的龙袍。椅前是一具金漆嵌宝龙案，龙案上放着一个宝盒。安禄山伸出长着黑毛的手拿过宝盒，把盒打开，里面不是别的正是御玺！

“李学士，看清楚了吧！”安禄山说。

一切都证实了。李白心中只觉阵阵发凉。

“李学士，你想看的本王都让你看了，俺们还是回去谈正事吧！”安禄山说罢，胡兵们打着灯笼来到百胜楼。

高尚命胡兵将书案抬过来，书案上仍放着那幅“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二十州”的对联。

安禄山说：“本郡王以诚待人，幽州的全部秘密你都看了，李学士，有何感想呀！”

高尚说：“我看学士公是个明白人，不会不知道郡王的意思！”

李白见对方说到这一步，只有费力与他们周旋，便道：“李白此次赴幽州，只是想看看北风的风土人情写几首好诗而已，高大人又何必问这些！”

安禄山又道：“本郡王雄踞东北，拥兵自重，志在中原。那李唐老儿沉溺酒色，荒淫腐败不理朝政，我军如挥戈南下，长安指日可破，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学士你意下如何？”

李白道：“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正是郡王本人将皇上引入

迷途的。李白早已入道，身在方士之格，何必要这样紧紧相逼?”

高尚道：“李学士，哪有这样的方士，半夜三更偷看武英阁，那有这样的方士，不远万里来探东平郡王府的秘密呢?”

“这……”李白无以答对。

“学士公既在方士之格，在对联上改两个字有何不可？又何必认真呢?”高尚又追问道。

既然说到这一步，李白自知已无退路，便大义凛然说道：“我李白堂堂正正，焉能与反叛为伍？实话告诉你，州亦难添，对亦难改，白纸黑字，千秋可鉴!”

高尚盯住李白，阴险地说道：“你以为你知道了这些秘密之后，还能活着回去吗?”

不投敌便没有生还的希望，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李白抓起羊毫，饱沾浓墨，一字一句地说：“李白以身许国，你就是杀了我，只当是成全了我的报国之志!”说罢在那对联上唰唰唰挥毫涂抹，那安禄山企图用以招徕士人的对联，顿时变成了一张废纸。

安禄山见状气得七窍生烟，“哗”地抽出腰间的番刀，咆哮道：“我宰了你，把你剁成肉浆!”

两个胡兵扑上去抓住李白。

“郡王息怒！臣有一言禀告!”高尚说。

安禄山暴怒地说：“俺不要听什么禀告，这就杀了他!”

高尚拉住安禄山，在安禄山耳边说了些什么，安禄山将番刀放回刀鞘。

“带他进地牢!”高尚说。

“要杀便杀，见鬼，耍什么花招!”李白叫道。

李白被胡兵推搡着，从武英阁后的角门走出来到马厩前，胡兵绕到马厩后边搬开一块大石板，下面露出一个恐怖的黑洞来。一个胡兵提着灯笼从洞口下去。

“下去!”高尚说。

“你……要干什么呀!”李白迟疑了一下。

“让你长长见识。”安禄山说,:“走!”

李白跟着胡兵走过时而宽敞、时而阴森恐怖的山洞,路长长的走了好久好久,在一个栅栏前停下来,听得见山洞里岩石间滴水的声音。

火把的光射进栅栏,李白听到一种奇怪的喘息声,栅栏里一个头发散乱不成人形的人在地上爬着,一看有了火光,连忙爬了过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秦列,这一次他是破天荒被人诬陷了。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个月,秦列好不容易找到了东平郡王府的后门,见了安禄山手下,被送到幽州,当了一名录事抄抄写写。秦列恶习不改,瞅空子在高尚面前搬弄是非,说这个办事不力,那个说长官的坏话,由此高尚便十分信任他。安禄山帐内的一个军曹粗通文墨,一辈子就喜欢李白的那首《行行且游猎篇》,那诗中写道: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此诗把边城武士写得活灵活现,军曹日日吟诵,心想这写诗的李白定是一位神人,不由仰慕备至。一日秦列酒后提起他在安州如何害李白,这曹军当即就把秦列看成了自己的仇人。与一个兄弟串通到安禄山面前扎扎实实告秦列一状,说秦列是长安派来的探子。安禄山一想,这人原来是御使台的,怎么会无缘无故来到幽州?的确像一个奸细,于是把秦列下到地牢,细细拷问。正值李白来到,高尚便命人将秦列所知道李白的情况问个一清二楚,奇怪的是秦列所言李白的家世,却是中原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士兵把秦列从栅栏里抓小鸡一样地抓出来扔在地上。

“抬起头来。”高尚说。

秦列抬起头来，两只贼眼滴溜溜地转动，像只惊魂未定的老鼠。

“秦列，你说你认识李白，你好好看清楚，是不是他?”高尚道。

一个士兵把秦列推到李白面前。

“就是他！他就是我说的李白。一点没错，我以我的脑袋担保!”

“你?”李白惊愕地看这个半人半鬼的东西，认出了这人确是秦列。

秦列爬向安禄山说“就是他！我在安州，奉李长史之命，到他的家乡蜀中绵州昌明县去查明他的底细，他不是什么凉武昭王九世孙，他的父亲是从西域来的逃奴，他的先祖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他是一个突厥女人生的儿子!”

安禄山问李白道“他说的对吗?”

李白不答，心里暗暗吃惊，秦列为何知道得这样清楚。

秦列突然大叫道：“郡王！李白是奸细，他才是真的奸细，我是诚心来投奔东平郡王的呀!”

安禄山向李白不阴不阳地一笑：“学士公可认识他?”

秦列听安禄山尊称李白为“学士公”，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浑身发抖，爬到李白脚下，声泪俱下声嘶力竭地说：“学士公饶了我吧！小人不是人，小人我是狗彘不如的东西！饶了我吧!”

安禄山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军曹忙说：“郡王，宰了这只癞皮狗吧!”

秦列吓得魂不附体，向李白连连叩头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学士公替我求求情，饶了我吧!”

李白感到一阵恶心，又不知这人为何落到这一步，弄得连一只牲畜也不如。便起了哀悯之心，叹了口气对安禄山说道：“请郡王饶了他吧！他已经不像一个人了！”

安禄山见李白开口向他求情，便道：“这就好了，看在学士公的面上饶了这厮！”

被折腾得苦痛不堪的秦列，哪里还经得起大悲大喜，说了声：“谢郡王不杀之恩！”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13．朔风猎猎，李白站在李陵碑前沉思

李白在郡王府住下，白天由高尚派人陪他打猎，逛逛街，一连几天没有动静。到了十来天之后，高尚把李白带出城去，走了好几天，来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地势险要，在嶙峋的山石之间，高坡之上有一尊残碑，上面刻着汉字“汉骑都尉李陵之墓”。经过七百多年风吹日晒，字迹已经比较模糊，墓是经扫过的，不知是什么人，除去了墓周围的杂草荆棘。

朔风猎猎，李白站在李陵碑前沉思，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叫他背那一段汉书：“汉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他出蜀之前，父亲把他收藏的《汉书》《周书》《隋书》交给他，在出蜀的路上他就明白他这一支系的来龙去脉了。他深知父亲为什么不提这位先祖的原因，而让他似是而非地去冒充另一个陇西李氏的后裔。今天终于站在这位祖先的坟前，想起八百多年前那场居延关以北千里之外的血战和李陵无可奈何的投降。看见那残碑上“汉骑都尉”，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涌上心头。碑是子孙后代立的，子孙后代希望他是“汉骑都尉”而不是匈奴单于的驸马……过了七百多年，是谁在这里为自己这位不光彩的祖宗扫过墓？

李白想着，突然山石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安禄山拍着肥厚的长着黑毛的手掌从山石后面走出来，身后跟着高尚和几个‘曳落

河’。秦列缩着头躲躲闪闪地跟着后面。

“是本郡王请学士来看你这位先祖的，学士公，你除了记得那位功名盖世的先祖飞将军李广之外，是否还记得这位所谓沦没匈奴的汉骑都尉?”安禄山道。

安禄山伸手挽着李白，这使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亲如兄弟的阶段，安禄山挽着李白围绕着坟丘边走边说：“本王并没有弄错，学士公并不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你和我一样，身上流着胡人的血。俺杂胡可是个实打实的人，自从我知道了汉骑都尉李陵是学士公的先祖之后，便派人扫墓。俺可是个讲义气讲情谊的人。”

李白不作回答，木然地看着那座墓碑。

高尚走到李白面前说：“学士公不愿否认又不愿承认，想是对这段历史不清楚，这件事很有意思，要么在下讲给学士公听听。”

不等李白开口，安禄山就说：“学士公既是俺们胡人，快说给俺这个作大哥的知晓知晓。”

李白的心在砰砰跳动，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十八代祖先包括他的父亲回避了七百多年的史实，在此时此地与他狭路相逢!他无法逃避无法接受但又无法辩驳李陵投奔匈奴这一史实，只有沉默。

高尚道：“天汉二年秋，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居延关以北千里出战匈奴。李陵率三千步兵，直入匈奴腹地，遭到敌方三万骑兵的包围。他沉着应战，千弩俱发，杀敌数千人。单于败退后，又召周围其它八万骑联合进攻。李陵英勇善战，又杀了单于数千人。单于见不能打败李陵，就收兵而还了。”

安禄山说：“李陵不愧是世上英杰，以三千步兵对匈奴的八万铁骑，有史以来，恐怕只有此公有此英雄气慨!”

高尚又说：“李陵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杀

伤了匈奴骑兵一万余人，一连战斗了八天!”

“真乃盖世英雄!”安禄山叹道。

高尚又说：“八天以后，李陵的粮食吃完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并没有来增援，汉武帝也没有派来救兵。李陵拖着受了重创的队伍往回走，不料这时投敌的叛徒向单于泄露了李陵以小量兵力作战又无援兵的消息。单于知道后，以二十倍的骑兵反扑过来。李陵率领剩余的部众与匈奴殊死决战，终于因为弹尽粮绝，战败被俘。后来……”

安禄山立即接上说：“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全家……连太史公司马迁，也受到牵连，惨遭宫刑……”

高尚说：“汉人的皇帝是薄情寡恩的，汉人从来都说李陵是一个投敌的叛贼，一个无耻的懦夫！那些朝中权贵和汉武帝本人，绝不会冒着以三千步兵对八万铁骑的危险，深入匈奴二千里，在绝境中去作殊死搏斗!”

安禄山走到李白面前，拍着李白肩膀说：“匈奴单于非常器重你的先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太白学士，你的血管里流着匈奴人的血，来呀!”

一队胡兵将丰盛的牺牲抬到李陵碑前。

“学士公，俺们都是胡人，来，俺和你一起祭奠李将军!”安禄山说。

李白轻蔑地：“你?”

高尚笑道：“几百年的骂名，倒是足以使学士公望而生畏，在下劝学士公不必介意，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想，一旦皇上知道了你是叛逆李陵的后代，还会重用你吗?”

李白坦然道：“先祖背汉，出于不得已，我不能以一己之私，背叛朝廷。”

高尚道：“说得好！李陵背汉是出于不得已，一百多年前，有人亡命碎叶，又是谁让他们离乡背井呢?”说着从胡兵手中拿

过几本发黄的《周书》《隋书》翻给李白看，有的章节是用朱笔勾过的。

高尚又说："李陵投降匈奴后，匈奴单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立为匈奴的右贤王。李陵的后代你的七世祖李贤、李穆，把隋朝的皇帝扶上了宝座，隋炀帝恩将仇报陷以谋反的罪名，对他们大肆屠杀。逼迫你的祖父，曾祖父逃窜到万里之外的碎叶。你对汉族皇帝，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对呀，跟着俺，不会亏待你的。"安禄山说。

李白冷冷一笑说："想我大唐高祖，行天道，灭暴隋，大唐太宗一统天下德被四海，业绩堪比商汤与周武。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历代君主无法企及！当今皇上也曾励精图治，以至天下太平，而你，不过想竭尽天下的财富来满足你自己的私欲，想占据四海来壮大你的声威。李白供奉翰林，皇上恩宠有加，焉能以一己之私利，背叛朝廷?"

安禄山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书呆子！李隆基和他的儿子可以做皇帝，俺为啥不可以？做了皇帝就富有四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多有意思呀！"

"要是郡王与李唐争天下，就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苍生黎民就会遭到大难！"李白说。

"俺管什么苍生黎民，我奉承皇帝，勾结宦官，点头哈腰低三下四，这种日子俺过够了。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俺干吗要可怜蚂蚁一般的百姓?"

李白被激怒了，指着安禄山说："你这个乱臣贼子，怪不得你在皇帝面前做出各种丑态来邀宠，你当干儿子，当王八蛋，当摇尾乞怜的狗！在众人面前癞蛤蟆似的团团转。天底下的男人有你这样恶心吗？你这丑类，简直就是粪堆里爬出来的蛆虫！"

安禄山气得脸色发白，狠狠地向李白搧过去一个耳光，被李白身子一偏躲过。安禄山进前一步，一掌将李白推倒在李陵碑

前，又一把抓住李白的前襟，把他抓起来，叫道："你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你……你这个被李隆基扔进池子里的落汤鸡，你这个一文不值的草民，假装清高的臭道士，酸溜溜的穷光蛋！你被人从长安赶出来，像一条丧家之犬，你为什么不投靠俺？你为什么？你说？你说呀……"

安禄山使劲地摇撼着李白。

李白抓住安禄山的手，盯着他的眼睛镇定地说："李隆基，他平韦后之乱，诛太平公主，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这才国泰民安，四海来朝。而你这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想踩着百姓的尸骨爬上皇帝的宝座，我不想喝天下人的血，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这混蛋！"

李白说着将安禄山猛地一推，安禄山倒在李陵碑前，两个卫士扶起了他。

胡兵一拥而上，刀矛森森，直逼李白！在一旁看了好半天的秦列，看见大义凛然的李白，惭愧地低下了头。

安禄山看见在刀矛重围中的李白，阴狠地哼了一声，但见李白毫无惧色，不由心中又有些踌躇。便道："本郡王倒不想让天下人议论我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士，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答应留在幽州作我的幕宾……本王绝不会亏待你。"

四下里一片寂静，安禄山一帮人在等着李白回答。

李白想了想说："可以，我答应你。"

安禄山没想到李白这一回是如此爽快，便道："学士公何不早说！"

"但李白有一个条件。"李白说，在危急之中他记起那个跛脚道长，他住在轩辕庙。只要一有机会，他便逃走，不必白白送死。

"请讲。"安禄山说。

"李白是汉人，也是道士，若要投奔像郡王这样的胡人——

我必需到紫极宫向神明禀告，脱去方士之藉，再到郡王帐下，这样免受神明谴责。”

安禄山听了舒了一口气，软硬兼施地折腾了这半天终于有了结果，“好吧，我答应你，不过，得由掌书记陪同。”

14. 猛烈的风雪横扫轩辕台

金陵子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幽州来一次，为的是祭奠她那从未见面的父亲。一个人在这幽州台上，牵起对过去的许多怀念。想起长庚哥哥的颂诗声，想起紫云山下的桃花和壮丽的日出日落，想起那个美丽的千秋节之夜……，然后把这些怀念带到乌德鞬山下，反复咀嚼那些记忆的残片。她与摩延啜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她开始教儿女颂读李白的诗文。儿女们不知道母亲何以要这样作，儿女们是标准的回纥人，机灵骠悍而且善骑射。每次她为顽皮的儿女们背不出那些诗歌而生气，摩延啜笑嘻嘻地过来，代他们念上一段，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为了她每年到幽州台的祭奠，摩延啜以一位富商的名义在幽州城轩辕台捐建了紫极宫。这座道观虽然不太大，但里面的道士都是摩延啜的亲信，专门在长安学习过道教的各种知识。另外，又在幽州城中开了一处燕平大客栈。为王妃往返提供方便。

这一次金陵子拜祭完毕往回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回头观望，竟然发现另有一个人在幽州台上。便命跛脚道人回去察看，将李白被安禄山部众裹胁而去的事禀告了王妃。王妃在燕平大客栈住了下来，一定要等到李白有了下落才走。跛脚道人正是摩延啜的部将乌兰，明白王妃的心事，立即派小道士云林去打听。高尚与李白在返回途中，忽然天上的乌云像山一样压下来，北风呼啸，卷着雪花和冰碴子，劈头盖脸地朝人猛打，高尚急忙命胡兵直奔附近的紫极宫。

“开门，开门，开门……”胡兵一个劲地捶打着紫极宫的门。

“谁呀！大冷天的。”门里一个声音叫道。

“是东平郡王府的，有要事。”胡兵说。

道观门打开了，跛脚道人出现在门口，瞅了一眼李白和高尚说：“外面风大，请进来说话”。

跛脚道人把他们带到后面客厅，小道士端了火盆，捧上茶来问道：“高大人光临小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高尚似笑非笑地说：“这位李先生，本来是一位道士。此来紫极宫，要在贵观参拜神明，脱离道士的属藉，请道长行个方便。”

跛脚道人早就得到云林禀报，便故意向李白问道：“李学士，入道可是一件大事，非同儿戏，哪能说进就进，说退就退？”

高尚嫌跛脚道士啰嗦，又道：“退个把道士藉又算什么？也要东问西问！”

跛脚道士见高尚不肯说明原因，故意道：“大人，敝观虽小，但道门的规矩大，不问清原由，怎能脱藉，神明怪罪下来可怎么办？”

李白道：“道长，在下此次到幽州来只是想看看幽州的风土人情，哪知郡王与掌书记，一定要在下作幕宾。在下本是清静一道徒，再入红尘且为胡人作幕宾，早已与道门的宗旨相去甚远，所以无奈何只有脱去道藉，来求道长。”

道长又问：“请问学士是哪里入道的？”

李白道：“是在齐州紫极宫。”

道人听了这话便向高尚道：“高大人，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李学士既是在齐州入道的，高大人还需送李学士去齐州脱藉。齐州的道长太玄，是天下有名的高道，连皇上都对他尊崇备至，贫道怎敢擅自为太玄大师授箓的李道长脱籍？贫道要是擅自给李道长脱了藉，齐州的道长们日后怪罪下来，贫道可吃罪不

起！”

高尚见这跛脚道人将事情推到几千里之外，将茶碗在桌几上一搁，恨恨地说：“你这道人，些须小事，恁地不爽快，出了事情，自有郡王担戴！”说出拔出剑来道：“你到底是办也不办？”

跛脚道人装作害怕极了的样子说：“办，办，大人吩咐贫道怎敢不办！”

高尚又问如何办法。

跛脚道人道：“需斋戒七日，然后设坛，告白神灵。送还玉珮，自忏罪孽，一共要十来天功夫。因为是贫道为他脱籍，还烦大人派人到齐州那边告诉太玄道长，请太玄道长写一纸允准的文书。否则，就是贫道为李道长作了法事，也不作数的。”

高尚道：“哪要得了这许多天？”

道人道：“这是道门中多年留下的规矩，并不是小道自己定下的。”

高尚道：“你如此拖延，郡王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依我看斋戒一天，设坛一天也就够啦！”

道人道：“那就请大人自己向神明禀告，贫道擅自改了规矩，可吃罪不起。再说设坛也要三天。”

高尚说：“依你设坛三天，快办吧！”说罢派胡兵将观围了个水泄不通，吩咐道观出入人等一概严密监视。

跛脚道人安顿了高尚一行人，忙把云林叫来，嘱他到酒店去打些酒来，款待高大人。

云林抱了酒葫芦把皮袍子紧了紧，戴好浑脱帽，用袖子遮着脸埋着头，冲向风雪之中。云林打了酒到了燕平大客栈，找到掌柜的，说明情况。掌柜的说：“等你好久了，我与你一起去回话吧！”带了云林到后院。

这后院乃是一个独院，平时是掌柜两口子住的，谁也不许进去。掌柜的与云林来到金铃子王妃的房中，云林把情况一讲，王

妃显得很激动，问道："明天是李学士斋戒的日子?"

"是的。"

"你先回去告诉跛脚道人，明天一早，我们到紫极宫来上香。"

上，来了一位年青的副将，说是奉掌书记之命来陪李学士。李白一看正是那天晚上在雄武城提醒他脚下留神的那位。那年轻副将让其余士兵支开，低声向道："李伯父，你可认得小侄?"李白道："那日在雄武城只觉得面熟。"那人道："李伯父，小侄崔季。十年前是您托何判官把我送到幽州来的。"李白喜出望外小声道："你是成甫的儿子!"崔季道："正是。何判官伯伯收留了我，如今何伯伯调任到洛阳，我就留在这里。"李白道："我去过江南，去寻过你父亲，听人说他隐居山林今尚健在。"崔季流涕道："现今安贼蓄谋造反，不知我哪一天才能与父母团圆?"李白道："贤侄不必难过，一有机会，就与伯父逃回中原。"

崔季道"安贼狡猾，伯父还要多加小心。"

第二天天气奇冷，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跛脚道士叫小道童们烧起几大盆火来。胡兵们冻了一夜，巴不得有火烤，便一拥而上去取暖。高尚一顿喝斥，胡兵们又散开了，只等高尚一走，胡兵们又来烤火。跛脚道人安排李白在云房打坐，外人不得进入。高尚命几个胡兵在云房门口守候，他自己则在对着云房不远的过厅里与崔季下棋。

一盘棋没下完忽听外面吵吵嚷嚷，高尚出去一看，只见几个带刀的胡人簇拥着一位戴帷帽的贵妇与守门的胡兵争吵，说是要到观里来进香。

"高大人吩咐，这几日不准外人进来!"小道士道。

那高大的胡人道："从没听说道观不准人进去！尔等狗奴才是否在观里干什么歹事？老子今天要来看看清楚!"说着硬要往里闯，胡兵举着大刀拦住，那汉子毫无惧色，一把抓过刀柄一

推，那胡兵就栽到高尚脚下。高尚见来者不是等闲之辈，便道："好汉且慢！有话讲明白！"

"请问，是哪一位大人在说话？"帷帽后传出如春莺鸣啭的声音来。

高尚听了，只觉一腔暴戾之气被这美妙的声音化为乌有，答道："东平郡王府平卢幽州范阳营州四镇节度使帐下掌书记高尚，在此执行公务。"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高大人！"那甜美的声音又传出，帷帽撩开一角，露出半边倾国倾城的娇靥来："奴家是云州皮货商的妻子，千里迢迢来轩辕台紫极宫还愿，不知为何大人不准进观？这大雪天的，就是不准进香，也请让我等在观内避避风雪，高大人难道让奴家在风雪中站着不成？"说着放下帷帽。

高尚本是个好色之徒，只一看金陵子半张俏脸不觉三魂已飞去两魂，连忙道："夫人请进吧！"

金陵子进到观中，并不往里走，掀开帷帽向高尚嫣然一笑道："谢高大人！总算是没有站在雪地里了！"

高尚见妇人除下帷帽，瞪大双眼着实地从上到下将妇人打量了一番。这妇人不仅美艳绝伦而且衣饰豪华，说不准她是三十岁或四十岁，虽然软语娇媚，却隐含着一种凌驾人上的气派。那妇人并不看高尚，只任凭高尚看她，望望漫天风雪，将一双柳眉微颦，叹道："想我千里来到幽州还愿，竟是这般大风雪天气，老天啦老天，真是不解我的心意！"

高尚见那妇人笑时如花沐春风，愁时如雾罩烟柳，万种风情俱集一身，早已把自己在此的公干忘到天外，只要与这妇人多呆一会儿，就是受尽责罚也使得。不由自主地问道："不知夫人为何大老远地来到幽州？"

那妇人娇声说道："十年前，我丈夫生意衰落，奴家身染重病命在旦夕。奴家的母亲听说轩辕台紫极宫的神仙有灵，便千里

迢迢来到这里，在这轩辕台许过一个愿。这轩辕台果然有神灵，我娘许的愿一个个都应验了。我丈夫从此生意兴隆，成为一方富豪，我儿女双全身体康健，为了答谢神灵，我们冒着风雪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没想到又不能烧香还愿了！”金陵子说着，倒像是有一腔幽怨无处倾诉的样子。高尚见了，连忙凑上前去道：“夫人要上香也可以，在下愿陪夫人进去！”金陵子瞟了一眼高尚道：“不怕干扰了高大人公干？”高尚道：

“哪里，哪里，只要有在下随行，出了事由在下担戴！”金陵子故意道：“那倒不敢。高大人，想这紫极宫，乃是清静道观，我倒想不出有什么要紧公事，高大人是故意跟我开玩笑吧？”高尚见美妇人肯答理他，心里欢喜得痒痒的，便道：“是郡王的命令，命我等……”不等高尚说完，金陵子便摇了摇头，摆摆手示意他不必说下去。金陵子道：“既是郡王命令，不必说了，我一向烦听这些装模作样的事，既是高大人肯担戴，我们就进去烧香还愿。倒是要谢谢高大人！”高尚连忙说：“夫人说哪里话来？要是平时，请都请不来呢！”金陵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道：“且慢，我此次来进香，只走到大殿，凡有碍大人公事上的事，请大人先提醒，万一妨碍了大人公务，我们妇道人家可吃罪不起！”高尚此时，就是陪这美妇人转悠一天，把观中里里外外转个遍，他也是心甘情愿的，忙道：“哪里！哪里！夫人跟着我来，保管没事。”金陵子一行人跟着高尚到了大殿，除去帷帽披风更显得丰姿绰约。她姗姗走到太上老君像前，上了一柱香，跪在蒲团上，垂下眼帘，口中念念有词，祷祝了一番。高尚此刻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观中的胡兵，都拥到大殿门口，探头探脑看大美人儿进香。高尚见胡兵们像绿头苍蝇见了鱼腥似的，气得忙去喝斥赶散。金陵子默祷了好一会，侍女把她款款从蒲团上搀扶起来，金陵子对高尚道：“这回幸好有高大人在此，终于还了愿了。”说着叫随行的健仆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皮袋来说：“这里是十万缗线，

请高大人转交给观中的住持，是施给观中的香火钱。高大人有公干，我也不便打扰，就此告辞。”说着对高尚轻蔑地一笑。高尚本是机灵人，立即想自己既陪人进香，竟未将观中道士叫出来，忙命人将跛脚道人叫出来道：“夫人，这就是观中住持。”金陵子吩咐仆人将钱袋交给道长说：“道长，此次来进香一路风雪，幸好遇见高大人，成全了我的心愿。这是我赠给观中的香火钱，还请道长笑纳。”

跛足道人接过钱袋笑道：“女施主的心意小道领了。其实女施主千里迢迢冒着风雪前来，已经将功德做的十分圆满，小道一定在神仙面前多多为女施主祈福。”

金陵子听道长说到“已经功德圆满”，脸上露出喜色，微微一笑，又转向高尚道：“这位高大人，也是位至诚君子，道长也代我在神灵面前，为我祷祝一番，算是我的答谢吧！”

高尚听了，自觉美妇人有情于他，顿时惊喜交加，忙说道：“区区小事，何足言谢，夫人说哪里话来！夫人如此说，倒叫在下心中不安了。莫如请夫人在幽州多住几天，在下愿意陪夫人玩耍呢！”金陵子道：“这倒不必了，大人公务在身，我这就告辞，明春再来，必定先来拜见大人！”说着望着高尚嫣然一笑道：“后会有期！”然后让侍女为她系好披风，戴好帷帽，出了观门扶上马，一行人驰向风雪中去了。

高尚不自觉地追上几步，痴痴地站在观前的风雪中，目送着一行人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才回来。虽然天下着鹅毛大雪，心中却已是一片盎然春意，半晌站在风雪中也不觉冷。回到观中方觉有些寒意，在火盆前坐下来，将那美妇人的一颦一笑细细回味，想到明春还要再来见他，心里好不快活！

高尚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一个胡兵来报：“大……大人，不好了！那……那李白……不见了！”高尚大惊，连忙到云房去，远远地望见那窗子后面，一个人戴着乌纱幞头，端坐在那里，不

是李白还能是谁？便骂道："瞎了眼的狗东西！人明明在那里！怎说不见了！"那胡兵急得连话也说不清楚道："那……那……不是李白！不……不相信大人自去……看吧！"

高尚进了房，但见真人大小一尊神像，身穿李白衣服，头戴着李白幞头，一动不动在那里。高尚心中一惊，心想这手脚肯定是自己与那美妇人惹缠时做下的，忙叫胡兵搜查。一个胡兵刚去检查墙壁，"哗"的一声，那整个窗子板壁都坍下来，原来是活动的，通向后院的角门。有人从这里把神像移进来，又把李白接走，然后原样还上，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高尚急命胡兵全院搜查，哪里还有李白的半个影子？高尚气得七窍生烟，问了所有的士兵，没有一个人说看见。

"快说！李白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高尚朝那跛脚道人吼道。

那跛脚道人哭丧着脸一瘸一跛地上前说："自大人进得观来，贫道吩咐他们只顾把各位大人们侍候好，烧火，造饭，扫地，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更不敢藏匿李道长。"

高尚道："要是找不到李白，你们一个也休想活命！"

跛脚道人哭道："大人冤枉呀！自大人进观以来，小道们都尽心侍奉，大人并未曾吩咐小道要看好李道长呀！"

高尚一想也是的，自己有大队胡兵把守，并未叫道士看管李白。这时搜索的胡兵来说："后院隐隐约约有脚印，好像是从后院逃走的。"

高尚仔细一想，那美妇人的情形越想越可疑，便命崔季带一队人马从后门搜索，自己带一支人马来追美妇人。

15. 俺卑鄙，俺不要脸，可俺是堂堂东平郡王

高尚顺着脚印直追，不一会儿，来到幽州城中心，崔季也到

了。崔季禀告道："脚印到了城外就没有了，赶来向大人报告。"

"这大雪天的往哪里躲，进城给我挨家挨户搜查！"高尚叫道。

金陵子进了客栈，装扮成客商的副将基罗和塔利立即迎上前，告诉金陵子李白已由塔利等救出，从幽州城外的地道进入后院。金陵子刚进后院，见塔利与穿着胡服的李白一前一后正迎出来，忽听一个伙计慌慌张张来报告说："大事不好，客栈被胡兵围了个水泄不通！"

金陵子对客栈掌柜道："快把李学士藏起来！"说着便返身出了院门，与前来搜索的高尚撞了个正着。

"高大人，你不是在紫极宫执行公务么？怎么又到客栈来了？"金陵子问。

"本大人奉命搜查，不与你多言，快搜！"高尚叫道。

"等等！"金陵子张开双臂，拦在院门中间，"请高大人给我说说明白，我在道观，高大人说有公干，我在客栈，高大人又说有公干，若有郡王之命，搜查客栈，请出示郡王的命令；今日若没有郡王命令，休想进去搜查！"

高尚一听急了，他出了道观就到客栈，哪里会有什么郡王的命令？只怪自己谎称郡王有令，被这妇人钻了空子。看这妇人并非等闲之辈，定了定神咬牙切齿说道："我看今日这事，定有蹊跷，我不信这大风雪天还插翅飞了不成！快与我搜！"

"不行！"金陵子寸步不让。塔利等一起上前护住金陵子。

"今天没有郡王的命令，你休想踏进院子一步！"金陵子叫道。

高尚道："现在不搜也可以，你要郡王的命令得跟我到郡王面前去拿！"转身对胡兵们说：

"你们守在这里，一步也不准离开，只等郡王的命令一下，立即搜查！"

金陵子道："去就去！你们等着，我随他去去就来。"塔利见金陵子为了解脱李白，竟不顾自己安危与高尚去了，急得什么似的，只好把住院门，万一搜出李白，自己便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从李陵碑回来，安禄山确认世上不爱高官厚禄的人还没有生出来。这次李白投靠他，是他走向皇帝宝座取得的一大胜利。高尚说的对，有了李白，不愁普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来投靠他。有了很多聪明人给他出主意，还愁取不了天下？自己日后得了天下就要像这幅吴道子画的《宫中行乐图》中的李隆基老儿一样消遣。此刻安禄山坐在铺着厚厚垫子的龙椅上，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细细赏画，不过画上穿红兜肚的安禄山本人，胸前的黑毛丑恶地裸露着，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安禄山心中发誓有一天他当了皇帝一定要把吴道子找来重新画一幅，画出他的威风来。

"禀告郡王，高书记到！"一个胡兵来报。

"这么快就把李白的事办好了？"安禄山问。

"小的不知道，高大人带着一个女人，没有李白。"

"叫他进来！"安禄山说。

高尚气急败坏地来到安禄山面前，将李白从紫极宫逃走的事一一向安禄山禀报，安禄山大吃一惊道："发俺的命令，立即搜查！"又道："她是何等样的女人？叫她进来。"

金陵子从门外姗姗进来，一眼就认出了三十多年前沙州的骗子，就是他，在长安街市上死死缠住她不放的黑胖子。那一次要不是王维相救，还不知会出什么事。金陵子心里砰砰跳着，她定了定神，走向前去。

"是她。"安禄山马上认出了金陵子。他惊异于她的年轻美貌，岁月流逝也使她的脸上留下了浅浅的皱纹，但使她更显得成熟高贵别有一番风韵。

高尚看安禄山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美妇人，认定安禄山是着了

魔了，便提醒道："郡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女人，她与李白的逃跑，定有干系！"

"高大人，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她与李白的逃跑定有干系！"高尚又说了一次。

"你……你是……百戏班的……女伶吧！我在长安见到过你！"安禄山激动地说。

"等等，你们这位高大人说我与谁的逃跑有关系？"金陵子厉声说。

"是李白，李白。"安禄山笑着迎上来。

"高大人，你当着面说清楚，是怎么个有关系？"金陵子道。

高尚看了看安禄山痴迷的样子："这……"

"你就是东平郡王吧！"金陵子问。

"是，是的。"

"高大人，你一定得当着郡王说清楚，到紫极宫上香，你说不准进去，是郡王的命令。是吧？"

"是的。"高尚说。

"我刚进客栈，你就要进来搜索，又说是郡王的命令，是吧！"

"这……"

"高大人，你当着郡王讲清楚，我到紫极宫进香，是你始终跟着我的吧？"

"……"高尚无言答对。

金陵子转向安禄山："那么，请郡王给我一个明白，我到幽州来，有什么地方冒犯了郡王吗？"金陵子问道。

安禄山此时根本听不清金陵子在说些什么，就凭高尚尴尬的样子，安禄山就判断出，定是高尚见了女色忘了公务，被李白溜掉。金陵子意外到来使安禄山心花怒放，他挥了挥肥厚的手掌，让高尚退下，只是对金陵子说："本郡王欢迎夫人光临敝府！请

坐！”

金陵子气呼呼地坐下。安禄山站起来，走到金陵子身边，口中喃喃说：“我没有想到你会在大风雪天到幽州来，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吧？”

“我这次到幽州祭祖，一路之上，你的部下给我找了不少麻烦，这肯定是你对我的欢迎吗？”金陵子说。

“对不起，在下……在下对部下管束不严，冒犯了夫人，一定严加惩处！”安禄山说。他发现金陵子并没有看他，而是将目光投在那张《宫中行乐图》上，她认真地看了李白，又瞟了一眼画中的安禄山。他不愿她再看，端过桌上的奶茶，递给金陵子说：“天冷，喝点暖和暖和身子。”金陵子在风雪中奔波了好半天，也确实有些冷，接过奶茶喝了两口，放在桌子上，安禄山乘势拉住金陵子的手，轻轻摩娑着。

“你……你要干什么？”金陵子吃了一惊，想把手缩回去，安禄山的大手铁钳般地紧紧抓住不放。

安禄山感觉金陵子的拒绝，一下子失去了平时的狡猾和威风，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能听俺说句话吗？”

“你讲！”金陵子说，一边伸手在自己的腰间摸到了匕首。

安禄山低声地声音有些沙哑地说：“俺等这一天……三十多年了，没想到……今天……你会出现在……我面前，你是唯一的……让俺看着舒心的……女人，你还是小姑娘……那一次在沙州……我就喜欢上你了！”

安禄山又说：“那时候，人人都看不起俺，俺是娘的‘拖油瓶儿’，俺骗人、偷马、做贼……我知道谁也瞧不起俺！俺终于混出个人样儿了，俺是四镇节度使、东平郡王。俺做梦都想你，俺有跟李家皇帝一样多的军队，你答应俺，跟俺一起去看！”

安禄山说着，只觉得自己双手里握着的这只女人的手并不挣扎，而神情越来越淡漠。

“我不想，为什么要去看?”金陵子淡淡地说。安禄山发现她只盯着《宫中行乐图》中的李白，心中不再激动，脸上掠过一丝失望和悲哀。他看看画中傲岸的李白，又看着丑恶的自己，像突然老了十岁。

“俺知道你心中没有我，你心中只有李白，那晚上。你站在高高的金莲花中，我只希望你看我一眼，可你一眼也没有看。不错，李白是个堂堂男子汉，有学问有智慧，活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说到这里，安禄山冷笑一声：“可他什么也没得到，就算你帮他逃回长安，向李家皇帝告我谋反，可惜李家皇帝怎么会相信他呢？等着他的是穷途末路！是的，俺给李隆基和他的婆娘当干儿子，当小丑，到处给人陪笑磕头，……俺下贱、卑鄙，俺不要脸，可俺是堂堂东平郡王!”

他看见金陵子美丽的脸上是一脸轻蔑。仿佛一个富豪在看叫化子展示那些破瓢烂碗。

安禄山野粗地笑起来：“你凭什么看不起俺，俺就要成为皇帝了，皇上不值得敬畏吗？俺要天下像李白那样的文士都来赞颂我，让百官都像狗一样向俺摇尾巴，让天下的美女都趴下来舔我的脚后跟!”

“嗖”的一声，金陵子拔出了腰间的匕首。

安禄山只觉得一道寒光从眼前闪过：“你要干什么!”他松开了握金陵子的手，但金陵子却死死抓住他。

“不是要杀你，是让你看看这把匕首!”金陵子格格地笑了，将匕首放在惊惶失措的安禄山眼下。

“回纥可汗的匕首，你是……”安禄山叫道。

“我是回纥可汗摩延啜的妻子。”金陵子说：“为了到幽州来祭拜我的先人，大唐皇帝为我签发了文牒，并命当地都护府保护我。”

“啊！”

“郡王要是没事的话，那我就告辞了，我只是告诉你，休得让你的部下来找我的麻烦，否则……摩延啜的军队一天之内就到。”说着转身走出了东平郡王府。

高尚冲了进来：“郡王，那女人……”

“让她去吧！”安禄山沮丧地说。

16．金陵子扑到李白床前，嚎啕大哭起来

金陵子和高尚一离开，胡兵们就开始了大搜查，客栈外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胡兵，将客栈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个副将和军曹带着胡兵逐个房间搜查，凡有可疑人等一律捕下。

颉利见胡兵如狼似虎地猛扑进来，忙叫李白藏在橱柜里，自己紧握着腰间蕃刀，站在门首。崔季率胡兵冲近来见回纥人持刀把门，揣想李白就在这里，忙背对回纥人向胡兵大声叫道：“快搜呀！别让李白逃跑了。”

胡兵们折腾了好一阵子，哪里见李白的影子？崔季与几个副将商量了一下说：“李白从道观的后门逃出，那妇人从客栈的前门进来，并未与李白碰面，何以见得李白就在客栈里？既未搜出什么可疑的人，还是尽快朝其它方向再细细搜查快快追捕，免得误事。”众胡将以为他说得有理，便一窝蜂的离去了。

颉利关好门找到基罗说：“胡兵虽已退去，但我觉这事不妥。”

基罗道：“胡兵都去了，李学士也安然无恙，有什么不妥？”

颉利道：“你记不记得二十年前，千秋节那个夜晚？”

“当然记得。那时王妃殿下还是梨园掌教，在金莲花上起舞，李学士那时还是一翩翩少年，在台上吟诗。”

“你以为那时王妃看中的是李白还是太子殿上？”

“那当然是李白，王妃根本没看我们太子殿下，你我和兄弟们帮着太子殿下使心计，王妃才跟殿下到回纥的。”

“你知道那次我们与王子殿下向唐皇递交羊皮纸国书的事吗？”

“不清楚。只知道唐皇那边有人译出了国书，殿下拿了《答蕃书》怕亲人悬望，立即返回回纥。”基罗说。

“你知道大唐写《答蕃书》的是谁吗？”颉利问。

“不知道。是谁？”基罗问，“难道是……”基罗指了指后面。

“算你说对了。因为他，王子殿下才连夜出了长安，赶回回纥的。”

“啊？”基罗大吃一惊。

“你以为王妃殿下忘了李白吗？”颉利问。

“那怎么会忘？你没见王妃殿下是冒了极大的危险救出李学士的？”

颉利：“我说的就是这码子事，我们出来已经很久了，要是王妃见了李白，万一与李学士一起回中原去，我们回去怎样向可汗交待呢？”

基罗有些张惶失措：“啊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那可怎么办呢？”

颉利低声说：“我们不如……”一席话说得基罗连连点头，说罢二人向李白房间走去。

李白一个人在房里，回想起那美丽的妇人与他对视的那一瞬：是金陵子！她可能正是月圆。两个回纥人进来了。“学士公，我们有话跟你商量。”颉利说。

“二位恩公，有什么话请讲吧。”李白说。

颉利踌躇着，吞吞吐吐地说：“在下有件事……不知该讲不该讲……”

“请尽管讲吧。”李白说。

颉利说："学士公知道，回纥与安禄山向来不和，今日我等拼死救下学士公，安禄山知道后定来报复。为了不连累学士公，我等此时就准备连夜回到回纥。这客栈里有一条极秘密的通道，通向护城河外的桑干河边，这是磁石、干粮和钱，你出了通道，一直往西南，三五日内便可到获鹿县。你到了获鹿便可平平安安地回到中原。"

李白道："李白决计不连累恩公，这就告辞。只是在下想谢过救我的那位夫人。"

"学士公跟你直说了吧，那位夫人是回纥的王妃殿下。我的部下早已把她送走，此时已经在回国的途中了。"

颉利和基罗帮李白打点好行装，移开橱柜，后面是板壁。移开板壁，里面是一地面，铺着石板。基罗搬开石板，下面是长长的石梯，走下石梯，里面黑洞洞的。颉利递给李白好几只粘着牛油的火把。李白点着火把，看清了前面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地洞。颉利看不见火光了，返身回来盖上了石板，装好板壁，将橱柜移到原来的地方，二人才松了一口气。

金陵子走出郡王府大门，直奔燕平客栈，进了后院，来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只有颉利和基罗侍立在门口。

"李学士呢?"金陵子问道。

颉利上前说："启禀王妃殿下，你走之后，大队胡兵到每一个房间搜查，我和基罗商量，已将李白从地道安全送走了。"

金陵子一听震怒了："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颉利和基罗交换了一下眼色，忙跪在地上说："殿下息怒，当时情况确实十分危急，要是这边搜出了李学士，而殿下在郡王府那边也要遇到麻烦，我等无计可施，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望殿下恕罪!"

"走了多久了?"金陵子问。

"走了两个多时辰了!"颉利说。

金陵子复又戴上帷帽，走出后院叫道："牵我的马来!"

侍女牵过马来，颉利一下子抓住马缰，叫道："殿下这是……"

"放手!"金陵子恨恨地说，牵马出了客栈。

颉利追上去，跪在地上哀求道："殿下请不要走!"

"闪开!"金陵子一下子骑上马，重重地挥了一鞭，那马像离弦的箭一般射了出去。

李白在地道里高一脚低一脚急急走着，直到点燃最后一根火把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尽头。这里是一个穹窿，到处都是岩石和土，看不见什么地方有出口。李白举着火把绕了几圈，仔细瞧瞧还是不知道哪里是出口。他想，出口肯定在上方，他顺着斜坡爬上去，到了洞的顶端。他拔出剑来，用剑挑头顶上的土，土块扑簌簌地掉下来，火把也燃完了，洞里一片漆黑，没有声音没有光亮。李白一跤跌在土堆上，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沁出。握着剑他挣扎着爬起来，忽然摸到一边软软的，是埋在地下的枯草叶！他狂喜地扒开枯草叶，一线亮光照了进来，上面就是雪地！原来洞口就在一丛枯树旁的一堆枯草下面。

他扒开积雪钻了出来，四面风雪弥漫。他取出颉利给的指南针，在风雪中向西南方向走去。颉利和基罗在幽州城外追上了王妃。大雪还在下，百步之外，看不清人影。哪里去找地道出口的标识？李白走了两个时辰，早已出了地道，脚印也被大雪复盖。

金陵子道："李学士没有马，不会走得很远，我们分三路去寻找，今晚在易州碰头。"

颉利和基罗只好答应。为了不引人注目，金陵子换了普通胡妇打扮，基罗和颉利只好一个向西南一个向东南，往易州包抄。

当天晚上，颉利和基罗在易州城外迎来了金陵子，三人都没有见到李白的影子。原来李白从地道出来之后，在大风雪中徒步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村落。记起自己前些日子刚来时，在一个

酒店里喝过酒。那酒店的掌柜绰号叫童酒缸，酒量很大，听说是李学士前来，硬拉着醉了一个晚上。这次李白进了村子，一打听童酒缸没有不知道的。童酒缸见了李白，忙弄了好酒好菜款待。末了，李白说了胡兵追赶的事来，童酒缸道："不碍事的，就在小的这里住下吧!"李白哪里肯停留，托童掌柜买了一匹马，吃完饭骑着马上路了。村里人把李白一直送到几里路外。李白比金陵子后一段路，当晚便歇了涞水城外。

李白怕胡兵赶来，头天晚上便喂好了马，第二天一早快马加鞭，向西南方驰去。第二天天气晴朗，到了下午已在定州城外。李白想多赶一段路，到了黄昏时分来到一条小河边，沿河走了好长一段，没有船更没有桥。李白看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只有渡过河去。李白见河面不宽，便取去酒葫芦来，将酒喝了大半，牵着马，一步一步向河心走去。这河看起来是条小河，但河心水深湍急，李白走到河心，已是齐腰深的水，冰冷得像刀子刮着骨头，冻得他直打哆嗦。一个浪子打来，将李白掀倒在河中。李白丢了缰绳，在冰水中使尽力气挣扎，好不容易到了岸边，浑身湿透，手足已经不听使唤。李白死命咬着牙，扶着马跌跌撞撞向前走。走了一段路，远远望见前面有一个村子，李白再也走不动，倒在雪地上。

金陵子也来到定州城外，乌兰也赶来了。她坚决不要他们跟着，便向东南绕过定州，一直向前，过了定州城外的浮桥，一直又向西而去。虽然没有下雪，路上也很少行人，金陵子一路走一路问，没有一点线索。又看看天已黄昏，四下无人，忽然听见一两声马嘶，金陵子想有马就有人，顺着马嘶声寻找，看见了荒野上的一匹马踟蹰不前。

金陵子驰马过去，见马下躺着一个人。

李白！金陵子下马蹲下去，搬过李白的头，脸色青灰，好像死了一般。

金陵子大惊，把李白弄上马背，已经是傍晚时分，远远望见前面集镇的炊烟，拼命朝镇子里驰去。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冬天天一黑便没有人走动，家家关门闭户。来了生人后，村巷里的狗一片乱叫，村子里只有一个客栈，门前挂着一个破旧的小红灯笼，上面写着“平安客栈”几个字。

“店家！店家！快开门。”金陵子大声叫着。

一个中年黄胖的伙计把门开了一条缝，又“嘭”一声把门关上。

金陵子扑上去，用肩头使劲把门往里顶，一边叫道：“喂，怎么又关啦？快开呀！”

伙计在里面道：“主人家吩咐，我们这个店不住胡人的。”

金陵子几乎要哭出来叫道：“店家，我不是胡人，我是汉人，穿着胡人的衣服！快让我们进去吧！”

伙计又才把门开了一条缝，看见了后面马上驮的人。

伙计连忙关上门叫道：“哎呀，吓死我了！客栈不寄放死人的。”

这时候客栈老板闻声跑过来道：“什么事，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呀?”

“一个女人驮了一个死人要住店。”伙计说。

老板说：“死人怎么可以住店，叫她滚开！晦气！晦气！”

金陵子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李白，忍气说：“店家，他不是死人，只是冻坏了，做做好事吧！”

伙计说：“大嫂，我说什么也不敢收留，求你快走吧！”说着就要转身往里走。

金陵子灵机一动，拍着门叫道：“别走，我把马当给你，只住一宿。”

老板一听“当马”，立即来到门边，问道：“什么？你说什

么?"

"我把马当给你!"金陵子说。

老板开门走出来，摸着马身上缎子般的皮毛，得意地笑了："当马当然可以。"然后说："你可以在这里住宿，这个人不能住。"

老板说完就往门里走，金陵子急了，一把拉住："你别走……"

小镇的人爱看热闹，听见客栈门口发生了新鲜事，便三三两两地围拢来看。

老板见金陵子拉住他，反而上劲了，阴阳怪气地说："大嫂，这街市上拉拉扯扯地干什么?"

"再给你钱!"金陵子说着朝自己的怀里摸去，老板脸上又浮起了笑容。

围观的人看见这种情况，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这老板真够贪心的，有的说老板为了钱把死人往客栈里弄以后怕是不想做生意了，也有人怜悯妇道人家出门事事难的。

老板两只眼睛一动不动瞄着金陵子掏钱的手道："这两匹马在这里值不到什么大价钱。"指望她掏出大把大把的钱来。

金陵子在怀里摸着，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僵硬，怀中根本就没有钱袋！只有一支觱篥。这次与基罗、颉利分开，就是想单独与李白相会，哪知道……就是基罗赶来也许最少要明天，再摸摸身上除了穿的衣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老板看出了她的窘相，似笑非笑地说："拿出来呀！拿出来好商量!"

金陵子从怀中抽出空手，哀求道："这位大叔，求你行个好，明天就有亲戚到这里来找我，再补给你，多少钱都行。"

哪知老板一听，说道："你一个妇道人家，带一个不明不白的死人来住店，还说明天补给我！多少钱都行，你要是真的有

钱，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你走到这一步，还要拖累我们开店的，我明白告诉你，不行！只许住你一个。”

金陵子像被五雷轰顶一样，两腿一软，跪在地上，绝望着望着黑沉沉的天。

一个好心的老人看见她如此痛苦，走过来，说：“妇人，你带来的这人肯定是不行了，人就是那么回事，你又何必救他一时，早晚不就是个死么?”

金陵子看了看没有一点生气的李白，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李白！李白！你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天啦!”

有人听见这妇人叫着“李白”的名字哭喊，便过来问道：“你说他是谁？李白？哪一个李白!”

“是不是写诗的李白?”众人你--言我一语地问起来。

金陵子从地上爬起来道：“是呀！是呀！他就是醉草《答番书》的李白，就是让力士脱靴，张驸马捧砚的李学士呀!”

其中一位男子拍拍老板的肩说：“这样的好人哪能见死不救，我给钱，乡亲们，帮我把李学士抬进去!”

“好咧!”几个年轻人一涌而上，正要把李白从马上抬下来，忽听有人说：“慢着。”

金陵子见那人一张黄胖脸，像是读书人的样子。那人道：“我看这事有点蹊跷，李白不是诗仙么？诗仙怎么会黑更半夜地到咱们这小镇来……”

“对呀!”有人说，那几个抬人的年青人又退到一边去了。

金陵子急得眼泪汪汪，忽然心里一亮，对众人说：“列位客官，这马上驮的真是李白李学士，我是内宫梨园掌教金陵子。我们受单于都护府郭子仪将军派遣，到幽州办事，不想途中遇到歹人，才来到贵乡。我给众位乡亲父老唱一支李学士的歌，请列位赏光!”

“对，她说的好像真是那么档子事。”人丛中有人说。

金陵子清了清嗓子，唱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谁人不起故园情?"唱罢，对众人拱手道："请各位乡亲相信我，救救李白吧!"

那些人哪里听过像金陵子这样的人唱曲，只觉是此曲只应天上才有，说道："对，她肯定是掌教娘子，这人就是李白。各位快帮着抬进去!"

于是众人帮着抬的抬人，牵的牵马，请的请大夫，烧的烧水，还有人从家里端来热粥。

客栈伙计看着在一旁不知所措的老板，埋怨道："我看你熬过头了吧？看这架势，连马也休想得到，早让人家进门，哪有这事?"

李白被抬到店里炕上，有人拿来了干干的净净衣服，立即给他换上，有人使劲搓他冻僵的身子。不一会有人找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江湖郎中让众人走开，号了好一阵脉，抓了一副草药，吩咐人去煎，然后给他推拿按摩，折腾了好一阵子。金陵子端了汤药，一边流泪一边用汤匙给喂下去，药水从嘴里流出来。江湖郎中见她那样子，摇了摇头说："大姐，如果这药吃下去不醒，就算是华陀再世，再也没有法子了。唉，看你大冷天地把他弄来医治，也不容易。不过，你可要明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就那么回事么？尽到心意就是了。他不过是你一个相知，你也不必难过，像这样在风雪中死的，我见得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自己要保重!"那郎中说完去了。

房中只剩下金陵子和李白两个人，闪烁的烛光在金陵子的眼泪中流成一片悲哀迷朦的昏黄。她给李白盖好被子，把自己的脸贴在李白灰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企盼了几乎一生的这天终于到来，但竟是这样凄惨绝望。

"长庚哥哥！长庚哥哥！是我，是月圆在叫你!"金陵子在李白耳边轻轻地说，忽然她看见李白的睫毛动了动。

金陵子掏出怀中的觱篥，吹起了《扶桑曲》。

李白被铺天盖地的风雪包围着，那些雪花好大好大，正像他写的那样“燕山雪花大如席”。

但那雪花不是白色的，而是大片大片的晦暗的青色、黑色，在刺骨的冷风中飘着，飞扬着。不是一片片，而是变成了一束束，像疯妇的长发，像跃动的毒蛇……他又恐惧又慌张，他想到这种情形只有地狱里才有，他被黑色的旋风高高地卷起，又被重重掷到无底的深渊……不知从哪里远远地传来觱篥声。这声音好熟悉，黑色的风雪被笛声中的暖意逐渐赶走，黑色的风雪让开一条路，远远地走着一位穿绿衣的女子，那是在青城山，她端着仙酒对自己嫣然一笑……那不是绿衣侍女，她是月圆，她的脸好美好美，眼睛好亮好亮，黑糊糊的雪花变白，变得粉红，变得五彩缤纷……她站在金莲花上，向他散花，那些美丽的桃花，纷纷扬扬地落在他的头上、肩上……那曲子有魔法，把桃花变成了一片片绚丽的落霞……他和月圆骑在马上，向镶了金边的落霞奔去。

“看啦！快追！”是月圆在叫喊。

他有些渴，月圆从马上取下一个葫芦来，给他喝水。

金陵子吹着觱篥，看见李白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嘴唇动了动。她急忙放下觱篥，端起药碗，颤抖的手舀起一匙汤药，掰开李白的嘴唇给他灌下去。奇怪的是这一次没有流出来，喂了几口匙，又掰不开嘴了。

金陵子俯身下去，把嘴贴到李白耳朵边轻轻呼叫：“长庚哥哥，紫云山的桃花开了，好多好多桃花呀！长庚哥哥！你回来吧！”

听到金陵子的话，李白的嘴唇又开始歙动，她又给他喂药，就这样呼唤了一回，喂一回，到了天明时分，只见李白喃喃地说话，金陵子仔细倾听，他说的是：“月圆，月圆等等我……”但见泪珠从李白的眼角沁出，往两颊滚落。金陵子掏出手绢，擦去

他脸上的泪珠，轻声叫道："李白，月圆在这里。"

金陵子双手握住李白的手，李白好像有些知觉，就这样握着，昏沉睡去呼吸较为平缓。一直到第三天下午，李白脸上的青灰慢慢褪去，双目微微睁开，朦朦胧胧中他看见了一个面色苍白双眼浮肿、头发散乱的胡妇坐在床前。

"我这是到了哪里？"李白望着布有蜘蛛的屋顶说。

"我们在获鹿城外的客栈里，你终于醒来了。"

李白摇摇头两眼空茫茫地透过窗子看了看，又失望地闭上了。

"李白，李白，你醒醒！"金陵子叫道。

"桃林……桃林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桃林……"李白梦呓般地说。

"什么桃林？……"

李白闭着眼不愿意睁开，仿佛只想回到那个梦里去，口里含糊不清地说："我梦见，我的月圆妹妹，跟我一起穿过桃林……追赶太阳，她吹起了一只曲子……好远好远……我追不上……"

"不，你追上了……她就在这里。"

"……为什么没有……太阳和桃花……"

"会有的，她就在……春天的桃花里。"金陵子看见李白昏乱的样子，忍不住又流下泪来。李白怔怔地望着胡妇的泪眼，好像想起了什么："你……你是谁……我怎么不认得你？"

金陵子抹去眼泪，拉着李白的手说："你认得我，我也认得你，我不是舞伎金陵子，也不是梨园掌教，不是回纥人，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就认识了，我是……"

这时一个年青人推开客房，大叫一声："姐夫！"就冲了过来。看见李白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样子，不由大哭起来。

这年轻人正是宗瑛的弟弟宗璟。自从李白走后，月余不归，宗瑛便天天夜里做恶梦，不是梦见李白被人砍头就是被人下狱，

到近来索性连饭也不吃，成天神情恍惚。宗璟决定去幽州把姐夫找回来。昨天到了石邑，听人传说获鹿城南太平镇的客栈里来了李学士和一位女优。宗璟急忙赶到太平镇一打听，果然有这么一回事，宗璟便忙忙赶到客栈。

“姐夫，你怎么会在这儿病成这样！我姐为你都快发疯了。”宗璟哭着说。回头看见金陵子正怔在一旁，心想这一定是人家传说的那个女优了。姐夫病成这样，一定跟这女优脱不了干系。便冲着她叫道：“你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

金陵子见他起了疑心，便说：“我与李先生在路上相遇，恰值李先生有病，我便来照顾他。”

宗璟怀疑地看了看金陵子追问道：“你告诉我，我姐夫怎么会病倒？你说？”

“你是何人？竟敢对我家夫人如此无礼！”正在宗璟怒气冲冲的时候，颉利、基罗和跛足道人出现在门口。

“夫人，你叫我们好找！”颉利说。前天没有找到王妃的时候，他们已经派人回去禀告了摩延啜。

跛脚道人对金陵子低声说道：“殿下，可汗已经在云州附近率兵等候。可汗吩咐，如果有人胆敢阻挡殿下回到回纥，格杀勿论！”

金陵子看了看在昏迷中的李白说：“请你派人告诉可汗，不管怎样，我要看到李学士脱离危险，我才能跟你们回去。”

宗璟见这情势，知道这些人来头不小，便不再问。

跛脚道人乌兰本来是回纥最好的医生，便说：“让我给李学士看看。”乌兰来到李白床前，这里摸摸那里捏捏，说：“这是风寒壅塞，劳顿焦急致使昏厥，已经醒过来了吧？”

“醒来过，又迷迷糊糊睡去。”金陵子说。

“那就好。”

乌兰拿过一个包袱，里面大包小瓶都是膏丹丸散之类的。乌

兰取过一包散末，放在一张折好的纸片上，用小竹管吸进吹入李白的鼻孔，又用汤匙灌了几匙药。

“夫人，您瞧，李学士他醒过来了。”颉利说：“夫人有什么话快说吧，可汗在云中关隘等着呢！”基罗说。

金陵子只望着李白，没有回答。

乌兰看出她的耽心，说：“殿下，李学士他不会有事的，如果您不放心，就让我一路护送李学士回中原好了，有什么话快说吧！”

“这样也好。”金陵子艰难地说出这四个字时，眼眶早已扑簌簌地掉下来。此时此刻她能说什么？在中原，他一定有一个深爱他的女子，否则在这样的大风雪中不会有这位哭叫着“姐夫”的年轻人来寻他。幽州一行，她已经完全明白了，他是在为他的国家他的百姓挺而走险。他的起死回生的机会，不光是自己给予的，是众多的仰他名望爱他诗歌的百姓士子给予的。李白的事业在中原，大唐不可以没有李白，不可以没有李白的诗。而她，早已成了回纥的王妃。她属于摩延啜，她属于一双儿女。……所以……这一次……也许就是永诀！她不顾一切，扑到李白床前，嚎啕大哭起来。

如果她不回回纥，她和李白都不会活着回中原，没有人能抵挡得摩延啜的愤怒，爱和恨都是一样强烈。

不能说自己是月圆，如果承认了自己是月圆，无异于让垂危中的长庚再经历一次死别。他心中那个月圆已经死了，活着的是梨园掌教、回纥可汗的妻子金陵子，此一去万里之外后会无期。

“李学士，你已经逃脱了安禄山的追捕，没有危险了。”金陵子擦干眼泪道。

李白挣扎着支起身子急切地问道：“你是？……”

金陵子平静地说：“我是回纥可汗摩延啜的妻子。我读过很多你写的诗，读给我丈夫摩延啜和他的儿女。我对学士尊崇而敬

仰……”

不等金陵子说完，李白眼里放出奇异的光。抓住她的手叫道：“那么，月圆呢？我的月圆呢？……”

李白的问话像一阵巨浪排山倒海而来，冲击着她的心扉。金陵子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泪光莹莹地对李白说：“月圆在你的梦里……那里有好多好多的桃花……朝霞……和阳光……桃花盛开，莺飞草长……”

“殿下，可汗已经为你急坏了，王子们也在等你！”乌兰急切地说。金陵子觉得再多说一句便不能自拔，她接过侍女递过来的面巾揩干了眼泪，咬了咬牙，狠下心来说：“学士公，我这就告辞。乌兰是一位名医，由他护送你回到中原不会有事的。请多珍重！”说完掉头就走。

“等等！”李白叫道。

“请多保重！后会有期！”金陵子回头向李白看了最后一眼，奔出客栈，基罗和侍女们也紧追了出去。

也许是这一声“后会有期”还留给李白莫大的希望，也许是乌兰的药具有奇效，也许是宗璟带来他姐姐的脉脉温情，李白没有再昏迷过去。

金陵子出了客栈，基罗牵马来让她骑上，一行人向西北驰去。驰出客栈，金陵子回头恋恋不舍地望了望那苍黄的天穹底下的荒寒小镇，她的心已经失落在那里了。

“殿下！”基罗严厉的喊叫打破了她的沉思。

她对着基罗冷冷一瞥说：“走吧！”接着对坐骑狠狠一鞭，那马飞也似的奔跑起来。

朔风萧萧，荒野茫茫。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晚，李白把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记忆写入他的诗中：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17. 那时候安禄山纵有二十万雄兵，也不得不败

宗璟将李白带回梁园，宗瑛见了又悲又喜。有了她的精心护理，在过新年的时候，李白居然能下床走动了。关于在幽州发生的事，李白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有时宗瑛问他，李白也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宗瑛吩咐佣人打扫干净书房，从园子里采来一大把蜡梅花插在古陶瓶里。把许久未用的古琴从壁上取下来，擦拭得明净如新。把书架上的书摆放得格外整齐，书架对面的墙壁是空的，原来李白打算写一幅《梦游天姥吟留别》，后来李白去了幽州，这面墙壁就一直空着。宗瑛想了想，还是把当初自己写的那幅横帔取出来，正打算挂上，大病初愈的李白从门口走进来，看见宗瑛为他精心布置的书房，赞道："好清雅!"

宗瑛见李白称赞，心中十分欢喜，笑道："还不快来帮我!"。

李白看宗瑛的神情，心里已经猜到了八九分，倒背着手戏谑地说："学士公的书房，可不挂无名小卒的字画啊!"

宗瑛将横帔的一端塞到他手中，故意说："对不起大诗人，这幅横帔就屈尊大学士天天惠顾，有污清看了!"

李白欣喜地说："打开看看。"和宗瑛各执一端打开横帔。

"啊！这是五柳先生的《归田园居》呀！我怎么看不出是哪位大书家的墨宝呀?"李白惊喜地说。

宗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猜!"

李白看看横帔，又看看宗瑛的神态，故意说："工整、秀丽、平和，运笔纯熟，功力不凡，不过……"

"不过什么?"宗瑛问。

李白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番，捻捻胡须略略停顿又说："蹈蔡邕之复辙，得欧阳公之精神……不过，在下确实是猜不出出自哪

位大家之手。”

宗瑛笑了，卷起一半横帔，绕到李白背后，伏在李白肩上说：“真猜不出啊！还自称是学贯古今呢？”

李白顺势搂过宗瑛在胡床上坐下，笑道：“本学士怎会猜不出？就是我怀中这位书家所写。”说着在宗瑛的脸上狠狠亲了一下。

“没羞，老大不小的，不怕人家看见。”宗瑛道：“快帮我挂起来。”

李白与宗瑛把那幅《归田园居》挂在墙上，李白拉着宗瑛在摆着梅花古瓶的书案前双双坐下来，对着那秀丽的横帔，不由信口念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花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二人念完了这首诗，李白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陶渊明的味道，陶渊明不做官是对的，有聪明贤惠的妻子，清雅的书房，悠闲温馨的日子，还做官干什么？”宗瑛依在李白胸前，深情地说：“夫子，我说过，我要在这里伴你一辈子。”宗瑛说着，拉李白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说：“你看！这些日子桃树又长高了好多，人说桃三李四，明年桃花就会结果，你不是顶喜欢桃花吗？等桃花开了，我就陪你在桃花下奕棋。”

“你想得真周到。这里就是我俩的桃花源。”李白沉醉在一片温馨中。

过了新年，李白的身体已经康复，不断有友人来访，不断有人来谈起京城的消息。李林甫死了，是在疾病和恐惧中死去的，接替李林甫的是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吉温被贬为端溪县尉，罗

希奭贬为始安太守。安禄山既任闲厩使，为皇上管理宫中马匹，有人说他用劣马换了朝中各厩的好马，又说他借闲厩使差使之便，大量收购良马……李白听得那样专注，使宗瑛不得不耽心，不知哪一天他又会突然离开她，奔向他内心深处的目标。

院里的小桃树，挂着零零落落的花蕾。宗瑛想起李白要在桃树下下棋的事，便将石桌石凳打扫干净，取了两个绣垫放在石墩上。又用越瓷莲花壶泡了一壶剑南的“绿昌明”，叫李白与她下围棋。

李白坐下，瞧了瞧四周稀疏的桃花蕾，饮了一口“绿昌明”笑道：“瞧你急的，桃花还是花蕾，你就忙着让我来享受‘桃花源’了！”

宗瑛道：“佛说‘境由心造’嘛！我陪夫子坐在这里，已经觉得心里满是盛开的桃花了！”

李白笑道：“妙人妙语！我面对世上最聪慧最爱我的女子，好像面对着盛开的桃花！”

“人都说李学士从来不会吹牛拍马，我看未必。”宗瑛笑道：“真会学人说话！来，一决胜负！”宗瑛拾取一颗白子。

“不，是一决雌雄！这回我该没学你说话吧！”

“行！”宗瑛瞪了李白一眼说。宗瑛是奕棋的高手，以往常在道观里与道士们下棋，宗瑛常常是赢家。说不定李白也可能败在她的手下。

下到一半，双方都各自占了自己的地盘，李白与宗瑛各自吃掉对方十多双子。有道是“金边银角草肚皮”，边角都被彼此占得差不多了，宗瑛举起一颗白子，想了想在靠稍中的地方放下去。李白随即紧靠白子放一颗黑子，双方下了几子，宗瑛的白子连成珠串向外斜向延长，周围包围的全是李白的黑子。李白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放下一颗黑子，自言自语地道：“这是…单于护府……”

宗瑛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不解地望望李白，下了一颗白子。

“这是契丹和奚……这是回纥……”李白继续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下他的黑子，也不管宗瑛出不出子。

“你说什么?”宗瑛叫道：“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下棋的！我还没下子呢!”

不等宗瑛下子，李白举起一颗黑子，下一子把宗瑛的白子封死“打!”

“我还没下子呢? 夫子你在干什么?”宗瑛去拿李白下的黑子，被李白一把按住。李白另一只手的将宗瑛的白子拿掉：“提!”

“你干什么? 赖棋呀!”宗瑛急了。

“提！这是大唐天兵！剿杀!”李白叫道。

宗瑛还没回过神来，李白抚掌大笑：“赢了！赢了！大唐赢了！安禄山输了!”

宗瑛一下子从桃花源的梦中醒来，一把抓住李白叫道：“夫子，你说什么?”

李白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宗瑛的变化，一边指点着棋枰，兴奋地说：“我是说，大唐要有一支精锐的军队，从这里逼向幽州，同时让单于都护府的军队向东挺进，联合契丹和奚，还有回纥，形成包围圈。八千‘曳落河’就将都成为瓮中之鳖，那时候安禄山纵有二十万雄兵，也不得不败!”

宗瑛伤心低下头，没想到她一个冬天的精心呵护，也没拴住李白野马似的心。此时李白却以为宗瑛正在看他以棋局来分析战势，滔滔不绝地说：“就是没有契丹和奚的帮助，我也会像谢安那样，搞他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韩信对楚霸王的十面埋伏，也不过如此。只有渤海湾一边没有包围，安禄山如果不降，只好下海喂鱼!”

李白继续兴奋地说下去：“你信不信? 我平时说我满腹经纶，

有的人听了还冷笑！他们怎么知道，写诗作文对我来说只是雕虫小技。行兵布阵，我是再熟悉不过。告诉你，我五岁的时候就读兵书了，我的老师赵蕤就是汇集诸子百家为一体有志于纵横天下的大学者！故拾遗陈子昂也深谙用兵之道。倘若武攸宜用了他的策略，也不至失利于契丹。可惜我饱学用兵之道，只能形诸于文字，在诗词中宣泄宣泄而已。其实我从幽州回来，每天都想这件事，每晚上，我都在考虑对安禄山的策略。”

李白忽然看到棋子上的水迹，那是宗瑛的泪水！李白一怔，不再往下说，宗瑛低着头一言不发。李白俯身抬起宗瑛的肩，见宗瑛满脸泪光。宗瑛拉着李白的衣裾，望着余兴未尽的他，心中的凄凉无以言表。

李白轻声说：“阿瑛，在幽州，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安禄山谋反的野心，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坐视不管呢？我要把在幽州看到的情况禀告给皇上。再说，这就像姜子牙助周文王灭商纣，谢安叔侄败前秦于淝水一样的大业啊！”

宗瑛没有再说话，眼泪汪汪的样子，使李白心中更为内疚。李白不敢再说下去，收了棋子陪宗瑛回到房中。第二天早上就推说要读几本书，便将自己一连几天关在书房里。

李白正在整理去年写的诗赋，正抄写间忽闻阵阵琴声，那琴音声声凄绝哀婉，足令闻者为之泪下。李白推窗望去，但见古梅树下，宗瑛正焚香操琴。李白亦是弄琴高手，知道这只曲子名叫《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相传是朝鲜霍里子高的妻子丽玉所作。子高大清早起来撑船，见一白发狂人徒步横涉急流，他的妻子跟在后面呼喊着他不要渡河。那狂人根本不听，妻子来不及阻拦，狂人终于被风浪淹死。他的妻子弹着箜篌，唱了这只《公无渡河》，一曲奏完也投河而死。子高回去告诉擅弹箜篌的妻子丽玉，丽玉将它录写下来流传后世，就是这只《公无渡河》的曲子。李白心里知道宗瑛弹这只曲子，意思是让他听了之后不再进

京。宗瑛没有错，李白心知在她的琴声里自己就是那位白发苍苍的狂人，没有船想淌急流过河，当然有被河水淹死的可能。长安是权贵们的长安，而不是一介书生的长安。要是皇上不相信他，要是权贵们说他造谣，要是安禄山说他诬陷……他将会得到什么后果？他由衷地感到妻子对自己的深爱，提起笔来，情思从笔下汩汩涌出，合着《公无渡河》的曲子，李白写下：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归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一气呵成，李白想：权且作为赠给爱妻的一瓣心香吧！李白读了一遍，但愿妻子能够理解自己“大禹理百川”，断绝了儿女之情的精神。忽然一怔：“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却是太过怆然，皇上天心难测，犹如急流一般，这件事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就用自己的这首歌为自己送行吧！至于“箜篌所悲竟不还！”果真有些“歌临易水”的味道了。

李白写完心中一阵激动，第二天李白便启程去了长安，几天之后，他第三次站在灞桥，望见了春明门雄伟的城墙和城墙上的整齐排列的雉堞。

长安，我李白又来了，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像卞和一样，抱着璞玉来了！

18. 韦子春说：“这种事搞不好脑袋要搬家的！”

灞桥的杨柳依然青绿如烟。

李白清楚记得十多年前进京的那天，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吴道子都来迎接他。今天他独自进了春明门，到东市看看。

出发前他曾写信给长孙朋，还没走进聚珍斋，就听见有人叫："李学士！你可来了！"李白看一个穿朱衣的官儿掀帘出来，原来是韦子春！韦子春李白叫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十年不见，想死我了！"

"你还活着?!"

李白想起十年前，韦子春扶着赵奉璋的棺木走出长安城的情景来，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叫人好挂念，我还以为你被李林甫害死了呢！"韦子春说："李林甫这老贼没死，我怎能就死？我那年送赵太守遗体出城回到丹州，遇到位侠义的朋友，把我送往沙州避难。在沙州乡下呆了几年，李林甫死后，我才回到长安。杨右相起用我，眼下在秘书监供职。"说话之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韦子春将李白和长孙朋请到诗仙阁大酒楼，白发苍苍的董糟丘捧上一壶丰谷美酒来，一边饮酒一边叙谈。李白道："十年来，虽无升官发财的指望，倒是做了不少诗！我倒是问你，我从前在京城那些老朋友现在怎样？"韦子春道："汝阳王也去世了，张旭去了江南溧阳，崔成甫进了洞庭湖水泽，有人说他死了……"长孙朋插话道："不可能，前些日子，有人拿着一篇名叫《泽畔吟》的诗稿说是崔五的，我仔细鉴别一番确是崔五手迹，用重金买下了。"李白又问起崔宗之和吴道子，长孙朋道："宗之早就不在赵景公寺了。李林甫死后，他也出京了。我曾到赵景公寺见过他一面，他不承认他是崔宗之。只说'贫僧了空！'脸上连喜怒哀乐的表情也没有，一副超脱淡泊大彻大悟的样子。"李白想起当年宗之激动惊恐的情形，叹了口气道："这样也好。"韦子春道："这样说来，饮中八仙的那七位竟连一个也没有在长安?"李白黯然。少时，伙计呈上一个香色绫面的册页来，已是长孙朋命人装裱过的。长孙朋递给李白道："学士公是崔五好友，定然识得真伪。学士公看看。"李白翻开见是《泽畔吟》几个大字，但见恢宏中透着凝重，秀润中显着苍劲，正是成甫的字迹。

后面是几十首诗的残稿，诗中句句含着悲怆不平之意。李白道："这就是了，崔五一定还健在，我也可稍稍放心了。"长孙朋命人捧过朱墨来，李白在册页上写下："唐翰林学士李白识"。长孙朋斟上酒道："难得长孙兄这样有心人。"长孙朋道："如今李林甫死了，不知崔五兄一案何时得到昭雪？倘若崔五能回到长安，我一定要让他重新写一本全的《泽畔吟》珍藏，以传后世。"李白向韦子春道："可惜郑虔好佳文，都被糟踏了。不知郑虔现在在哪里。"韦子春答道："自从那年在佛寺里脱了灾难，便一直在佛寺里抄写经卷。李林甫死后，便被召回广文馆，仍在国子监教书，只是听说回到原来老地方住。"李白见韦子春不忘旧交，又在秘书监供职，这次面见皇上的事，除了他还无人可托，便道："子春，我这次来京，有一件大事——"

韦子春想李白是个用世之心迫切的人，李林甫一死，无非是求个一官半职，以他的名声和资历，都不成问题。便道："太白兄尽管吩咐，眼下杨右相正在招纳天下贤士，只需太白兄开口——"

不等韦子春说完，李白便道："子春，你误会为兄的意思了，我此次进京，的确是为了一件大事。"

"啊呀，太白兄，还有什么大事比做官还重要，不要拐弯抹角了，快直说吧！"长孙朋笑道。

韦子春道："小弟自然要为兄长效力！"

李白微微一笑道："子春，我要是把这件事说出来，你可不要推辞！"

韦子春迟疑了一下说："太白兄请讲，小弟一定尽力。"

"那就好。"李白让长孙朋摒退左右，低声向二人将自己在幽州所见大略讲一遍，最后说：

"我要面见皇上，请老弟想想法子。"

韦子春愣住了，思忖好一会说："这件事，难！"

"为什么?"

"皇上对安禄山比十年前更加宠信，最近还准备将安禄山升为宰相呢！凡有人上书说安禄山要造反的，皇上就命人抓起来，送交安禄山处置。这种事搞不好脑袋要搬家的。"韦子春说。

李白惊讶，顿时心中一冷。"那怎么办？子春你可要给兄台想出法子来。"

韦子春沉吟半晌说："李林甫虽死，但奸恶之风更加炽盛，杨国忠当了宰相还身兼数职，身领四十余使。高力士更加贪婪地聚敛财富，京城的官员多数想着升官发财。我虽被召回京城，但已不是中书省集贤的著作郎，而是秘书省的著作郎。秘书省如今变成了一个只是掌管图书经典校改文章、纠正错别字的机构，朝中的官员根本不办公，更不用说秘书省了。我这个秘书也只领薪俸，跟其它的部门很少联系。再说因为我与赵奉璋的情谊，尽人皆知，现在一心想作奸犯科的那些官儿，走道都绕着我走。我再向太白兄解释一句，因为干坏事容易发财，你当了官不干坏事就是傻子，只有傻子才不想发财。发了财就有威望，越发财就越没人敢问你那些脏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一般的人，连招呼都不敢跟我打，生怕我像赵奉璋一样抖出他们的污秽来。太白兄！人家对我'另眼相看呀！'"韦子春越说越气愤。

"那可怎么办？学士公说的可是一件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呀!"长孙朋道。

韦子春想：见皇上的风险的确是太大了，而且自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著作郎，既然李白重托，也该有个交待。想起前些日子永王让他去陪着下棋，还算不错。不如将李白引荐给永王，不管事成与否，也了了李白心愿。便说："小弟前些日子在永王府行走，永王正受着皇上宠爱，跟太子也十分亲密，兄台你看如何。"

李白道："也好。"

韦子春带李白到了永王府，来到后苑奎光楼前，见府上妻妾

仆婢、门客家丁大小人等围在朱栏前，正在观看斗鸡，只听喝彩不绝十分热闹。朱栏内身穿斗鸡服的贾昌指挥着永王的红鸡与吴王的黑鸡相斗，朱栏旁软椅上坐着永王与吴王，二人全神贯注地看着。永王的这只鸡叫“红将军”，吴王的黑鸡叫“黑煞神”，是长安市上有名的斗鸡。一日，吴王祗在永王 面前夸耀自己的“黑煞神”，永王不服，特地请了大内斗鸡高手贾昌来永王府为他驯练，前几日向吴王府下了战书，要与“黑煞神”一决雌雄，今日正是预战的日子。

但见“红将军”与“黑煞神”在场内兜着圈子，一时怒目对视，一时飞扑起来狠啄对方。贾昌前后左右跳跃着，头上状如鸡冠的红帽子，一抖一抖地，活像一只大公鸡。吴王的斗鸡徒穿着黑色斗鸡服也在场内周旋。

“扑上去！啄！啄！”永王双目圆睁，死死地盯着对方的鸡，仿佛他自己就是“红将军”。

“红将军”在贾昌的指挥下扑上去将“黑煞神”的羽毛啄脱几根，“黑煞神”落荒而逃。“红将军”像凯旋的胜利者，“咯咯”地叫着，骄傲地走来走去，四周响起掌声和喝彩。永王看着眼热叫声“让我来！”跳进朱栏抓过贾昌的红帽子带在自己头上，贾昌忙不迭地脱斗鸡服交给永王。李白和韦子春根本没有心思看斗鸡，见永王要亲自下场，这一去说不定就要斗到日落西山。韦子春连忙来到永王身边，在永王耳边说了些什么，永王才从朱栏里跳出来，不情愿地将斗鸡服扔给贾昌说：“你们先玩着，我去去就来，快给“红将军”换一副铁爪子！”

韦子春与永王走出斗鸡场进了奎光楼，李白紧紧追上，进了奎光楼，永王大大咧咧往软椅上一靠，不耐烦地对李白说：“有什么话，快讲吧！”

李白神色庄重地取出早已写好的奏章道：“启禀永王殿下，李白去年十月亲自到幽州一行，察得安禄山谋反实情，如实禀告

殿下，请殿下过目。”

永王接过奏章看了几页，感觉到手中的奏章好像着了火，一下子扔在地上。

“这怎么可能！”永王霍地站起，盯着李白与韦子春，头上的鸡冠状的红帽子在发抖。

“千真万确，在下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李白上前说。

永王机敏出众，听了李白的话，站起来在室内兜了几个圈子说：“李学士说的这种事，也许有的。不过，现今父皇在位，我兄长又是太子，我倘若来管这些事，我父皇和兄长知道了要不高兴的。”

李白急切地说：“只是希望殿下能将奏章呈给皇上！”

李白还没说完，一个斗鸡徒飞也似的跑进来喊道：“殿下，不好了！我们的‘红将军’快被吴王的‘黑煞神’打败了！”

永王气急败坏地叫道：“什么？快！我早就说过要换一付铁爪子！”

“是！我叫贾供奉马上就换！”斗鸡徒返身向斗鸡场跑去。

永王追上几步喊道：“快把狐狸的油再多擦一些，还有芥末浆！我马上就来！”

永王无论如何放心不下外面的那场战斗，回头向李白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道：“李学士对不住，这事只有这样！我斗鸡去了！”

“殿下！”李白和韦子春急忙追上去。

“想玩斗鸡吗？跟我来！”永王向二人快活地笑了笑。

李白失望地站在奎光楼的台阶上，望着跑开的永王。

永王跑了一段又站住，向韦子春喊道：“你过来！”

韦子春急忙奔过去道：“殿下有何吩咐？”

永王背过李白对韦子春埋怨道：“韦子春，你这人怎么犯糊涂了？如果有什么加官进爵的好事，你早早地来告诉我。这种触

霉头的事，弄不好脑袋要搬家，你怎么就不长个心眼，尽往我头上揽？父王对安禄山那么好，他会信吗？他要是信了，派我出征打仗，我还有这样好玩吗？”

韦子春听他一连串地埋怨自己，忙道：“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永王拍了一下韦子春的肩膀道：“还不快把他弄走，蠢材！”

韦子春连连应承道：“是，是。”回头看奎光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李白已经离开了。

19. 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想把武库里的刀枪擦一擦

李白从永王府出来之后，听长孙朋讲杜甫在太子右卫率府作兵曹参军，好像在西市一带住。李白立即别了长孙朋直奔西市而来。李白到了西市东张张西望望，老远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卖，李白一听连忙奔过去，高叫一声：“壳子兄！”

壳子客又惊又喜，忙收了摊子与李白一起回家。李白向壳子客打听起杜甫，壳子客告诉李白，杜甫自从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便在附近租了一个四合小院，给壳子客腾出两间屋子，让他住宿和堆放草药。

李白提了一壶兰陵“郁金香”，与壳子客刚跨进门槛，就听得屋里杜甫大声吼叫：“老子不干了！”紧接着就是重重的一巴掌“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怎么，当了官了，脾气也见涨？”李白将手中的“郁金香”放在桌子上。壳子客帮着把震落在地上的《论语》、《礼记》之类的书拾起来。

“太白兄！你怎么来了！”杜甫惊喜地叫道。接着红着脸向李白解释道：“你不知道，今天的事有多气人！”杜甫说着几乎流下了眼泪。

“什么事？几年不见，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记得我们和高适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最温良恭俭让的。”

“太白兄，这事要是换了你，你肯定比我还气！”杜甫说着，连忙搬过来一个凳子让李白坐下：“您看，太白兄这么大老远的来了，我还说这些，请坐吧！听说我有了一位贤惠的新嫂子，怎么不一起来京？都好吗？”

壳子客笑道：“对了，客人来了，别忙着生气，先叙谈叙谈。”

李白坐下道：“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来，先喝杯酒消消气。”

三人坐下来，杜甫给李白和壳子客斟上酒，喝了一杯，李白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叫你这样生气，不妨说说。”

杜甫叹了一口气道：“唉，说来话长，前些日子，我得到诏命任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你知道这是东宫掌管武器库的钥匙的小官。我想，宫中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国家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很小很平常的差事，但我也要克尽职守。你万万没有想到，打开武器库的门一看是怎样的景象！”

“是什么景象？”李白问。

杜甫满脸悲哀和愤懑，说：“除了太子和一些羽林军常用的武器之外，大量的武器都锈迹斑斑，仓库里到处乱七八糟放着朽坏的铠甲和兵器，到处是霉烂的羽箭、蜘蛛网和灰尘，简直是惨不忍睹！这就是大唐的武器库，要是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李白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大唐军备的细节，面临即将到来的安禄山叛乱，不由心魄悸动。

“更叫人气愤的还不止于此呢！”杜甫说。一边喝酒一边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向李白诉说。

杜甫是个极有责任心的人，上任之后，把库中的武器进行了

一次清理，清理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大部分的铠甲、兵器朽烂生锈惨不忍睹，一旦有战事无法使用。杜甫雷厉风行，叫了几个士兵将库里的武器弄出来晾晒。哪知守库的士兵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

原来这太子右卫率府本来是配足了兵额的，应卯的时候差不多都在。这些人不是京官的远亲，就是宦官的干儿子，都是托人情走门子进来的，为的是在率府领一份清闲俸禄。白天在率府当兵，闲时就在各处为有钱人当奴才，多挣几个外快，平时互相遮盖蒙骗长官，反正又没有战事，来率府值班也是闲着。

几个士兵把铠甲往地上“咣当”一扔，铠甲里的蛀虫、甲虫钻出来满地乱爬。有的刀剑扔到地上就断成几截。士兵们懒洋洋地进进出出，一个个没精打采，干活也没个模样。

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兵，翘脚坐在石鼓上，瞅着晾晒武器的士兵唱着淫曲：“……揭开被窝窝，冤家你好暖和，昨黑里你男人，把你输给了我……”

“麻七，干吗不来干活，唱得俺心里痒痒的。”一个士兵说。

“我干活？你看我像干活的吗？我爹娘托了我表姐的姑妈把我安插到右卫率府当差，就是因我一不会读书写字，二不会舞刀弄枪，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狗屎做鞭，闻也闻不得舞也舞不得。我从来就不是干活的料，也他妈的在右卫率府干了二十年了，见过多少兵曹参军，从没听说过要晾晒什么东西。”

杜甫在仓库里清清点点，麻七几句话飘到杜甫耳朵里，杜甫气极，出来叫道：“你们这些人，领了薪俸，为何不该干活？要是一有战事，这里的武器怎能用？岂不误国！明天值班的人务必到齐，一个也不能少！”

杜甫一离开，这几个人就嘁嘁喳喳议论开了，确定这位上司一定是得了疯癫症无疑，平白无故地要人晒武器铠甲，说什么一旦有战事就不得了。皇上登基四十多年，从来都是风平浪静的，

整个长安城上至王公大臣，士子商贾包括叫化子都在忙着享受太平，这杜参军不是疯了还能有别的？照此下去，这杀才不把咱们累死才怪！

麻七取出几颗骰子，在手里颠着玩："就他妈的当个什么八品，比芝麻还小的芥末官，就神气起来了，敢叫老子干活！"麻七对士兵说："这家伙的底细我打听得一清二楚，别看他吆喝起咱们来神气活现，他不就是长安街上卖草药的么？再穷一点儿跟叫化子差不多。他会写那么几句文章，不知怎么搞的让皇上知道了，赏他个官做。这会儿好了，丫头戴了凤冠了，瞧他颤的！想踩着爷们往上爬，没有那么容易！麻爷在长安混了半辈子了，不叫芥末官栽到爷手里才怪！"

"瞎吹牛！"一个士兵说。

"你不信？"麻七说。

"不信！"

"你伸过耳朵来，麻爷给你一说这妙法儿，你就信了。"

那士兵把耳朵凑过去，不知麻七在他耳朵边嘀咕了些什么，连连说好。

第二天，那士兵便对杜甫说："杜大人，小的们早就说过要把仓库里的兵器通通拿来磨擦一番，只是……"

"只是什么？"杜甫问。

"大人不知道，这兵器磨去锈迹以后，必须上油，才能不锈，率府年年都没有将油发下来。"士兵们做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七嘴八舌地道："我等哪里敢偷懒，只要大人把油领回来，我等一定把刀搽得亮光光的。"

"我明天就把油领回来，今天快给我晒！"

"是！"士兵们齐声说。

原来是历年率府都没把油发下来，难怪武器库的情况这样糟。肯定管理上还有许多漏洞，只要他当上参军，就一定要想办

法把武器库管好。杜甫立即去找率府长官南大人说明情况，请求发放擦武器的用油。

南率府掌管率府十多年了，率府的官兵有三、四成是他的亲戚本家、朋友和朋友的干儿子。这些人逢年过节都有孝敬，历年来上面发的油钱都被他侵吞了，从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下面的官兵们也不擦晒武器。

南率府见新任的兵曹参军来见，黄胖油光的脸上泛起笑容，因为一般新来的免不了有见面礼，何况自己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启禀大人，卑职是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

“这我知道。”不等杜甫说完，南率府笑吟吟地捋着鼠须说。

“禀告大人，在下查看武器库，里面的铠甲刀枪多半锈烂了！”杜甫说。

南率府的脸上顿时没了笑容，叫道：“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言过其实，用心何在？”

杜甫见他动怒，不屈不挠说道：“卑职说的句句是实，确实是锈烂了！大人若不信请亲自去看一看。卑职的意思是想把武器拿出来擦拭、晾晒，好好保管起来。”

南率府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一点，白了一眼杜甫说：“那你就安排擦拭、晾晒吧，还找本大人干什么？”

“大人有所不知，武器擦拭之后几天就又生锈了，请把擦拭武器的油发给在下，这事情方办得好。否则以后仍然要生锈的。”

南率府心里一沉，心想这个新来的兵曹参军好厉害，刚刚上任就想把油钱从他嘴里掏出来！这笔油钱早已变成了自己的庄园和豪宅，拿什么给他？便捋着胡须，慢吞吞地说：“搽武器的用油嘛，有那么回事，年年都是和武库的日常维护用度一并下发的，什么时候擦拭武器，是率府的事，你一个兵曹参军，管得太过分了吧！”

杜甫吃了一惊，听出南率府话中有音，分辩道：“大人，卑

职完全没有越权的意思，卑职只是发现武库里锈烂太多，一旦有战事无法使用，才向大人禀报的。”

南率府冷笑道：“哼，你新官上任三把火，还烧到我头上来了！怎么能耐你也是一个从八品的兵曹参军，一个管武库钥匙的下人，你居然还来要什么油钱，你想变着法儿捅上司的漏子，没门！看你貌似忠厚老实，其实一肚子坏水，人人都想天下太平，没想到你心里指望着打仗，朝廷什么时候说要打仗啦？真是居心叵测！”

“大人，卑职不是想要朝廷打仗，卑职的意思是……”杜甫急急地分辩着，万没想到在南率府口中说出来的自己，会变成一个想染指上司利益的肮脏小人，一个指望着战争的坏蛋！

不等杜甫分辩清楚，南率府咬牙切齿地叫道：“还在这里胡搅什么，还不与滚我出去！”

“大人！”杜甫愤怒地叫道。

“快给我滚！”

不到一个时辰，杜参军被责骂的事就传遍了太子右卫率府。从此杜参军在人们心目有了定义……一个异想天开的疯子，一个想染指上司利益的不自量力的小人，一个……

“读书破万卷”的饱学儒生，在“龙游浅水”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极细小又简单的准则，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以利益和得到那些利益来划线的。

从此以后要“致君尧舜上”的兵曹参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武库里的武器朽坏，人格、世风、良心、责任感也和武库里的武器一样朽坏，发出霉烂的臭味来。这使他日日寝食难安，忧心如焚……

这样的情形叫杜甫如何不愤怒！

李白听完了杜甫的诉说，给杜甫斟上一杯酒，神情沉重地说：“我要告诉你的事，比你所遇到的要严重得多！”说着便把到

幽州的情形说了一遍。

“真的？那可怎么得了！”

“你二位也不是外人，我已经找过好些人，都说难办，你说该怎么办？”

20. 千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

“这件事……也确实难办。”杜甫说。

“你也这样说？”李白大失所望。

杜甫长叹一声，将酒杯放下说：“不是我拿着难办，而是确确实实不好办，你想一想张九龄、李适之这些人的后果……”

“但是，将来接替皇位的，一定会是太子。太子不会对反贼坐视不管吧？”壳子客说：“要是天下太乱了，太子也接不了皇位了。”

李白说：“壳子兄说的是。见太子也是一个办法，但怎样才能见到太子呢？”

“眼前就是东宫的参军，还有什么进不去的？”壳子客道。

“你这就不明白了。”杜甫叹了一口气说：“听说自从韦坚和皇甫惟明的事情发生后，太子怕皇上起疑心，从不敢到武库来看一眼，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当兵曹参军已经好几个月，连太子的影子也没见到过。”

一定要想法见到太子。李白便在杜甫的小院住下来，到处去找熟人通太子的门路。但长安的这些官儿们成天赴酒宴、打马球、斗鸡、赌博、玩女人……忙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心管李白的闲事！李白周旋了整整三个月，见皇上和太子的事，八字还没一撇。

一天杜甫回来说：“太子要为皇上尽孝，千秋节特地为皇上在慈恩寺捐一口大钟，要请人撰写一篇高品位的铭文。前几天将

作监要我代笔，他酬谢我白银千两。如果太白兄能去撰写这篇铭文……”

次日杜甫禀告了将作监，太子喜出望外，没想到隐居了很久的谪仙人从天而降，会亲自来作这篇大钟铭文。当即就叫内侍李辅国作安排。李辅国不敢怠慢，特地在大厅里为李白准备了长案，案上铺着一匹雪白的丝绢，一大早由内侍磨了一砚池浓浓的松烟墨。

李白见了太子。谈起当年送石榴花的事，太子十分感谢。李白说：“本御此次为慈恩寺捐赠大钟，旨在为父皇祈福，求神明庇佑我大唐国运昌隆，江山永固，福祉无穷。谪仙人，你可明白本御的意思？”

“太子殿下对皇上的忠孝仁爱之心，李白早有耳闻，在下一定竭忠尽智写好这篇铭文。”

侍立在一旁的李辅国说：“明白就好，写好了这篇文章，殿下不会亏待了你。瞧，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都准备好了的，要是写不好，就没得这么大的甜头喽！”李辅国说话的语气就像东家对打短工的说话，要是往常，李白早把他顶回去了，可是这回不成。李白陪着笑脸说：“多谢公公指点，在下会写好的。”

“这才像话。”李辅国得意洋洋地说。

李白瞟了一眼周围的人，对太子说：“太子殿下，这篇铭文不同一般的诗文，李白要深思熟虑然后写出，请殿下摒退左右。”

太子示意所有的人都退出大厅，只剩下李辅国。太子吩咐李辅国为李白斟上满满一杯九酝酒，便静静地看着李白挥毫。

李白稍一思忖，提起羊毫，在那幅长长的白绢上写道：“噫！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警大梦。而能发挥沉潜，开觉茫蠢，则钟之取象，其意博哉！夫扬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虑，协响广乐，所以达运气，彰无声，铭动皇宫，所以旌丰功，昭茂德……”

李白写完这一段，撂下笔，朗声诵出。

“写得精采！谪仙人不愧是旷世奇才呀！”太子说，未老先衰的脸上露出笑容。

李白见太子称赞，心想机不可失，忙上前禀道：“殿下之钟贵在警醒世人的大梦，李白有一言，亦如洪钟，可以警醒大唐沉睡的朝廷啊！”

李辅国听了心想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怎敢口出狂言，便道：“你为何说大唐朝廷都沉睡不醒？这里是东宫，你说话可要小心！”

李白一向讨厌宦官干政，此时正要与太子说话，见李辅国无端插进来，便道：“山人讲的是有关大唐祸福安危的大事，何用你来多嘴！”

太子见李白生气，生怕这一篇铭文写不出色，便道：“谪仙人，有话可向本御禀明，不必动怒。李公公你且退下。”

李辅国狠狠地瞪了李白一眼，气呼呼地退下。

李白上前一字一句禀道：“太子殿下，你可知道安禄山阴谋造反？”

李白紧盯着太子的脸，却看不出太子有任何惊讶的神情，但见太子没精打采地说：“这倒不是新闻，前些时候，也有人说过。”

李白见太子冷淡的样子，不觉心中一阵悲凉。但转念一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来到此地，无论如何也要达到来此的目的！向太子慷慨陈辞道：“殿下，去年十月，李白到幽州，亲眼看见亲耳所听，安禄山已经有二十万兵马，养了八千‘曳落河’，修筑雄武城，暗中制作百官袍服阴谋造反！倘若一旦事发，无异于洪水猛兽，给大唐社稷百姓带来无边灾祸！依在下之愚见，请太子将此事禀明皇上，调集兵马，出奇制胜，直捣巢穴，揭其狼子野心以安天下。否则，祸患就在眼前！”

李白滔滔不绝地说着，只见太子靠在躺椅上，已经睡着了。

“太子殿下，太子……”李白喊道。

“谪仙人，轻点，你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很费劲，殿下听得很疲劳，已经睡着了，你还是赶快把文章写完吧！”不知什么时候李辅国钻进来说。

李白无奈，提起笔将其余段落写完。回头见太子已睡得鼾声大作。

李辅国端着一封银子过来说：“谪仙人，这是太子给你的赏赐，请笑纳吧！”

“李白来此，并不为了这些赏赐，只为了向太子进言，既然太子不愿听，那李白就告辞了。”李白说罢掷笔而去。

李辅国将银子塞到李白手中说：“太子赏你，你最好还是收下，免得太子生气。”

李白无奈只好退出，此时心中一万个不甘心都化作悲愤。他穿过过厅，正要出门，忽听大厅里有响动，便返身轻轻走回去，果然大厅里有人说话。李白闪在窗外，听说些什么。

“殿下，李白已经走了。”

太子的鼾声立即停止，一下子睁开眼睛：“走了？”李辅国点点头，太子从容拿起桌上的茶碗，呷了两口说：“走了就好。”

“奴才见殿下不想听，就把他支走了。但这个酒疯子，说的也许是实话呀！”

“正因为是实话，所以我才装睡。”太子说。

李辅国说：“奴才不明白内中玄机，望殿下点拨一二。”

原来太子装着睡觉，故意回避！李白强忍着怒火听下去。只听太子说：“安禄山是父皇自己认的干儿子，谁说安禄山反叛，父皇就杀谁，这已是尽人皆知。父皇总不能向天下人承认自己认错了干儿子，又承认自己杀错了人吧？要是父皇知道了李白向我说过这些话，将会对我怎样呢？父皇养痈成患，势在必然。唉，

即使我向父皇说明安禄山有反意，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李辅国听罢，小心翼翼地说：“殿下贵为储君，皇上的江山社稷也是殿下的江山社稷，万一安禄山作乱……”

太子冷冷一笑，压低了声音说：“父皇年事虽高，并没有传位给我的意思，我当然不能去多管闲事。我怎能用身家性命去救江山社稷，我如果没了身家性命，父皇百年之后，我又焉能拥有江山社稷?何况像李白这样的文士，肯为此事冒险犯难，肯定是忠于父皇的。忠于父皇不一定忠于本御，我又何必要去结交他呢?”

李辅国谄笑着说：“殿下所言极是。”

李白听到此已是怒不可遏，将手中那包赏银“哐啷”一声弃置于地，外面的羽林军闻声起来，手执刀矛虎视耽耽地对准李白。

“可叹我一片赤诚，竟遇到这等小人!”李白叫道。

李辅国忙道：“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如此放肆，还不与我拿下。”

“住手!”

羽林军正要拥上前来拿李白，只听太子叫道：“太白先生是本御请来写大钟铭文的，他不受赏赐就算了，由他去吧!”

羽林军这才放下刀剑，让出一条路来。李白看也不看太子，拂袖扬长而去。

杜甫早就在外面等待，看见李白一脸阴云，心里早就明白了七八分，问道：“事情办得不如意?”

“哼，竖子，不足与谋!”李白说出当年范曾对项羽说的那句话来，只是心里更鄙视那种营营苟苟的小人。

杜甫与李白走出东宫，杜甫安慰李白说：“小弟倒还有一个办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都到这时，还有什么不当讲的?快说吧!”李白说。

“这钟是捐给慈恩寺的，广文先生郑虔与慈恩寺的长老交情甚好，太子为皇上捐赠大钟的典礼皇上肯定要出席。那时请长老向皇上一一讲明，皇上一定不好对佛门的人动怒，看这样行不行?”杜甫说。

“这样好倒是好，只是要到八月才是皇上的千秋节，这中间好几个月，能保证这几月之内安贼不造反？真是急死我了!”李白急得直跺脚。

杜甫道：“太白兄先别急，我们先去找到广文先生,，多一个人想办法总是好的。”说着二人急急地直奔群贤坊的小巷而来。初夏的太阳火一样地炙烤着大地，朱雀大街上仍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一片和平繁盛的景象，像一条花花绿绿的河流平缓地流到远方，没有一点波澜。李白和杜甫像河流里两条急进的鱼，在花花绿绿的水面穿行。

21. 大唐江山用不着你一个文人墨客瞎操心

李白与杜甫急急横穿过朱雀大街，仿佛迟到一步就会给大唐带来厄运。忽然一头撞到一匹马前，那马受了惊，骑马的人忙勒住缰绳仰头扬蹄长嘶。紧跟在李白后面的杜甫忙去把李白往后拉，被那马惊得一个趔趄跌在马前。那骑马的人见这人走路仿佛没看到他的马一样，举起马鞭正想发作。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了。

“住手!”一个妇人的声音高叫道。

李白连忙扶起杜甫，再看那骑马的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不知那女人的声音从哪里发出。此时大队车马从街上走过，香车宝马仆从如云，还有羽林军前呼后拥，挥舞鞭子把行人驱赶到另一条街去。马队和仪仗过去，杨国忠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其后几辆华丽的马车上坐着几个妇人，那妇人一个个珠光宝气冶艳非常。李白离京十年有多，却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杜甫看李白犹

疑，便道："太白兄认不得吧，这便是杨国忠和贵妃的三个姐姐啊。骑着马的走在前面的，便是杨国忠，后面车上坐的便是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贵妃得宠，弟兄姐妹皆列土封侯。百姓说：'不重生男重生女'，就是这个意思。李兄还不知道?"李白见那杨国忠，面色丰润衣饰鲜明身体挺拔，早已不是三十多年前蜀中的小流氓。李白苦笑道："我多年未到长安，真正孤陋寡闻了!"正说话间，猛见远远过去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梳朝天髻两鬓抱面，身穿紫色绣翔鹤衫子仪态雍容的妇人。李白突然向杜甫道："我们这就回去，这事明天我再办。"

第二天，李白一早来到昭国坊，想起几次弃珞薇而去，而今却又有求于她，一向灵透率直的李白不由犹豫。

"李伯父!"李白猛听得有人喊，回头一看，一位美丽姑娘站在他面前。"李伯父，你不认得我是谁了?"姑娘向他笑道。李白觉得这姑娘好面熟。"我是潇潇呀！伯父不记得我了?"

"潇潇！都长了这么大了!"记得那年韦坚出事的时候，潇潇才八、九岁一个小丫头。"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梨园，昨天郡夫人把我留下，命我在这里等一个人。"

八成昨天珞薇在车上看见了我，李白想。

"我是特意来拜见郡夫人的。就烦你为伯父通报一声吧!"

玉环作了贵妃之后，杨家的地位越来越显赫。珞薇从前与李白的那段风情，其实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李白在潇潇的带领下，穿过垂拂的紫藤来到了珞薇的书房。珞薇在窗前的书案上看书。窗外一片芭蕉的绿荫投在书案上，听见密密的花树中金翅鸟在鸣唱。一具古琴，静静地摆放在墙角，室内银制镂花博山炉香火静静燃烧，冒出缕缕青烟来。

室内陈设的精漆红木大书橱架，宽大的书案，青瓷的画缸墙上挂的《谢灵运游山图》依然如故。而这《谢灵运游山图》是珞薇知道李白喜爱谢灵运山水诗，而托人请吴道子特意画的。"郡

夫人，李学士来了!”潇潇说。李白不知为什么十多年前随进随出的这间书房，今日要进去竟有些迟疑。

珞薇在窗前侧过身子：“你来了……”

“珞薇……”

珞薇站起身来：“你终于还是记起了我，到长安来了!”

“李白在长安没有别的朋友，自然想起了郡夫人!”李白微笑着走近珞薇。

“你过得好吗?”珞薇问，看见了李白头上花白的头发和脸上深深的皱纹。

李白笑笑：“我能过得不好吗?”在珞薇身旁坐下来。为了游说的成功，第一次和珞薇拐弯抹角：“郡夫人，看样子日子过得不错嘛!”

“叫我珞薇。”

“珞薇。”李白笑了，这大概是成功的开始。

“此次来京，看到我大唐如此兴盛，你们杨家也如此兴盛，心里真是高兴，但愿大唐和你们杨家千秋万代地兴盛下去。”李白说。

珞薇听了一怔，心里暗暗得意，反唇相讥道：“不畏权势的谪仙人是什么时候学会说奉承话的？听说你早已入道，难道这些话早是从道经上学来的？学士公今天到此，一定还有事吧?”

一向不说奉承话的李白偏偏被狡黠的珞薇抓住了漏洞，只好直截了当地说：“果然被你看穿。珞薇，我此次来京找你，的确是有一件大事，你是女中英豪，此事要办成非你莫属!”李白说。

珞薇想，他终于知道我杨家在朝中的权势了，八成是为了求官而来，喜形于色道：“太白，你终于瞧得起我这个幕后的女孔明了。你的非正式的夫人如今已是当今皇上的姑妈，谪仙人愿意继续供奉翰林还是作别的什么官，就请开口吧!”

出乎珞薇的意料之外，李白道：“珞薇，我……不是那个意

思。”

珞薇摇摇李白肩头：“别吞吞吐吐不好意思。”

李白淡淡一笑：“我还是三十多年前那句话：大丈夫有志济苍生安社稷……”

珞薇轻轻一笑说：“不为功名利禄？腻味，假惺惺的，那谪仙人你来找我这个老太婆干什么？自作多情？”

要是在平时李白早就反唇相讥了，但今天得忍着，一任珞薇奚落。心平气和地说：“珞薇，我之所以特意来拜望您，是请您看在我们以前的情份上，向皇上禀告一件大事，这件事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珞薇一怔：“什么事！快说。”

“我要说出来，请答应我你一定禀告皇上，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因为大唐江山已经危在旦夕了。”

“我答应你，快说！”

李白郑重地说：“安禄山要造反了。”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珞薇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长安人的口气对面前的书生说。

李白听出了她语气中对他的轻蔑，暂且按下不论，认真地说：“珞薇，我去年冬天，听到一点风声，亲自到幽州去查看，的确看到了安禄山谋反的迹象，他在北方修了雄武城，还养了八千‘曳落河’，目前他的兵力，已接近大唐总兵力的一半！”

不等李白说完，珞薇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他是皇上的干儿子，他养的兵就是皇上的兵。他是四镇节度使，东平郡王，在边镇修一个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人真是的，文过饰非夸大其辞，我记得你在供奉翰林的时候，不是对安禄山特别反感吗？你这样说话不是有挟嫌报复的意味吗？这十多年都过去了，天下太平，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些事，太白，你让我怎样去向皇上去说呢？”

“郡夫人，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我亲眼看到安禄山伪造的龙袍和御玺！”

“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李白：“我在东平郡王府的密室里！”

珞薇大笑说：“哈哈……大诗人，真不愧是天上下来的谪仙人，你是在做诗，还是在做梦？太富于想象了！耸人听闻，说起蜀道，就是‘难于上青天’，说起发愁，就是‘白发三千丈’，你在哪儿听见什么风声了？按照做诗的惯例，听见安禄山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当然会说成蓄谋反叛，要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呀！真有意思！”

李白急切地：“珞薇，我亲眼所见，大唐现在是危机四伏，一旦安禄山得逞，大唐的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就要遭难……而你们还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珞薇微微一笑：“我也告诉你，说安禄山要造反……是要杀头的！安禄山是东平郡王，他会讨皇上的欢心。我的侄女玉环已经成为贵妃，我侄儿杨钊，皇上赐名杨国忠，现在是当朝宰相，官居极品，他们也会讨皇上欢心。你是眼红了吧？妒嫉了吧？难怪你一开始就说大唐与杨家兴盛，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是的，大唐江山现在有一半是杨家的了，不过，歌舞升平也罢，醉生梦死也罢，用不着你一个文人墨客来瞎操心！”

李白勃然大怒：“你住嘴！你竟敢这样侮辱我，我会自己去见皇上！”

珞薇反唇相讥：“你不是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么，你当年把我的侄女儿玉环比作赵飞燕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不认为现在登门恳求我——一个权贵，是很屈辱的吗？我当初是怎样劝告你的？你自命满腹学问，连一个供奉翰林都做不长久，难道你不该自己检点自己？”

李白此时无计可施，忍着气向珞薇说道：“珞薇，我感谢你

曾经对我的劝告，我也是要检点自己，只要你把安禄山谋反的事上达天听，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珞薇：“啊！真的以后什么都听我的？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遭呀。那么，我给你讲一个故事，算是班门弄斧吧！从前杞国有一个人，他的眼睛里只有危机，天天胆战心惊，耽心天会塌下来，千百年过去了，天还是好好的在那里……。”

说罢转过身去，背对着李白望着窗外芭蕉的绿荫。

李白明白，再说也是无用，鄙夷地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琴师，想用他的琴声来感化对方，他弹着琴，用世上最精湛的琴艺弹出最美妙的琴声。弹呀，弹呀，弹了很久，他发觉对方怎么也无动于衷，原来对方是——一头牛。”

李白说完，拂袖转身，走出了昭国坊东河县君府。

22. 李白决定带着鱼符亲自去阻拦御驾

李白下了阁楼径直出了大门，一股无名火在心中熊熊燃烧，头上像压了一沉沉重的铅块，只觉得胸胁胀痛闷恹恹地。他来到酒店要了一壶“竹叶青”酒，自斟自饮，喝了个半醉，昏昏然回到杜甫住的小院里。从来自信自傲的他，竟有些一筹莫展起来。

刚一进门，只见是杜甫叫道：“太白兄，你看谁来了！”

“李伯父！李伯父！叫我好等！”

李白抬头看时，竟是崔季和秦潇潇双双向他走来。

“崔季，你们怎么来了？”李白自然喜出望外。

崔季说：“前些时候我暗中与汪伦联系上，在铸造的工场里神不知鬼不觉拿走了一副铸铜鱼符，向上司领了个到长安郡王府送山货的差事，就一路马不停蹄地来了。路过昭国坊，碰巧见到了潇潇。”十年前崔成甫和韦坚同时家破人亡。今日相见，竟有些难分难舍。潇潇说刚见过李白，一路打听便来到了杜甫住的地

方。

崔季从衣袋里取出了铜制的兵符说："我准备将安禄山谋反的事情，禀告皇上，然后与潇潇完婚。不再回幽州了。"

"你能把鱼符交到皇上手中吗?"李白问。

"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崔季说。

潇潇说："依我看，把鱼符交给我。皇上命我们为他演唱的时候，我就把它呈给皇上，岂不方便?"

李白拿起那对鱼符说："你们俩赶紧准备完婚的事，交鱼符这件事，由我来办好了!"说着便把鱼符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李伯父，这件事还是让我去，我知道会有危险的。潇潇刚才已经告诉我长安的情况了!"崔季叫道。

李白笑了，把眼前这一对年轻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英俊小伙的脸红了，潇潇也娇羞地低下了头。

"杜二，你看这天生的一对美眷，怎不叫人疼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逑'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次好不容易回来，好好在一起玩几天。既然不打算回幽州，准备一下，选个良辰吉日把喜事办了。鱼符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李伯父办好了。"

"行吗?"潇潇问。

崔季从杜甫脸上的表情，猜到了李白办得并不顺利。

李白哈哈一笑："你们何必不放心，是小瞧李伯父和杜伯父?难道当年让力士脱靴，驸马捧砚的李太白会拿这点小事没办法?你们尽管去准备办喜事，我们等着吃你们的喜酒呢!"

崔季看了看笑容满面的李白，又看了看局促不安的杜甫，将信将疑。

"这院里正好还有两间空房，收拾一下就可以用。如不嫌弃就在这里就可以作新房。"杜甫说。

"那太好了。"崔季和潇潇说。

"就这么定了，我和你杜伯父可不是不知趣的人罗！快去吧，跟我们老头子在一起是不好谈情说爱的呀！"李白诙谐地说道。

李白将鱼符收好，放在自己的怀里，摊开双手作了个胡人送客的姿势："我们等着喝喜酒啊！"崔季和潇潇只好出门，说："多谢二位伯父！"

"喜酒一定要好酒啊！"李白的脸上笑成一朵花。

李白和杜甫将一对年轻人送出大门，然后回到房中。

杜甫问道："李兄，我真不明白，你既然办不了，由他们去办岂不很好，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李白爆发出一阵大笑："杜二，我今天才怀疑你究竟是不是一位诗人？到底懂不懂诗?"

"什么？本人既然敢言，'诗是吾家事'，怎见得我不是诗人?"杜甫惊讶地叫道。

李白认真地说："杜二，你没有看见这一对年轻人本身就是天地间一首绝美的诗吗？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一个从小就家破人亡远离亲人；一个在朔漠的风雪中思念不已，一个在长安的歌舞场中苦苦等待，就像春天的阳光，秋夜的明月，含苞待放的鲜花……青春啊，情爱啊，本来说是人间最美的东西，我怎能忍心有一点点破损，有一点点玷污。杜二，难怪你的诗中不讴歌爱情，也没有别的女人爱你！"

杜甫听了一愣，然后哈哈大笑道："李兄，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倒明白了人家背后怎么议论你！""人家背后怎么说我?"李白问道。

"李太白之诗，十有八九写的是妇人与酒！"

李白若无其事地笑笑："此话不尽然，说这话的人定是没有读完我大部份的诗，焉能窥一斑而识全豹？但本诗人自以为'妇人与酒'的题材写得很出色，不然，怎么会读了我的诗，只记得'妇人与酒'呢?"

“想来，爱你的妇人很多哟?”杜甫笑道。

“然也!”李白洋洋得意地把头一扬笑道。

二人调侃了一番之后，杜甫问道：“你既不让他们俩去，那件事可怎么办?”

李白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认真地说：“我要寻一个机会，亲自去面禀皇上。”

崔季回来这一个月，日子过得像闪电一样飞快，为了逃避安禄山的耳目，二人都不敢张扬。崔季带了潇潇到城外长孙朋的庄园里住了些日子，自然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几株杨柳，一湾清泉足够使他们留连忘返。只要能这样长相厮守，对于崔季和潇潇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在杜甫租来的四合院里收拾了两间屋子，别的谈不上，倒还干净明亮。有了这个小小的天地，二人只觉沉浸在甜蜜与幸福中。

李白仍为了安禄山的事，到处奔走。他到处求人，过去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无法适应办事的情形，现在是处处摧眉折腰求权贵了。求过去的友人，求喜爱欣赏他诗歌的人，求认识他的人，甚至辗转求过高力士。一晃十多天过去了，怀中的鱼符越来越沉重。一天百无聊奈之中，一头撞见梨园供奉李龟年，李白无奈，只好把安禄山一事告诉了李龟年。李龟年听了，道：“泱泱大唐，不是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了么?”李白道：“差不多是岌岌可危了，这如何得了?”李龟年愣了半响说：“我倒想出一个法子来了！前些日子，听说安禄山在骊山华清宫飞霜殿西为皇上和贵妃新造了一处温泉浴叫“莲花汤”，池内全由莹彻如玉的白石砌成，石面上雕着栩栩如生的鱼龙凫雁和美丽细致的莲花图案，十分奇妙。过两天皇上就要到骊山去避暑，享用这新制的‘莲花汤’，所以命我们梨园准备歌舞随行。我有个侄儿在仪仗队，每次他都打着旗走在前面开路。”

“这事与你侄儿有什么关系?”

“在下冒昧问一句，学士公可见过拦轿喊冤的事?”李龟年说。

“拦轿喊冤?”

“是的，在民间如果有人有了奇冤，久久不得昭雪，屡屡告状却被衙门里底下人挡驾，万不得已在大官出巡的时候，守候在道旁，见大官的轿子走来，便头顶黄钱，手执状纸冲上前去大喊冤枉。这时免不了要挨前面清道的差役一顿饱打，但因为这人跪在道中不肯走，大官的轿子受到阻碍，这时大官人从轿子里走出来询问根由，那么也很可能因此沉冤得到昭雪。”李龟年说。

李白顿时心中一亮，忙问道：“你是说，让我去拦住皇上的御驾?”

李龟年道：“这主意并不是上乘的办法，但是如今学士公已经下野，这个办法倒有可能让你见到皇上。皇上以往到骊山总是从北门出去，你一早就守候在路旁，待仪仗一过，你就冲上去叫：‘有本奏呈皇上’，我侄儿是认得你的，这时，我侄儿就大叫‘这不是李学士吗?’好多人都知道你的大名，纵然必有羽林军上前驱赶扯打，但你不至于吃大亏。只要皇上车驾一停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我怎么没想到这上头?”李白说：“这下好了，老弟你真帮我大忙了!”

“哪里哪里，太白兄快别这样说，在下区区一个优伶，能为学士公尽得一份微力实在是幸事。”

于是二人来到寺外一家小酒店，喝了个痛快，李龟年又把他侄儿叫来作了交代，后天便是皇上到骊山的日子。李白高高兴兴回到小院，将一坛“菊花酒”，放在桌子上。给杜甫讲了李龟年给他出的主意，杜甫连连称“妙”。

李白向崔季的房间走去，他要告诉崔季，李伯父有的是办法，很快就会将事情办妥。李白踱到崔季窗下，听见潇潇吃吃地

笑声，从窗格子里看去，崔季正站在潇潇身后，潇潇一支手上拿着大红洒金纸正在剪窗花。剪完之后伸出纤纤素手，将窗花展开，剪的是一双盛开的并蒂莲，莲叶下游着一对鸳鸯。

“好不好看?”潇潇问道。

“好看，你是这一朵，我是这一朵。”崔季道，又指着那鸳鸯说：“你是这一只，我是这一只。”

“要是我俩本来就是一对鸟儿，那该多好，可以在荷塘中飞来飞去。”

李白听了想，一张红纸，就能给这对年轻人带来乐趣，要是成甫不流放岭南，他们婚事何至于这样冷清。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后天一早，自己便要去拦驾奏本，孰凶孰吉未可预料，倒不如明天自己为他们早早地主持了婚礼，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也为老友崔成甫了却一件大事。正想着只听崔季说：“潇潇，我俩只等李伯父将鱼符呈给皇上，我便带你到江南去，那时我俩变花变鸟，都可以。”说罢接过潇潇手中剪的鸳鸯并蒂莲说：“剪的好极了，让我们把它贴起来吧!”说着向李白这边走过来，李白进了门，叫了声：“潇潇，崔季!”二人见李白过来连忙将李白迎到屋里。

李白道：“鱼符的事，我已经有了办法。你父亲远在岭南，我想明天为你们主持婚礼把喜事办了吧!”

潇潇满面飞红瞟了崔季一看，低头不语。崔季忙拉着潇潇一起向李白跪下道：“谢伯父成全!”第二天，李白作主婚人，杜甫作证婚人，壳子客忙前忙后为二人办了喜事。喜事办得很简单，只有李白与杜甫的几个好友参加，还有潇潇的几个女友。李白在附近酒楼订了几桌酒席，一整天，显得格外兴奋，忙前忙后，仿佛他就是他们的父亲崔成甫。

23. 鲜血从年轻人无头的躯体中汩汩流出……

晚上，大家将一对新人送进洞房，尽欢而散。李白轻轻将新房的门关上，回到自家房中，临进门前，回头望了望对面新房，红烛映照的纱窗格外明亮，纱窗上贴的并蒂莲鸳鸯戏水显得更加生动活泼。隐隐看得见窗里一对佳偶亲昵的身影，李白长长地舒了口气，返身回到自家房中。壳子客明天要出去卖药，已自回房去睡了。

李白一进门，便见杜甫坐在灯下桌旁，桌上放着一坛"锦江春"，几样小菜，正在等他。

"我看你这个酒客今天忙前忙后，自己倒没喝多少，来，此时慰劳一下主婚人。"杜甫说着给李白斟上酒。

喝了两杯，杜甫问道："明天一早，你真的要去拦御驾？"

"是的，我意已决。"李白望着杜甫一字一句地说。

杜甫举起酒杯，刚到唇边又放下说："太白，我想来想去，这件事仍有很大的危险……你能不能……另想办法？"

李白道："正因为危险，我才亲自去做。我到底在皇上跟前做过翰林学士，皇上当年对我优宠有加。杜二，你不必过虑了，我去不一定有危险的。"

杜甫忧心忡忡地："如果皇上信任你，为什么不把你留在身边，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职位？听说皇上不喜欢你才赐金还山的。如果皇上讨厌你,，而你又去奏呈皇上最不爱听的话，这不是比常人的危险更加多出好多倍呢？"

"杜二，你不要说了，我本来不是一个能摇尾乞怜的文人。皇上虽不喜欢我，但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这个险一定要冒！再说三闾大夫屈原吧，楚怀王也不喜欢他的，就是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吧，汉武帝也不喜欢他们。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回报大唐，回报皇上，就是遇到不测也无怨无悔！"说罢高举酒杯长

吟起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杜甫感动得泪光盈盈，给李白斟上满满一大杯酒，双手捧给李白，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道："太白兄，我跟你一起去！"

李白双手捧起杜甫递给他的酒，目光炯炯，面对跳跃闪烁的烛光，仿佛发誓似的："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干！"

杜甫的小屋里，明亮的烛光照着两位诗坛巨子激动的脸。

"太白，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和达夫三个在黄河边喝酒，夕阳如血，金涛澎湃，你那些咏黄河的诗，以山水之峥嵘抒胸中之浩气，真是了不起呀！"说着拍案高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再过千百年，这样的诗句也会在人世间铿锵作响！"

李白道："子美，你可记得，那回我们在风雨雷电中登上泰山，你写的：'凭栏览八极，目尽长空闲'，'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真是千古佳作呀！"

"啊，黄河！"

"啊，泰山！"

"为了黄河和泰山，干！"

两位大诗人杯中的酒浆在碰撞中飞溅。

"小时候，读到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仅仅因为听懂了一支琴曲，就值得为追随对方付出生命呢？今天，我明白了，太白……"

"诗，本来就是为了知音而写的！子美。"

"今生，杜甫最有幸的事是遇到太白兄！"

"干！"

"杜二，我理解你，你本是个自傲狂放的人，为了你的那个孔夫子的理想，你时时剪拂着你的非份之想，约束着你的狂放不

羁，今夜我们哥俩，要畅开胸喝个痛快!”

“好，让右卫率府参军见鬼去吧!”

“让翰林学士见鬼去吧！子美，干!”

“干!”杜甫叫道，从凳子上跳起来：“昔日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到易水边为荆轲唱歌送别。太白，我们兄弟，今夜也彼此唱歌送别吧!”

“好!”李白与杜甫彼此为对方斟酒，敲着桌子，唱道：“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谁唱得这样慷慨悲凉?”

深夜的歌声惊醒了在锦衾中相拥而眠的崔季和潇潇。

“是李伯父和杜伯父!”崔季坐起身来，清清楚楚听到李杜的慷慨悲歌，他披衣起来，推开窗户。

“明天一早！我俩一起！不管砍头也罢！坐牢也罢，我们一起!”

“拼着一腔热血与忠心，不信君心唤不回!”窗外传来李白醉意朦胧的声音。

崔季明白了，就在明天早上，李杜二位伯父，就要去见皇上。他猛想起白天潇潇的女友来说，明天一早要随皇上去华清宫，她们已经代潇潇告了半个月的假。那么，很可能就是明天一早，李杜二人在往华清宫的路上去拦御驾献鱼符!

“崔郎!”听见潇潇在叫他，崔季回到床前，一下子将潇潇抱在怀中。

“崔郎，我好怕离开你!”潇潇说，将头枕在崔季宽阔的胸前。

崔季不语，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她温柔的身躯。崔季支起半个身子亲吻着她的美丽的双靥，在她的耳边说：“潇潇，要是有一天，我变成了一阵轻风，一抔黄土，一片柳荫，一抹夕阳，你爱不爱我?”?

“爱，爱到海枯石烂，爱到地老天荒……”潇潇不假思索地回答。

崔季紧紧地将潇潇抱在怀里一阵热烈地亲吻之后，将潇潇哄孩子似的抚着拍着，潇潇很快地入了甜美的梦乡。

李白和杜甫喝完了壶中最后一口酒，吹灭了蜡烛和衣而卧。

崔季悄悄地起来，出了新房的门，来到醉梦中的李白床前，偷偷摸出了李白揣在怀中的铜鱼符，轻手轻脚地打开小院的门。

“崔郎……”

分明是潇潇在梦中叫他！崔季的心都碎了，热泪夺眶而出。他不由自主地向新房奔去，刚走到院子中间猛然驻足，他停下来，用衣袖抹干眼泪，向那深夜中黑乎乎的窗户看了最后一眼。此刻，揭露了安禄山就是挽救了大唐，他不再犹豫，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跑去。

潇潇从甜梦中醒来，翻了个身，在黑暗中她没有睁开眼，而是本能地轻舒玉臂寻找崔季结实的躯干。她的手摸娑探求，锦衾的那一边空空的。

“崔郎……”没有人答应。

潇潇骤然一惊，叫道：“崔郎，崔郎！”并没有人答应，一缕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棂静静铺在地上。

潇潇顾不上点灯，抓起一件外衣披在身上趿着鞋，奔到门边，门是开着的！潇潇惊恐万状，冲出门向李白和杜甫的屋子里奔去，李白的门半掩着。

潇潇“砰”地一声推开门，睡梦中的李白、杜甫一惊而起叫道：“谁！”

“我……潇潇！”

“出了什么事？”

“崔郎，……他不在了！”黑暗中传来潇潇凄惨的声音。

“你说什么？”李白问道。

潇潇已是泣不成声："崔郎……他不在了。"

李白一下子站起来，下意识地向怀中摸去，失声叫道："鱼符不见了！"

潇潇和李白心里全明白了，一定是崔季拿了鱼符去见皇上！

"是……崔……季，是崔季！"李白急得满头大汗："要……出事的。"

杜甫直跺脚："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快追回来！"李白叫道。

此时壳子客也听到了响动披衣起来，四个人一齐冲出院子，天边已出现了鱼肚白，天快亮了。李白叫了一辆车向城东奔去。

崔季来到芳林门前时，守城的士兵刚好开门。他庆幸自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他来到修德坊的一条通向大街的小巷里，等待着皇上的大驾降临。

不一会，皇上出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开路的卫士过去了，鸣锣开道的过去了，举着旗幡大伞的过去了，雉尾幛扇过了，华盖过去了，然后是骑马的卫士，然后过去的是王公大臣前呼后拥地跟随着一辆华丽的马车，那一定是皇的御驾了。崔季从草丛中跳出来，高举着写好的奏章和鱼符，大声叫道："臣有血书，安禄山造反了！臣有真凭实据！"一边叫着一边冲向御驾。立即手执兵刃的羽林军蜂涌而上将崔季团团围住，一顿拳打脚踢，崔季任他们拳打脚踢，不停地叫喊，将血书和鱼符紧紧抱在胸前。这时王公大臣们也过来围观，忽然有人喊"住手！"羽林军的拳脚才停下来，此时崔季已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趴在地下不能动弹。

"是什么人胆敢冲撞御驾？"一位武将模样的人吼道。

"幽州节度使帐下副将崔季，有血书向皇上禀告安禄山反情……"崔季艰难地爬过去将血书和鱼符双手呈给那位武将，那鱼符上已经沾满了鲜血。皇上与贵妃的御驾缓缓地停下来。

想到安禄山为他们新造的精美的浴池，贵妃心情格外地好，她不止一次地看过“莲花汤”的图纸，还对安禄山从幽州运来的玉石装饰提过意见。她不止一次地想像她与她的姐姐在池中裸身游浴的欢乐情景，那一定像美艳的莲花在池中竞相开放。只有她们年轻美丽高贵如玉的肌肤才配有这样豪华精美的浴池，而正在兴致勃勃往华清宫“莲花池”行进的途中，竟又意外地停下来，令她心中很不愉快。

“怎么车停下来了？扫兴！”贵妃垂下眼帘，向身旁坐着的玄宗抱怨道。

玄宗好像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他对新浴池的建成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不愿想象脱去衣服到池中游泳的情景。年近七十的老皇帝，虽然尽量保养，但是岁月无情的刀剑已经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刻下了无数丑陋的皱纹。胸腹臀部的肌肤粗糙松弛而下垂，从各个部位耷拉下来，活像拔光羽毛只剩下皮骨的瘦鸡。他时时感到疲惫，从宫中出来时他就在车中处于半睡眠状态，静心养神，以便下车后能有精神去观赏爱妃在浴池中表现的美艳。他没有回答爱妃的提问，半闭着眼等待大臣的禀告。

“启禀皇上，是一个疯子，胡说什么东平郡王要造反。”太仆卿安庆宗——安禄山的儿子冷笑着说，仿佛这是一件极其荒诞不经的事。

“什么？说禄儿要造反？”贵妃格格地笑起来。“那么我们全体都是附合反贼的了！我们今天是到‘莲花汤’里去谋反的了，真可笑！”贵妃笑起来，一朵红霞涌上双靥，使人更觉得她的美丽的确是倾国倾城。

安禄山的二儿子鸿胪卿安庆绪，一见到着浑身是血的人说“安禄山造反”顿时心惊肉跳，此时此刻贵妃清脆的笑声像仙丹神药一样将他的恐惧驱除得干干净净，于是接过羽林军递过来的血书和鱼符说：：“启禀皇上，这疯子居然还有所谓的证据，请皇

上过目。”安庆绪将那沾染了鲜血的鱼符和血书捧到玄宗面前。

玄宗并没有接过的意思，那些沾染了鲜血的东西是那样令人生厌。贵妃立即用衣袖掩了口鼻，作出受惊的样子往玄宗身后缩了一缩道：“啊，真可怕！”

玄宗瞅了一眼安庆绪手中血糊糊的东西，厌烦地挥手示意鸿胪卿往后退，不耐烦地说：“既然是疯子，还禀告什么？砍了算了！叫万年县令料理这事。快走吧！”说着搂过贵妃的肩，抚平她刚才受过的惊吓。一个太监上前放下车帘，庞大的队伍又恢复了秩序，向骊山方向移动。

羽林军将浑身是血的崔季拖走交给万年县令，处理这种事情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就近叫一辆囚车把犯人装进去，运到西市一刀斩决。然后叫衙门里拟一道文书备案，上写道某年某日奉命处决一冲撞圣驾的无名疯子完了。遗憾的是办完这趟差事已是下午，赶到华清宫时已是晚上，赶不上下午梨园名优表演的《上云乐》了，所以务必让囚车走快点。

载着李白三人的车在大街上飞驰，车过颁政坊的时候，街对面一辆囚车飞驰而来，后面跟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在飞奔。潇潇一眼瞧见囚车里满脸鲜血的人，那囚车与他们背道而驰转瞬远去。

“崔季！”潇潇尖叫起来：“是他！快停车！”

“你看清楚了没有？”杜甫问道，以为潇潇是过于紧张的原因。

“是他！”潇潇说。

李白一听，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连忙叫赶车的停下车，但见满街行人跟着住西市方向奔跑。

“快去看，又杀人啦！”

“西市又杀人啦！”快去看。李白一把拉住一个行人，连声音都有些颤抖，问道：“什么地方杀人？”

那人看李白一脸阴云，吓得忙说：“是……西市……杀人！”

“杀谁？为什么？”

“是一个年轻人……听说今天……大清早……他拿着一件东西……向皇上说……安禄山要造反！”

“崔郎！”潇潇撕心裂肺一声叫喊，发疯似地跟着人群奔去，倾刻间被卷入潮水般的人流中不见了。

满街都是奔向西市去看杀头的人，对很多人来说，看杀头是一种很刺激的消遣娱乐。车辆已经被人流阻隔无法通行，李白和杜甫一边大叫“潇潇”，一面跟着奔跑，身边的人惊异地看着这两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人在汹涌的人流中狂奔。越接近西市道路越拥挤，李白与杜甫发疯似地一路嚎叫着。赶去围观的人以为他们是死刑犯的家属，倒是自动地让出缝隙来让他们前行。

终于，他们远远地望见了背插死标、五花大绑的崔季站在囚车里，囚车前后是荷枪扛矛的奔跑的士兵。

李白杜甫一边大叫“崔季”，一边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看见了崔季的脸。他嘴里塞着白布怒目圆睁，西市的喧哗淹没了李白与杜甫声嘶力竭的叫喊，崔季根本没有听见。

快要挤到西市杀人行刑的土台前时，密密匝匝的围观百姓将土台围得如铁桶一般。李白的脸可怕地扭曲，他嘶叫着用尽全身力气掰开前面遮挡的肩膀，透过羽林军如林的刀矛看到了那可怕的一幕：

羽林军将崔季从囚车中拉出来，按倒在土台上，崔季愤激地挣扎，昂头向天，猛烈地摇头……监斩官张开嘴喊出了一个字，挥手做了个下劈的姿势！刽子手挥起鬼头大刀，向愤怒的挣扎的崔季劈下，崔季人头落地，一腔热血喷出来！

羽林军的刀矛撤去了，人群为之松动，李白冲出人群嘶声呼号了一声：“崔季！”跌跌撞撞地向土台扑去，冲到土台边缘时重重地跌了一跤。他支撑着半个身子向崔季的遗体爬过去，跪在崔季身旁，颤抖的双手握住崔季逐渐冷却僵硬的手，生命已经从年

轻的躯体逝去。

天上彤云密布，沉雷滚滚，阵风吹卷着西市的黄尘，落叶从天上飘落下来，坠落到崔季毫无知觉的躯体上……鲜血从无头的胸腔里缓缓流出，汇成一道道沟渠流下土台，浸入地面污秽的黄土……

李白像被雷击似的木然不动，他半张着嘴欲哭无泪，只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按住胸部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和崔季的血融汇在一起，流下土台，流过飘落的一片黄叶……

杜甫在人丛中找到人事不醒的潇潇。

李白强撑着病体和杜甫、壳子客埋葬了崔季，将他葬在与潇潇分别和团聚的灞桥的杨柳树下。他们从红楼找来了如意，安慰痛不欲生的潇潇。一切办毕，李白除了与杜甫、壳子客之外，没有和任何人道别，离开了长安。

杜甫与潇潇把李白送到灞桥，远远望见长安城雄伟的城楼和雉堞，此时与来时的情景恍若隔世。此次的长安之行像一场不醒的恶梦，毒蛇般地盘踞李白的内心深处。李白向那阴沉的天空之下的城楼和雉堞望了最后一眼，长叹一声，与潇潇和杜甫拱手而别。

后来，他把内心的沉痛化为笔下的诗句，带着他特有的沉雄壮丽的色彩，悲壮宏肆的气象，清新的凄婉与哀愁，这就是后来被人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第五章

1. 天宝十四年，李白日夜担心的战争终于爆发

虽然李白重病在身，但总算是活着回来了，宗瑛也不敢问他为什么，成天只忙着为他请医生治病。一个月之后，终于渐渐地停止了吐血，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但从此以后李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常常闷声不响地坐在书房里，脸上布满了阴云。有时朋友来访，他眼里燃烧着怒火喊叫道："出了昏庸的楚怀王了！出了祸国的苏妲己了！现在是暴君肆虐天下！"宗瑛吓得心直砰砰跳，以为他已经疯了，忙捂住他的嘴说："你找死呀！这样乱说是要杀头的！"

这时李白格格地怪笑着："杀头杀头，为什么不杀我的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着流下泪来，拉着宗瑛的手说："国将不国，杀头怕什么，早晚……有好多人要被杀头！"宗瑛看见他狂乱的样子，生怕他真的落下疯病。

好不容易过了年，天气转暖。在洛阳做小吏的宗璟去河北办公事，宗瑛让他顺便去看望李白的一双儿女。

一天宗璟回来了神色仓惶，一进门就把门关上。

"孩子们怎么样了?"宗瑛连忙问道。

"出了什么事?"李白从书房里探出头来。

宗璟说："孩子们还好，进屋说吧。"说着进了书房。

“颇黎和平阳，丹砂和小梅儿都好。我在回来的路上听见了可怕的消息。”

“什么消息？”李白问。

“我到河北办事，办完事正准备顺运河南下，听说皇上派去慰问安禄山的太监被安贼扣押，到处的人都在传说安禄山要造反的消息，百姓人心惶惶，大户人家都在忙碌着转移财产，带着子女往南方奔逃……”

“难怪近来好些北方人来讨饭。”

宗璟说：“我回来的路上官兵沿路盘查，说是为了稳定人心，风声很紧啦！趁着现在还早，赶快收拾东西往南边去吧！晚了车马成问题，要是仗打起来，逃命也来不及了！”

于是全家都忙碌着收拾东西。宗瑛将缬染的“百年好合”蚊帐收下来，绣着双燕春柳的团花锦衾收起来，并蒂莲的枕取出枕芯，这样长途的迁徙，不可以带太多的东西。

从此天下就要大乱了！

李白哀伤地想。一场无法抗拒的大灾祸即将来临。他站在书橱前：《春秋》、赵蕤的《反经》、《论语》、《孙子兵法》……好像都在嘲笑他的无能。

他默默地将书取下来，宗瑛很快地收拾好了细软，佣人过来收拾书房。少时宗瑛为他布置的书房已经空空荡荡，一片狼籍，墙壁上只剩下了宗瑛的《归田园居》横帔。李白将那幅《归田园居》卷起来，太长，箱子里无法放下。

“姐，姐夫，车在门上等着了。”

宗瑛为他精心养护的一盆春兰还在瘿木花架上，她走到那盆兰花旁，轻轻用手拂了拂，兰花幽幽地发出香气。宗瑛回过头来，见李白捧着那件长长的横帔怔怔地站在那里。

“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个。”宗瑛辛酸地说。夺过李白手中的横帔往地下一扔，那横帔“哗，哗”散开一半，工整秀丽的隶



这是一场玉石俱焚的浩劫。

书现了出来。

宗瑛拉着李白出了门，走过下围棋的石桌，穿过小桃林。桃树上已结了累累的花蕾，一些桃花已经在早春的温暖中星星点点地绽放了。

“桃花开了，……”宗瑛几乎哭出来。

“桃花开了。”李白说。

宗瑛不忍再看下去，丢下李白捂着脸向马车跑去。

让李白极其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率十五万叛军南下，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在短短三十天内叛军攻克东都洛阳。安禄山在洛阳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燕”，次年六月九日潼关失守。

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宫中上至玄宗下至宫娥无不大惊失色。朝中没有能抗敌的官员，杨氏兄妹都劝玄宗逃往蜀中。第二天夜里，玄宗领着贵妃与部分皇亲国戚出逃。

为了不让人知道，要逃的人都悄悄地抄近路到延秋门集中，内侍和宫女扶着玄宗与贵妃往前走，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玄宗老态龙钟，黑暗中只觉昏昏懵懵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不时回过头来照拂贵妃。长裙曳地的贵妃行动起来特别不便，她腿发软，宫女们几乎是拖着她肥胖瘫软的身体前行，她的脚不由自主地踩着长长的裙裾，在过一道小门的时候，一个趔趄几乎连扶她的人都一齐摔倒，头上高高的义髻掉了下来。宫女弯下身子想去拾，那义髻被后面的人一脚踢出老远。那宫女立即撩起贵妃的裙裾，很快地拖着贵妃走了。平时耀武扬威的权贵们此时好像一群惶惶然的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只顾逃窜。

玄宗的车驾到了延秋门，王公贵族黑压压站了一片，因为是“秘密巡幸”，没有点灯。

“人都来了吗?”玄宗问。

趁着微弱的星光只能分辨出近处的面孔。高力士睁大眼睛才

能在黑暗中寻找熟悉的面孔。突然心里一沉，怎么不见太子？在这紧要关头，太子不来可是件不得了的事。闷热的夏夜高力士紧张极了，头上的汗水扑簌簌往下掉。高力士不敢直视玄宗的目光，假如太子有事，他们这一群人的死期就到了。想到此，高力士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父皇！儿臣来了！”远远地传来了太子的声音。人们自动闪开了一条路，太子拉着衣冠不整的永王奔了过来。

“亨儿，你来了！”玄宗苍老沙哑的声音显得激动和期盼。

已经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听见父皇这样叫呼自己了，太子心里一酸，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父皇，是儿臣来了。”太子低低地应答。

“还有谁没有来吗？”玄宗恢复了镇定。

高力士环视了一周：“太常卿呢？驸马和宁亲公主！”

一个内侍气喘呼呼地跑过来说：“小人已去过翠华轩，见到驸马，驸马说，他的马不好使唤，他换了马立即赶来，请皇上先走一步，他随后就到。”

“皇上，眼看天快亮了，快走吧！”高力士焦急地催促着。

大唐天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的后半夜，在“大燕”军队进入长安前夕，统治了大唐五十年的玄宗皇帝丢弃了臣子和百姓，逃出长安。

太仆卿张垍并没有准备上马追随玄宗，玄宗夫妇与大臣出逃之后，远离朝政区和库藏区的翠华轩显得格外清静，太液池上飘浮着淡淡的晨雾，云雀和金翅鸟在愉快地歌唱。张垍倒背着手在翠华轩门口踱步，等待着一生都在企盼的那个时刻。

他不止一次地暗中埋怨父亲，他让一个寒门出身的张九龄作了宰相。张九龄离开朝廷之后，李林甫与李适之共辅朝政。使张垍更为恼火的是，李适之、贺知章等人又将李白引入朝廷，而李白的才具又是他望尘莫及的，有了李白在朝，无论如何轮不到

张垍登上相位。后来李白离开长安，李林甫死去，玄宗诏命的宰相是杨国忠！张垍大失所望，从此对岳丈怀恨在心。杨国忠兄妹一天不死，大唐的相位便与他无缘。潼关失守第二天，张果偷偷溜进翠华轩，向张垍送上了丰厚的礼品，并转达了安禄山的意愿："如果你投降，大燕皇帝将会满足你一生的愿望。"皇上"幸蜀"，张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一生等待企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听着远处嘈杂的人声，太液池边走来一队胡兵，换了胡服的张果走在最前头，张垍激动地迎上去。

"恭喜你！中书令大人！"张果展开一张绣着云龙纹的诏书念道："大燕皇帝诏曰：——"

张垍跪下去，叩头谢恩。

张果宣旨完毕，向一个胡兵手里拿过一根绑着一大块白布的木棍，命令张垍："请中书令大人举着它，走过朱雀大街！"

张垍愣了一愣，没有伸手过去接那木棍，此时，他才觉得"中书令"后面耻辱的成份。

"老神仙，我……"张垍嗫嚅地说。

张果哈哈笑道："张大人而今贵为大燕的宰相，难道不想为大燕立一点功劳?"几个胡兵手执雪亮的兵刃将张垍围了起来。张垍白胖而文雅的脸上沁出汗珠，浮上一丝苦笑，伸手接过那绑着白布招儿的木棍。

他，张垍，唐太常卿，玄宗的爱婿，前宰相张说的儿子，大唐的重臣，高举着白旗，从朱雀大街走过。

这天早晨，长安人如梦方醒，他们已经被神圣的皇上遗弃了！于是宫内的嫔妃、宫女、内侍、金吾卫士蜂涌而出，然后是安禄山叛军长驱直入，一场旷世浩劫开始了！凶悍的叛军冲入宫内奸淫烧杀抢掠，将左藏大盈库、东库、西库、朝堂库、东都库中的金银珠宝劫掠一空。拿得动就拿，拿不动的纵火焚烧，倾刻间宫阙、园林、街道化为一片熊熊火海，宫宇与街市的房屋在燃

烧中一片一片地倒塌。安禄山命叛军搜索王子王孙百官贵戚嫔妃宫女，大肆屠杀奸淫，将活人抛入火海。昔日繁华的街市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处弥漫着烧焦的尸体臭味，到处是断壁残垣。这是一场玉石俱焚的浩劫，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官员和百姓、男女老幼、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血染红了叛军的刀矛，享受了百余年太平的人们在倾刻间就成了任叛军宰割的羔羊。每个人都在噩梦之中，每个人都盼望着噩梦快快醒来。张垍举着白布招儿从朱雀大街头走过的时候，衣不蔽体的惊惶的皇亲国戚从四面八方奔来，爬着跪着嘶叫着哀求着，乞求一条生路……

几天的烧杀之后，留下的是一个凄凉、颓败、狼籍、恐怖的世界。

2. 眼下没有李白碍手碍脚，正是驸马展露才华的好机会

因为天热，大燕皇帝安禄山袒裸着肚皮，雄踞在昔日玄宗坐的龙椅上，向张垍等降官发号施令："朕做了皇帝要比李唐老儿还要威风，朕要大宴群臣，庆祝战功……"

"臣在。"张垍卑躬屈膝地回答。

"爱卿将李唐昏君宴乐的实情一一道来，朕与众位爱卿，也要照样乐一乐。"

张垍立即满脸堆笑地禀道："启禀皇上，那李唐昏君每次大宴群臣，先设太常雅乐，有坐部伎、立部伎，然后还有鼓吹、胡乐、散乐、杂戏，还有《霓裳羽衣舞》、《柘枝舞》、《西凉伎》、《绿么舞》等表演，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再引犀像上场，或拜或舞。以歌帝之盛德，壮军之威武！"

安禄山越听越高兴，不由喜的抓耳挠腮道："张爱卿，说得好！难怪人家都说当皇帝是最自在逍遥的，你说的这一摊子，数

都数不清有多少享受了！哈……”

安禄山“格格”一般地笑了，袒裸的巨大肚腹一抖一抖的，抖得满肚皮肥肠哗哗作响。

殿上的伪官贼将们见安禄山如此喜不自胜，不由也跟着七长八地欢呼起来。安禄山的侍卫李猪儿，趁着安禄山的兴致，忙拿出一卷画来呈上道：“皇上，张相爷方才说的这些花样，都画在这幅画上哩，奴才见皇上在幽州时爱这幅画，特地将这卷画大老远地带来。

李猪儿展开那幅画不是别的，正是吴道子画的《宫中行乐图》。

这幅画安禄山不知看了多少次了，安禄山的目光落在了傲然倚栏而立的李白身上。在吴道子的笔下，李白是那么超逸潇洒，而自己却是那么卑琐可憎！

安禄山把脸一沉喝道：“那李白和吴道子到哪里去了？”

侍立在张垍对面的高尚紧盯着张垍，论功劳他本该作宰相，但安禄山又偏偏给了在百官和长安“有名”的降官张垍，自己只捞得一个“中书侍郎”心里早有妒意。高尚早就风闻张垍屡次排挤嫉妒李白的故事，心想要是李白一来，就更有好戏看了，便道：“想必张垍知道这二人的消息？”

张垍一听慌了，忙道：“这二人早已不在长安，在下确实不知道。”

安禄山道：“不管怎样，朕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庆祝我大燕攻克长安！此次盛典，张爱卿，朕不要李唐的老调，你要为朕写出《庆功乐》，并且选一位画师把宴会的盛况画下来，重新画一幅比这还要长大的《宫中行乐图》！”

“臣……遵命！”

“在朕的这幅画上，朕……一定要比李唐老儿还要威风！”

安禄山说罢，又怕张垍办事不能令他满意，又派了中书侍

郎高尚一同前往。

张垍与高尚从未操办过宫廷的宴会，心里没有底。玄宗当政时有内侍省与梨园太常寺等多个部门协作完成，眼下伪燕朝廷草创，百事无一个头绪，安禄山自然叫张垍直接办理这种差事。但张垍想如今自己大权在握还怕什么？决定恩威并施，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引诱，一方面用酷刑威胁，就是铁铸铜浇的人，也禁不起他这双管齐下。

菩提寺的云房变成的囚室，幽暗的灯光使王维更显得憔悴。夏夜的蚊子异常猖狂，不时叮咬着王维。王维本来在病中，无可奈何被俘作囚。他想，如果安禄山让他死，他死就是了，反正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如果不死，他唯一的希望是去做和尚，再也不看令人伤心的现实。他对禅宗，已经有很深的研究，生与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换一个存在的方式罢了。但狱官传来张垍特别的问候，却使他忧虑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他死不了也不可能遁入空门，而是要迫使他作为可耻的伪官。作伪官是有罪于大唐、有罪于百姓、有罪于先人的。王维的清净佛心不由焦虑起来，他彻夜不眠，想不出一个超脱的万全之策。第二天画郎来给他送饭，他提笔开了一个方子，上面都是泻药，吩咐画郎去抓来熬好。要是张垍逼他作伪官，他就喝了这付泻药，称病不起。

玄宗“幸蜀”的那天，郑虔刚夹着书袋走出《听潮居》，就被张垍派的人抓了起来。李白离开长乐后，杜甫预感这场战争势必到来，因此将接到京城来的妻儿送出长安，安排在羌村。听说潼关失守，急急忙忙抛家别子来赴国难。哪知他还未到达长安，就被投降了贼军的南宰府认了出来，立即叫麻七把他绑送菩提寺。

“宰相大人到……”随着门外的胡兵长声吆吆的呼叫，身着崭新紫袍的张垍与高尚耀武扬威地走了进来。身后的每个胡兵手中捧着一个漆盘，盘中分别盛着二品至七品的各种冠服袍带。

囚官门一阵骚动，后面有的人站起来，看看卖身求荣的人今日的模样，有的则嘁嘁喳喳地私下里议论。狱官见秩序混乱，便大喝道："宰相大人到来，还不跪下！"

前面的人听了他这一喝，有几个胆小的便爬起来改坐为跪，见其他的囚官不予理睬，就又改变了跪的姿势，索性坐下。

乖巧的张垍见众囚官不买他的账，立即将威风收敛起来，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连连拱手道："诸位同仁不必多礼！久违了！"高尚心中暗暗好笑，冷眼看张垍作何表演。

张垍一团和气地笑道："诸位同仁，在下今天到此，来意有三：其一，转达大燕皇上对诸位同仁的问候；其二，大燕国新立，皇上念昔日与诸公同朝，皇恩浩荡不究前科，愿为大燕臣子而反唐朝者，皇上愿意赏赐官职；其三，皇上攻克两京，将赐宴庆祝，凡有为庆功宴作诗词歌赋乐曲者赏四品官职。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诸公勿失良机！"

张垍一边说着，一双眼溜来溜去在人群中搜索，看见了一个瘦子正在人群中哂笑。张垍正想命人将这瘦子拉出来惩戒，细一看这人正是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旁边坐的是闭目养神的王维。张垍环视一周，希望有人来回应他的话，但很快令他失望了，人群中多半垂着头一声不响。张垍直勾勾地盯着杜甫，他脑海中浮现出杜甫在集贤院参加殿试时那和顺老实的样子。他想如果给他一个四品，对一个八品的参军来说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不愁杜甫不干，决定从杜甫这里下手，以图有一个顺利的开端。

"那不是杜参军吗？请到前面来。"张垍道。

然而杜甫将双手抱在胸前朝他望了望，并没有到前面来。

"杜参军，我记得你与李白是好朋友，你二人并驰大唐诗坛，那次在集贤殿当着诸位同僚的面，做了很多好诗，那昏君不过才赏了你一个小小的参军。今日大燕皇上赐予良机，你不想挥翰高

吟么?"

高尚是第一次见到在大唐诗坛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大诗人仅仅是一位从八品的参军。心想，要是这人肯降，正该给张垍树一大敌。高尚见杜甫从人群中走出来，向张垍拱手道："恭喜，恭喜，张驸马，你没做成大唐朝的宰相，却终于做了大燕的宰相了，我倒是想吟诗作赋，又不明白该写给哪一位皇上，给你驸马公的老岳丈呢？还是你的新主子安禄山?"囚官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张垍不料杜甫说出这种话来，羞得脸上青一股红一股，无言可对。

杜甫又道："你别不好意思，亏你在这种时候记起我来。不过依我看，驸马公此番春风得意，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眼下也没有李白碍手碍脚，正是展露才华的大好机会。再说赞颂大燕皇帝的诗作怎可以由我一个囚官来做？此事正是非驸马公莫属呀！况且你现在主子是不识字的胡人，不管你怎样把李白的诗改头换面，你的主子都不会察觉。"

"放肆！给我捆起来!"张垍气极，嘶叫道。

两个胡兵扑上前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本来不甚强壮的杜甫双手反缚，雪亮的刀架在脖子上。一时间大殿里鸦雀无声，有的人低声啜泣起来。

"哈哈!"杜甫昂起头来一声长笑，尖刻地说"张宰相，你做不出一首赞颂主子的诗，反而迁怒于我吗?"

"我……我杀了你!"张垍气得脸色铁青。

"你以为你杀了我,你的诗才就会有长进?"杜甫反唇相讥道。

"与我拉出去砍了!"张垍叫道。

如狼似虎的胡兵们把杜甫拖出去，这位中原书生表现出来的胆魄让一直在旁观看的高尚心中暗暗吃惊。幸好大唐只有一个杜甫，要是多一些杜甫，他们怎能征服大唐！然而征服了杜甫也就

征服了大唐，于是高尚叫道："慢着！回来！"胡兵是惯于听命于高尚的，立即把杜甫押了回来。

高尚对张垍狡黠地一笑："张大人，何必为做诗的事杀人呢？你杀了他，天下人不是要骂你忌贤妒才么？"

"这……"张垍一下子回不过神来。

"将此人严加看管，改日送往洛阳，本大人要亲自审问。"高尚说。"张大人，再说画画的事吧。"

张垍此事只觉得自己像一只傀儡，被人提着玩耍，只好强压心中的羞恼，把目光投向闭眼养神的王维。

"王大人……"

王维好像没有听见张垍在叫他，旁边的同仁碰了碰他，王维才抬起眼皮，半睁半闭地瞟了瞟张垍。

张垍走到王维面前说："自前朝吴道子出京，王大人是长安画苑首屈一指的人物。"张垍竭力把话说得有一点文人情调，表示自己也是个文人，用以修正杜甫加在他身上的不学无术的丑恶形象。张垍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王维的脸上的变化："前朝如落花流水去也……大燕的皇上正期待王大人出山哪！"

"前朝……"王维凄然的地想，自从囚禁在菩提寺以来，王维日夜魂牵梦绕的正是那个"前朝"！"前朝"有优美的乐章，有精致的林泉，高雅的人物，温柔宁静的月光，超然的禅意……如诗如梦，这些东西像渍制果品的香料和糖，更准确地说是阳光、空气、水和食物，已经浸渍了他的每一个毛孔，每一块肌肉和骨胳，甚至每一条思绪。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王维他本人。张垍的"本朝"如此庸俗粗鄙野蛮，哪堪忍受？随着"前朝"的败落，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不觉两行清泪顺着面颊掉了下来。张圩自见王维不言只是落泪，便进一步说项道：

"送旧迎新乃世间之常理，若王大人肯为皇上作画，这紫袍金带就是皇上赠送给王大人的，请王大人笑纳。"泪眼凄迷的王

维并不想去看那紫袍，只想逃脱这场不忠不义的情形，便有气无力地叹道："在下重病缠身，搁笔已久，画艺荒疏不堪差遣。"

王维委婉推辞使张垍怒火中烧，张垍恨不得将刚才受杜甫的一肚子气一下子发泄出来，冷冷问道："画艺荒疏？'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是王大人前不久写的吧？"

王维不语，只闭目端坐。

张垍想，这人不过是想装点假正经罢了，便道："想大人在年青时，为了得到状元，曾经扮着伶人与你的情人为玉真公主歌舞，大燕皇帝很赏识你诗画双绝的才艺。如果说王大人肯为皇上作画，并不需要你扮着伶人去求取，高官厚禄就会送上门来的。王大人，何乐而不为呢？"

哪知张垍不说便罢，在王维听来，一字一句像钢针般扎进王维心里，只恨当初为一时之名，如今落得被这下流的东西作为话柄。王维狠了狠心，呻吟道："张大人不必苦苦相逼，王维服药医治几天，再向张大人回话。画郎，把煎好的药拿来。"画郎听了，忙去后院将煎好的药端来，王维接过药碗，咬咬牙一仰脖子将那碗药喝了下去。张垍不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言道："王维！你做得前朝的文部郎中，本朝的文部郎中为何做不得？"正说话间，只是王维面色惨白，紧皱双眉，捂着肚子倒了下去。

杜甫心想王维定是服了有毒有害的药，大叫道："张垍你这无耻之徒！你要是逼死了王大人，我们迟早要找你算帐！"

张垍恨恨地道："如果不愿做本朝的官，通通的拉下去砍了！诛妻子，灭九族！"

张垍说罢，一队胡兵上前，"唰"亮出雪亮的兵刃向囚官们逼来！

这时从囚官中后面的角落里，站起来一个鬓发花白的老人，这人没有戴帽子，花白头发，在头顶上草草挽个发髻，身着灰褐布袍。老人叫道："诸君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不过就是为了庆

功宴的事么？只要二位大人肯通融，乐曲、诗赋、绘画，些须小事，何必动怒？”

高尚见这糟老头子竟口出狂言，将弄得张垍下不了台的这一揽子事情称为“些须小事”，不禁问道：“这人是谁？”

张垍见了这老人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便答道：“是人称大唐诗书画三绝，原太常寺协律郎，整理过《霓裳羽衣曲》的广文馆主事郑虔。”

高尚见这邋里邋遢的老头竟是所谓诗书画三绝的大唐广文馆主事，心中暗暗纳罕不敢唐突，便吩咐胡兵撤下去，做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道：“老先生之言有理，敢问老先生如何个通融法？”

郑虔道：“大燕新近开国，唐朝的旧臣哪能一下子就适应大人的派势？在下以为，愿作大燕之臣者授之以官，不愿者让其为百姓即可，只能劝导，不能威逼。”

高尚想，我朝新立，不附我者焉能逃脱死路一条？但只要这老儿答应庆功宴的差事，表面敷衍一下有何不可。适才冷眼见旁边几个黄胖官儿已经有些熬不住，只有张垍这蠢才往硬钉子上碰。于是道：“老先生说得极是，都像老先生这样通情达理，我怎会兵刃相向。像先生这样的高人在下实在钦佩，在下愿意与先生单独一叙。

于是命狱官立即在菩提寺安排了一间清静云房，备了一壶好酒并几样精致小菜，与郑虔边吃边谈。郑虔将庆功会的事大包大揽一概应承，又嘱咐高尚派人去搜寻乐工、歌伶、舞马、舞像排练事宜，准备在下个月诸般就绪，即可开庆典，并愿意游说杜甫也来就职，高尚听得满心高兴，末了试探着郑虔要个何等官爵，郑虔说出来，大大出乎高尚意料之外。

“什么？老先生要当摄市令？”

“正是。眼下新国刚立，市面上粮食货物价格高昂，在下长

住长安对此较为熟悉，再说……”郑虔装出有些窘迫的样子。

“老先生请讲。”高尚说。

“……为自家买点便宜东西，也好度日。再说做了大官，要按时上朝，老夫闲散惯了，恐受不了朝廷规矩。”

高尚听了冷冷一笑，心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真正不假，连大唐三绝的广文先生骨子里也贪小利。转念一想这种话可不是学问高深的人所说的，莫非有诈？瞅了瞅郑虔那脏兮兮的灰褐布袍和面带菜色的脸，将信将疑说道：“行！给你个摄市令当当。”

3. 潇潇的宝剑像一道闪电直逼安禄山的咽喉

庆功大典在洛阳举行，洛阳禁苑中有凝碧池，池的两侧有芳树亭和金谷亭。安禄山与诸胡叛逆高坐楼台，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杀李唐王室宗亲及大臣，祭奠被玄宗诛杀了的长子安庆宗。安庆宗原被玄宗封为太仆卿，并将荣义公主许配给他。安禄山起兵范阳之后，玄宗命令斩杀安庆宗并赐荣义公主自尽。安禄山命押来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将这些人开膛剖肚刳出心来，献祭于安庆宗的灵前。又将往日怀恨已久的大臣、皇孙、郡主等百余人用铁掊揭开他们的脑盖，致使脑浆迸裂，流血满地。惨无人道的虐杀，使在场的降官、梨园的乐工优伶无不惨然。

祭过安庆宗之后，安禄山命梨园乐工奏献舞，乐工们哪有心思奏乐，一个个面带凄凉之色，有的垂头低泣，有的木然不语。张垍见这些人不听使唤，心里急得猫抓似的。原来郑虔作了一首古里古怪的《庆功乐》让乐工们排练，张垍不懂音律，以为大功告成，便吩咐郑虔离去，自己亲自带领梨园乐工到洛阳。此时见乐工们这种状态实在无计可施，便命胡兵持刀上前威逼。胡

兵押着乐工走向安禄山的看台前，脚下尽是王公大臣的鲜血，一个个泪眼相看，好不凄惨。

张垍来到前台装模做样地叫道："太常梨园诸部乐工歌舞伎听着，大燕皇上有旨，今日庆祝大燕攻下长安，赐宴群臣，尔等快奏乐歌舞！"

乐工们含着泪来到看台前按秩序排好，领头的鼓手轻轻敲着鼓点，低声说了声"起！"但见那立部伎、坐部伎诸般管弦一齐奏响，男女歌伶齐声高唱。张垍听那雅乐声声，却并不是郑虔作的《庆功乐》，先前不知在哪里听到过，这曲子好熟！

但听伶人们哀哀唱道："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原来伶人们常唱李白的歌词，如"思边""对月"一类。李白虽离开长安已久，但这二十年间，"李学士的新词"却像长了无形的翅膀，越过万重关山飞入长安。故尔李白这次描写离乱的新诗直接套入旧曲，歌伶自如地将它吟唱出来。

李白歌词中所写"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乃是写晋代胡人石勒逆乱中原的故事。安禄山与诸胡叛逆并不懂这些典故，以为奏的宴乐，伊伊呀呀听来甚是悦耳。张垍一听唱的是李白咒骂叛胡的诗，吓得大惊失色，及唱到"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不由得索索发抖。高尚见张垍神色不对侧耳细听，似乎听出点名堂，又见歌伶们悲泣不已，两侧侍立的伪官也一个个面带哀戚之色，忙瞪眼叫道："停下！"歌声倒是停下来了，乐工伶人们却已到伤心之处，触景生情有的人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哭什么？嚎丧呀！"安禄山觉得气氛不对，吼叫道。

高尚"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喝道："尔等竟敢在庆典喜宴上悲伤流泪，冒犯天威，与我抓起来！"

胡兵们冲上去一脚将鼓手踢倒在地，把刀架在哭泣的伶人们的脖子上。

高尚恶狠狠地瞪着张垍道："他们唱的什么？张宰相，这是怎么回事？"

张垍此时见高尚将矛头对准自己，慌了神，对乐工伶人叫道："你们不奏《庆功乐》，竟敢奏李白的诗，该当何罪？"

乐工们见张垍狐假虎威的样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怒目而视，那鼓手从地上爬起来，叫道："要老子为逆贼奏乐万万不能！"飞起一脚将那鼓踢了出去"轰隆"滚了好远。

"大胆！"张垍喝道。两个胡兵扑上去将鼓手双手反剪起来。那鼓手泪流满面地哭道："李学士的诗，普天下的人都敬仰，只有豺狼才不听！我这一辈子，不知奏了多少李学士的诗，今日得罪了你们这帮狗贼……"鼓手说着突然摇头大笑起来，笑得泪珠四溅，鼓手笑道："张垍！你忘恩负义的狗！你快杀了我，从此天下再也没有人奏你的狗屁《庆功乐》！"

张垍暴怒地叫道："给我剁成肉酱！"

"死就死，杀就杀！没有人奏你的烂曲子！"那鼓手叫道。

"还不与我砍了！"安禄山恨恨地叫了一声。

凶残的胡兵举起大刀，向鼓手劈头砍下，一刀又一刀顿时鲜血横流，染红了那面羯鼓。

"再有违抗者，照此下场！"高尚叫道。

乐工与伶人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沉默无声。

"快奏，唱我的《庆功乐》！要是皇上今天不开心，一个个全给我杀光！"张垍气急败坏地叫道。

乐工们谁也没有动手去摆弄乐器，谁也没有开口唱一个字，一片死寂。整个大唐的太常立部伎、坐部伎、梨园舞伎、歌伎、百戏班的伶人都凝冻在血海深仇之中！

张垍正在骑虎难下之际，突然一声长笑划破沉寂。

一位绝代佳人走出队列，亭亭玉立地站在凝碧池边芳树亭的台阶上。

“秦供奉！”乐工们惊讶地低呼。

安禄山、高尚和诸贼将无不惊讶，贪婪地注视这位美丽非凡的女子。潇潇走到中央，对张垍说：“张驸马，你杀了鼓手，那《庆功乐》定是没法演唱了，不如我来舞剑，想必会使皇上开心的。”说完向安禄山轻轻地一笑。

安禄山的魂魄好像被这轻轻一笑牵到了九霄云外，张垍见状忙说：“这位是前梨园掌教金陵子的弟子——梨园奉供秦潇潇！”安禄山一听“金陵子”三字立即转怒为喜，张垍恨不得立即扭转僵持的局面，忙道：“请皇上恩准吧！”

“金陵子的弟子？好！快献上来！”安禄山道。

潇潇轻舒玉臂伸手向安禄山：“剑！”

安禄山向身边胡将一挥手，胡将剑抛向空中，潇潇稳稳地接住。

潇潇握著双剑来到乐工和梨园众优伶面前，向他们拱拱手，语重心长地说：“众位好兄弟，好姐妹，潇潇从小入梨园，承蒙各位兄弟姐妹关照，当着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各国使节献艺不知多少次。今日献艺非同寻常，恳求尽心尽力奏乐唱歌，助我一臂之力。以免他人言我大唐无人。”说罢将她那清澈如秋水的一双美目从诸乐工优伶脸上一一掠过。

潇潇向乐工说声“起”，乐工们奏起了健舞《破阵乐》，但听伶人齐声唱道：

“龙泉生豪气，剑光动四方。

火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魍魉魑魅色沮丧，华夏焉能养豺狼？

女儿手中三尺铁，光复我大唐！”

潇潇应和着歌声将手中的双剑舞得神采飞扬，一忽儿像一道道闪电劈破苍空，好不惊心动魄，一忽儿又如万点梨花竞相开放，正如锦上添花。有时如条条游蛇腾空，有时又如裹雪的旋风呼啸。安禄山手中端着一碗酒，竟忘了喝了，只看得目瞪口呆。

突然潇潇舞近看台，猛一转身手中的一支剑突然脱手，如投枪般呼啸着，闪着寒光向安禄山飞去。

安禄山惊惶得叫不出声来，丢下酒碗，抓过身旁一个胡将挡在他前面，那飞来的利剑直将胡将插了个对穿，剑尖直插入安禄山的肩部。安禄山抱着死人倒在地上，顿时全场大乱。

叛将们三脚两手地忙将安禄山扶起来，一队胡兵立即将乐工包围起来，另一队胡兵则手执刀矛逼近潇潇。潇潇已退到凝碧池边栏杆旁，她傲然而立，将另一支剑横在自己的脖子上。

“潇潇！”乐工优伶们哭叫着。

“杀了她！”安禄山嗥叫道。

潇潇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冲上来的胡兵们骤然停下来。

“崔季，我随你来了！”潇潇自言自语地说，然后猛然用剑往自己脖子上一抹，殷红的鲜血流出来，身子如玉山倾倒般，倒在汉白玉的雕栏旁。

安禄山暴跳如雷：“把他们统统关起来，他娘的！”

发禄山抓起桌上的御用七宝玻璃盏往地下一扔，肩上的伤使他立刻痛得面部抽搐，蹲了下去。

4. 我就是赴汤蹈火，爬也要爬到凤翔

中原的夏天很热，安禄山特别暴躁，肥胖的身体，劳心过度的篡位生涯，当上伪皇帝不久，眼睛渐渐的视物模糊，身上长了毒疮。高尚禀报说，六月十二日，玄宗从长安逃往蜀中的路途中来到马嵬驿。十四日唐兵哗变，杀了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了贵

妃杨玉环。留太子李亨讨伐逆贼。七月，太子已经在灵武登基即位，改元至德。以郭子仪为太下兵马大元帅，率各节度使起兵讨伐伪燕。安禄山疼痛难忍，盛怒之下长安的囚官全部解送洛阳，不降便斩。

一大早，菩提寺的囚官们统统被叫起来，贼将传来命令，命他们立即到洛阳，全部武装的胡兵押解他们上路。走到平康坊时，只见坊内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有人叫道：“不好了，起火了!”囚官们一个个像炸了巢的马蜂，四处逃窜。胡兵们慌忙去追捕囚官，杜甫冷不丁地转身溜入东市，来到长孙朋的“聚珍斋”。杜甫对这院子极熟，原来自那年崔度被杀李白离开长安之后，长孙朋感觉天下将乱，便把“聚珍斋”的大部分古董变卖，带着家眷进了伏牛山。“聚珍斋”的房子大部分空着，就借给杜甫和壳子客住。有的房屋正好用来堆放药材。安禄山攻打潼关时，高适正在哥舒翰军中，壳子客听说潼关吃紧，想起了高适，忙背了草药，去帮前线医治伤病。杜甫一人冷清无聊，便找了郑虔来作伴。所以长安沦陷之前，“聚珍斋”住的杜甫和郑虔。杜甫溜进“聚珍斋”，慌忙将门关上到了后园，柴屋里果然郑虔等在那里。原来郑虔做了摄市令后，叫了几个太学生作他的手下，一边调查贼军的防务，画在《天宝军防图》上伺机向唐军密报，一边救助被贼兵追捕的官民。昨日听得安禄山要解押囚官到洛阳的消息，当即来到菩提寺。郑虔向狱官说明自己受中书侍郎高尚之命，来劝降杜甫，狱官深信不疑。便让郑虔来到杜甫囚室，郑虔见到杜甫，如此这般作了安排。

自从叛军进京，百姓官吏纷纷逃窜，十处住宅九处无人。郑虔吩咐太学生潜入平康里，待押囚官的队伍经过便放起火来，杜甫趁乱逃出溜到“聚珍斋”。郑虔忙拿出一套胡人的短袍马靴来与他换上，叫他从后门溜出去到“听潮居”。杜甫溜出后门与囚官的队伍已经隔了两三条街道，押囚官的胡兵哪里找得到他?

杜甫来到听潮居，进了门绕到郑虔书房里拣一个角落蹲下。少时郑虔手中拎了一个包袱进来，唤了杜甫将手中包袱打开，里面竟是一壶酒，几个胡饼，一包牛肉。杜甫因在菩提寺，一个多月哪里吃过这些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些。郑虔问："你可记得到曲江的路?"杜甫说："记得。"郑虔道："你想想原来曲江池与城墙交界的情况，曲江池的水，是从城墙洞底下流到城外的，名叫黄渠。冬天枯水的时候，看得见城墙与外面的通道，还有乞丐在那里住。"杜甫想了想说："是了，在芙蓉苑的边沿。"

"这就对了，夏天雨水多，曲江池水涨了，有些破船堆在城墙下的水道口上，有胡兵巡逻，晚上半夜一过胡兵就睡觉去了，你从破船边到水道口从那里出去。"郑虔说。

"我可是不大会水，这如何是好?"杜甫着急了说。

"到这一步，你无论如何拼命也要抠着城墙捱出城去。不然就没命了!"郑虔说。

"我明白。"

"我还有顶要紧的事托你。"

郑虔从书柜的后面取出一个小竹筒来，竹筒是用蜡封好的，郑虔把近来听到的情况一一告诉杜甫，说郭子仪与李光弼与诸节度使，如何起兵勤王，颜真卿、颜杲卿、张巡等如何拼死守卫。然后把竹筒交给杜甫说："这里面是一张贼兵在长安的布防图，你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带到凤翔，亲自呈给皇上。"郑虔将竹筒给杜甫缝在衣袋里。又将舍不得喝的半壶酒，倒在一个白瓷瓶里用塞子紧紧塞好，将那剩下的馒头和牛肉用油纸包好交给杜甫，并把番刀给他佩在腰间。黄昏的时候，郑虔带杜甫出了"听潮居"。杜甫埋头跟随在郑虔后面。从每个坊里的小巷穿过，天快黑时来到曲江边。

临别郑虔握着杜甫的手道："子美，如今国难当头，大唐的兴衰成败，苍生百姓的生死祸福都在我等的肩上!"

杜甫含泪道：“先生请相信我，我就是赴汤蹈火，爬也要爬到凤翔！”

“保重！”

“先生保重！”杜甫说罢钻入了曲江畔的草丛中。回头望随着郑虔佝偻的身影消逝，浓浓的夜色吞没了长安。

杜甫躬身在草丛中潜行，像一只逃避追捕的野兽。自贼兵进了长安，这地方成了杀人场。昔日的花圃园林已一片破败。因为天气热，无人收敛的尸体很快的腐烂，远处大路上时有贼兵巡逻的脚步声。杜甫忍住恶心往前爬了半个时辰，望见了前方黑黝黝的亭子，亭子往南就是曲江池宽阔的河岸，河岸往东一里地就是曲江池通过城墙的出水口。杜甫好不容易向东爬过那片空地，终于来到出水口附近，已是半夜时分。因为贼兵怕唐军来偷袭，不时有人在出水口处巡逻，每隔半个时辰，就有打着灯笼的胡兵走过来。杜甫伏在一丛茂盛的芦苇后面，连大气也不敢出，等着下半夜的到来。此时只觉脸、手、脖子火辣辣地疼，那是被荆棘划破的口子在流血。杜甫觉得脖子上又痒又痛，伸手一摸软软的好几条蚂蟥，正在吮吸他的鲜血。杜甫用手把它们抓下来扔了，只稍停不动，饥饿的蚊子一团团地扑上来，把他当成了美餐，使劲地在他裸露的脸上、脖子上叮咬。杜甫不敢用手拍，只不断地用手在裸露的地方摸来摸去，不知过了好久好久，胡兵没有了响动。

杜甫终于摸索到出水口处，轻轻下了水，好在上涨的水还没把城墙洞封完，城墙与水面的距离不到一尺高，这一段全是黑沉沉的，没有一丝亮光。杜甫抓住城墙的石砖，慢慢地摸索着往南趟。杜甫正一步一步抓着石壁往前趟，忽然石壁没有了，伸手触摸到一团软软的粘粘的东西发着恶臭，再抓一把像硬硬的棍棒——是一具人尸！杜甫吓得几乎惊叫起来，他脚下一滑，跌入水中，一口臭水潜入鼻子里，这时巡逻的贼兵听到了响动，叫道：

“谁！谁在那边?”杜甫吓得连忙奋起精神浮出水面绕到那堆尸体后面，一手抓着石壁，一手将那尸体撑起遮住自己的脸，把头埋得紧紧的，整个身子泡在水里。灯笼的光照射过来，杜甫咬紧牙关忍往恶心和惊骇屏住气息。也许是涵洞里太黑暗，胡兵看不清什么，只听有人说：“是鱼吃死人呢，一具死尸，晦气!”一会儿灯光消失了，杜甫慌忙扔下死尸摸着石壁往南趟去。趟了好一段，墙壁到了尽头，手触到了河岸，杜甫连忙爬上岸，仔细听四下无人，才翻肠倒胃地呕吐起来。

杜甫摸了摸那竹管还在，惊喜地摸到酒瓶，瓶塞还紧紧塞着，杜甫拔开瓶塞，猛地喝了两口酒，定了定神，喘了口气忙向北边跑去。

接近大道的时候，杜甫忽然看看远远地一队贼兵手执兵器和火把在大道上奔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贼兵叫道。

杜甫跳进荆棘丛，正要住前钻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他。

“别动！动就杀了你!”杜甫听到一个低沉的熟悉的声音。

杜甫只好同那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听得见贼兵的脚步声从他们头上的小道跑过，过了好久贼兵已经走远，杜甫与那人才不约而同地从荆棘丛中钻出来。

东方的微曦使少陵原渐渐清楚起来，杜甫也看清了那人的脸：“胡少府，原来是你，你不是投降安贼了么，你怎么跑出来了?”

这人正是少府监胡正，他也认出眼前这个穿胡服的瘦子，正是那日在菩提寺嘲讽张垍的杜甫。

“啊，杜参军，你也逃出来了?”

胡正黄黄的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悲惨的表情。

“胡大人，他们不是给你了个什么官做么？你怎么也要逃?”杜甫问道。

胡正捶胸顿足地说：“唉，全完了，我的积蓄、庄园、财产、

妻儿，还有我刚买的小妾“玉芙蓉”，全都没了！”说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杜甫见他无限辛酸的样子，问道：“想不到你们这些做大官的，也有这么多烦恼。”

胡正听杜甫这么一说，不由老泪纵横道：“杜参军，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子用了多少心思，才得到这些财产！”

杜甫是个天生好奇的人，一辈子刻苦做学问，“其责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常为天下寒士鸣不平，但从未研究过大官们发达的细节。往日在场面上看到胡正一副蠢蠢的样子，也曾暗暗纳罕过为何这种人在朝中混得步步高升。今日胡正自己说出来，何不听听。便问道：“原来胡大人的官职财物，皆来之不易？”

二人穿过少陵原快跑过大路，进入白鹿原的草莽，钻进渭河边的树林子一直往东，这一段是荒无人烟的地方。胡正已经多年没有与人交谈过自己的心事，今日忍不住将当年自己如何在封禅大典给张说献溺壶，如何赶走文长田，如何巴结李林甫，讨好高力士，如何向杨氏兄妹邀宠，一一说了出来。

杜甫反唇相讥道：“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就没有巴结好安禄山，而跟我这样的人一样流亡，真是不可理喻。”

胡正抹了抹眼泪说：“唉，杜参军，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连这个也不明白？安禄山是只狼，我投降了他，要是像你这样没有财产倒罢了，他和他的部下眼睛都盯着我胡家偌大家财。眼见我的财产被他吞没，我的小妾和女儿被他们糟蹋，老夫只有忍气吞声。光是终南山下的那片田庄就有一万多亩呀！他给我的是一顶纸糊的官帽，我稍有不满，那贼兵就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还有我有一个死对头——”

“谁？谁敢与胡大人作对呢？”杜甫问道。

“张果。”

“张果老神仙是银青光禄大夫，超然物外的人，与胡大人你有什么仇恨。”杜甫故意问道。胡正恨恨地说：“三十年前，被我赶走的那个制作溺壶的文长田，就是张果，他是安禄山的密探！我要不逃，他早晚会杀了我。”

杜甫诧异道：“张果？你知道他是安禄山的密探，为什么不禀告皇上？”

胡正这时有点自以为得计地说：“嗨，杜参军，你真是书生之见了，难怪你满腹学问，才做到八品的兵曹参军！这种事，怎能够禀告皇上？他是皇上的近臣，我要是说出我识破了他，我还能活命么？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要是不能容纳他又怎能官居二品？”

杜甫冷笑道：“如果没有张果作内应，安贼还不至于很快攻破长安吧？”

“这……”胡正无言以对。

“你现在打算往哪里去？”杜甫道。

“太上皇让永王坐镇江南，以图恢复。江南没有战事，依然歌舞升平，我当然是到江南去。你呢？”

杜甫说：“太子在灵武即位，如今已经在凤翔召集军队讨贼，我要到凤翔去救国危难。”胡正以为自己年近古稀，与杜甫同行路上会有个照应，哪知杜甫要到凤翔，摇摇头道：“杜参军，到凤翔沿途都有可能遇到叛军。到江南就安全了，那里没有战事，正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好歹还可以找个官做。杜参军还是同老夫南下吧！我的好友薛缪是永王心腹，到了江南，老夫一定可以保荐你作比兵曹参军大的官儿，怎么样？”

“胡大人，国家有难，你怎么还这样打算？杜甫一定北上，恕不能与你同路了。”

“哈哈……”胡正笑了，你不信胡某比你高出一辙？人各有志，我俩就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就此别过了！”

杜甫轻蔑地一笑道："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说罢拂袖向北走去。

胡正望着杜甫远去背影道："哼，穷不拉叽的！找死!"然后钻进向南的庄稼地里。

杜甫满身泥污，衣衫脏破头发逢乱，满脸是血。他有时独行，有时混在难民中奔走，没有吃的便乞讨，有时偷挖田里的薯类，有时吃青草和野果，更多的时候是饿着肚子。

骄阳似火，从荒原上走来一个面目黎黑的人，瘦得像只有一张脏皱的人皮包裹的骷髅。他望着灵武城墙上大唐的旗帜走着，干枯的眼眶里饱含惊喜，破烂的衣衫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因为多次在荆棘中爬行，衣袖已经磨出两个大洞，裸露出血肉模糊的两肘，干瘦的脚掌和手掌像鸟爪长在棍棒一般的腿上，脚上用草绳将破草鞋捆在脚掌和脚髁上。他望着城头飘扬着的大唐的旗帜，顾不得看脚下的道路，不时被荆棘绊倒。他昏昏沉沉地爬起来，已经枯槁得没有眼泪，他如果还有泪的话定会哭泣，他的心流着血泪，投向那旗帜之下。

他终于到了大唐平乱的中心——凤翔。他又饿又渴，他摸摸怀中，那硬硬的竹管还在，好像这最后的惊喜已经耗尽了身体中的全部力量，就在这一刹他晕倒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散乱的混染着草梗的头发遮盖着脸，好像死了一样。

在城楼上巡逻的士兵发现了他，几个士兵跑下城楼。

"好像是死了。"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用矛杆拨了拨他的头，颈项没有僵直。"没死，你看他手里握着东西。"

"一支竹管。"

几个士兵把他抬进城去。谁也认不出这半死的人到底是谁。

士兵喂他水，他终于醒来。在两个士兵的搀扶下，匍伏在肃宗的面前，一滴浑浊的泪流过扑满灰尘的瘦脸，激动的嘶哑的声

音从干渴的喉咙里发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5．李白大哭道："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将何以救之？"

李白与宗瑛刚从宋城南下，胡兵便像潮水似的奔泻而来。各地临时招募的队伍没有经过训练，无法抵抗安禄山骠悍的骑兵，节节败退。胡兵一路烧杀抢掠，民心大乱，官吏、商贾和手无寸铁的百姓们纷纷举家向南方逃亡。

逃亡的路上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白天仓惶赶路，夜间像野兽一样露宿草丛。大运河的船只远远不能供应南逃的需要，超负荷运载的船只常有船翻人亡的危险。因为战乱，盗贼大大地增多了，南逃的人携带的家产成为盗贼的目标。往往还没有逃到目的地便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不怀念太平的日子，但谁也不知道回到太平的日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李白和宗瑛、宗璟历尽艰辛终于来到江南，靠朋友将宗瑛姐弟安顿在豫章，然后又托友人往东鲁去接子女。等了个把月，友人把颇黎、平阳、双喜、小梅儿都接来了。得知李阳冰在当涂作县令，李白就让他们在长江以南的当涂县安了家。

办完了这一切，李白只觉疲惫不堪，地方官的邀请他都懒于应酬，因为宴会上听到的差不多是战事失利的消息，看见的都是一副副无可奈何的脸。当谈完那些令人揪心的国事之后，官员和幕僚们仍然大吃大喝，歌舞享乐，仿佛表示出的无能为力是他们为国难付出的全部。李白没有心绪再在宴会上作诗，便与李阳冰到处游山玩水。李阳冰猛记起张旭就在溧阳，给李白一说，李白扔下手中酒杯立即便与李阳冰到溧阳码头，已是下午时分。二人下了船，李阳冰带路到张旭往日爱去的溧阳静虚禅院。二人走到半道，李白指着一处酒楼说："你瞧！"李阳冰抬头望一眼瞧见了

山下远远一座酒楼上挂着一个招儿，那招儿上的字龙飞凤舞酣畅淋漓十分眼熟，李白下山仔细一看写的竟是“李白与张旭相会于此!”李白一见连忙向那酒楼跑去，只见酒楼里跑出来一个人，穿一件宽布袍，趿一双麻鞋，摇曳着满头皓皓白发，张开双臂，沙哒、沙哒向李白跑过来，不是别人正是张旭。李白一把抓住张旭，张旭也抓住了李白，彼此抓住双方使劲摇撼，摇着摇着，哈哈大笑。

“癫哥，你还活着?”

“李十二，你还没死?”

“我听说你被墨水淹死了呢!”

“我听说你在幽州被安禄山杀了呢!”张旭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大笑着，一把抱住李白。

老友一见分外亲热，三人就在溧阳酒楼畅饮一番。原来张旭那年离开京城，到江南作了常熟县尉，后来索性连县尉也不作了，辗转于名山古刹，出入里巷阡陌，时而为州府座上客痛饮狂草，时而为渔樵村夫野老独钓江雪，倒也无拘无束。前几天听说李白到了宣州，便在溧阳酒楼等待。老友相见酒逢知已各抒胸臆，李白便对张旭、李阳冰把自己从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如何入道，如何到幽州，如何三入长安之事一一向张旭诉说。说到幽州之行和崔季被害，李白义愤填膺，说到与妻子宗瑛举家南奔一事，叹息不已。

“如此好好一个大唐，眼见被乱臣贼子败坏了!”张旭、李阳冰也扼腕愤恨。李白含泪道：“晋人陆机、谢惠连写《猛虎行》皆言行役艰辛，依我亲身经历，跋涉历乱之苦虽甚，心中之苦更是十倍有加!”

张旭见他如此悲痛，便道：“李白，何不宣泄出来，为兄为你书之。”

李白道：“也好。”沉吟片刻悲声高吟道：“朝作猛虎行，暮

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李白吟一句，张旭写一句，写到“鱼龙奔走安得宁?”李白声音里却没有悲凄的意思了，但听他吟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幕入淮阴市……”以下便是汉代名相萧何韩信的故事。张旭想他没有看错李白，国事至此，他仍然以一己之力伺机力挽狂澜，惜乎英雄无用武之地！少时李白吟完张旭写就。张旭好久没有读李白的诗作，便从头至尾放声高吟一遍，只觉浩气神行浑然无迹，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时间书兴大发，提笔将《猛虎行》在一张六尺宣上一一写下。写到后来，李白这首长诗还有两句没写完，张旭将那张六尺扔在一边，索性命人拿了一张丈二宣来，提笔一气呵成，李阳冰看了连声叫绝。

张旭在那丈二宣上书写时，李白一边大碗饮酒，一边望着那《猛虎行》。张旭写完时，但见李白两颊烧红，精神恍惚，张旭知他一定醉了。

李白拉住张旭眼泪汪汪问道：“兄可知道，洛阳沦于贼手?”张旭含泪点点头。

李白叫道：“不知何人能守疆土，不知何人能将胡人赶出中原!”

三人正在愤慨，忽听见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出门一看原来是当涂县一个差役单人独骑飞驰而来。那差役对李阳冰说：“李大人，州里传来紧急公文，说是长安失守，请大人立即回去征兵设防保卫江南!”

“什么?”李白大惊。

差役道：“学士公想必不知道，长安已经沦陷，皇上带着一些王公大臣，向蜀中去了!”李白犹如听了一声晴天霹雳，顿时惊呆了，预料之中可怕又绝不愿意的一天终于到来！“……长安沦陷了……皇上也……长安……你为什么会沦陷呀?”李白的声音变得很奇怪，突然抓住张旭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流下泪来：

“长安……完了，皇上为什么要弃都而逃呢?”李白说到此已经泣不成声了。

“长安呀！……大唐……大唐呀！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李白终于不能自已，抱住张旭嚎啕大哭起来。

李白哭着哭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往后一倒，瘫倒在地。

医生来看说是急火攻心，拣了一帖药叫煎与李白立即服下。李白只觉得两胁疼痛，心中郁闷。几天过去，李白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李阳冰奉命回当涂，张旭见他病势沉重，雇了一只船，送他回豫章。天天服药，只不见大好，李白时而昏睡，时而在睡梦中惊呼“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张旭明白李白害的是心病，哪里是药石能治愈的？除非是平定了安史之乱，收复了长安洛阳！想到此倒叫张旭一筹莫展。一日，到了浔阳，远远瞧见葱茏的庐山，张旭猛想起一个人来，便对李白说庐山东林寺乃是陶渊明与高僧慧远结“白莲社”的地方，且有高僧善为人治病。不如在此静养治疗，病愈后再回豫章或者再作打算。李白应允，张旭叫了车把李白送到东林寺。

东林寺坐落于庐山西北，为东晋高僧慧远创建，慧远是陶渊明的好友。此寺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群山环抱之中，庙宇巍峨，背负香炉峰旁带瀑布水清溪回流。李白到此顿觉神气清爽，夏夜甚热，小僧在神运殿的大罗汉松下搭了一把凉椅，扶李白出来与张旭在松下坐了。小僧给二人捧出一壶清茶来，拿着拂尘给他们赶蚊子。那古罗汉树亭亭如伞盖，夜晚凉风习习，甚是清凉宜人。

张旭道：“太白，你可知道此处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曾有何人所坐?”

李白道：“这地方既是慧远创建，慧远与陶渊明又是好朋友，

想必是白莲社诸君曾在此聚会。”

“这里正是慧远与陶渊明论道的地方。”

只听得阁楼上有人讲经。李白侧耳细听，一人声音清朗，侃侃讲道：“……太子悉达多见世上之下等人被奴役、被戕害，穷人为了求生存劳伤痛苦，而一些利欲熏心奢侈淫乐，争名夺利以至于酿成祸患，因此发下救世之心，出家修行，去寻解脱人间苦难拯救世人的办法……经过多年求索，在菩提树下悟得真理。悉达多认为，世间之所以苦难重重，乃是因为人的无知愚昧所造的。诸行无常，且事物从有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新陈代谢不停变异以至于毁灭。众生执著于自性的我，不知道生命是无常的，百年之后还归于灭。世人对自己在世间的存在没有正确的认识，不知道一切都是短暂的存在，包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梦幻般的一刹，一味的贪、嗔、痴，造恶损人，肆无忌惮，拼命地夺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造成无尽的纷争无尽的烦恼……”

李白本是个悟性很高的人，猛想起自己这几十年，不就是眼见无数贪、嗔、痴炽盛酿乱的世事么？李林甫、高力士、安禄山等等无不为一己之贪欲明争暗斗、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以至于祸国殃民的么？李白脑海里掠过安禄山在沉香亭死盯着太真妃垂涎欲滴的样子，掠过李林甫向玄宗阿谀奉承的样子……自己舍生忘死，与这些豺狼一般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以至于自己弄到油尽灯枯的这一步，是不是太痴呢？

“佛陀为了拯救世人，在西方辟了一片净土，凡是六根清静、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往生净土。世上恶人，都会在地狱中遭到报应……”

李白想安禄山李林甫这些恶人，正如了空解释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那样，他们死后统统会下地狱，遭到万劫不复的报应！……如果安禄山等清心寡欲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也就不会有百姓的灾难，也就不会有……李白想着，心中豁然开朗。悉达多是

真正的智者，所以他成就了宇宙间的大智慧成为佛陀。在佛陀博大的思维面前，在佛法的大慈大悲面前，他觉得他是多么无知渺小！一切都是空无，站在佛家的角度上看，这场残酷的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就微不足道了。

“……正因为万事万物相对于宇宙都非常短暂，万事万物一切随缘而生，随缘而灭……所以佛陀把一切存在都视为“名”，把它比着如露如电的虚幻，……人在世间犹如泛舟于大海，舟船为长鲸所嘘吸，所以才遭到灭顶之灾。其中有幸生还的，反而在海中得到了明月之珠，卷而藏之，不向别人炫耀，世上的凡人谁也看不出来。这就是比喻人在烦恼海中，为一切嗜欲所没，醉生梦死漂流无所。其中那没有泯灭本性的人，反而有缘在烦恼海中悟得如来法宝，其价珍贵无比，……

李白想不知是哪一位高僧讲，讲得如此精辟，自己在峨嵋也曾听睿法师讲过，那时自己还年轻，哪有烦恼？只觉有趣，心想人在世间，本来有很多种活法，睿法师讲的，也算其中一种罢了。

听阁楼上那人讲，张旭说道：“太白，万事万物皆与缘相连，我看这大唐的兴衰成败也是缘分所至，既是天意，怎能以一己之力逆转？我等一生为大唐的命运奔走呼叫，辗转流离，这也是缘分，何必一定要强求一个结果呢？我等于烦恼海中，还要及早醒悟才是。”

李白仔细想大唐被安禄山所乱这回事，缘起已久，自己只望力挽狂澜，而终无能为，想到天意这一层上，不断叹息。

李白住了几日，每日听见梵乐阵阵诵经之声，不知为何此时听了竟如此亲切？只觉心里稍稍平稳，夜间再也没有惊呼。东林寺讲经的法师隔两三晚讲一次经，李白少不得在大罗汉松下，与张旭听一回，谈论一回。张旭见李白一天好似一天，心里也高兴。

约莫半个来月，李白大病初愈，那阁楼上的法师也有两三天没有讲经了。李白想这次的病，是阁楼上的法师给治好的，过几天要回豫章，少不得要结识结识，当面谢过才好。于是上了阁楼推门进去，只见楼上全陈列着书架，架上摆满了佛家典籍，一排排放满了一层阁楼，哪里有什么讲经的经坛？李白正往里瞧时，一个小和尚拿着一把扫帚从书架后探出头来，问道："施主到此有何贵干？"李白道："请问小师父，这是寺里法师讲经的地方吗？"小和尚笑嘻嘻答道："这是本寺藏经的藏经阁。讲经的地方是在前院。"

李白大惑不解，回房去将刚才所见告诉了张旭，张旭听了哈哈大笑说："法师治好了你的心病，你要感谢法师，这有何难？我看你干脆就在此剃度出家，东林寺又多一位高僧了！"

"癫哥休要取笑我，实话说我在此养病，听法师讲经，就像说到我心里头一样，如此高僧，我有生以来还未见过，怎能不拜识拜识？"李白说。

"这位高僧专门为你设坛讲经，特地发心要度你这陷于灭顶之灾的人，当然要讲到你的心里去。"张旭说。

"特地为我？"李白问道，又一想的确不错。他上阁楼看了，那阁楼是藏经阁，无法容纳听众，法师确是讲给他一人听的。自己的病经好几个大夫看过，吃了不少药也没见好，倒是听了这法师讲经后才豁然而愈的。

李白道："不知是哪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那我更要当面谢过了。"

张旭笑道："只是这位法师有些古怪，凡是他救治的人，如果不当他的徒弟，他是断然不见的。"

听了张癫的话，李白倒犯难了，说道："我这个人倒无所谓，说出家就出家，道士都当过了，当一回和尚又算什么？只是豫章的老妻待我甚好，她贴心巴肝地跟了我，我怎能扔下她不管，一

个人去出家？”

张旭笑了个不亦乐乎：“话说到这一步，也算有诚意了。依我看，你索性带了妻子，一起皈依佛门吧！可惜法师特地为你一人讲经，以为你是个有悟性的灵逸之人，哪知你才是个大大的俗人！恋着老婆孩子，怎能成仙成佛？”

李白抚掌笑道：“癫哥知我，我这人孽根太重，作了和尚心不清静，佛祖也不要的，只能作居士。”

张旭笑道：“这厮倒讲的实话，我只怕你病一好，就把法师给你讲的道理全忘了，日后旧病复发，没有癫哥在可怎办？因此劝你出家。”

李白道：“此次癫哥为我操心，我怎能忘了？这次回到豫章，就与阿瑛一起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修行。”

张旭大喜道：“有这句话，法师就肯见你了，其实，这位法师，你是认识的。”

“我认识？这就奇了，我从未到过此地怎会认识这里的法师？”

张旭道：“随我来吧！”

李白随张旭上了阁楼，小和尚带他们穿过书架，来到里面一间屋里，屋里坐着一个僧人，看样子不到四十，神清气爽抱一本佛经坐在书案前。见李白张旭二人进来，起身双手合什道：“贫僧了空，见过二位施主。”

“宗之！”李白惊喜地奔过去，握住崔宗之的手紧紧不放。

“想不到我们还有缘见面。”了空说：“阿弥陀佛。”

张旭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说：“大法师，我这位兄弟，已经答应作你的徒弟了呢！”

“别听癫哥胡说，了空怎教得下学士公这样的大学者！”

久别重逢三人自是非常高兴，提起旧事，李白问起吴道子，了空说：“自从那年给李林甫讲了《地狱变相图》之后，便与吴

道子一起下了江南。道子仍然不断地在画，漫游名山大川，有时给佛寺和道观作画，有时也画风景人物；技艺越来越精湛，隔几个月又来东林寺看看。”了空问起崔成甫，张旭说：“崔成甫这人不信佛也不信道，从罗希奭兴‘排马牒’的时候起，就买了一支船，上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进了洞庭湖。五年前我还找到了他，在他的船上玩了一个月。附近的渔民有好几个来认干爹的，干儿子撑着船，他给我们在船上生火做饭，剖鱼烧菜。身体还硬朗，只是提起国事不住地叹气摇头，拼命地喝酒。两年前还到溧阳来看我几次，后来杨国忠为宰相，想杀谁就杀谁，说句话就杀人，连文书都不要一张，比李林甫还凶恶。崔五就再没来看我了，不知他到底是死是活！”

“饮中八仙，也就我们几个活在世上了，癫哥、太白你们可要保重啊！”了空说。

“我已经说服了太白，他已经打算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与弟妹一起修行。”张旭说。

“不用找了，就在这庐山之中如何？”了空说着领着二人来到阁楼的回廊上，指着东林寺后的庐山对李白说：“五百里庐山人迹稀少。风景极佳，在那里修行是再好不过！”

李白看庐山郁郁葱葱天然秀美，刚出蜀时就来游过，当时就为山中美丽的风光陶醉，经月不出流连忘返。在此山修行自然是再好不过。

李白长叹了一口气：“因为战乱到庐山隐居，不知这场浩劫，何时才能终了！”

了空说：“等到太白入月的时候。”

“太白入月？”张旭问道。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了空闭了双目说道。

张旭见了空说的玄机，便不再深问。

6. 薛僇向永王讲述淮南王刘安割据的故事

胡正与杜甫分手之后，向西南到了商洛，扮成逃难的商人雇船顺丹水而下，一路顺风到了江宁。找到了永王幕府，说是老友胡正来见。胡正把自己投降一节瞒过，求老友帮他找个差事干。

“永王正赶造一批水军船，兄台原是少府的，前去监督造船如何?”薛僇道。

“造船?”胡正连连摇头道：“我虽是少府监的，却从来不懂制作，万一打起仗来，耽误了是要掉脑袋的……”

薛僇无可奈何地说：“当然这事不能跟胡兄当年造溺壶相比，小弟那就爱莫能助了。”他故意将胡正那段历史说出。“再说兄台年近古稀，……”

胡正苦着脸说道：“薛兄弟你这就不明白了，正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别的事做不来，只好做官……”胡正一边说着，一边在包袱里掏来掏去，掏了半天掏出个镶金嵌宝的紫水晶如意，笑咪咪地递到薛判官面前。

薛僇接过紫水晶如意，爱不释手。胡正在薛僇耳边悄悄地神秘地说：“这本是少府为贵妃特制的，上皇幸蜀，没来得及带走，我把它悄悄带了出来……千万别让人知道。”

薛僇立即用袍袖将如意掩起来，将它放在抽屉里。放好玉如意，沉吟了一下道：“近来倒是有京城的老臣来投奔永王，永王也安插了几个……我替你斟酌一下，你先在我这里住几天，等有机会我就给永王殿下提起，你原来做过江宁县令。不过，只有委屈仁兄做地方官了。”

胡正喜出望外，向薛僇一揖到底说道：“如此谢过兄台!”

此时一个参军来禀，说是永王要开庆功大会，庆贺第一回合旗开得胜。胡正心中奇怪，这一路从襄阳起便一帆风顺，哪里有半点打仗的气氛，永王这是跟谁在打仗呢?便问道：“这里离打

仗的前方有多远?”薛偬见他惊奇的样子，笑道：“哪里是打仗，是永王殿下斗鸡得胜，胡兄来得正好，跟我一起去参加宴会吧!”

永王的宴会设在王府后花园的绮霞楼，薛偬带胡正来到后花园。胡正但见金桂飘香沁人心脾，菊花品种繁多，五彩缤纷婀娜多姿有胜于长安三月，真可谓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江南富庶，朝廷收起来的租赋如山一般堆积在江陵。永王在这里比起长安来更为放纵自由，为所欲为。宴会特别的丰盛，且有几十个娇声笑语的舞妓歌伶作伴。参加宴会的是永王帐下的各位将军和幕僚，气氛轻松而热烈。胡正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尝过江南的佳肴美酒，鲜美的鲈鱼、香甜的莲子羹、清淳的莼莱，还有拼着性命一吃的河豚，香辣酥嫩的烤乳猪……好多北方人从未见到过的佳肴美酒。何况是流离之后，因此胡正感觉如同在天堂一般。

欢宴一直继续到黄昏，所有的人都吃得醉意阑珊才散去。薛偬与胡正回到府中，仆童捧上一碗香茶。胡正接过小童递来的面巾，揩了揩嘴上的油酒道：“怎能够年年岁岁朝朝暮暮享太平之福!”

“啊，胡兄台也这样说?”薛偬问道。

“我为何不这样说？有永王这样的主子，我倒巴不得这里是一个国家！有长江天险，安禄山的兵又不会水战，永王在此守住长江天险，我等在此安享太平岂不更好!”胡正带着几分醉意道。

“低声，你这酒疯子，休叫旁人听到!”薛偬说。

老奸的胡正已经觉察到薛偬的心事，笑道：“你我知己，到这一步，还怕我回长安去告发么？再说，谁知道天下事怎么变呢!”

薛偬松了一口气道：“那是自然。”

薛偬试探道：“胡兄可知道淮南王刘安的故事!”

胡正打着饱嗝道：“我哪里知道什么六安，七安，我只知道长安不安，江南平安。”

薛僇虽与胡正交往多年，胡正一直寡言少语，但胡正官居三品，薛僇从来不敢想到胡正不学无术上头来，倒以为胡正城府太深，与他打诳语。便进一步试探道：“兄台可知三国故事？”

这一下胡正来了劲：“这刘、关、张桃园结义，连小孩都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你说的是刘、关、张，我说的是魏、蜀、吴。三国时，曹操据有北方，孙权据有江东，刘备据有蜀中……”薛僇说。

“等等……”

胡正捋着胡须，眯缝着小眼想了想，顿悟似的叫起来：“嗨！要是永王殿下……对了，太子据有北方，太上皇据有蜀中，永王据有江南，像魏、蜀、吴三国一样，那我们不就可以永享太平了吗？”

薛僇心想，连胡正都这么说，隔江而治的大事，要引古证今，有理有据地尽快与永王筹谋一番。当天夜里查阅历代史料，准备不失时机地向永王献上隔江而治的良策。

玄宗“幸蜀”的途中，下诏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李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道及淮南、河南节度使；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当时盛王琦与丰王珙都跟着玄宗到了蜀中，只有太子亨北向灵武，永王 带着他的幕僚亲信南下江陵。高适在潼关失守后跟随太子李亨，及时预见到玄宗将诸王子分置诸道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割据，李亨在灵武即位，是绝不允许割据的。派内侍李辅国带着圣旨，不远万里星夜奔赴江南。

圣旨上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南东道、岭南道、黔中、江南西道四镇节度使、采访使江陵大都督永王 ，立即归蜀，觐见太上皇。”

永王捧着圣旨谢恩之后半天回不过神来，看看眼前的幕僚一个个面带秋霜，永王道：“偏偏这时候让我回蜀中去见太上皇，你们说皇兄他安的什么心!”

薛僇与众幕僚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吱声。

“你们快替我拿一个主意，去还是不去?”永王焦躁地叫道。

薛僇定了定神，对永王禀道：“殿下，请回避左右……”

只剩下永王、薛僇两个人。

薛僇向永王问道：“殿下可知道淮南王刘安割据一方，拥兵而治的故事?”

最后永王决定，先将肃宗的命令隐秘不发，先把江南各路兵马召集起来再说，有了兵马粮草不愁大事不成。

“殿下要号令江南，还要借重一件东西，……”薛僇说。

“借一件什么东西。”永王问道。

“人望。”薛僇说：“殿下初到江南不久，江南士族百姓追不追随殿下，尚在观望之中。如果殿下将江南名士都请到帐下来，那么士族百姓就会跟随殿下……”

“就大事可为!”永王激动地说。“那么江南有哪些名士呢?”

“李白!”薛僇说：“那可是天下的大名士!”

“李白?”永王想，不就是上次在京城打扰我斗鸡的人吗?

“啊，是他?我记得上次在京城就是韦判官带到斗鸡场来的，韦判官与他很有交情不是?”永王问道。

“有了李白，不愁其他的名士不来投奔殿下。”薛僇说。

“真的?”永王问。

“真的，一点不假!”薛僇说。

“把韦子春给我叫来。”永王说。

韦子春是玄宗将永王封为山南东道、岭南道、黔中、江南西道四镇节度使、采访使、江陵大都督后，追随永王南下的。那年他埋葬了赵奉璋之后，想了许许多多，如果他像李林甫一样作了

宰相，赵奉璋就一定好好的活在人间。他没有救得了赵奉璋，自己反而落得一个亡命天涯的下场。自己一个微不足道的誊文公，又如何救得了赵奉璋？如果自己能爬升到李林甫的高位……在玄宗百年之后将是谁呢？于是他选中了玄宗最宠爱的小儿子永王，接近他操纵他，为达到那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运作。长安的沦陷，玄宗的分制，无疑会给永王带来半壁江山，他进一步看到那诱人的前景，韦子春毫不犹豫紧紧跟随着永王到了江陵。

薛僇派他寻找李白，请李白作永王的幕僚。韦子春忽然想起不知为什么此次到江南，竟忘了会一会老友李白。韦子春知道李白的脾气，倘若两年前永王对李白待之以礼，现在好说话得多。那次李白离开长安，没有与他辞行，听说崔季死后，李白大病了一场，现在不知是死是活。便道："听说李白去年到了江南就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忧愤成疾而死……"

永王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怎样，上天入地，韦司马，你要把李白给我找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魏颢和苏涣为争李白的《猛虎行》争吵起来

韦子春奉了永王之命，听说李白在杭州，韦子春去了杭州。听说李白又到宣州去了，韦子春赶到宣州。又听说回豫章去，韦子春找到宗璟，宗璟连连摇头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韦子春马不停蹄跑了十来天劳而无功，心灰意冷来到浔阳城中一座酒楼。叫了酒菜一个人自斟自饮，思忖着此番回江陵如何向永王交待。韦子春饮酒间，忽听隔壁有一个人粗声粗气叫道："这诗是我的!"另一个声音清亮的道："谁识得便是谁的，为何要赖?"那粗声又道："别人的便送你罢了，李太白的诗，我安能送你?"韦子春一听"李太白"三字，心里一亮，连忙丢下酒杯跑了过去。

隔壁原来是两个年轻人在争吵，一个十七八岁，长得结结实

实，胡服箭袖，腰间佩一把七星宝刀。另一个斯斯文文眉目清秀，不到三十岁，一手执一把折扇，一手紧紧攒住一张六尺草书不放。那佩刀的见韦子春进来，身着官衣气派不凡，知他不是等闲人物，便向韦子春道："这位大人，请你评评理，这诗本是我的，他偏偏强要了去。"韦子春看那斯文的手中所拿诗草，却是水浸过后，那字一眼看出是张旭的狂草。韦子春问道："你为何强要别人的东西？"那人向韦子春深深一揖道："大人，在下是秀才魏颢，他是溧阳县的差役苏涣。我二人在江州相遇，他去江陵我去蕲春，一路上谈诗论文，很是投合。他拿出这篇诗文来叫我辨认，说认对了赠我。我认出这是李太白的诗，他又要赖不送给我了！"韦子春道："拿过来我看看。"魏颢交给韦子春。韦子春见上面写着：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韦子春见以下一片水之迹，看不清了，便有心考考这二人，问道："魏秀才，你凭什么说这诗是李白做的？"

魏颢道："这字并不是李白写的，而是张旭字迹。"

不等魏颢说完，苏涣把头一扬道："这我也早知道了，不需你说。"

魏颢道："但这首诗是何人所做，你就不知道了。"说罢瞅了苏涣一眼，苏涣满面通红低下头。

魏颢接着说："我看出了是李白的诗，但我没有说破。我先问你，如果我能够认出诗的作者并能给你讲解清楚，你愿不愿意

送给我？当时你说愿意的。”

韦子春问道：“可有此事？”

苏涣含糊其辞地“嗯”了一声。

魏颢道：“后来我为他讲解了，他一听说是李白的诗，便不给我了。”

韦子春听了饶有兴趣地问：“你从何而得知这是李白的诗呢？”

魏颢说：“大人请听，这首诗名曰《猛虎行》。《猛虎行》，为乐府旧题，诗的内容多为行役苦辛，志士不以艰险改节。在下以为李白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南奔，蹈险历乱，自是艰辛非常。到了南方之后，遇见了老友张旭，将自己一腔悲愤诉于知己，就由张旭执笔，李白口述，二人珠联璧合写了这篇《猛虎行》。”

“说得不错。”韦子春道。

魏颢又说：“诗的开头写道‘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说的是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太白公泪下肠断，并非是为了一己思乡之情，而是得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忧心如焚，为大唐的安危为百姓遭受灾难而失声痛哭。”魏颢说到此眼眶红了，停顿一下继续说下去：“以下八句‘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写的是胡兵掳掠的洛阳，时局混乱朝政腐败国势危殆的惨状，这才是太白公真正伤心的原因。以下写身逢乱事不为皇上所用，无法施展经纶之才……”

韦子春见魏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便道：“你说得对极了，但不知为何认定是太白公所写？”

魏颢道：“这首歌行，乍看是信笔写来，好似没有着意安排，实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乃是大巧之作。其首尾一贯，脉络分明，浩气神行，浑然无迹，普天之下，唯太白公方能有此大手

笔。所以，在下断定是太白公的诗作。”

韦子春见魏颢说得头头是道，心想这人一定知道李白去处，便道：“对极，秀才对太白的诗如此熟悉，定是常与太白公在一起谈诗的文友，不知太白公现在何处？”

哪知魏颢答道：“在下从未见过太白公，只是对他的诗文仰慕已久。听说李学士到了江州一带，特意来寻访的。”

韦子春听了，大失所望，便向苏涣问道：“敢问小老弟这篇《猛虎行》是从何处得到的？”苏涣答道：“我是在溧阳江岸向一位船家买的。这首诗读起来好似体贴着我的心情写的一般，但我又不知是哪位高人所写，只心下揣测着可能是李白，便买下了。指望着见他老人家一面，好当面讨教，哪知魏兄却硬要了去！”说得十分委屈。

韦子春转念一想，既然这二人都想寻李白，何不交好这两个，叫他们也帮着我找，怎么也比我一人瞎摸瞎撞强！便道：“原来二位都仰慕李白，幸好今日碰见了我，老夫是李白的好友，也正在寻访他呢？”

那两个一听，连忙问道：“原来老先生是李白的好友，失敬失敬，敢问尊姓大名……”

韦子春道：“老夫是永王帐下判官，前秘书郎韦子春。学士公在长安时，老夫在集贤殿，常到翰林院与太白公下棋饮酒。”

苏涣与魏颢本是热血青年，一听顿时肃然起敬，纳头便拜，口中道：“小辈唐突，望韦大人恕我等冒昧！”

韦子春连忙将二人扶起道：“原来我等三人都在寻访太白公！老夫正奉永王之命，寻访李学士，请他到永王幕府为打败安贼出谋划策。”

魏颢道：“这下可好了，太白公得以施展他的才能了！”

韦子春道：“这位小友正是到江陵永王帐下效劳的吧？”

苏涣答道：“正是。”

韦子春把目光转向魏颢。

魏颢说："听说李白有位好友荀七在宿松，在下明日就要向宿松去。"

韦子春说："那好，我们三人分头去寻李白，若有消息就到江州知府那里通报。"

苏涣指着魏颢手中那诗《猛虎行》说："韦大人，他还没把太白公的诗还给我呢!"

韦子春笑道："我有个主意解决你二人这场纠纷，使你二人各有一份《猛虎行,》不知你们肯不肯。日后只要找到了太白公，求诗的事包在我身上！拿纸笔来，与你抄录一份便是。"韦子春也是长安有名的书家，魏颢喜出望外，忙备了纸笔，韦子春为魏颢抄了一份，为自己抄了一份。苏涣收回了自己的诗稿，再三向韦子春道谢。韦子春去叫了一桌酒菜，与二人痛饮一番，酒后二人告别了韦子春，各自往江陵宿松去了。

韦子春送走了魏颢和苏涣，回到桌前将那《猛虎行》仔细看了一遍，心里稍稍有了点眉目。一是李白确在长江流域一带，二是李白仍自诩为张良、韩信，心藏风云以图一朝伸展报国之志。倘若找到李白，晓以平乱之大义，不愁李白不跟他走。但使他耽心的是最后两句："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万一李白被其它都督府请去，自己就难以完成永王给予的命令。

韦子春猛然想起少府监胡正新任了浔阳县令，何不叫他也帮着打听。胡正听说韦判官来到，连忙将韦子春接到府中。韦子春说明来意，胡正道："你为何不早说。我上个月刚上任之时，到庐山东林寺烧香，听东林寺小和尚说，他们那里曾住过一位写诗的李白，只不知现在还在那里没有。"韦子春道："你为何不早说?"第二天一早，便叫了胡正一道来到庐山东林寺，一问，寺里的和尚都说不知。韦子春怔怔地望着莽莽苍苍的五百里庐山，说不出话来。

8. 月光下庐山缟素，像吊唁大唐的灵堂

李白和宗瑛在庐山五老峰下的屏风叠安了家，雇人在白云深处，修造了一座小茅庐，种了几丛宗瑛喜爱的菊花。这里人迹罕至，除了偶尔看见山间的樵夫在远处的林壑中出没，就只有鸟鸣虫叫。山风呼呼吹过松林，山泉潺潺，不知名的野花自在地开着，一片宁静，与山外完全是两个世界。李白平日与宗瑛最大的两件事就是读经和看云赏月。庐山的云特别能与人亲近，它们有时冉冉地从山涧中升起来，攀上峭壁，浸入树林慢慢地轻柔地绕过山梁，犹如软舞女伶飘曳的长袖。有时不请自进茅庐的柴门，淹没了庭院的菊丛，游戏在打坐的宗瑛的裙裾之下。有时涌进李白的书房，爬上正在翻开的书页。

两人世界的生活就这样过去，李白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有时一连几天与宗瑛辗转在群山之中，游了香炉峰、仙人洞、牯岭、云母碓、五老峰，偶尔拜访寺观的僧人与道士。

转眼就到了冬天，韦子春带着随从踏着满山黄叶，在庐山转悠了好几天，哪里有李白的踪影？韦子春心想，一个大活人进山总有点蛛丝马迹，难道飞上天去了不成？便向山中道观、佛寺逐个打听。一日来到仙人洞纯阳道观，找到道观的住持紫阳真人，向紫阳真人说明永王征召李白出山的意思。哪知紫阳真人听了，不理不睬地说："韦大人，贫道从未听说过李白有你这么个朋友，而且贫道也不知李白现刻在哪里。"韦子春知道话不投机，只好退出。韦子春想，上次李白在长安，为向皇上禀报幽州的事四处碰壁，加之崔季的死，定对世事绝望，故而隐遁深山。但韦子春知道李白官可以不做，人可以不见，但诗是不可一日不写。只要他还写诗给人看，就会找到他的踪迹，于是打定主意回到纯阳道观。

韦子春满脸堆笑拜见了冷着面孔的紫阳真人，又给观里施舍了一大笔钱财。然后向紫阳真人说，自己曾是李白同仁，一向仰慕李白诗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今一年不见心中甚是思念。适才在石壁上读到李白诗句十分感动，李白进山不见世人，就是能拜读到李白的诗句也好。紫阳真人被他纠缠不过，叫小道童把他带到后厅去看，自己径自回云房去了。

韦子春随小道童到了后厅，但见室外明窗净几，正中挂着一幅李昭道的老子出关图。旁边一幅字清逸出尘，奔放流丽，正是李白写的《望庐山五老峰》。诗中写道："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韦子春大喜：李白定在五老峰无疑！当下谢过小道童，直奔五老峰而来。

一天夜里，宗瑛给李白斟上自酿的松醪，就着黄熟的山芋，二人饮了一回，李白忽然叹道："去年冬天这时安贼作乱，烽火千里，河北州县望风瓦解。高仙芝副元帅兵败被斩杀，哥舒翰退守潼关。而今长安沦陷已有五个多月，不知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宗瑛道："夫子，我俩说好的，入了庐山再不要说山外的事，朝廷从来不采纳你的意见，纵然前方有事，你又于事何补？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逝。我看你还是不要操这份心了吧！"李白无言，饮了那杯酒与宗瑛去睡了。

睡了一会，忽然见一个女子惊惶万状从门外跑进来，叫道："李伯父，李伯父！有人追我！"李白猛然从床上坐起，细看时却是潇潇。李白连忙将潇潇挡在身后，只听外面人声嘈杂，李白拔出挂在墙上的工布剑。这时一群胡兵从外面涌了进来，气势汹汹向李白要人。李白挥剑砍倒了几个胡兵冲出门去，见朱雀大街一片混乱，兴庆宫那边烈焰腾腾，胡兵正在烧杀抢掠。李白一边拉着潇潇且战且走，口中高叫："胡兵来了！……胡兵来了！""夫子，你怎么了！"宗瑛刚刚睡着，忽听李白叫得吓人，连忙使劲推他。

李白从梦中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只听窗外松涛阵阵，月光从窗棂射进来，地上铺了白晃晃的一片。

“这里是庐山，哪里有胡兵呀?”宗瑛道，说完宗瑛又睡去。

李白却无法入睡，只是想那梦。惊恐万状的潇潇，暗红的血污，凄惨的呼叫，燃烧倒坍的宫殿，在地上翻滚的落地的人头……都历历在目。他披上棉袍轻轻地起来，推开柴扉走到月光下。

冬夜的月亮又大又白，像冰盘高悬，白天的山头都披上缟素。雪白的山，雪白的树，雪白的地，轻轻的夜雾像孝服的白纱，五百里庐山像吊唁的灵堂。天地也在为我大唐悲哀啊！李白想，我这样无可奈何地呆在这里等于死了一样，天地不仅在哀悼一个支离破碎的大唐，也在哀悼一个死了的李白啊。原来的那个睥睨万物的李白已不复存在，现在李白只是一具吃酒游山的行尸走肉……月亮是那样晶莹皎洁，一尘不染，他将那月光下的世界望了又望，也不知站了多久。只觉心中已经疼痛到麻木，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一遍遍地望那天地安设的灵堂，连隆冬刺骨的寒风也感觉不到。忽然他觉得有人给他披上厚厚的霜鹊裘。

“夫子，夜深了，站在这里会着凉的。”宗瑛说。

宗瑛的话温热的软软的驱散了李白心中的寒冷与悲哀，李白不想把此时此刻心中所想告诉宗瑛，只说：“今夜月色真好，小时候不懂月亮是什么，把它叫着‘白玉盘’，……阿瑛，你看，整个世界都变成银色的啦！我年轻的时候在匡山读书，匡山的月夜，几乎跟这里一样……今夜长安月下，不知是什么光景……”

“夫子，你又胡思乱想了，太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又何必自责呢？你不是一生都在羡慕谢眺和谢灵远吗？你现在终于像他们一样了，这不是很好吗?”

李白不言，宗瑛又说：“这么好的月光，照着你照着我，照着庐山，‘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不正是夫子为我

写的诗吗？你看，轻轻的风淡淡的云，明朗的月色，我们俩在仙境般的世外桃源中，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月光，夫子和我。”

“学士公！”李白和宗瑛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李白和宗瑛一惊，回过头来，只见韦子春与他的随从笑吟吟地站在他身后。

“学士公，别来无恙！”韦子春满脸堆笑地叫道。

李白辨认出了韦子春：“韦秘书，是你？”

“在这样的月光下和嫂夫人论诗，潇洒！”韦子春道。

李白见韦子春穿着三品服色，后面跟随着几个参军，一时猜不出韦子春的来意，只记得他陪永王斗鸡时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心中颇有些不快，便道：“阁下深夜到荒山野岭里来，不知有何见教？”

韦子春一副极其热忱的样子道：“太白兄，我找了个多月才找到你这里，从牯岭到仙人洞，从仙人洞到屏风叠，果然学士公在这里吟赏风月。”

宗瑛不知，冷冷地问道：“阁下这么辛苦地寻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韦子春忙道：“当然有事，是顶顶要紧的事。”

韦子春走近李白说：“学士公，在下自随永王到江南之后，已不在秘书省任职，现刻在永王帐下任司马。自太上皇西去巡幸蜀中，已诏命天下，封永王 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坐镇江陵。”说话之前脸上浮起得意之色。“如今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永王奉诏讨逆，永王殿下诚望学士公出山，特派我到庐山寻找学士公。把聘书呈上。”

“永王……”李白听到“永王”二字，想到在长安见到永王斗鸡的样子，脸上显出犹豫之色。

参军托出一个金漆螭纹盘，盘中放着黄绫册页，那就是永王

请李白出山的聘书了。

韦子春从金盘中拿过册页正要递给李白，宗瑛上前一步，站在两人中间，伸出手来，作了个拒绝的姿势道："韦司马，宗瑛与太白所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来隐居，目的就是与世隔绝，不再参与尘世的纷争，请将永王殿下的聘书收回吧！"

"这……"韦子春捧着聘书的手停留在空中。

"是的，我们隐居山林，就是再也不愿回到尘世，韦司马请回吧！"李白也说。

不知他为何断然拒绝了送上门来的荣华富贵，难道说仅仅是为了妻子？便叫道："学士公，韦某远道而来，正是为了成全学士公为国为民的心愿，难道……"不等韦子春说完，李白转过身去，面对那片苍茫月色，沉重地说："我的心，在长安已经死了，今夜的李白，已远非以前的李白，韦大人还是请回吧！"

李白的回答，大大出乎韦子春的意料之外，一腔热情倒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韦子春想起当年李白来求他引见永王的情形，不由说："在下也是想着学士公蹉跎半世，被奸相李林甫所误，壮志未酬，才在永王帐下力荐学士公，看在往日兄弟情份上，领了这桩差事来请你出山，望学士公赏脸。"

李白听了韦子春的弦外之音，冷冷一笑道："李白夫妇既已退隐山林，早把功名富贵置之度外，不劳韦大人费心。"

韦子春没想到屡屡碰钉子，不由心中发毛，蕴着一腔怒火，反唇相讥道："学士公真有伯夷叔齐首阳山的风度呀！可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隐居的庐山，正在永王殿下的管辖之下！"

李白向来不吃这一套，沉下脸来道："韦大人，你休要这样威胁我，对于大唐，我已经尽够一个布衣草民的责任了！当初在长安永王是怎样对我的，你再清楚不过。"

"夜深了，夫子，我们回去吧！"宗瑛拉李白，向自家的茅庐

走去。韦子春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眼见宗瑛陪李白走进柴门。

宗瑛掩上柴扉，在寂静的夜里“吱呀”一声很响。

9. 工布剑在夜间啸吟放出光焰

韦子春沮丧地回到江州，李白是找到了，但不出山又怎么办？恰好魏颢从宿松到江州，等待着给他回话。魏颢告诉他在宿松没有见到李白，却将近年李白写的诗搜集了一大捆，一一展示出给韦子春过目。韦子春看那些诗作，有《北上行》、《奔亡道中五首》、《西上莲花山》、《扶风豪士歌》、《赠溧阳宋少府陟》……等，韦子春一看大喜。但见《西上莲花山》中写道：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下面一首是《赠溧阳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赏闻《绿水曲》，忽此相逢遇。扫洒青天开，豁然披云雾。葳蕤紫鸾鸟，巢在昆山树。惊风西北吹，飞落南溟去。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义，贵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韦子春看了心中大喜，想李白内心深处一定仍在苦待报国的机遇，自己又岂能以庸人的尺寸来度量他？只怪自己操之过急。于是韦子春换掉官服，只穿一件香色棉袍，如当年长安与李白饮酒的打扮，将随从们留在屏风叠附近的道观里，自己单身一人来说李白。

天气晴好，李白登上五老峰，面对北方盘膝而坐。不知为什么，他常常到这里来坐一坐就是一整天。山下的云海在他脚下渐

渐散去，远处的长江像一条白练似的横在天际，依稀看得见山下道路交错，阡陌纵横。虽是冬天，青松翠竹仍旧是生机勃勃的绿色。溪云袅飘向远处，与天际白云连成一片，天上的云在游动，变幻成各种形状。李白的心也在变幻着，坚决地拒绝韦子春之后，他又隐隐有些后悔，万一那就是自己等待了多年的报国机会呢？大唐在破碎，大唐在流血……反过来想，自己退隐屏风叠是与妻子再三思考之后作出的决定，怎能一下子又反悔呢？

“太白，你在这里看什么？”是韦子春的声音，是兄弟般的声音，不是那日的官腔。

“看云。”李白动也不动，望着天际的游云说。

“那白云之下是什么？”韦子春问。

李白没有回答，他本想回答那是“如梦幻泡影”的徒具色相的“名世界”，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说出口。

良久，他听到身后韦子春低低的啜泣声。

“那白云之下……是……是大唐的大好河山呀！”韦子春悲声说。

李白没有作声，不知为什么眼眶渐渐湿润了。韦子春的话击中了他心中最要害的一环。

韦子春疾步奔向前去，一下子跪在李白面前，拉着李白的衣襟哭道：“子春此次到庐山，实在有一肚子话要对太白兄说，不料为聘书的事唐突了太白兄，望太白兄看在旧日的情份上，原谅兄弟。”李白见他涕泪相交的样子，便道：“有什么话就说吧！”

韦子春拭了拭泪道：“太白兄自离京之后，可知道京中旧友的情况？”

与外界隔绝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李白，正想知道外面的消息，他连庐山之外变成什么样都有不知道，何况是长安！便道：“请讲。”

韦子春从怀中取出一篓“石冻春”和两个竹根杯来，给李白

和自己各斟上一杯。便滔滔不绝地讲起长安来，讲七月十日长安城陷之后，贼兵如何烧杀抢掠，玄宗如何弃京城“幸蜀”，如何逃到马嵬驿，在众怒难平之下赐死杨玉环，河北颜真卿等如何抗敌，郭子仪率兵护驾拥太子李亨即位，高适在潼关陷破之后如何追随肃宗呈策献略……李白听了，此时只恨自己不在沙场为国驱驰。

“太白兄，你在庐山深处，你怎么知道，安贼入京后，将京城百官囚禁起来，可怜王维郑虔他们受尽折磨，杜甫在解押的途中逃跑，可怜的杜甫……”韦子春说着说着已是热泪盈眶。“子美他怎么哪！”李白追问道。

“他……死在逃亡途中……还有潇潇，她为刺杀安禄山……”

“什么？潇潇她怎么啦？”

“殉国了！”韦子春悲愤地说。

“潇潇！”李白悲愤地叫道。

“大唐啊大唐朝，你沦落到如此地步，竟没有人能救你，而我韦子春无能，只能与学士公在此清谈，也没有韬略救你啊！”韦子春说着，掩面大哭起来。

哭罢韦子春说：“大唐朝如此衰乱，难怪太白兄要隐居山林，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君臣？太白兄且在此静养，改日子春也要退归林泉了！老友，子春今日到此总算是找到了知音，将我在这几年的积愤一吐为快。今日就此别过了，我在仙人洞暂住，改日再与兄叙谈。”说罢转身走入山中小径。

地上的“石冻春”动也没动。

李白此时哪有心绪喝酒，只觉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想起韦子春这番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北边的战事，使他耿耿于怀。李白无法再在五老峰坐下去，起身回到茅庐。

“是那个韦大人在五老峰来找过你吧？”宗瑛说。

"……"李白无法回答，韦子春说的是连他自己也要退隐林泉，但李白的确已有了出山之意。

"夫子，明日，我们一起上仙人洞纯阳道观去，有一位焦炼师要到道观来讲经，据说，焦炼师能白日飞升呢！"宗瑛说。

李白此刻已经听不见宗瑛在说些什么，全神贯注在想他的心事，宗瑛也没有在意。

冬夜早早地来临了，宗瑛将白天在山中移来的一盆兰花放在李白打坐的窗下，早早地睡了。李白想着白天韦子春说的话，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听窗外起了北风，吹得阵阵松涛响，猛然间他听见一阵轻微的奇怪的响声，像远处利斧劈柴，又像撕裂绸帛一闪而过。他支起身子，侧耳细听，听见那声音是从墙上发出来的，墙上一道青白的光焰一直在颤动。是工布剑！是工布剑在啸吟！

李白从床上一跃而起，从墙上取下工布剑，疾步奔向户外，"哗"地将剑身从剑鞘里拔出，剑锋的青光在暗夜中寒光闪闪。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使用它了，自从前年离开长安之后，作为一名将军驰骋沙场的希望几乎成为泡影，这剑就挂在空空的壁上，表面积了一层灰。剑锋的寒光使他怦然心动，他挥剑望空一划，一道青色的弧光划破黑夜，只觉激情震荡，挥剑舞了一回，仿佛回到当年匡山的光景，只觉有些气喘心跳。李白舞毕用衣襟拭拭剑锋上的湿气，叹了口气，这剑何尝不是像自己一样，被闲置在剑鞘里蒙着厚厚的灰尘！想到今天的一切，那驱山走海的豪情又回到了他身上。李白反复地看那莹莹青锋，热泪盈眶叹道："剑啦！工布剑！你是欧冶子的生命铸成，赛过龙泉太阿，佩在飞将军的腰间，让人侵者丧胆，让作乱者心寒！李白虽然常常拂拭，可惜委曲了你三十多年。像松涛一样啸吟，是想唤醒李白死寂的心么？你的剑气直冲斗牛，是想激荡李白胸中的豪气么？不！你在嘲笑我，你笑我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已经变成泡影，磅礴天地

的诗才，不过是戏子的表演罢了……你笑我退隐山林，到底还是失败……灵性的剑，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懦夫？是不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小人？……”

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松涛阵阵。

“天地风云，你回答我！河汉星月，你回答我……你们都不作声……好静啦！”

李白拄剑呜咽，一下子双膝跪地，垂下头来。

宗瑛手里挽着李白的披风从松下的阴影里走出，悄无声息地站在李白身后，一丝凄凉掠过她的脸。

“夫子……”宗瑛低低地唤了一声。

“不要这样难过，不要这样折磨自己，你已经为大唐付出了过多的努力，你的才华招致侮辱，你的热枕换来的是飘泊流离。如果皇上与权贵们还有明智，大唐又怎会弄到今天的地步？他们不过是在忙着登王位，占地盘，争权夺利罢了。以你的才华和明智去投入他们的昏暗腐朽，怎会得到好的结果呢？夫子，我们到庐山之前，你已经发过誓……”

宗瑛流下泪来，她心里清清楚楚，李白今夜在这里舞剑意味着什么。

李白被宗瑛得话说的无以对答，撩起披风裹住宗瑛说：“谢谢你提醒我，你不要哭好不好？我不是好好地在你身边么？”

“夫子，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很感激你！”

第二天，宗瑛敲着木鱼念经，李白却再也没有心思坐在家里，径自披了霜鹊裘佩了工布剑踏着清霜，到了仙人洞纯阳道观，韦子春像影子一样地从廊下溜过来。

“太白兄！”韦子春叫道：“在下正想到屏风叠向太白兄辞行，不想太白兄自己来了！”

“你这就要下山？”李白问道。

韦子春道：“正是。在下此次奉永王之命，限三日请学士公

下山，现在三日已过学士公又不愿出山，我只好回军中复命，任凭永王责罚。此后我也只好再回庐山，与太白兄一样隐居山林了！”

李白不知他这番话是真是假。

韦子春拉着李白衣袖说：“太白兄既已到此，我也不必到你家中辞行了，我们哥俩就在这里喝一盅吧！”

于是拉了李白到自己下榻的房里，一个参军捧出一坛“郎官清”酒，另一个端来一套红木镶银酒具。韦子春殷勤地给李白斟上，二人对饮。

韦子春道：“有一件小事忘了，前番到太白兄家中送聘书，起因是这样的：永王坐镇江南，平乱在即，在下向永王力荐太白兄有管仲诸葛之才，永王想起当年沉溺于斗鸡走马之事，后悔不迭，悔不该当年不听先生教诲，以至于国事日非。永王让我在送辟书之前，向学士公谢罪。哪知子春见了太白兄，只记得当年情谊，却将这件大事忘了。”说着韦子春向李白深施一礼道：“此时，子春代永王向学士公谢罪！”

李白连忙扶起韦子春道：“子春，你我兄弟，何必如此！”

韦子春眼圈红红的说：“学士公既认得子春这个兄弟，怎么认不得天下苍生！”

李白道：“子春何出此言？”

韦子春举起酒杯，却不饮啜，叹道：“殷深源，是晋代名士，当时朝野都将他比作管仲、诸葛亮，他在墓所几十年，天下人物都以他出不出仕而判测江左兴亡。你好比东晋谢安高卧东山，天下百姓都盼着你哩！学士公名闻遐迩，文韬武略何人能及？江南人材都在观望，看你这位当代的殷深源出不出山来推测江南前景。如果连学士公都不愿出山助永王一臂之力，岂能侈谈平乱之事？学士公，你如今是系天下人望于一身，难道你竟为了隐士的清名而不顾天下苍生之安危，江山社稷之存亡？”

韦子春代永王为他陪罪，李白已经深深的震动了，及至韦子春说出这番话来，脸上犹如大旱望云霓的表情，使李白更为感动。想起当年韦子春为赵奉璋一事奔走的正义之举，李白更感到出山平乱义不容辞。李白饮了韦子春给他斟满的酒正要说话，韦子春一把拉住李白的手道："当年在长安，太上皇对学士公就像对本朝的元老一样，御手调羹，七宝床赐食，力士脱靴，驸马捧砚。而今国家有难，没想到学士公竟这等畏缩不前，竟不顾君臣之义，你当年说的济苍生，安社稷，早已忘到脑后！……"

韦子春正说时，宗瑛捧着一个青瓷盘，上面放着两碗茶，出现在房门口。

"阿瑛！你怎么来了？"李白道。

"我看你与韦大人喝了半天酒，想必有些醉意，想请夫子喝一盏清茶醒醒酒。"宗瑛将茶盏在几上摆好，提起铜壶为二人沏茶。沏完茶向韦子春道："韦大人，你口口声声说要我家夫子与你去永王军中，是请他去斗鸡吧？"

韦子春忙说："嫂夫人说哪里话来，如今大敌当前，在下请学士公出山，实是为了抗敌平乱呀！永王对斗鸡一事早已后悔不已，特地命我专程向学士公陪罪呀！"

宗瑛为他们续上茶，又说："当年夫子从幽燕冒死逃回，关于安禄山阴谋作乱之事，朝廷不闻不问，甚至于将崔季杀害，反说安禄山是国之栋梁！怎么，又要我家夫子去平乱讨贼了？他一介书生，有几条命折腾？韦大人，你饶了我家夫子吧！"

宗瑛犀利的一番话，倒叫韦子春无法应答。

宗瑛对李白道："夫子，我们有约在先，做一对出世夫妻，如果你决意出山作官，那，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吧！"

"这……"李白一愣，没想到宗瑛竟坚决地说出这番话来。

韦子春急了，忙拉住李白的衣襟叫道："学士公，国事也是事，家事也是事，孰轻孰重我想学士公心里是有分寸的。眼下安

禄山、史思明作乱，苍生涂炭，……”说到此韦子春眼巴巴地望着李白，咽喉哽哽地说：“以学士公之声望才能，可望救民于水火之中。若学士公能效诸葛、韩信，乃天下万民之幸也！而学士公犹豫不决，卧龙不出，天下百姓怎么办?”说着声泪俱下地喊道：“大唐呀，天下大乱，我能指望谁来救你呀!”然后跪在地上，仰望苍天放声恸哭起来。

李白此时热血沸腾，心想不管出山之后千难万险，大丈夫的报国之志焉能转移？连忙道：“子春，李白岂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小人？我与你此刻就下山去!”说着扶起韦子春。韦子春不等李白扶起他，连忙向李白纳头便拜，口中道：“韦子春代永王殿下叩谢学士公!”自己并不起身，依然跪在地上，向参军叫道：“为学士公呈辟书来!”

说罢参军呈上辟书来，韦子春接过举过头顶，双手呈给李白。李白跪下来接过辟书一看，原来永王一连发出三道辟书，切命李白速到入幕。永王对李白如此器重，使李白感动不已。李白与韦子春互相搀扶着起来。早已有人抬过两乘肩舆来，韦子春道：“请太白兄，上路吧!”

李白回头向韦子春道：“韦大人，今日我与娘子道别，明日再启程吧!”

韦子春正色道：“学士公，不可，请看这个。”韦子春从怀上掏出一件公文来说：“这是永王的密命，眼下情况紧急，到如今在下不得不摊牌了。”李白接过那纸公文，只见上面写道：“……倘不从命，以贻误军情论处……”

李白看了心里一怔，想起韦子春来时以荣华富贵相许的情形，不知永王为何对他如此威胁利诱。转念又想到统帅以大礼高位求贤历代有之，不能为之用者杀之，在战乱时也属平常，便道：“请韦大人稍候片刻。”向宗瑛走去。

李白向宗瑛道：“娘子，太白只有浅微的学识，不足以济苍

生安社稷，但眼下大唐处于多事之秋，受到元戎总帅三次征召，人轻礼重，又严格地限了赴军的时间，我无法坚决推辞，不去是不行的。李白并不是那些故弄玄虚，伪装清高贪图虚名之徒，此一去到永王幕府，唯当以报国荐贤为己任，有悖于与娘子初约，望娘子海涵。待平乱告捷，我一定不受他的任何官职与钱财，早早地回到山林，与娘子作伴。"

宗瑛听了，哽咽道："……夫子，你并不能真正地像陶渊明似的隐晦韬光，蛰居山林。我看得出来，你从长安回来就忧恨相煎，难以解脱。你口口声声地要去隐居山林，而内心深处却是热情激荡不能自已，太白，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们二人的世界活着……"宗瑛双泪长流地说着，李白想用手绢拭去宗瑛的眼泪，被宗瑛用一本经卷挡住了。

"学士公的东西，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但我还要告诉你，乱世中到处都是泥潭，你不要陷进去。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阿瑛！"李白万万没有想到宗瑛把他看得如此透彻，便道："娘子请讲。"

"你让我先走。"说着宗瑛手执经卷，走出门去。李白不知所措连忙追了出去，见廊下有两个包袱，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宗瑛的，宗瑛背起包袱，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

韦子春说："来人！"十几个参军和士兵在廊下，有捧着锦袍朝靴乌纱帽的，有捧着金银财宝的，一一排在廊下，一乘肩舆拦住了李白。

李白仿佛没有看见那些金灿灿的袍服、财物与肩舆，立即去追宗瑛。韦子春拦住李白，军士们围了上来，亮出兵刃。

韦子春连忙对士兵们喝斥道："还不退下，不得无礼！"将李白的包袱示意士兵拿走，说："把这些金银，留给宗夫人！"然后对李白说："学士公，我们走吧！"

李白道："韦大人还怕我不去不成？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阿瑛与我共患难多年，我又背约，容我与她道别。"

韦子春道："那再好不过，学士公快去快回。"

李白快步走出仙人洞已不见宗瑛踪影，问了一个樵夫，说是向五老峰南麓白鹿洞去了。白鹿洞是焦炼师修道炼丹之所在，李白忙赶到白鹿洞，果听见石室中木鱼声声。李白匆匆赶到石室前，从窗户外往里望。但见老君像前，青灯之下，宗瑛手执黄卷，双目半闭，一付万念俱灰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敲着木鱼，口中喃喃地念诵经文。

李白感到一阵心酸，向宗瑛凝视良久，看到宗瑛半闭的眼里含着泪光。李白正向石室外的门里走去，韦子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轻轻把他从窗前拉开。

腊月下旬，在严冬的寒风中，韦子春与李白各坐一乘肩舆，下了庐山。

10. 把那个磅礴于世的大鹏图腾，烙印在他心中

北方的战事在激烈地进行着。肃宗在灵武即位之后，诏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率军向东进攻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郭子仪扩大队伍，收复了被叛军占须的云中、马邑，肃宗升郭子仪为御史大夫。郭子仪举荐安北都护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大使兼云中太守，李光弼攻克叛军据守的常山要塞与郭子仪会合，一举破贼众数万。又平定稾城南攻赵郡，活捉贼军四千，杀死伪郡守，回到常山。史思明屡败不服气，用数万军队尾随郭子仪的队伍。到了行唐地方，郭子仪选五百精锐骑兵深夜袭击尾随而来的贼兵，贼兵以为是神兵天降，乱成一团仓惶逃走。郭子仪愈战愈勇又攻破沙河，镇守常阳。安禄山见史思明兵败，又加上精锐扶持史思明。郭子仪率兵与之殊死搏战，斩贼兵二千首级，俘虏五

百，缴获不少马匹。于是郭子仪白天不停地发起攻击，晚上又派兵袭击，贼兵得不到休息，士气衰落。郭子仪又联合李光弼的部队袭击贼兵于嘉山，斩首四万级，俘获人马数以万计，史思明逃奔到博陵。河北诸郡的军民士气大振，斩杀了贼伪郡守迎接郭子仪、李光弼所率王师的到来。

肃宗下诏命班师，于是郭子仪、李光弼率步兵骑兵五万同赴灵武。郭子仪的胜利使国威大振，肃宗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阅六军，一鼓作气南下打到了彭原。

然而另一条战线的战事并不顺利。郭子仪接到命令，皇上召他议事。郭子仪走进肃宗营帐，肃宗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坐在那里，连话也没有说一句，将一堆公文推到郭子仪面前。郭子仪拿起公文，正是房 战败的消息。房 是个不错的文士，但从未打过仗，房 自告奋勇率兵进攻陈陶斜，用牛车二千乘，马步兵混杂出战。贼兵擂起鼓来，大声呐喊，没有受过训练的牛受惊后乱跑乱跳，贼兵乘机放火烧车，战场上一片混乱，唐军死伤了四万余人，安史叛贼气焰再度嚣张起来。一时间，东北方的叛军再次向唐守军发起进攻，一时间河间失陷，清河失陷，博平失陷，饶阳失陷！告急！告急！肃宗只能依靠郭子仪与李光弼这两只军队，面对久经训练的安史的几十万叛军，下一步该怎么办？

面如死灰的肃宗将一摞告急文书掷于案下，文书像雪片似的飞洒到地下。郭子仪上前去将地上的告急文书一一拾起来，清理整齐，在案头放好。轻轻在肃宗耳边说：“皇上不要焦急，子仪还有退敌之策。”

“什么计策，郭爱卿请讲！”肃宗说。

“皇上忘了，当年太上皇在天宝初年，因为李学士的缘故，宽容了一个人，此人对大唐存感激之心，此人现在拥有的军队胜过安禄山。”

“谁？”肃宗急忙问道。

“回纥可汗摩延啜。”郭子仪答道。“回纥人素与安禄山不和，倘若派一位使者到回纥，叙之以旧情，晓之以大义，许之以利益，请回纥借兵给大唐，与大唐一起歼灭安史叛贼。”

“好固然好，只是此事派谁去最合适？”肃宗脸上的死气褪去了。

“目前来看，只有臣亲自前去。”

郭子仪手持节杖率一队轻骑，日夜兼程向北进发。十多年前他被李白救下之后，他怀着李白送给他的诗文回到了云中都护府。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就应该是那“周旋天纲，跨蹑地络”磅礴于世的大鹏。的他惊异于谪仙人的神奇，他把他心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呼唤了出来，把那个磅礴于世的大鹏图腾，烙印在他心中。他有了一种气势，一种精神，与部将在恶劣的荒漠中，准备将来的腾飞。“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苦苦等待的这天来到了，那竟是在他年过花甲之后，而大鹏的腾飞却不是那么飘逸的。他郭子仪历经数十次的鏖战，与凶残狡猾的贼兵艰苦角逐，在弥漫着血腥的韬略上费尽心机。每当他心力交瘁与敌殊死搏战的时候，那个图腾呈现出来，他“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蒙纱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摧奔……”他要安史叛贼如“巨鳌冠山而却走，长鲸腾海而下弛，缩壳挫鬣，莫之敢窥。”半年来的浴血奋战，使他造就了他这支军队挫锐克刚的实力。

此次出使回纥，他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回纥人怎样看大唐这场战争呢？想到回纥人敬仰的李白，他心中充满了自信。

可汗摩延啜特别关注事态的发展。他的部将中有的认为，当年安禄山杀人抢马是‘受大唐天子的派遣，来消灭异类’，安禄山是皇帝老儿的亲信，官居尚书右仆射节度东北大权独揽，大唐昏君哪里把回纥放在眼里？现在是回纥报仇的时候到了，趁他们鹬蚌相争之时，率铁骑掠土夺财，作一个黄雀在后！白发苍苍的

乌兰说："大唐天朝是礼仪之邦，不计较我们异邦的过失，宽宥我们，是我们的朋友。那安禄山本是乱唐的逆贼，我回纥念在与大唐多年的交好，应该协助大唐，消灭安禄山！"摩延啜也知道：大唐之所以繁盛，因为大唐以礼义教化天下，百姓皆感恩于国主。虽有安史叛军作乱，但朝野尚有忠义之士在，忠义不灭，则大唐不灭。素无定居之所的回纥虽骠悍而少礼仪，怎能治理得好一个泱泱大国，大唐的才智之士众多，人文荟萃，弄不好自陷泥潭反取其祸。据派往中原的细作来报，自安史之乱后，吐蕃人获悉河西、安西，北庭都护府兵力内调，伺机由北攻取河西走廊和陇西，由南与南诏合力窥伺西南，回纥之实力大于吐蕃，不宜坐失良机。

摩延啜正准备召集部将商议进犯大唐，卫兵进帐来报道："启禀陛下，大唐有使者来见！"

"叫他进来！"摩延啜倨傲地说。

往日来了大唐使节，摩延啜亲自带领马队仪仗在几十里外迎接。大唐的使节赠送给可汗许多金银财宝，丝绸布匹，茶叶香料。而此时，既然安史叛军已经攻克长安，这使节的身价也就一落千丈，何必到几十里之外去迎接，随便叫他进来就是。况且，下一步要犯中原，此时正好在使节身上找岔，制造进犯大唐的借口。

风尘仆仆的郭子仪手持节杖进了回纥可汗牙帐，望着高倨于上回纥可汗道："可汗在上，大唐使节……"

不等郭子仪说完，摩延啜哈哈大笑道："大唐？京都长安已被逆贼攻下，已是伪燕的天下，哪里还有什么大唐？大唐都没有了，哪里来的使节！"

郭子仪听他如是说，心中气愤，但自己有求于人，须得忍下气来晓以礼义，便道："可汗远在回纥，还不知道中原的情况，太上皇已经传位给太子，太子早已在灵武即位。安史逆贼虽然猖

獗，但我大唐雄兵连连取胜，伪燕岂能长久！”

摩延啜故意将脸转在一边，看也不看郭子仪说：“既然大唐节节胜利，来人所为何事？”

郭子仪道：“大唐与回纥，乃是友好邻邦，那安禄山、史思明乃大逆不道之徒，乃是回纥与大唐的共同敌人。在下到此，诚望可汗出兵相助。”

摩延啜意在滋生事端，此时找不出郭子仪的岔儿，便喝道：“那李唐昏君，丢了京城百姓，自个儿逃命，有何面目派使节前来见我！来人啦，与我赶出去！”

郭子仪见摩延啜如此无礼，怒目圆睁地喝道：“摩延啜，只听说你与安贼势不两立，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幸灾乐祸、趋炎附势的小人！”

摩延啜哪里听得这等辱骂，大怒拍案而起道：“大胆狂徒，你亡国在即，竟敢在此咆哮，与我拉出去斩了！”

牙帐中的回纥卫士一涌而上来绑郭子仪，郭子仪安肯束手就擒，大喝一声，“谁敢”！如雷灌耳，将回纥人镇住，郭子仪叫道：“我大唐待你回纥不薄，你不借兵就算了！竟敢害我，摩延啜，你是堂堂男子汉就下来与我比试一番，为何以势众欺人！”

摩延啜本是以武勇纵横漠北的人，哪里听得郭子仪如此激他，从虎皮椅上一跃而起，侍卫立即抛过来一把番刀，摩延啜望空接过，叫道：“比便比！怕你不成！”

双方正在剑拔弩张之时，忽听一位盛装的妇人一下子隔在二人中间叫道：“等等！不要伤了恩公！”

郭子仪惊疑地看着胡服盛妆的妇人，“小兄弟”虽然两鬓染霜但模样并没有大变，依然端丽雍容。

“金陵子！”郭子仪叫道。

“郭大哥。”金陵子说。

“可汗，我们的恩公到了！”乌兰道。“十八年前，在燕山脚

下救了我等的，便是郭子仪大人!”

“原来是郭子仪大人!”摩延啜将番刀往地下一扔，帐中的回纥卫士们纷纷后退，金陵子拉了摩延啜，向郭子仪下跪道：“恩公！小弟无礼，望郭兄宽恕。”

摩延啜夫妇设盛筵款待了郭子仪。时过境迁自是感慨万端。郭子仪此次出使回纥，因战乱却没有什么礼物赠与回纥。自己随身带了一部手抄的《李白诗文集》，准备万一在回纥打听到金陵子下落，便赠送给她，谁知在这里不期而遇。酒过三巡，郭子仪便叫随从捧出那本《李白诗文集》来道：“大唐遭乱，子仪此行，未曾带来金银财宝，这本《李白诗文集》，一直随身带着。在下以为李学士锦绣文章，东起日本、南至安南、西到波斯、喜爱的人众多，有胜于黄金百镒，权作礼赠，望可汗笑纳!”

摩延啜心知金陵子深爱李白，而今一去三十多年，心存愧疚，此时见了诗文，忙恭敬接过道：“学士之诗文我夫妇俩常常拜读。郭兄这件赠品比金银珠宝更为珍贵!”说着将书递给了金陵子。

金陵子道：“郭兄，从凉州到长安，‘小兄弟’多谢郭兄的照应!”说着便给摩延啜讲了当年路上的趣事。

摩延啜听了面有得色道：“郭兄竟不知道她不是男儿?”

郭子仪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自己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再说何益？但见金陵子翻着那本《李白诗文集》爱不释手，心中也随即释然。

金陵子一心要助郭大哥一臂之力，促成他借兵平乱，便叹道：“我们都老了，要不是此次战乱，我们尚天各一方，纵然相逢也不相识！郭兄相信，可汗绝不会轻饶那盗马贼。”

金陵子的话头已经递到摩延啜嘴边，摩延啜当机立断道：“郭兄，回纥人素重道义，此次我兄弟连手，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郭子仪放下酒杯，向摩延啜夫妇行礼道：“可汗在上，郭子仪代大唐皇上、文武百官、黎民百姓谢过可汗与王妃殿下！”

唐至德元年，郭子仪从回纥借了雄兵，与安禄山大战于榆林、河北等地，斩首三万，俘虏一万。

11. 李白上了永王的楼船顺江直下向东而去

韦子春一下山就得到消息，永王东巡的楼船已经到了浔阳，为了尽快赶上永王东巡的队伍，韦子春加速前进。庐山烟云，阡陌树木疾速地被远远抛在后面。李白迎着扑面而来的疾风，感觉自己就是东晋的谢安、蜀国的诸葛亮。所谓安天下者，就是安人心，只要天下人齐心，就能打败安禄山，光复大唐。李白感觉已经驰向疆场，驰向那一生向往的一次拼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像诸葛亮一样出茅庐而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

“如果郭子仪从北面进攻，永王殿下从南面夹击，皇上西出散关，那安禄山，只能变成鱼虾，逃到大海中去喂鳖！”李白兴奋地说，“到了江夏，好好跟永王殿下叙谈叙谈，只要上下齐心，不愁安贼不灭！”

韦子春没有回答，车子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向东拐去。

“喂，停一下！”李白叫道。

“怎么！”韦子春道。

“永王殿下不是在江夏么？怎么向东走，是走错了路吧！”李白说。

韦子春道：“没错，十天以前，永王已经从江夏出发，乘楼船东巡，眼下已经到了浔阳了！”

“东巡？不是说北上攻打安禄山吗？怎么向东！”李白问。

韦子春此时，板着一张脸，弦外有言地说：“学士公，这是军中机密，不可泄露呀！”

李白看看前后左右，手执利器的卫士们一个个神情严肃。李白心中一怔，回头瞪着韦子春，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韦子春看李白的样子，又笑道："永王自然是要去抗击安禄山的，今夜我们就可以赶上永王的楼船，学士公的远见卓识，见了永王还可以慢慢谈。"

韦子春的言行使李白不无疑虑，但已经走到这一步，目的是为了去参加抗击安禄山的战斗，大丈夫马革裹尸尚不足惜还怕什么？

第二天下午，到达了浔阳。永王一反常态，在浔阳的官邸热情地迎接了李白，当晚便邀请李白参加在楼船上举行的盛大宴会。

永王的楼船之高大宽阔是规模空前的，庞大的船体和三层楼舱到处都雕画着美丽的纹样，装饰得金碧辉煌，与其说是战舰，不如说更像华丽的行宫。楼船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是歌舞管弦的世界。

永王向李白频频敬酒，一会儿众宾客中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有人叫道："出来了！出来了！"李白抬头看时不知从哪里飘出来一位丽人轻歌曼舞，合着檀板娇声娇气地喝道："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倾国亦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永王看得兴起，索性跳下福寿床，与那女伶一齐起舞。永王当年就在梨园混过几天，在歌舞场中正是得心应手，与那女伶相伴好一对搭挡。舞得兴起，将那女伶搂在怀中放声唱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永王唱毕，楼船上的人们鼓掌欢呼起来，一时间杯觥交错，宴会达到了高潮，永王只顾搂着那女伶卿卿我我。永王的慕僚们便把目标指向了李白，以为李白此来必定是永王的近臣无疑，何况对李白仰慕已久的大有人在，很多人都来向李白敬酒，李白酒

量甚大也不拒绝。哪知从那次在东林寺养病时起已有几个月，没有如此豪饮过，不知不觉已喝得烂醉如泥。

到了半夜，李白在醉梦中只觉床在巅簸，四周一片黑沉沉的，却不知身在何处，惊叫道："来人啦！这是什么地方！"

"来啦！"有人在外面应声，随即一个年轻人点了个小白灯笼进来。"学士公不要怕，我们在水军船上，此时船正在往下游行驶呢！我叫苏涣，是季广琛手下的参军，永王让我来伺候您的。"

"我好想吐。"李白呻吟着说。

苏涣将灯笼挂在船顶上，打开舱侧的窗户，李白探出头去，一阵江风扑面而来，李白将吃的酒食翻肠倒肚地吐了个干净。苏涣拿过一张面巾来递给李白洗了脸，捧过一盅热茶来。李白喝了茶，呼呼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下午。

苏涣见李白醒来，便向李白讲述自己如何从溧阳酒楼寻他到永王军中，如何与魏颢打赌等等。李白与苏涣交谈之下，只觉得年轻人天真淳朴，又颇有学识，心下欢喜。永王东下，李白在船上又无处可去，便与苏涣谈诗论文。

永王东巡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肃宗所在的凤翔。引起了高适极大的关注。高适是在潼关失陷后回到长安的。回到长安后向玄宗献策，请皇上将全部禁藏财物用于招募敢死的士兵，抗击安禄山逆贼，为时不晚。但玄宗不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西去'幸蜀'。玄宗又命诸王分镇，高适极力反对分疆封土，玄宗根本不采纳高适的意见，高适便追随太子到了灵武。既然太子已经称帝，举国上下都应保证肃宗的统一指挥。永王不听肃宗的命令，使肃宗很气愤，高适从容奏道："皇上息怒，关于永王东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永王想由水路进兵到渤海，去攻取安贼老巢，一种说法是只到金陵……"

"到金陵干什么？"肃宗问。

高适道："不管是到渤海或是到金陵，都是与皇上让永王入

蜀觐见太上皇的敕令是相违悖的。皇上已登基称帝，永王就应听命于皇上。去年太上皇命皇上经略朔方，恢复两京和黄河一带，直接对敌作战，而命永王坐镇江南，江南根本就没有叛军，永王坐守不出，那里又是富庶之地。……太上皇的意思很明白——”高适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肃宗微微颔首道：“请高卿讲下去。”

高适又说：“太上皇这样安排，意在保有江表，让永王在江南坐大。一旦皇上在北方失利，太上皇与永王据守长江天险，效法东晋的样子——”

“对！这才是永王不听我诏命的真正原因，依卿之见——”

高适立即答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控制江淮，绝不能让永王得逞！”

肃宗立即下诏，任高适为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与淮西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共讨永王 ，以求天下一统。

“朕要用朕的刀剑，让那小子明白，朕——才是当今真正的皇上，太上皇……哈哈……已经不中用了！”肃宗笑着，将诏书交给内侍李辅国，让他去传旨。

庞大的水军舰队簇拥着永王宏伟的楼船沿长江一路顺风而下。沿途的州县官吏都来献贺，向代表太上皇的永王致以敬意。李白上了楼船半个月，天天观妓饮酒，听不到岸上的消息，沿途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不知永王到底去金陵割据称王，或是沿水路北上抗敌。

韦子春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李白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楼船上的一件摆设，仅仅用于抬高永王的声望，心里越来越觉得不踏实，决定在宴会上一探虚实。

“学士公，永王殿下有请！”韦子春满面春风地进来。

李白没有回头看韦子春，只是看着滚滚大江说：“又是观妓饮酒，点缀风景吧？”

韦子春在李白面前坐下来，亲昵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学士公，这次可与往回不同，过几天就要到金陵了，金陵乃是六朝古都啊！到了金陵，怎能少得了学士公的绝妙好诗，所以永王殿下关照，请学士公一定出席！"

李白回过头来，对韦子春正色道："李白到此，并不为陪着永王饮酒作乐。请你转告永王，为了消灭安禄山，我会像谢安、诸葛亮一样，尽心为永王策划的！"

韦子春假意道："学士兄，您这就太见外了，我这就向永王禀告您的意思。"韦子春见李白生气，立即就来到了永王楼船，将李白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永王。

不等永王开口，薛缪便道："哼，他要参与军机大事，还自命像谢安、诸葛亮，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些穷酸文士，不过借他一个名声，他就轻狂得什么都忘了。"

永王道："本王拿他摆摆门面，还算看得起他呢！真正有事，能让他知道吗？"

韦子春极圆滑，忙道："卑职冒昧，望殿下恕罪，卑职将此情禀明殿下，也就是不要他参与机密，要提防着点的意思。"

"这样就好。"永王说。

李白像往常一样，再次参加了永王的盛宴。酒至半酣，李白举杯站起来说："永王殿下东巡，一帆风顺，此乃贤王盛德之所至，今盛宴之上，即席诵诗以贺东巡！"

永王一听心中大喜，叫道："请为学士公干杯！"

众人见永王如此看重，纷纷干杯欢呼。

李白清了清嗓子，朗声诵道："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李白啜了一口酒，又道："这首诗说的是，殿下东巡，一路和平气象。"

众人交口称赞，唯有薛缪道："李学士！请问'天子遥分龙虎旗'一句，作何解释？"

李白见薛缪如是问，心想不管尔等心中作何打算，我自是要表白我的心迹。便道："太上皇西幸途中，分制于诸王子，龙旗自然是分与太子，虎旗付与永王殿下。这就叫'天子遥分龙虎旗。'"

李白瞟了一眼薛缪和永王，见二人面无表情，又大声吟道："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刚说完，宾客中有人叫道："学士公说得好！我等要是引兵北上消灭安禄山，安贼灭亡在即！"李白一看正是常在永王左右的大将季广琛、浑维明，又高声诵道："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诸将听了，以为李白作诗乃永王授意，无不欢欣鼓舞，叫道："臣等愿为殿下效死，消灭安史叛军！"

季广琛道："消灭胡逆！打到长安去！朝见天子！"

永王见众人激情奔放，心中暗暗叫苦，但表面又不能不附合，薛缪情急，高叫道："传神鸡童，把他的新玩意儿献上来！"

贾昌与斗鸡小儿听了，忙将一群斗鸡扑楞楞地赶出来。

永王没看几个回合，便推醉离席，薛缪也随即溜了出去。

"把韦子春叫来！"永王怒气冲冲地说。

少顷，韦子春上得楼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小心翼翼地向永王下跪施礼。

永王面对长江，看也不看韦子春，气愤愤地说道："真不知天下有这等愚人！本王自东巡以来，何曾提到过要去河南消灭安禄山？他竟在诗中说出，那些没脑子的人也跟瞎哄哄。""殿下息怒！在下请李学士公下山，他说什么也不肯，在下只好哄以抗击安贼廓清中原之大义，李白才跟我下山了！"韦子春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地说。

"大义，大义，什么大义，这叫饭饱生余事！韦司马，你立即去告诉那老书呆子，以后本王没有说的事情，不准在诗中乱嚷

嚷！”

韦子春连大气也不敢出，口中连连说是，倒退到舱门口。

“等等。”薛僇说：“以后就是宴会，也少让他参加，早知道请名士这样麻烦，当初就不该让他来。”

宴会结束了，苏涣兴高采烈地将李白的《永王东巡歌》抄录了一遍，细细拜读。苏涣是第一次听李白即席吟诗，既羡慕李白的风采超然，更惊异于李白竟将十首诗一气呵成，如霞绮满天文采斐然。苏涣想，要是贾昌不赶出那些斗鸡来，说不定学士公还要吟出更好的诗来。苏涣是个极聪明的人，仔细一想，不对，那斗鸡是永王叫来的，李学士吟诗的时候，永王和薛司马脸色都不好看，这是为何？

苏涣想，要是永王真的对李白不感兴趣，自己倒不如早早地跟随李白离去，到底是什么事使永王和薛司马如此不乐呢？苏涣想了又想，想不出什么答案来，于是便来到季广琛船上，来找季广琛。季广琛一听苏涣的话，心里愣了一愣，心想，自己身为大将，怎么揣摩事情还不如这个毛头小子，永王只说东巡，到底为什么东巡却从未与人提起。季广琛心里七上八下，只给苏涣说：“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再来告诉我。”便撇下苏涣，急急地来找浑维明。

苏涣见季广琛不回答，一脸疑云的样子，便远远尾随季广琛。船上的士兵以为苏涣是季广琛的随从，便没有人阻拦他。

季广琛找到浑维明，浑维明沉吟了片刻道：“仁兄，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季广琛说：“哎呀，咱哥俩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有什么不该说的？”

浑维明说：“我二人跟随永王，自然要效忠他，如今太子登基，若永王效忠太子，我们这回也没白跟着干，如果永王与太子各存心眼儿……”

“那我们怎么处?”季广琛道。

“那我们二人就想到一起了。你知道为何李白吟诗永王不乐?”浑维明道。

“为什么?我也猜不透这里头的意思。”

“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跟别人提起!乱说是要掉脑袋的。”浑维明道。

“我怎会告诉他人!你但说不妨。”季广琛道。

“去年腊月,皇上从灵武派了使臣来,敕令永王西入蜀川觐见太上皇。”

“我怎么不知道?”

“使臣来传了旨,很快被永王打发回程。我听斗鸡徒说的。”

“皇上为什么要让永王归蜀?”

“事情很明显,皇上不需要永王在江南坐大,宁可不要永王扫胡,也要他规规矩矩回到蜀中去。”浑维明说。

“糟了,永王和薛缪把今上旨意隐瞒起来,又不去抗击安贼,万一……”

浑维明一下子蒙住季广琛的嘴巴。

“我看李学士在永王面前行走,说的话也跟我们想的差不多。李学士见多识广,万一他知道内幕……我们抽个空子,去探探他的口风,看这里究竟有什么名堂?”

季广琛和浑维明说的话,苏涣隐隐约约听见了,事关重大,不等季广琛说完,连忙抽身返回李白船上。

第二天,季广琛来到了李白船上。

李白不知季广琛为何来访,便叫苏涣献上茶来道:“季将军来此有何见教?”

季广琛道:“在下一向仰慕先生大才,冒昧造访,只是想向先生请教一二。”

李白见他谦恭有礼,便道:“将军过谦了,有什么话直说好

了。”

季广琛看看滚滚东去的江涛，叹了一口气道：“先生想必知道‘南辕北辙’的故事？”

李白不知季广琛究竟目的何在，只说：“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说的是一个人驾着车往北走，却自称要到南方的楚国去，这人的愿望与实际所走的路线恰恰相反。这个故事就叫做‘南辕北辙’，将军，在下说的可对？”

季广琛道：“在下只是有一点不明了，坐在车子上的人并不想反其道而行之，车子要往反方向走，该怎么办？”

随永王东巡以来，李白心中已不甚了了，听季广琛说出这种话来，不由心里一怔。转念一想自己与季广琛素昧平生，又不知他所指何事，如何与他深谈？便笑道：“将军爱谈典故，我也讲一个典故给将军听听：两晋的时候，齐王的大司马东朝椽叫张翰，本是吴郡人，他说：‘四海有名的人，要从朝廷退下去很难，我本是山野之人，对当朝没有什么奉献，故尔秋风起时，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就弃官不做回家乡去了。在下跟张翰一样，也是从山野中来的，不同的是，就是不起秋风，我也想回家了，这就叫‘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

季广琛听了，李白的意思很明白，李白可能也不知永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与李白寒暄一阵，回头又找到浑维明将军把与李白交谈的情况说了。浑维明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多长个心眼，见机行事吧！”

李白在永王幕中，可惜不是能进便进，能退便退的。新任的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高适与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奉命共讨李 ，在安州举行了誓师大会，至德二年正月已赴扬州任上。高适派吴郡太守写信警告永王 ，并将讨伐李 的檄文分送到军中各将校手中。季广琛、浑维明看到檄文后，明白了肃宗对永王割据的态度。

永王接到高适派人送来的警告信，气得浑身发抖，命令季广琛、浑维明等出兵攻打吴郡、丹阳，正派兵遣将之时，薛缪慌慌张张上了楼船。

“殿下，大事不好！”薛缪神色仓皇地叫道。

“发生了什么事？”永王问道。

薛缪道：“我刚才接到密报，扬州大都督高适，以殿下派兵攻打吴郡为由，飞报朝廷说抓到了殿下叛逆的证据，要讨伐我们！”

从未真正打过仗的永王大惊失色，连声音都变了：“高适……他们在哪里？”

韦子春说：“听说正在集结水军，隔江相望，看得见他们的队伍。”

“上去看看。”永王说着，登上楼船的最高层。永王登上楼梯回头向呆在一旁的薛缪叫喊：“呆着干什么！”快把幕僚和部将召来听命！

永王登上楼船最高层，向对岸望去，只见长江对岸好几十里长，尽是高适的兵船，旌旗鲜明气势雄伟。永王不觉两腿战栗脸色大变，连话也说不清楚了：“这就是……高适……的队伍吗？……”

“这里江风太冷，殿下还是下去议事吧！”韦子春说。

永王在韦子春的搀扶下战战兢兢下了楼梯。

永王在下面一层，坐下定了定神，发现不见了季广琛和浑维明。

“季广琛和浑维明到哪里去了！”薛缪问。

突然岸上传来打斗和喧哗声，一个部将飞跑来报：“季广琛和浑维明叛变了！”

永王吓得一下子瘫在坐椅上，口中叫道：“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

原来季广琛、浑维明与高适的一些部将是旧交，近几天高适派遣这些部将暗中将皇上讨伐永王的檄文送到他们手中。季广琛见了檄文情知大事不好，率自己的六千士兵逃往广陵，浑维明也领着部将逃到白沙，冯季康等到江宁，纷纷投奔高适。此时永王所率水军三万多人，楼船千艘，全线崩溃。只见江中船来船往，岸上人喊马嘶，乱成一锅粥。

李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到楼船上一看，见楼船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慕僚在那里交头接耳。永王在上一层楼，正在设法派兵遣将追击季广琛等叛逃的人。

李白正要上前打听发生何事时，见苏涣飞也似地跑过来，一把拉住李白说："学士公叫我好找！快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苏涣把李白拉到一边，将季广琛等的情况一一向李白说明。李白一听急了，问苏涣道："你说的可是实情？"苏涣道："在下对学士公仰慕之至，怎会骗你？"

李白道："永王当真不想对安禄山用兵？"

苏涣道："学士公记不得前几天，季将军来谈的那个'南辕北辙'的故事？再说学士公主张北上抗敌，廓清中原，与季将军、浑将军的想法同出一辙。"

李白道："我倒是早就不想在幕府。"

"眼下永王正在清杀季广琛、浑惟明的同党，我听说已经有人把你在永王面前告发了！"

"有这种事？"李白大惊道，事情复杂到这样的情况倒是李白始料不及的。

苏涣道："学士公，我们快逃吧！学士公写了清中原扫胡尘的诗，季广琛又来船上造访过，要是永王怀疑到你头上，我们怕逃也来不及了！"

李白见外面一片乱纷纷的样子，好在苏涣早已将他随身物品收拾好，二人下了楼船。苏涣早已备了一只小船，与李白乘了，

苏涣是撑船的好手载着李白东转西转，绕过出事的地点，逃离永王的军中。

从正月的上旬到二月初，李白在永王军中呆了不到一个月左右，世事变化是那样仓促无情，这一次的结局不幸被宗瑛言中，李白的报国梦再次破灭。事情到了这一步，李白没有地方可以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庐山。沿江一带都是乱兵，苏涣护着李白东躲西藏夜行昼宿。

李白在永王军中，而永王军正在追击叛逃的季广琛、浑维明，李白要逃离，自然遭到一路追捕。而渡江而来的高适的部队，也沿途掩杀永王军。李白原是永王军中的幕僚，又怎敢说明自己的身份？好不容易到了彭泽，估计远离了交战的中心，这两天，天又淅淅漓漓地下起雨来，李白与苏涣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没有吃一顿饱饭。拖着疲惫的步子，在野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离开了平乱报国的战场，他不愿回庐山但又无可奈何。二月的雨夜没有月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水已经浸透了棉衣，冰冷地裹住他日渐消瘦的躯体。苏涣扶着李白，看见了远方有一星点儿火光，那火光像萤火虫似的一闪一闪。有火光就会有人家，到那家人的檐下去避避雨，换干衣服，求一碗热粥，李白与苏涣在黑暗中向那一星点儿火光蹒跚走去。

忽然身后的旷野远处传来人喊马嘶声。李白回头看火光闪闪，与苏涣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跌跌撞撞一次又一次地摔倒在泥浆里，终于跑到了火光那里，是一个破败的河神庙，神像前有香烛的残火。李白与苏涣钻了进去。

“抓住他!”后面传来士兵的喊声。

河神庙只有一间破房，没有躲避的地方，苏涣绕过后面，无意间碰到了断垣，“轰”的一声被雨水浸蚀的半截土墙垮了来。苏涣跌倒在地，李白俯身去扶他的当儿，一群士兵包围了他们。

"就是他!"一个士兵咬牙切齿的叫道。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李白叫道。

苏涣一眼就认出了这人原来是永王手下的斗鸡徒贾昌："你不就是永王帐下的斗鸡徒吗？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现在是高适将军的部下！奉命捉拿永王逆党!"

将士们寒光闪闪的刀剑对准蓬头跣足的李白，把他们绑了个结实。

"我不是什么逆党！为什么抓我?"李白大叫道。

"老爷抓的就是你－－卖身投靠永王的叛逆李白!"李白背后一个气喘吁吁声音叫道。

李白回头一看，胡正的双眼像坟场的磷火，在黑暗中幽幽燃烧。

漆黑的彭泽荒野一片死寂，只有雨在淅淅漓漓地下，像天在流泪，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12. 杀了李白，天下人才知道皇上的厉害

至德二年二月初九，永王兵败南逃至大庾岭，为洪州刺史皇甫诜所杀。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高适，顺利地平息了永王的叛乱，捷报飞呈凤翔肃宗驻地。肃宗立即派人将捷报飞送蜀中。

自玉环被赐死之后，七十多岁的太上皇到了蜀中，他一直躺在天回镇馆驿的病床上，听着窗外杜鹃凄然的叫声，望着布满阴云的天空出神。

"太上皇在想什么?"高力士温和而恭谨地问。

"……当初……张九龄，李适……之，"玄宗努力地回忆着："都说过……安禄山……安禄山……有野心。"

"是的，皇上。"高力士说。

“他们……都不在了，还有李白……也骂过……那畜牲……”

“日后回京了，要加封赐爵……不知道他们的……后人……怎么样。”

“都被李林甫害死了。”高力士说。

玄宗努力地回想着，他一贯自以为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事情怎么会败坏到这一步？他那昏聩的头脑中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玄宗将昏浊的目光投向高力士，作了个要起床的手势。高力士示意两个年青内侍上前，自己伸手做了个扶的姿势，玄宗被小心地扶起来。

玄宗望望窗外，接过高力士递过的拐杖，由高力士搀扶着缓缓走到窗前，窗外细雨菲菲。

“又在下雨。”他含糊地吐出一句话，又缓缓地走向另一边。

一个内侍进来禀报说：“皇上的信使来了。”

“叫他等一会儿进来。”玄宗说。在儿子的信使面前，他不想有失昔日的威仪。他命内侍们仔细与他梳洗一番，换上“西幸”时带上的最好的衣冠。

年轻的信使进来呈上肃宗给太上皇的信件。高力士拆开书信，递给玄宗，那正是肃宗平定江南的捷报。

“永王……他人呢?”玄宗问。

信使恭恭敬敬地回答：“据微臣所知，当时江汉一带很混乱，一些人兴兵作乱，永王殿下在乱兵之中，高长史来不及保护他，不幸遇难。”

太上皇好像被人当头一棒，苍老的头颅低垂下来，手中的信纸滑落到地上，萎顿地坐在胡床上。分制－－是他作为皇帝的最后一次决策，最后的打算和运筹落空了。万一有一天，因为“来不及保护”而轮到他……太上皇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胡床上。

“太上皇！太上皇！来人啦！”高力士惊呼。

在这短短的一瞬，那首《远别离》突然断断续续在他脑子里出现：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都应验了！都应验了！

这不是一个酒疯子的梦呓，这是神人的预言！是自己触怒了上天被诅咒的咒语。自己一手运作的大唐朝政衰落到这种地步，等待自己和太上皇的只会是悲惨的结局！

此后历代的许多学者平心而论，高力士只配给李白脱靴。五年之后，高力士被流放巫州的途中，在临死之前，也是这样想的。

李辅国暗中常常把自己比作高力士，以为此次肃宗北方战捷，南方平定都是他运筹帏幄的结果。李辅国曾经参与过诛杀杨国忠的预谋，很早就在东宫跟随太子左右，李辅国面貌丑陋但行事谨密颇得肃宗亲信。到了灵武太子把四方奏章、军符一一委托给李辅国。李辅国将高适结束战斗，清剿“ 逆”的最后结果念给肃宗听。

“永王一家，还有人吗？”肃宗问。

“一个也没有剩下，全部死在乱军之中。”李辅国说。

“可怜的弟弟！”肃宗脸上浮现出悲天悯人的神色。

完成了平定江南的重大举措，肃宗嘴边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不由分说，李白被抓进了浔阳县的监狱，告发他的不止一个，因为人人都看见他在永王的楼船上，告发的人李白都不认识他们，而人人都认得李白。当然幸灾乐祸的人大有人在，像这种

狂傲自大的家伙，早就应该受到惩罚。

李白万万没有料到此次下山竟是这种结局！他疯狂地叫喊，拼命挣扎但无计于事。没有人听他的，他被当作一件没有生命的什物重重地摔在黑暗的牢房里，只听见“哐当”一声锁上了牢门，他便到了另一个世界。差役把苏涣与他分开来，像他这样名气很大的人，做官一定是大官，做人一定是名人，坐牢也一定是“要犯”。

牢房里又黑暗又潮湿，李白喊哑了嗓子用尽了力气，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野兽，在绝对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僵卧在那堆乱草上，悲哀地抽泣起来。

开始有下级官员来问他的案子，李白才从他们口中断断续续知道一些消息。从他逃出永王军中之后，永王派兵追击季广琛、浑惟明，而后高适的军队渡江与永王在丹阳作战，永王兵败后被杀。薛缪在乱军中死去，韦子春被抓起来押往扬州。李白知道了这些消息之后，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深而且黑的陷阱。

“你知道‘从逆’什么罪吗？是死罪，凌迟处死！”审问他的官员说。

凌迟处死？李白像突如其来被遭到雷殛一般。别无他法，他请求他们去查清事实，他求他们去季广琛那里、韦子春那里，去取回自己并没有参与逆谋的证据。

没有人听他的辩解，只有威胁和逼迫，抓获一个永王的“盟主李白”与抓获一个从永王军中叛逃出来的“文士李白”，在记功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而前者，是可以得到大笔赏赐并且升官的。浔阳县令胡正，当然是选择前者。苏涣是李白的书僮，没有什么份量，放出去为他请医送饭。

李白被关在浔阳大牢的消息很快传开来，荀七和他的女儿小玉也赶来了，远近慕名而来的士子们也赶来探望。不少人愿为李白取保，但浔阳县认为案情重大，不予批准。

苏涣马上到庐山道观去告诉宗瑛，宗瑛当场就昏倒在地。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上前拉住李白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了道观。宗瑛急急忙忙下山，找到宗璟，二人一起来到浔阳大牢。

宗璟到处打听姐夫的案子，哪知各地都在拿办“从 逆”罪犯，到处都搞得人人自危，没有人敢多嘴。李白已经被浔阳列了若干罪名，虽然李白一再辩解，浔阳根本不由分辨。三月，朝廷终于派了处理“从逆”囚官的御史中丞宋若思。宋若思派人找到季广琛、浑惟明等，多方查实，又有韦子春口供，说明李白实属胁迫。宋若思将李白的十首《永王东巡歌》细细看了一遍，认为李白因胁迫而入永王幕府，入幕后并未参与逆谋，当属无罪，理应洗雪冤枉。宋若思将李白列在赦免之列，迅速写了奏章派人到凤翔上报皇上。

李辅国向肃宗提出到江南监军，其原因早在高适协助哥舒翰守潼关时就种下了。当初潼关失守后，高适向玄宗呈上《陈潼关败亡形势疏》分析潼关战败原因，大骂监军的宦官误国。李辅国由此对高适怀恨在心，只要有高适这人在，就有人藐视宦官的权力。对于日后自己大权独揽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平永王乱这一时期，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高适颇为志得意满，在短短的三年间，由诗人而戎帅，有史以来唯高适一人而已。在平定永王一战中，高适大量使用的离间、策反攻心的战略颇为奏效，原永王部下季广琛、浑惟明等都被他收编，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江南便恢复了正常秩序。

与李白、杜甫的交游，使高适常萦怀于心。想起当年三人在黄河边在泰山登临赋诗的情景常常激动不已。他们三个人应像是大唐朝的三匹骏马，奔向那憧憬已久的未来。赴任之前，他就告诉妻子说，到了扬州任上一定记住要去置办一套精美的酒具，弄几坛好酒，扬州的金银器特别出色，李白在江南，邀请他来痛痛快快地喝一通。

高适是个勤政的人，重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批阅，不用幕僚代劳。一位录事捧着宋中丞送过来的公文，请长史大人过目，便报呈皇上。高适看那公文，将处死流放、羁押、杖责各类犯人清清楚楚分开，各人下面明确写着该犯所犯何罪，以何律条量刑。高适认认真真看了一遍，突然在'赦免'那一列中，"李白"两字跃入他的眼帘。

高适一惊："李白，怎么回事？"

录事答道："李白是永王的幕僚，被永王辟为从事，在季广琛弃暗投明的当天，李白也就逃离永王军中了。李白并不曾参加作乱，宋中丞查明，李白是被永王胁迫的，所以在赦免之列。"

高适松了一口气，心想，像李白那样嫉恶如仇的人，不可能是叛逆。便说："就按宋中丞这样处置吧。"

"可是……"迟疑着说："皇上派了观军容使李辅国大人……"

"又是观军容使！"高适不耐烦地说。

"这是浔阳县令给长史大人的信。"高适拆开信一看，见胡正写给长史府的，告知大都督府，观军容使李辅国大人已到浔阳。

高适只好让部将们先退出改日再议，然后与录事说话。

"观军容使李辅国大人奉皇上之命到江南来，为的是除恶务尽，此时，亲自到江宁查看处置情况……"

高适听了，沉吟了片刻。心想，李辅国此次到江南来，所谓"除恶务尽"，无非是以严厉处置、拈过拿错来抖他自己的威风。浔阳县告知李辅国在浔阳，多半是李辅国摆谱拿大，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会不会远道从浔阳把他迎到扬州。高适决定不去浔阳迎接监军容使李辅国，因为江南一平定，立马就应该将北上抗敌的计划上呈肃宗。军情如火不可有丝毫的贻误，且宦官监军的事他早有定见。

浔阳县令胡正，在高适平乱后，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犒劳了

平逆大军。又迎来了观容使李辅国。

李辅国一到浔阳就认出了俯伏在地像一个圆圆的皮球一样的胡正。

“这不是胡少府吗?”李辅国说。

胡正抬起头来，两眼露出惊喜的样子：“原来是您老人家!”虽然李辅国比他小三十来岁，胡正还是用了“老人家”这个称呼。

二人一拍即合。李辅国在胡正的浔阳县吃到了凤翔从未没有过的珍馐美味。胡正形影不离，亲自陪同李辅国上庐山，下妓院，玩了个不亦乐乎。

李辅国在酒酣耳热之际，问胡正：“胡少府，你这个浔阳县令，是怎么当上的呀?”

胡正冷不丁地吓了一大跳，忙说：“我逃出京城之后，想为抗逆出点力，就到江南来了。”“胡大人，当时的‘逆’在哪里呀!”李辅国不阴不阳地问道。

胡正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是呀，当时安禄山在北方，自己是南逃。自己无法分辩，不由急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傻傻笑着说：“嘿嘿……李大人……这年头……哪里有‘逆’就在哪里抗……”

“胡县令，你到底在从逆还是在‘抗逆’呀!”

到底是圆滑的胡少府，忙凑上前去：“在下这一向紧紧跟随李大人，当然是‘抗逆’，那不跟随李大人的，当然是‘从逆’……”

一句话逗得李辅国也笑了说：“难怪人说‘夜壶溜圆’真有你的!”

胡正一听，心里暗暗高兴，忙说：“李大人喜欢溺壶，我立即派人给你制作一把。”

李辅国眼前一亮，心中豁然开朗：此次到浔阳算是不虚此行了!”

胡正道："日后恢复了两京，回少府的事就盼着你老人家了！"

"回少府的事就包在我身上。"李辅国说。

"要是李大人成全胡正回了少府，掌治署铸钱那边，在下专门给李大人留一个炉子铸线。"胡正说。

"呵呵……啊……胡少府！"

李辅国在浔阳住了多日，还不见高适前来迎接，这使李辅国大为扫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他本来是一个内侍！李辅国后悔自己小看了高适，但此时事情弄僵了，高适不给面子，自己岂不落个没趣？

"这个渤海郡的村夫，竟敢不来参见本使！"李辅国骂道。

胡正见李辅国烦燥，忙向李辅国道："高适不来，难道大人就不可以监督他？"

"怎么个监督法？"李辅国问道。

"将扬州大都督府处理过的案卷调到浔阳来，不愁找不出漏子。"

李辅国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胡少府不愧是宦海老鳖。"

李辅国当即下命将大都督府处置的平乱一事案卷调往浔阳，观军容使要亲自过目。

案卷一调来，胡正便叫底下几个师爷用心查看，偏偏宋若思、高适办事严谨，这些一般的下属哪能抓得到什么漏子？

"请大人看看这个人！"胡正说："这叛逆中有一个人罪该万死，而扬州大都督府居然把他赦免了！"

"李白！这不就是那个叫高力士脱靴，张驸马捧砚的狂妄家伙么？"李辅国。

"大人英明，正是那个家伙。听说从前与高适是朋友，还一起做过诗。"

这人既然敢让高力士脱靴，眼睛里岂有天下的宦官？这人与

高适是一路货色，怎么可以赦免他！

“这种人该杀！”李辅国气呼呼地说。

胡正暗暗高兴，没想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抓到了李辅国心中的这根弦，响鼓不用重捶。欲擒故纵地说：“案卷上说李白是胁从，而且在永王作乱之前，就逃离了。”

“哼，我不管他离开不离开，像他这样的狂妄之徒死一个少一个！”李辅国把积怨一下子发泄出来：“叫高适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这件案子是御使中丞宋若思大人亲自审理的。还有韦子春等人的口供，证明李白是胁从……”胡正故意装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李辅国想，只要李白跟高适是朋友，那高适的事也好办了。便道：“胡县令，你这人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李白不是叛逆，难道咱不会造一个叛逆，何况李白还在永王幕府呆过写过诗。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大人高见。”装出一付忠心耿耿的样子说：“得罪了李大人，没他的好果子吃！”

李辅国冷冷地说：“哼，你这人怎么这么昏呢？他得罪我什么啦？我犯得着与这些穷文人计较么？”

胡正心中暗想，这李辅国可算个人物，做事不露痕迹，便道：“李大人果然大量，宰相肚里撑得船。”说得李辅国也笑了。

李辅国命一个心腹内侍，连夜将李白从逆应予处死的奏章火速送到凤翔肃宗手中。

肃宗接到李辅国的禀报，对李白从逆的事实深信不疑，既然他被永王辟为从事，又为永王写过诗，当然是随永王反叛无疑。李辅国的奏折只字不提李白在永王构乱之前就离开永王幕府，而且并未参与机密。肃宗想，从 逆的是该杀，但是永王受命分制江南是太上皇的命令，无论如何自己无法向太上皇说永王是叛

逆。他向太上皇的禀报中仅仅说他平息了一次兵乱，而永王由于他“保护不周”而“不幸遇难”的。这种举措使太上皇的“分制”得到实质性的破产，但又不暴露自己为了集中权力剿灭异己的本来面目。

他想起李白代贺知章为他送来石榴花，使他在李林甫的陷阱中转危为安的事，李白为佛寺的大钟写铭文的事，他当时就从内心感到他对大唐江山的一片赤诚，他甚至有过他一旦登基为皇帝，眼前的这原翰林学士，凭着他忠诚和过人的才华应该说是股肱之臣。宋若思呈来的案卷他也看过了，赦免了李白，也不是不可以的。杀不杀？

内侍见肃宗沉吟，便道：“启禀皇上，小的临行，李公公告诉我务必转告皇上，杀了李白这样的人对大唐有莫大好处。”

“有莫大好处？李白名满天下，杀了他有什么好处？”肃宗问道：“岂不显得朕没有容人之量？”

“李公公说正因为李白名满天下，杀了李白，天下人才知道皇上的厉害。倘若尽杀些无名小辈，天下人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服贴呢？所以，杀了李白，正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肃宗沉默不语，半晌，对内待说：“今日这事，你知我知，休要外人知道。”

内侍吓得头也不敢抬，连连说：“是”。

“你下去吧。”肃宗说。

肃宗阴鸷地笑了，在案头郑重地取了朱笔在田黄玉砚里调好朱墨，在案卷李白的名字后面批了“斩决”两个遒劲的大字。

13. 莫非高大人对肃清永王残余，另有见解？

宗瑛和宗璟每天都来探望李白，苏涣到处托人疏通，焦急地盼着朝廷很快批下宋若思呈上的案卷，早早赦免李白。眼下已是

四月，想必宋中丞已经到达凤翔，皇上已经批了下来，快要抵达浔阳了。

一抹惨红的夕阳，透过粗重的木栅栏照在斑驳的土墙上，土墙脚下潮湿的草堆上，蜷缩着奄奄一息的李白，在逃离的路上淋了雨，入狱后一直病着。一想到他的无辜下狱，他就悲愤不已，如果朝廷的赦令不及时下达，再过几个月，他也会病死在这污浊可怕的地方。

“李白，快起来，你的判决来了!”随着牢门铁锁打开的声音一个狱率在牢门叫道。

李白蠕动着僵硬痹痛的肢体，从草堆上爬起来，接过那张黄麻纸，黄麻纸上写着:“——罪犯李白，从逆属实，经有司按准，判斩决，秋后行刑。”

“为什么?”李白朝那狱卒吼叫道，只觉心中一阵刺痛，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那拿着黄麻纸的手在颤抖。李白痛苦已极，咬牙把那张黄麻纸撕成两半。突然觉得一阵天眩地转，伸手想去抓那土墙，土墙好像向他倒过来，他一头重重地撞在土墙上，鲜血从额角流出来，身子像一捆没有生命的稻草被抛掷在地。那黄麻纸片飘飘荡荡地堕落在他脚下的乱草上。

李白从昏迷中醒来时，已是深夜，宗瑛和宗璟、苏涣正在他面前哭成一团。

“夫子……”宗瑛揩去李白额上的血迹，昏黄的油灯下，李白憔悴的脸变得扭曲而可怖。宗瑛的心都碎了，自从李白成了他的丈夫，他虽然远离长安，但心却留在朝廷与大唐朝同呼吸共命运。事情的结果是这样不公正。

“阿瑛，我连累你了……”

李白看着宗瑛说。宗瑛伸出手轻轻地理顺李白蓬乱的头发和胡须。清瘦的脸上布满从容和坚定。

“夫子，不要悲伤，不要着急，我要为你的事向天下人呼喊

求助，为你伸张正义，不管有什么事发生，你要挺住。答应我，不要绝望，不要绝望!”宗瑛握住李白的手说。

“阿瑛，我答应你。”李白被宗瑛深深的感动了，他冷却的内心又激动起来。此刻，他得到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

“明天一早我就出发到扬州去，这里由宗璟来照顾你，夫子，你好好等待我归来!”

宗瑛姐弟与医师离开之后，牢狱中一片黑暗。李白心中念着宗瑛的话，无边的黑暗中有了一线光明。

苏涣告诉宗夫人，先去求季广琛带他到淮南大都督府长史那里说明情况，事情是会得到公正解决的，宗瑛也以为这个办法很对。第二天一早，荀七父女的船已经在码头上等着宗瑛与苏涣带着李白冤状上了船，来找季广琛。

季广琛因弃暗投明剿灭永王有战功，擢升为将军镇守江宁，他的部下也都升官受赏，军中一片欢乐的气象。

季广琛试罢皇上赐的新紫袍，心中正在得意，听说苏涣来了，便吩咐前厅来见。苏涣与宗瑛来到前厅，拜见了季广琛。

宗瑛对季广琛说：“两个月前，拙夫与季大人同在永王帐下，拙夫愚鲁，未与季将军一起投明，为避永王之乱与苏涣落荒彭泽。此次到永王军中，皆因永王胁迫，而今蒙冤被囚禁于浔阳狱中，望将军能为我夫洗雪沉冤，开脱罪责，这是冤状，上面所写句句是实，请季大人过目。”

季广琛自从反戈一击以来，叙军功、升官职、换防区、理军务忙得不亦乐乎，李白的事全不知晓，此时听了宗瑛的话道：“怎么竟会有这等事？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宗瑛将冤状递给季广琛，哪知季广琛并不伸手去接，季广琛笑道：“学士公在永王军中的情形，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还看什么冤状，本将军要是早点知道这事，学士公哪会蒙牢狱之灾?”

宗瑛急忙双膝跪下道：“将军能使愚夫重见天日，宗瑛感激

不尽了！”

季广琛笑道：“夫人请起，我季某敢打包票，若学士公是叛逆，那天下人都成了叛逆！夫人可在江宁住几天，待我将学士公在永王军中的情形一一写出，送交有司明断。”

宗瑛见季广琛如此豪爽重义，心中甚是宽慰，与苏涣千恩万谢出了季府。

季广琛一边派人照料宗瑛，一边在军务之余将李白在永王军中之事整理写出。刚好写到一半，镇守丹阳的浑惟明也升了将军，兴致勃勃地过府来与季广琛饮酒。季广琛向惟明讲起李白蒙冤的事，浑惟明拍案道：“胡正这老儿可恶！他本是薛镠给他求的官，此时为了避开与永王的关系，伪装清白，便乱抓人来开脱自己。待我明日到浔阳县去把那老狗抓到高都督面前一刀砍成两半！”

次日浑惟明便派一位副将十万火急赶到浔阳，那副将到了浔阳一问，便连忙赶回，向浑惟明说出一番话来，浑惟明大惊，连夜赶到江宁来见季广琛。

“小弟探明，这李白不但无法赦免，这死罪也是改不得的。”浑惟明对季广琛说。

“依大唐律例，凡有冤屈之事都应伸雪，怎么可以冤枉了李学士？”季广琛说。

浑惟明便在季广琛耳边，将李辅国在浔阳的情况一一说出，季广琛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浑惟明又道：“皇上如今要建立一国之君的威望，将太上皇手下的人，一个个免职降罪绝非偶然。听说李学士是太皇上宠信过的，凡太上皇宠信过的现在都被翦除，比如杨国忠、贵妃、永王等。季兄你也一定看明白了，为皇上效力，官就升得快，李学士的事只是怕李辅国在其中做了手脚，是皇上亲批问斩，即使你我为李白作证，恐怕皇上已有他的定见，弄不好惹火烧身祸莫大

焉。季兄是因为一纸不能起作用的佐证书而丢官卸职，累及我们跟从大哥的兄弟们呢！还是……”

季广琛听了沉吟半晌，沉重地吐出一句话来：“我当然要为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们的前程着想。”

第二天宗瑛失望地离开江宁到扬州，目的当然是去求淮南大都督府长史高适。宗瑛曾听李白讲起高适，称赞其立志高远，诗意豪雄，是李白志同道合的好友。而此时的高适身居高官，会不会像季广琛那样变化无常呢？

扬州大都督的确气概不凡，骠悍的卫士一个个手执兵器雄赳赳地站在门口。往来的人一个个服饰华丽都是地方上的要人，如果说有闲杂人等混入，立时便会被卫士们执刀叱出。宗瑛又没有认识的人，自然无人代她通报。为了救李白，她顾不得许多，整了整妆，目不斜视快步急趋大都督府门首，一群卫士立即围了上来，此时宗瑛已经举手掣动了门上的丝绦。原来唐代就有门铃，用一只铜铃儿在主人内室，系上长长的丝绦，让丝绦一直通到府外，凡有亲朋好友来访掣动门前的丝绦，室内的主人便知道，于是出迎。卫士们见一衣着普通的妇人掣动门铃，立时便用刀矛逼住了宗瑛。

“你是何人，竟敢在此掣铃？”卫士恶狠狠地问道。

“小妇人是高大人旧友之妻，有事求见，这里有书信一封，请交高大人过目。”宗瑛说着从容取出一封信交与卫士。

高适出镇淮南平乱之后，便托人千里迢迢把妻子接到任上来。高夫人是个极贤德的女子，丈夫做了高官心中自然欢喜，想起丈夫早年说过要是有朝一日得志，一定要与李白、杜甫等好友痛痛快快喝一次酒，自己便瞒着高适，叫婢女带着用自己的体己钱在扬州一个有名的银器行，挑选了一套用朱漆鱼纹盒装的六楞嵌珠卷草纹银酒具，兴致勃勃带回府来交给高适。高夫人一提当年之事，高适大喜，左看右看，盘算着等李白被赦免时，邀他好

好喝一通。

高适正与夫人说话，忽然听得铃儿乱响不知为了何事。卫士进来呈给高适一信书封，说是掣铃人交给高大人的，高适拆开一看，见上面写着“谒高长史适：共工赫怒，天维中摧，鲲鲸喷荡，扬涛起雷。鱼龙陷人，成此祸胎，火焚昆山，玉石相硙。仰希霖雨，洒宝炎煨。箭发石开，戈挥日回。邹衍恸哭，燕霜飒来，微诚不感，犹絷夏台。苍鹰搏攫，丹棘崔嵬。豪圣凋枯，《王风》伤哀。斯文未丧，东岳岂颓？穆逃楚难，邹脱吴灾。见机苦迟，二公所咍。骥不骤进，麟何来哉？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缉，忧从中催。金瑟玉壶，尽为愁媒。举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网重恢。屈法申恩，弃瑕取材。冶长非罪，尼父无猜，覆盆倘举，应照寒灰。”

这封信正是李白写给他的，这信中言辞悲愤而激越，使高适为之心痛，想当年同游黄河泰山何等豪雄，长安相见对国事何等执着，哪知世事翻覆今日竟为阶下囚徒。猛然想起前些日子宋若思上呈皇上的公文中李白在赦免之列，为何现在宗夫人又求上门来？不管怎样，先见见宗夫人问清原委再说。

卫士引宗瑛和苏涣走进都督府的东花厅，宗瑛见一人气宇轩昂体魄伟健，年纪与李白差不太多，想必便是高适了，旁边站着一位端庄的妇人想必是高适的夫人了。走上前，跪在地上，深深地叩了个头道：“民妇宗氏参见高大人。”苏涣也忙跪下参见。高夫人见了，忙将宗瑛扶起道：“大妹子，快起来，高适与李学士亲如兄弟，这如何使得？”忙吩咐婢女敬上茶来。

宗瑛见高适夫妇尚念旧情，不由眼圈一红道：“高夫人，太白他……”

高适是个谨慎的人先问宗瑛道：“太白的事，我略知一二，不知宗夫人所求何事？”

宗夫人道：“我与太白本在庐山隐居，永王三次下令要太白

下山入幕。太白来到永王军中，不曾参与机密，在永平构乱之前，我夫已逃离永王军中，此次将我夫定为叛逆死罪，实属于冤枉。大人威镇江南戡乱平逆功高位显，望大人看在昔日朋友的情份上，秉公昭雪。”

苏涣道：“高大人，小的苏涣在永王军中，一直跟随李学士，宗夫人所说句句是实。”

高适想，原来宋中丞案卷中明明已把李白列入“赦免”，为何宗夫人又说是：“叛逆死罪，”其中定有原委，便吩咐夫人安排她们先住下，自己将浔阳方面的判决调来查阅。宗夫人感激不尽，随高夫人到后院。

几天之后，浔阳的案卷已经在高适书案上，高适翻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御使中丞宋若思办案的公文已经被李辅国的取代，过去韦子春等证明李白是胁从的证词已经荡然而无存。而且不知何人在十首永王东巡歌里加了一首歪诗，诗中将永王比作太宗皇帝。这次判处“斩决”的是皇上御批！高适看了知道是有人做了手脚，那御笔朱批却是奈何不得。高适想如今要翻这案，除非找到当日知情的人来证实，而此时韦子春等人皆已被斩决，苏涣虽能被证实只是一名书童，高适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此时，一个参将来报说是李辅国已经到了扬州大都督府。

高适连忙出迎，哪知李辅国已高坐在都督府大堂之上。原来李辅国气的是高适明知他到了浔阳而不到浔阳来迎他，这次他无声无息来到扬州大都督府，就是要给一向负气敢言、为难宦官的高适一个下马威。还有，李辅国只等高适将浔阳的案卷调走，一出手救李白，便说高适与叛逆有关系。现在李白的卷案已经在高适手中，李辅国便迫不及待地到了扬州。

高适见李辅国高高坐在大堂上，猛然间一股怒火直冲咽喉。高适想：正是这些仗势欺人的阉奴，本无尺寸之功，竟如此这般地耀武扬威。但又转念想道这恶奴如今是观军容使，既然如此做

作，定包含有不测之心。况我王命在身，应以国事为重，何必与小人一般见识，必须小心提防不被恶狗偷咬才是。于是收敛起心中怒气，换上一副笑容，大踏步进了大都督府大堂，向李辅国道："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高适，参见观军容使李大人！在下不知李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李大人恕罪！"李辅国见高适进退谦恭却也挑不出漏子来，只说："本使到此，自然有要事问你。"

高适说着领李辅国和随行内侍到了大堂后的中厅，让侍仆捧上香茶，高适从侍仆手中接了亲自递到李辅国面前，李辅国脸上的怒气才稍稍消了些。李辅国接过，半天不语，呷了一口香茶，慢吞吞地问道："高大人，自 逆兵败之后，有不少 逆的部下现归属高大人军中，对于这些 逆残部，高大人清理得怎么样？"

提到这件事，高适却不能等闲视之，消灭永王 主要是怕永王割据江南，而永王部下将士弃暗投明在高适帐下的为数颇多。高适从容对道："在下军中确有 逆部下，他们皆因反对永王割据江南而投奔到在下军中，都有一片报国之心，从未听皇上有命要对他们进行清理。"李辅国见高适只依皇命行事而对他的意思不予理睬，又说："高大人屯集重兵于江南，势力有如永王当初，日后作何打算？"

高适一听话中有话，正色道："高适奉命平 逆之乱，而今逆乱已平，已向朝廷上了奏章，命将士们秣马厉兵，准备北上征讨安禄山，李大人以为不妥吗？"

李辅国没有抓住高适什么破绽，将茶碗重重往桌上一放，用他那女人般的声音说："高大人一向负气敢言，果然名不虚传，讨灭永王，肃清江表是皇上的意思，本使刚才问的便是肃清江表的事，高大人想必明白。"

高适听了，再也无法按捺对李辅国的不满，激动地说道："在下蒙皇上嘉许，已然肃清江表，李大人此言从何谈起？莫非

硬要给在下加上违抗皇命之罪?”

李辅国见高适终于动怒反而笑了，慢慢地呷了一口茶道：“高大人言重了，李某也是皇命在身，代天子观军容……”

李辅国的几句话，倒叫高适一时语塞。李辅国见高适不言，进一步阴险地说：“莫非高大人对肃清永王残余，另有见解?”

高适再次压下怒火清醒过来，李辅国兜来绕去都在“肃清永王之残余”这件事上做文章，不知究竟为了何事，便答道：“皇上诏命，卑职哪里敢有其它的见解，只是效忠皇上，遵命行事。”

“听说永王的谋主李白，与高大人有旧?”李辅国问道，看也不看高适，只用茶盖去撇茶水表面的浮末。

“这……”高适心里明白按官场中的常情，此时应该坚决否认，但不知为什么，高适说不出口。

李辅国这才抬起头来，看看高适局促的脸色，得意地笑了：“我没说错吧，听说过去在一起饮酒赋诗，还算得旧知交吧！本使已经知道，你已经从浔阳调了李白案的卷宗，正是想为李白翻案。”

李辅国最终的目的显露出来。高适不甘示弱，坦然道：“李大人这么说，是想把高某与 逆一起查办了? 不过，高某相信皇上定会明察，李大人对高某有什么怀疑，尽管向皇上奏明好了！不过李白是冤枉的。”

李辅国道：“高大人，我只提醒你，原永王部下季广琛、浑惟明都不会证明李白无罪，李白是御笔亲批的斩决，你想违抗皇命吗?”

李辅国说完离座拂袖而去。

高适迈着沉重的脚步从中厅走向后院，李辅国突如其来的发难，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想起了十多年前与李白和杜甫在黄河边饮酒的情形，那时候他责备李白“使酒任性”，他要把“个性悄悄地藏起来，揣时度势干一番事业”。但此时身为扬州大都督府

长史淮南节度使的他无法藏下对李辅国这个阉奴的怒恨，他无论怎样都躲不过李辅国那双邪恶的眼睛！高适走进书房，颓然倒在椅上，营救李白的事还没有开端，就已经失败了。

“官人，怎么啦！”高夫人看高适一脸阴云，关切地问道。

高适道：“当初我还责备李白，何以在长安呆不下去，而现要……”

高夫人：“难道……”

高适垂下头，痛苦地叫道：“我怎么救得了李白？我怎么救得了李白……”说着忽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宗瑛和苏涣出现门口，刚才，他们目送高适走进书房。高适的神情和话语使宗瑛感受到莫大的恐惧，她本能地冲进书房，扑通一声跪下去，凄然叫道：“高大人，你救救他吧，你是能够救他的！”

宗瑛泪流满面，高适的援救是李白最后一线生机，而高适脸上的阴云越来越浓厚。宗瑛跪着向高适爬过去，凄惨地叫道：“高大人义重如山，看在朋友知己的份上，救救他！救救他！”说着不顾一切地叩头。宗瑛的前额在书房的地板上叩出血来，高夫人忙过去扶起血泪交流的宗瑛，望着高适。高适此时方寸已乱，再救李白只会使他陷进阉奴的陷阱，他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在下……爱莫能助！”

宗瑛被他的话惊呆了，她用手堵住嘴，强忍住抽泣。

跪在一旁的苏涣再已忍不住心中的激愤，爬起来向高适叫道：“高大人，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太白先生是好人，我们会找到人给他申冤的。我终于看清了，世界上假仁假义的人不是没有，太白先生瞎了眼，交上你这样的朋友！宗夫人，我们走吧！”说着扶起宗瑛走了出去。高适急得说不出话来，重重一拳砸在桌子上，那朱漆描金盒跳起来落在地上，里面的六楞嵌珠卷草纹杯壶掉了出来，银晃晃地滚了一地。

李辅国很快回到京师，对肃宗说高适如何不听号令，如果不将他调离江淮夺去兵权，谨防他也和永王一样割据一方，划江而治。肃宗一听深以为然，立即下命削去高适的兵权，降为太子詹事。李辅国心中好不快活，心想自己一连祸害了本朝两个大名人，日后哪个还敢不怕他？

14. 想起对权贵的骄矜作态，李白死到临头哈哈大笑

苏涣扶着宗瑛出了扬州大都督府，举眼一看大街上人来人往，宗瑛此时却不知何去何从。苏涣见她两眼发直，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两人在街头口站了一会，苏涣想起一个主意来，对宗瑛说："御使中丞宋若思原来就在大都督府右边小巷里住过，听说还有家人在那里，我们要打听到宋中丞的去处，找到宋中丞，或许有一点希望。"宗瑛点头称是，二人穿过小巷，果然有一户整洁人家，苏涣上前敲门，出来一位老仆，那老仆说，宋中丞早已离开扬州，回京复命去了，院里是宋中丞的家眷概不见客。宗瑛听了只是落泪，苏涣扶着宗瑛高一脚低一脚穿过小巷，苏涣道："宗夫人不要伤心，我们想法到凤翔去，去求宋中丞。如果太白先生不能得到赦免，苏涣愿意代太白先生去死，以我的命换太白先生的命！"苏涣的话刚落音，忽听有人叫道："想用你的命换李白的命，太迟了！"唰唰地从小巷旁的树上掉下几个人来，一掌推开宗瑛，拔刀直扑苏涣，苏涣见势不好拔出腰间长剑拼死抵抗。苏涣好身手！杀倒了两三个人，拉着宗瑛便跑。眼看快跑到运河边，不知是哪里钻出五六个人来，把苏涣围了个水泄不通。苏涣急了叫道："列位兄弟，在下苏涣，并没有得罪各位，为何要害我性命？"对方其中一人回答道："你不是要为李白作证么，送你到阴曹地府，你到那儿去作证吧！"说着挥刀便砍，苏涣想这是要杀人灭口了，横下一条心来，拼命往河边跑。众敌手

以为把苏涣逼到江边，便可杀他，苏涣无路可走，纵身跳入运河，河水又深，一刹间连踪影也没有了。众杀手连忙开船往下游去追杀。

宗瑛见苏涣跳水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栽倒在运河边。

宗瑛醒来时，只见荀七在一旁垂泪。荀七扶宗瑛坐起身来，但见凄风阵阵河水滔滔，宗瑛望着阴沉沉的天出了一回神，心想：当初若在庐山死在他的面前，也不至有今天如今苏涣被逼投水，最后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她与李白并没有做错什么，不知为什么就到了山穷水尽这一步。李白没救了，为什么我独自一人活着？想到此宗瑛仰天高呼："老天，你不公，你太不公了！"说着猛然向河边狂奔。荀七猛见宗瑛向河边奔去，像是要寻短见，叫声不好，扑上去拉她。此时大路上一队人马飞驰而来，为首的是一位身着戎装的女人，后面跟着一队女兵。冷不防撞见宗瑛和荀七横穿过来，那女的猛地勒住马缰，那马一双前腿高高腾空而起，宗瑛和荀七早已被撞倒在地！

宗瑛跌得很重，满脸是血，衣服也破了，不顾一切向河边爬去。那女的提着鞭子跳下马来，大声吼叫道："不想活啦！"随行的女兵也纷纷下马。

荀七爬起来，扑上前去一把拉住宗瑛叫道："宗夫人，你不能死！"

马上的妇人不是别人正是金陵子，带着军命到江南来筹办粮饷，十万火急兼程赶到扬州，途中突然遇到两个人横冲直闯。

金陵子一听当真这妇人要寻死，向女兵们道："快，把她拖住！拖过来再说！"几个女兵上前，不由分说，把宗瑛抬了过来。宗瑛想自己活不了又死不成，万般悲痛急得嚎啕大哭起来。金陵子上前去，看坐在地上嚎哭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圈白布，泌出一大片血迹，头发蓬乱，面目红肿，手上脸上被擦伤的地方流着血，衣衫不整，像是历经一场大难的样子，便问道："这位娘子，

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但说不妨？”

宗瑛只哭叫道：“不要拦我，让我去死！”说着又挣扎起来。荀七急忙拦住向金陵子道：“女将军，你有所不知，她有天大的冤枉呀！她丈夫蒙冤下狱，被皇上判了死罪。知情的熟人，过去的朋友，明明知道他受冤枉，见死不救。跟随我们一起的知情人，也被追杀淹死在河中……眼下已是走投无路……大妹子，你千万不能死，你一死，叫我怎么回去向太白先生交待呀！”

金陵子一听“太白先生”，急忙问道：“你说谁，向谁交待，谁被判死罪了！”

荀七老泪纵横：“还有谁，就是做诗的李太白，谪仙人，李学士呀！”

金陵子一听“她是……”

“她就是李白的妻子宗瑛啊！”

“宗夫人！”金陵子蹲下来，端详着眼前这个女子。就是这个并不靓丽的女子，陪伴了李白的后半生，为李白的忧而忧，乐而乐。为李白经受了太多的苦难。金陵子的眼眶湿润了，接过女兵递过来的手绢，揩去宗瑛脸上的血泪，轻轻地擦着宗瑛血肉模糊的额头。

“这都是为了求人，磕头给磕的。”荀七说。

“你为他……竟这样！”金陵子被深深打动了。对宗瑛说：“我们今日相遇真是有缘，太白的事你放心，交给我好了。”一边叫女兵给宗瑛治伤，一边详细询问案情，然后说：“大妹子，你先回去，好好侍候太白先生，告诉那官儿们，谁要是敢杀了李白，我就非杀他不可！我办了粮草就回京城去找宋中丞，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一定！”

荀七见金陵子说得真诚，从怀中掏出那份冤状来，双手递给金陵子说：“这是李白的冤状，上面详细写着冤情，我们正打算去长安寻找御史中丞宋若思大人。”

金陵子接过状纸揣在怀中说："这事交给我办好了，你二人也不必到长安去，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宗瑛与荀七忙跪下一拜："我和太白先生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金陵子连忙将宗瑛扶起。

宗瑛望着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女人，问道："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我回去也好与太白说知。"

金陵子一时怔住了，想了想说："你告诉太白，我是拜读过他很多诗句的人。"拉着宗瑛手又道："宗夫人，太白先生拜托给你了，你们一定要等着我的消息，请多保重。"宗瑛只觉得金陵子的手好温暖，那双流露出无限关切的眼睛好明亮。

金陵子说完翻身上马，狠狠地抽了一鞭，一行人驰马远去。

突如其来的际遇，宗瑛想不出个头绪来，明明是她求那女人的事，怎么又是成了对方来拜托她照看好太白先生。她心里无法全部相信那女将军的话，但又不得不相信她眼里流露的真情。宗瑛目送着那一行人消逝在沉沉暮云与天际交接处。

李白昭雪沉冤不抱多大希望，他想起了屈原、贾谊和遭受摧残的先贤，又何尝不是如此？乱世鱼龙混杂，给人们种下祸灾，鸡狗得到宠幸，凤凰被囚禁在笼子里。梁木摧折，忠直的人被剁成肉泥。道义衰亡的世上长满荆棘，昏庸的君主滥用刑罚让美玉和顽石一起毁灭。为什么要来杀我李白？因为我是一介布衣登上朝堂，想把真诚与智慧奉献给这个世界，他们恨我让力士脱靴驸马捧砚的狂傲，又恨我与奸佞势不两立的胆魄。恨我尊严，恨我不阿谀卑屈！

李白想到此恨恨地说："你们恨吧，这些丑恶的家伙！"

为什么要杀我？因为我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带着与生俱来的放逸与坦率，真诚地哭过，真诚地笑过，痛快地喝酒，朗声地唱歌！

为什么要杀我？因为我胸襟中蕴含着太阳的辉煌，月亮的皎洁。三山五岳从这里挺拔而起驾凌青天，扬子黄河由此而出奔泻大地……

我来到这世间只有一生一世。

不必像野草一样感谢春天的荣泽，也不必像落叶一样怨恨秋天的肃杀，因为谁也不可驾驶自然的变化，正像浩翰的大海不能湮没太阳的光辉。就是那暴戾的鲁阳公，也无法用暴力使太阳停止运转。我既是浩然正气，已经和自然一起运行，谁也无法使我消亡，也无法阻止正气的萌生！

想到此李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着明日宗璟来时，嘱他将他所有的文稿带进狱中，算了算到秋天的日子还有四五个月，他还来得及把所有的文稿逐一清理一遍，托一个稳重的人，待日后刊印成书流传后世。宗瑛走后，李白意外的平静下来，浔阳成了江南士子的热点，不断地有友人、学子到浔阳狱中来看他。致使胡正不得不叫人腾出一间宽大囚室来让李白临时接待来探监的士子。

金陵子突然出现，使宗瑛不再感到走投无路，在扬州她拜访了李白一个又一个的诗友，托他们营救李白。几天之后江南各方面为李白请命的信函从不同途径越过千山万水，飞向宰相张镐、御使中丞宋若思和左拾遗杜甫手中。

李白一一翻阅那些稿纸，发黄的和未发黄的，宗璟是个有心的人，给他带来了那本《陈拾遗文集》。他翻开扉页，赫然跃入他眼帘的是那首悲怆旷远的《登幽州台歌》。他想起青城山那神秘莫测的梦，那时候他的一些歌还带着沈宋体的痕迹。陈子昂在《修竹篇》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观齐梁间诗，丽彩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常耿耿也。"因为有了他，现在陈子昂在九泉之下可以不必"常耿耿也"了。是他——李白，以他超凡的

智慧和才华，如“皋陶拥彗趋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将皮毛绮丽而缺少风骨的“齐梁颓风”一扫而空，以他的诗歌寓褒贬、别善恶，从而匡时济世。他一一翻阅那些诗稿，有的写名山大川，有的写风花雪月，有的写醇酒美人，有的写神仙幻境。他想起那些放逸于名山大川勾栏酒肆的日子，想起了年轻时徘徊殿阙之下报国无路之情。就是这些诗歌其中，最为满意的要算乐府诗了，从蜀中作的《巴女词》到《江夏行》、《白纻辞》，他像一支凤凰一展翅就高翔在历代诗人之前。贺知章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蜀道难》，像横空出世的昆仑遗世独立。先后写出的《梁甫吟》、《梁园吟》、《将进酒》……如千峰竞秀各具奇姿……是他登上盛唐诗坛，才使歌行大放异彩；这其中有上天入地的奇想，精连忙和波澜。他在盛唐朝诗坛上实现了继往开来的的宏图，他开创了一代以至百代的诗风。想到此他欣悦地笑了，他忘记了在监狱，忘记了死期迫在眉睫。

想到歌行，那个纯情美丽的影子悄然袭来，事隔三十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清脆甜美唱《绵州巴歌》的声音。婉娘说这首歌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表面上听起来没有关联，而意思却不间断，使你越唱越有味儿。从婉娘唱《绵州巴歌》之后，他开始写歌行，这种诗可以是五言、七言也可以是长短句，可以短到一两个字，也可长达十几个字，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随意换韵，可抒情、可叙事、可写情，可议论。最合适不过李白这种奔放自由的性格，跳荡不羁的情思，他把它发展到非诗，非赋，非文，非辞，而又亦诗，亦赋，亦文，亦辞。这种继往开来的诗歌，跃动着巴山蜀水的灵性，跃动着大唐山河的灵性，恢宏着华夏的阳刚之气。他像一只挟着风云带着雷电的大鹏，扶摇直上，腾搏万古，磅礴于大唐文坛！

想到此李白释然了。他这个为陈子昂的目标而努力的“来者”已经超越了前面的古人，他无愧于这个时代。想到凤凰台上

酹酒长江，与杜甫高适壮游黄河泰山，想到幽州台豪侠的登临，他有那么多不平凡的体验，那是存在于世上的别的生灵所不曾有的。他想到他在万邦使者注目之下走上麟德殿的时刻，想到他对张垍和高力士的骄衿作态，对安禄山的横加指骂，对张果的恣意愚弄……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发自肺腑的响亮的笑声使整个监狱都听到，使房瓦都在震动。是的，没有人像他这样活过！没有人能企及！

"锒铛"一声门，栅外一声巨响。

"笑什么？你这疯子，死到临头，还在笑什么！"

狱卒的喝斥声使他回到现实。狱中难闻的臭味和黑暗，脚下沉重的铁镣，使他想到眼下的处境，他像一只野兽被铁链锁着，就是在这地狱一般的浔阳狱，也只有四个月好活了。他想到他死到临头还是骄傲自负，如果不是这样自负这样独立一帜，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作人怎能少了自信自豪？事已至此，他不再想下去。整理文稿使一天的日子过得很快，天很快就黑得无法辨认稿纸上的字，只有明天再继续。多年积存的稿子有满满几竹筐，光是诗有两三万首。李白一张一张地清理分类，除了他的文稿，仿佛世界上生与死都不存在。

一天，李白正在埋头校点，牢门的铁锁铛锒作响，宗瑛出现在牢房门口中，荀七的女儿小玉也跟在宗瑛身后。

"夫子，我回来了！"

李白扔下手中的笔向宗瑛奔过去，眼前的宗瑛与半月前离开的宗瑛大不相同。她衣衫破旧风尘仆仆，一边面颊有青紫的瘀块，额头上包缠着白布。

"阿瑛！你这是怎么了？"李白直视宗瑛包缠着白布的额头。

"没什么，夫子。"

"阿瑛，你平安回来就好。"

宗瑛把到扬州的大致情况告诉了李白。为了怕李白伤心，她

没有把高适出尔反尔的情形说出来。

“那么，事情是有希望了!”李白猜测出那回纥女将军是谁。“她怎么会到中原的?”

“她是谁?”宗瑛问道。

“她就是梨园掌教金陵子呀!”

“她告诉我，要你一定多保重，等待她的消息，一定。”宗瑛见李白脸上有了喜色，沉重的心也轻松了一点。

“阿瑛，额头上是怎么了？让我看看。”李白把宗瑛拉在长凳上坐下来，伸手去抚摸宗瑛的额头。

“别，没什么。”宗瑛按住李白的手。

“你是病了，为我累病了。”

宗瑛摇摇头，想到高适府上的一幕，宗瑛眼眶里饱含了泪水。

站在一旁的小玉，流着泪说：“宗夫人在高大人府上，磕破了额头。”李白的手从宗瑛的手中抽出，轻轻解开宗瑛头上缠的白布，额头上的伤疤露了出来，黑红的血痂赫然摆在那里，原来莹白光润的额头伤痕累累。李白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妻子受伤的前额，热泪从憔悴的脸上流下来。无须问高适那里遇到了什么，无须问高适对妻子说了什么，一个弱女子为了他的一线生机，在世人面前怎样哀痛的求告啊!

李白心中一阵绞痛和酸楚，声泪俱下地说道：“阿瑛，你是李白的妻子，怎么可以这样地去为李白求生？你为我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啊！我恨不得现在就死，免得你遭受更多的磨难!”宗瑛一把按住李白的嘴说：“别胡说，女将军已到凤翔为你请命，很多人都在为你奔走，你怎么可以绝望呢！还有苏涣，他被人逼杀投水，也是为了你的生命啊!”

“苏涣，他只有十九岁啊!”说起苏涣李白更伤心了。这个生龙活虎聪明博学的小伙子，竟惨遭如此下场，李白更悲伤了：

“阿瑛，要我死的是皇上，天意难改。我根本没有被赦免的希望，我明知道这些，还让你和苏涣去冒这么大的危险，我该死！”

看着李白痛不欲生的样子，宗瑛无可奈何，只有在心中向上苍默默祷告：老天，你快睁开眼，救救人间的苦难吧！

15. 请皇上将臣押至浔阳与李白一起就地正法

李白被皇上定为死罪的消息在凤翔的百官中传得沸沸扬扬。好多人知道肃宗的脾气，不敢在他面前提起有关太上皇和永王的事，更不敢在他面前求其赦免李白。但是肃宗的案头还是出现了张镐、崔涣、宋若思以及杜甫的奏章，异口同声地要求皇上赦免李白，这使肃宗很烦恼。

“你看，这些人都帮着李白说话了，尤其是这个杜甫，官儿不大，口气还不小。在他笔下，李白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救国英雄——满堂蛤蟆叫！”肃宗将那奏章扔得满桌子都是。

李辅国忙凑上去，一边清理桌案上的东西一边说：“皇上，据奴才查实，这些人都是向着太上皇的……”

肃宗停了半晌没有说话。至于杜甫，当时冒死来灵武投奔他倒是令他感动，但是杜甫当了左拾遗之后，就经常当面顶撞他，这是有损他一国新君的威望的。这个不知权变的书生，真是讨厌透了。

李辅国清理着桌上的奏章，这些人当中他最恨杜甫。照他看来，杜甫一副穷酸相，不知从哪里来的叫化子一般的人，也配与他在一个朝堂上说话？于是他说：“关于李白的事，这个杜甫议论得特别厉害……”

“杜甫……什么？”肃宗问。

李辅国说：“他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说什么‘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还把李白比作贾谊，把皇上比作妒才的汉文帝

……”

“真的?”肃宗问。

“千真万确。”

肃宗生气了，把杜甫的奏章一摔说：“哼，这些不安份的文人！让他滚蛋!”一个月之后，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金陵子日夜兼程回到凤翔，她命手下将粮草的事作了安排，便直奔郭子仪的大营。郭子仪屡屡立下战功，又在回纥借了精兵来救急，肃宗封为他大司空，位列三公。郭子仪屯重兵于武功，日夜忙于军务，准备近期与贼兵决战攻下长安。今年正月，安庆绪指使侍卫李猪儿杀死了安禄山，若攻下长安洛阳，指日可使逆乱平息。郭子仪报国心切，经过精心策划，明日便要整装待发。郭子仪步出营房，看见军容整齐的将士，猎猎卷舒的旌旗，看见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唐营健儿，一场空前的鏖战即将来临，他心中一阵激动，他要与这些将士用胆识与才智、鲜血乃至生命重新扶起一个国泰民安的大唐。

忽然郭子仪看见大道上一支马队向他飞驰而来。郭子仪看清了那是金陵子，以为粮草出事，连忙迎上去。

“粮草出事啦!”郭子仪忙问。

“没有，粮草马上就到。”

“有什么事吗?”郭子仪见她神色紧张的样子问道。

金陵子气喘吁吁地从马背上下来，将马递给随行的女兵：“我们进帐再说。”然后与郭子仪进了营帐。

金陵子并不入座，立即在怀中取出李白的冤状说：“皇上要杀……”

“杀谁?”

“李白。”

“为什么?”郭子仪大吃一惊。

金陵子坐下，把永王如何派人把李白从庐山弄下来，李白如

何做了永王的幕僚，后来李白又为何离开永王幕，如何入狱，如何被判斩决的事细细说了一通。郭子仪不胜惊讶，万没想到这种事会落在李白身上。

郭子仪立即问道："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你立即去救他，对皇上说明他是被冤枉的。"

"对，等我打完这一仗，攻下长安，就去救他。"

金陵子道："现在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些什么情况，等到你打完仗，李白早已不在人世了，你得现在就去。"

郭子仪道："眼下收复长安在即，我身为统帅，怎么可以离开？"

金陵子着急了："是皇上要李白死，你明白吗？你是大臣，总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道理吧？如果说有人救得了李白，我也不来求郭元帅了。正因为你重兵在握，立即就要攻打长安为皇上收拾山河，所以，只有你求情，皇上才会恩准赦免李白。李白才高傲世，奸邪小人都欲置他于死地。他是冤枉的的呀！"

"对！没有李白，我早成了安禄山的刀下之鬼，哪能有今天统帅大军收复长安？明天大军就要出发，离明天出发还有十二个时辰，武功离凤翔八十多里，"郭子仪说："我现在便与你一起去凤翔，向皇上讨了赦书，后面的事，由你和宋中丞一起来办。"金陵子说："这样最好。"当下与郭子仪跨上马背星夜前往。到了凤翔皇上驻地，已是二更时分。

自郭子仪从回纥借兵回来，各地忠勇之臣与敌军拚死搏斗捷报频传，李辅国也不断地给肃宗讲些顺心的话，肃宗的心情好多了。李辅国一边侍候肃宗宽衣就寝一边说："侍郭子仪收复了两京，皇上就可以威风凛凛地在长安登位了！"

肃宗得意地笑了，李辅国刚脱下肃宗的鞋，突然一个内侍报

告："启禀皇上，郭子仪有急事求见！"

这时候郭子仪来求见，军中莫不是出了大事！

肃宗吓得心一下子提到喉咙上，什么也不顾，光着脚站起来问道："有什么急事，这么晚了来找我？快叫他进来！"

肃宗话未落音，郭子仪已经闯了进来，见肃宗一身寝衣，方觉自己唐突，忙跪下禀道："郭子仪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

肃宗紧张得话也说不连贯："郭卿……都什么时候了……不……不必多礼，有什么事快起来说吧！"

李辅国忙把刚脱下的衣服给肃宗披上。

郭子仪没有起身仍跪在地上，从怀中取出那份冤状来，双手呈上说："臣郭子仪专程为原翰林学士李白鸣冤而来，这是李白的冤状和臣的奏章！"

原来是为李白！肃宗和李辅国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李辅国从郭子仪手中接过递给肃宗，肃宗满脸的不高兴将诉状接过，看也不看"啪"的扔到桌子上，叫道："哼！大战在即，你竟然为这些区区小事而来！"肃宗正要拿李白作法以儆天下，刚刚判决就受到阻碍，为何不气？

郭子仪道："启禀皇上，依臣之见，李白确属冤枉。李白怀报国之心误上永王贼船，还望皇上宽宏大量。臣郭子仪此一战志在夺回长安，收复两京，拚性命而不顾，十有八九马草裹尸而回，那时臣已不在人世，则李白沉冤永无昭雪之日，所以臣星夜赶来呈上奏章，请皇上御览。望皇上鸿恩浩荡收回成命，郭子仪感恩不尽！"

肃宗紧紧攥住奏章并不看，在他看来杀一个文人，不过是日后少几篇奉承文章罢了，有什么要紧的？也值得放下军机大事星夜赶来求情。

郭子仪见皇上不言，赶紧接着说下去："皇上，李白名满天下，所著诗文，囊括大唐之气象，海内外人士莫不景仰。景仰李

白的文章，亦是景仰大唐之风采。皇上，恩之则积德，杀之则招怨，皇上以万乘之尊何以与一个布衣诗客计较，臣望皇上三思!”

虽然郭子仪所言句句是实，但肃宗登基之后，却变得小心眼起来，尤其厌恶直言相告，怕这些臣属不把他放在眼里。郭子仪一句“万乘之尊与一个布衣诗客计较，”反把他怒火又挑了起来。不等郭子仪说完，拍案叫道：“够了，你身为元帅，不理军务，违反军纪！却为一个逆臣喊冤叫屈！朕是皇上，会与一个区区草民计较吗?”

郭子仪见肃宗怒气不息，坚决不赦李白，索性横下一条心来，膝行上前道：“皇上息怒，子仪十多年前为奸人陷害，若非太白学士救我，早已成了安禄山的刀下之鬼，怎能今日为皇上驱驰疆场?臣请以攻克长安之功，赎取李白死罪，待天下太平之后，请皇上削去子仪官爵，放还乡里。皇上若要治罪，请皇上这就将臣押至浔阳与李白一起就地正法，免得天下人笑臣不仁不义!”郭子仪说着取下头盔。

郭子仪态度坚决出乎肃宗意料之外，肃宗一时语塞。

李辅国见双方僵持不下，凑到肃宗耳边道：“皇上息怒，奴才有一言相告。”

肃宗对李辅国向来是言听计从，便叫郭子仪暂且退下，此事他想一想再作商量。郭子仪退下后，李辅国对肃宗说：“李白固然该杀，倘若今天不免李白死罪，谁又去长安为皇上恢复半壁江山?再说郭子仪重兵在握，万一激起事变，后果……”

肃宗头上渗出汗珠，李辅国拿出手绢给肃宗揩去，道：“皇上不必着急，奴才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快讲。”肃宗迫不及待地说。

李辅国附在肃宗耳旁说了好一阵，肃宗顿时阴云消散，连连点头。叫李辅国请郭子仪进来，然后温和地说道：“方才因朕只一心念着收复两京的战事，一时性急，未能明断，爱卿所言赦免

李白死罪之事，朕准卿所奏！”

郭子仪一听，忙跪下道：“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就派御使中丞宋若思前往江南宣旨。”

郭子仪走出行宫，金陵子还在门前等候。宋若思拿出赦免李白的圣旨交金陵子看，金陵子欣喜若狂，救人心急如火，决定当夜与宋若思动身前往江南。郭子仪星夜回到武功。

三人刚走出凤翔不远，两个百姓打扮的人在黑夜中驰马向南。那是禁军中郎将姚将军和邓将军，奉了皇上密诏，火速前往浔阳，赶在宋若思之前斩杀李白，这就是李辅国的两全其美之计。

16. 李白觉得自己要乘船远去，汪伦踏歌来送行

姚、邓二人一路上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赶往浔阳，金陵子与宋若思在汉水边买快船东下，也是雇了两批水手日夜兼程下江南。哪知到了江夏遇见暴风雨恶浪滔滔，竟把船也打翻了，水手们奋力抢救，救下了人却没有救得船。只好又去买船，永王东巡与高适平叛时已把沿江船只征搜一空，哪里买得到？好不容易买了一只船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时间已经白白地耽误了两天。

姚将军已经带着密旨抢先来到了浔阳城。胡正亲自与姚将军来到大牢，宣读了圣旨。

李白自知一死在所难免，白了胡正和内侍们一眼，便就返身又去清他的文稿。

“快谢恩吧！”姚将军催促道，从没见过这等倨傲的犯人，倒知道他是让力士脱靴驸马捧砚的李白。

“不谢。”李白不卑不亢地说。“无辜被处死，为何言谢？”

姚将军知奈何他不得，便吼道：“哼，死到临头，还如此狂

妄，我叫你今天就人头落地！”姚将军二人宣了圣旨出来，胡县令立即在本县藏春楼为之设宴接风，并派了一干婊子曲意奉承，二人喜的抓耳搔腮，命胡县令准备好斩杀事宜，今晚行刑。

最后时刻来临了，宗瑛强忍着悲痛，弄一盆热水给李白洗脸，然后打开李白的头发，用一把角梳仔细地梳理起来。昏黄的油灯下，牢狱里一片死寂和黑暗，只听见宗瑛面巾扭出的滴水声。宗瑛为李白换上干净衣服，一切都像丈夫要出远门。

门外的狱卒等得不耐烦，在外面大声咆哮道：“快点！快点！时辰到了！”宗瑛也不理会，只是慢条斯理的一件件做好。

宗瑛给李白检查一下骨簪，骨簪将发髻别得稳稳地。鬓边有几根头发滑下来，宗瑛用手在盆里沾了一点水，将头发抹上去，妥妥贴贴。

李白望望宗瑛说：“好了？”

宗瑛紧咬着嘴唇，忍住眼泪不让掉下来，埋下头去。

两个狱卒将李白五花大绑插上死标，带李白走出牢门。李白刚出门，猛然听宗瑛叫道：“等等！”

李白停下回过头来，宗瑛扑上去，双手环抱着李白，仰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对李白说：“太白，答应我，来生来世，永远不要涉足……这丑恶的人世！”

李白看着悲痛欲绝的宗瑛，点了点头。狱卒上前，恶狠狠地拉开宗瑛，将李白押走。宗瑛痛叫一声：“太白”！昏倒在地，宗璟忙放下竹篋，上前去扶姐姐，被狱卒将竹篋踢翻，稿纸撒了一地。李白听见宗瑛惨叫，不顾一切回头冲去，这时惊动了狱外的士兵和刽子手，几个人如狼似虎地冲进来拖了李白就走。

“住手！谁在此胆大妄为？”忽然间有人一声怒喝，冲进来几个将士，一个个披坚执锐，吓得刽子手和狱卒们都往李白身后躲藏。

“李兄弟！你不认得我们了，我是汪伦呀！”为首的军官叫

道。

“汪伦兄，真的是你吗?”李白又惊又喜，认出了汪伦，跟随汪伦一起的将士正是大山、楠竹和小柱子等人。

浔阳大牢里的牢头也认出了汪伦，叫声：“汪爷，你老人家怎么来啦!”连忙招呼其余上前参拜。

原来汪伦他们趁安禄山、史思明南下攻取长安之时逃出幽州，投奔河北抗敌唐军，一路立下不少战功。当时战乱时期没有财物来赏赐军功，便用官爵来赏赐，汪伦封了武威将军，大山、小柱子也是校尉。论品秩远远超过了七品县令。自永王 被消灭之后，肃宗不放心江南，便将北方的军队与南边的换防，汪伦等奉命驻扎江州。当时胡正为了掩盖自己与薛僇的关系，把自己装扮成“平 逆”的“英雄”，胡乱抓人激起民变。汪伦刚驻扎江州，胡正求汪伦来平息民变。汪伦见了胡正这等人就生气，哪里肯帮他平民变？几天之后汪伦便听到李白被关在浔阳狱，判了死罪的消息，于是与大山几个商议到浔阳县衙来救李白。此时胡正陪同姚、邓二将军在藏春楼饮宴，汪伦久等胡正不来迎接，便冲了进来。

牢头不敢得罪汪伦，便把奉旨立刻处决李白的事说了，汪伦便命差役把胡正找来。

“胆大胡正，竟敢假造圣旨斩杀无辜；该当何罪?”汪伦先发制人，厉声叫道。

胡正仗着有人撑腰，便取出圣旨来一五一十地将事情说明。汪伦心想且将事情缓一缓，再想法救下李白，便道：“哪有如此急着要杀人的道理，我等与李白兄弟一场，今夜与他话别，且等过些日子再斩也不迟!”

胡正想前几天求你平民乱，你抖着将军的架子理也不理我，今日你来求我，我怎能与你方便。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胡某是皇命在身，怎敢违抗？汪将军，你们兄弟有什么话，留着来

世再谈吧!”

大山在一旁听得急了，拔出刀来架在胡正脖子上，叫道：“今天的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若不答应，老子就砍下你的狗头来，抵当李白的首级，报到皇上面前，大热天的送到就烂了，哪个能认出是谁的？再报一个胡正失足落水而死，大不了我拿脑袋赔你！谁也别想活!”胡县令吓得两腿直打颤道：“将军饶命!”牢头狱卒们见了，一个也不敢声张，哪个敢多嘴！楠竹对牢头道：“我们只找胡大人一人说话，没你们的事，你们散去吧!”众人巴不得他这一声，连忙躲到一边去了。

汪伦道：“胡县令，这个主意怎样？你说，若不要我兄弟聚会，这就把你办了！老子的宝刀，可不是吃素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死个把县令算不了什么。”

胡县令吓得连连说道：“万万……使不得。”又忙向李白宗瑛哀哀求告：“李学士……求你饶命吧，宗夫人快帮我求求情。”李白眼见大山就要杀胡正，忙说：“兄汪且慢，我蒙冤被判斩决，是因为朝廷不能明察，若真杀了胡县令，一来连累各位兄弟，二来恐怕李白的叛逆之罪永远也无法洗雪了!”

胡县令忙说道：“学士公说的有理，各位将军饶了我吧!”

“那你答应一个月之内，不杀李白。”宗瑛说。

胡县令说：“一个月太长，我怎保不出事，眼下姚、邓二将军还在浔阳，立等着回去复命呢!”

“半个月!”汪伦说。

胡县令几乎要哭出来：“在下如何办得到呢!”

“那你说个数。”汪伦说。

“三天。”胡县令上牙打下牙地说。

汪伦想，三天就三天，只要不是立即处决，三天之内再想办法把李白救出去。

“行，就依你，三天。”

胡县令无奈，左想右想想出一条妙计来。叫心腹收买了几个婊子，陪着姚、邓二将军饮酒作乐，或是乘船游江，或是登山朝寺，只说已斩了李白，装好了人头，只等将军回京复命。那姚、邓二人哪里舍得温柔富贵，以为李白人头落地便万事大吉，只嘱胡县令将李白人头拿过来验看，并不提回凤翔的事。

这边汪伦连夜请了郎中来为宗夫人诊治，又拿出银钱来打点了牢头和狱卒，命他们在牢中打扫了一间宽大房子供李白居住，摆了酒菜陪李白饮酒叙话。汪伦心中拿定主意，三日之后，以平乱为由制造事端，将李白劫走隐藏深山，再托人在皇帝面前斡旋昭雪的事，眼下只与李白饮酒不提。

汪伦弄来一坛桂花酒酒，给李白斟了满满一大盅，举杯道："一别多年，今夜我们兄弟重聚，干一杯！"众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叙过别情，众人为了使李白高兴，都拣高兴的说。楠竹说起李白那年与吴道子坐桐花的花轿，小柱子在花轿面前放爆竹吓新媳妇的事，李白也暂时忘记了死神正向他走来，微微一笑。

汪伦说："往年我在金陵看过一出戏，是《李太白醉草箓蛮书》，演的是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

李白问道："当时是张垍为我捧砚，怎么变成了贵妃？"

大山说："我当时也是这样问编戏的先生，我说我是李学士的朋友，学士公亲自告诉我捧砚的是张驸马，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女的？你猜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说？"李白问。

大山喝了一口酒，然后说："那编戏的先生反问我：人家李太白是天上的诗仙酒仙，到了人间，不给配个美妞陪着行吗？"

一句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李白也哈哈大笑起来。汪伦再次将酒杯斟满，一齐豪饮。

楠竹念过几年书，自从认识了李白，读了李白不少的诗，不

由信口说道："学士伯伯的诗歌，我还背得不少呢，日后定是流传千古的。千百年之后，可真成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啊！"

楠竹这句话一说出口，众人突然都不笑了，举起的杯子都停在空中。原来四人约好，今晚饮酒千万不能提有关"死"呀，"千古""百年"之类犯忌的词儿。

楠竹自知说失了口，悔得不得了，含泪说道："我真混，我们早就说过，今晚饮酒，不提那个事的。我只想，像李伯父这样的人，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说着向李白跪下，抽抽噎噎地说："李伯父，你罚我吧！"

李白深深地感动了，忙扶起楠竹道："快起来，见了你们，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会怪你！"说着给楠竹斟上酒，拭去他脸上的泪，对众人说："我死到临头，要感谢的，正是你们这一番深情厚谊啊！来！我好久都没有好好喝酒了，今天喝个一醉方休！"

"好！喝个一醉方休！"汪伦和众人举杯道。

李白饮罢说："今日能看见你们，我心里真高兴，我真想回宣州再做些好诗。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回到宣州，做过一首诗，那诗中意境，倒像是现在，山青水绿，桃花潭两岸桃花盛开，我就要乘船远去，你们踏歌来送我……"

"对呀！让我们唱起来，你们还记得那首《赠汪伦》吗？"汪伦说。

"怎不记得！都会唱！"大山说。

李白乐了，说："好啦！我先唱！"说着用筷子敲着杯盘，轻声唱道："李白乘舟将欲行……"

众人和道："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与汪伦等人牵起手来，围着桌子联手而和，投足而歌，唱了一道又一道，唱得浓情似酒，涕泪交流……

两天时间飞快的过去，胡正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姚邓二将军虽身在烟花妓女的怀抱之中，但仍念念不忘李辅国的重托，多次派人来催要李白的人头。胡县令慌了神，万一被姚将军发现李白没死，自己也犯下了欺君之罪。想来想去横下心来，第二天晚上待李白与汪伦等酩酊大醉，正在梦中之时，派了狱卒把李白悄悄抬出，到大堂的厢房绑好，插上死标，装在囚车里运到城外的杀人的士丘上，一刀砍了，天明便把首级送与姚将军过目。自己与姚邓二将军乘快船逃往扬州，再请大都督府派兵来惩治汪伦这伙目无法纪的家伙。

此时正是下半夜天明之前，浔阳郊外漆黑一片，狱卒将李白从囚车上推了下来。李白从醉梦中惊醒，睁开醉眼见士兵们手执刀矛，差役们高举火把站在土台上。台上一棵只剩半截的枯树，以前是专门用来绑死囚的。刽子手手执雪亮的鬼头大刀站在一旁，李白顿时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士兵们把李白绑在枯树桩上。

胡正草草地宣读完圣旨，问李白道："李白，你还有什么话说！"

李白望望四周，一片漆黑，想自己一生为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却终不能为君王所用，终于死在这黑暗荒郊，一代诗雄落得如此下场，不由仰天大笑。

"死到临头，你笑什么？"胡正气歪了脸叫道。

"笑我李白生逢大唐盛世，遇到了两个好皇帝！……"李白叫道。

"斩！"胡正叫道。

刽子手雪亮的大刀砍下去！忽然刽子手惨叫一声，刀落在地，一支利箭将胳膊射了个对穿，血流如注。

"住手！圣旨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高叫道。

宋若思与金陵子一队人马飞驰而来。胡县令见御使中丞宋若

思前来，急忙跪下参拜。

宋若思在马上，捧出圣旨念道："皇上有旨，敕：原翰林学士李白从 逆一事，经有司按察，实属胁迫，罪不当斩，且赦免之，钦此。"

胡正匐伏在地，向李白叫道："学士公，快谢恩吧！"

此时金陵子早已从马上下来，直奔李白，挥剑割断了绳索，扶起李白。

"月圆，这不是梦吧！"李白紧紧握住金陵子的手说。

"太白，……"

"快！快来人呀！"野地里有人叫喊。

几个女兵拿了差役手中的火把跑过去，原来是宗璟在叫，地上躺着的是面如死灰的宗瑛。宗瑛本来身体虚弱，忧病相煎，汪伦请了医生来诊治，医生说假如李白一死，宗瑛便无药可救治。这天晚上，宗瑛听见街上狗叫，支起身子从窗户向街上一望，见浔阳县衙的差役士兵们正押着囚车中的李白往城外走。宗瑛忙叫醒了宗璟，拚死也要赶来，当宗璟扶着姐姐匆匆追来，还未走近土台，只见刽子手挥刀砍向李白，宗瑛只觉五内俱裂，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是她，是李学士的夫人。"金陵子的贴身女兵认出了宗瑛，三脚两手帮宗璟把宗瑛抬了过去。

"阿瑛！阿瑛！"李白叫了几声，不见宗瑛回答，摸摸口鼻气息全无，急得浑身发抖没了主意。

"让我看看，"金陵子把宗瑛抱在怀里，一边用手掐她的人中，一边轻声叫道："宗夫人，我回来了，皇上已经赦免了太白，你听听他在叫你呢！"李白忍不出泪珠滚滚，哀声在宗瑛的耳边叫道："阿瑛，阿瑛，你快醒醒，我还活着，皇上已经赦免了我了，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阿瑛，阿瑛呀……"

宗瑛在冥冥中听见有人呼唤，好半天幽幽地叹了口气，双目微睁。金陵子道："好了，总算醒过来了。"便把宗瑛小心翼翼地

交给李白。宗瑛见李白泪眼相看，周围站了很多人，火光闪闪，恍若隔世。问道："我这是在哪里呢？这不是在梦里吧？"李白道："这不是做梦，是宋中丞带了皇上的赦令来，赦免了我了。"宗瑛对金陵子说："女将军，果然……言而有信……"宗瑛微弱的声音，字字扣动着金陵子的心弦。经不起惊喜交加，等不到金陵子说完，便昏了过去。

金陵子正在狐疑间，只见李白哀声叫道："阿瑛，是我害了你了！"汪伦摸摸手腕脉搏还在微弱跳动。汪伦忙道："李兄弟你好好抱着她，我去叫辆车来，回城去诊治吧。"李白抱着宗瑛，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少时汪伦叫了车来，李白抱了宗瑛上车。

在扬州宗瑛舍命为李白求救，已使金陵子感动不已。今日之事金陵子更是看在眼中，心想自己心上的长庚哥哥，有这样一位痴情女子爱他，何尝又不是自己心愿？缘份本是天赐，自己又何必在他们圆满的姻缘上投上阴影。金陵子目送在慌乱中载着李白和宗瑛的车向浔阳城驶去，自己与女兵们返身走进了黑暗的荒野。

17. 好大的口气，竟敢称"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

新任的淮南大都督府长史已经到来。高适很快地交清印鉴公事到北方赴任。高适的行装简朴，除了随身衣物，便是一些书籍。高适来到书房，吩咐家奴将书籍收拾起来，装车带走。自从入仕作官以来，高适最满意的就是这间书房，青砖地面明亮的轩窗，窗外一丛素心腊梅，他刚到扬州时这丛腊梅正开着，整个书房里弥漫着馨香，现在腊梅花落长出一片绿荫来。窗下是江南特有的小池，池边有红蓼。接到降为太子詹事的圣旨，这间书房尤如戎帅的高位一样也随那纸黄敕一起剥离。高适不免心中沉重，

离开前依依不舍地看了书房最后一遍。目光掠过书架，掠过桌椅，掠过地面。忽然发现青砖地面上有一片黑色带暗红的迹印——血迹！谁的血迹？对了，是李白的妻子宗氏，那一日在这里向他叩头，磕得前额鲜血淋漓。宗瑛走后，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好几天都没有进这间书房。宗瑛的血渗透到砖缝里，成了黑糊糊的一片。他想起李白，想起李白的热诚和胸襟，想起他的超逸和豪放，想起他如扬子黄河般奔流不息的诗歌，想起对他深厚的友谊。他是不该死的，他被判斩决了，他当时是可以救他的，假如他不在乎淮南大都督府长史这个官职！没错，宗夫人一定认为他是见死不救的卑鄙小人，那年轻的苏涣恶毒的目光他至今记忆犹新。他想起"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俗话，那曾经叱咤风云于一时的权力已经不属于他。

高适携家眷离开扬州沿运河北上，太子詹事本是闲职，便乐得与夫人一路观山望景缓缓走来。一日船到了安宜，高适上岸便衣素服逛街市游玩，但见闹市中央高耸一座酒楼，楼前高挂一幅匾额，上面篆书"醉仙楼"三个大字，两旁的楹联上写着"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那字铁划银钩，高适想不知是哪一个狂人，好大的口气，竟敢称"诗酒无双士"，"文苑第一家"！便信步进去，有堂倌招呼道："先生想是要吃酒？"高适说："正是"。堂倌道："看样子先生是外地来的，先生是一人自饮，还是与人共饮？"高适道："你这酒楼，哪有这么多规矩？客人来饮酒，你只管把好酒上来便是。"堂倌道："先生有所不知，这酒楼与别的酒楼确有不同。近来江南来了一名高人，专在酒楼上作场说书，听的人很多。这楼前的楹联匾对皆是他书写的。先生若要听他说书，小的便请先生到楼上大厅，若要自饮，楼下雅间请便。"高适听了说："那就楼上大厅吧！"小二带高适上楼，高适见大厅前方中央台上正坐着一位老夫子，身着银灰白纱袍外套一香色绵半臂，头戴乌纱幞头，神清体健气度不凡。旁边一人身着

宝兰团花锦袍，模样像酒楼主人的人，正在陪着那老夫子说话。高适上前拱手道："请问阁下是题写酒楼匾额的先生么?"那老夫子竟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且在下面坐下，少时听我说书后你自然明白。"高适只好独自坐到酒桌旁，要了一壶好酒自斟自饮。不一会晌午时分，酒客们陆续来了，满满坐了一楼，十分闹热。只见那老夫子将惊堂木一拍道："列位看官，在下无为堂主，一不经商赚钱，二不作官弄权，专在这酒楼上说一番当今大唐惊天动地的人物，抒一番日月昭烈之正气。今日在下所讲乃是李青莲怒斥安禄山……"不等老夫子说完，满堂的客人鼓起掌来。

老夫子在台上抑扬顿挫，滔滔不绝讲的正是李白供奉翰林时，在凝碧池怒斥安禄山的事。但听他讲道："……那狗贼安禄山睡在大摇篮里，被学士公一顿臭骂，骂的他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睁，只装作婴儿在襁褓中哇哇哭叫……'奸贼乱国有人识，太白学士好眼力……'高适听了不觉有些怅然，放下酒杯步下酒楼回去了。

高适继续向北行进，一日来到宋城一个集镇上，适逢庙会，大佛寺前人来人往进香的人也多。高适陪了夫人走进庙来，见庙中有一座戏台，台下黑压压挤了一坝子人，鸦雀无声专心看戏。高适与夫人来到台下在后面站了，见台上一个丑扮的太监执着一支拂尘与一个扮作书生的正在作戏，书生一手执笔一手拿纸坐在一把交椅上翘起脚来。示意那丑太监为他脱靴，那丑太监将拂尘插在脑后双手捧住书生的脚。书生得意洋洋，将脚伸到太监下巴上，那太监抱住书生的靴往下一扯，连忙将鼻子捂上，接着用手作挥去脚臭状，刹时台下的男女老少哈哈大笑。那书生用河南土语长声吆吆唱道："你这祸国殃民的狗奴才！恃宠弄权欺今上，进谗生谤黑心肠，与爷脱靴正合适，威风扫地臭名扬!"这不消说就是演的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李白"唱着，一脚向

“高力士”下巴踢去，“高力士”两脚朝天，向后翻了一个滚，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寻找掉了的拂尘和帽子。“李白”还未唱完，台下已响起一片如雷的掌声。

高夫人在一旁见高适闷声不响，忙拉了高适回馆驿去了。次日雇了一只船沿汴水北上，免得沿途触景生情，惹得丈夫伤心。高适上得船来，一直默默不语。到了汴州，船泊在码头，只见明月当空，河中银波滚滚，远远传来琵琶的弹唱声。高夫人见丈夫一言不发，尽日望着河中的波浪出神，生怕闷坏了高适。便叫仆婢备了几样精致小菜和一壶葡萄酒，叫了个姿容美丽的歌妓来唱曲。

那歌妓怀抱琵琶进来，小心翼翼地向高适道了个万福。高适好像没有看见那歌妓似的把脸转向一边，只手持酒杯在船舱里踱步。高夫人示意歌妓在一边坐下，那歌妓见高适不理睬她，只是不安地望着高夫人。高夫人上前轻声问道：“达夫，你要听点什么，叫她唱吧。”高适也不回话，只望着船外的粼粼波光叹道：“人有穷达，月有圆缺，把酒问月，明月可知?”侍立在一旁的歌妓，曼声应道：“大人，小女子正有一首把酒问月的歌唱给大人饮酒助兴。”说着在绣墩上坐下，弹奏起琵琶曼声唱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白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寂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公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那歌妓声音优美，唱得十分动听，高适不由渐渐步入胜景，伸手端起酒杯。高夫人见自己的一招奏效，不由满意地笑了。

高适听了只觉诗中有一股无形的超逸之气浸润着他浮躁的心田，自作官以来，已经多年没有进入过这种境界了。这首诗无疑是超然出尘的，诗中的月光世界逍遥快乐，是迷人心魂的清凉之

乡。诗人将明月的高洁永恒与人世沧桑作了对比，让人悟到万物不居时光流逝古今变迁的道理。既然人无力挽回那永远流逝的世界，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忧心忡忡呢？不如举起金樽对酒放歌，善待人生吧！此时被贬官两级、剥去兵权的失意已荡然无存。想到此由衷地佩服写这诗的人，真写到自己心中去了。一贯不轻易称赞人的高适不由脱口而出道："唱得真好，这是谁写的歌词？"

那歌妓又对着高适灿然一笑，美润的红唇间露出洁莹如碎玉的牙齿："大人，您真是的，难道你不知道天下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好诗！"

"哦……一定是李……"高适恍然大悟，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住。

那歌妓却不理会高适的隐衷，压根儿不知道高长史贬官由汴水北上的事。格格地银铃般地笑了起来："当然是李太白的诗，听说高长史不救他，他被杀了，唱他的歌曲的反而更多了！"

高适执杯的手颤抖了，殷红的酒液从杯子里溢出来，一滴一滴流到甲板上，像一滩滩血，高适想起扬州大都督府的青砖地面，想起宗瑛凄惨的求告和苏涣愤怒的言辞，再也忍不住，一下子坐在窗前，眼泪如泉水般的涌出。只是自己已被宦官搞到了这一步，就是拚了性命去救李白，也无济于事了。

18. 李白是大唐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的一部分

宋若思把李白带出了可怕的浔阳县，叮嘱李白夫妇先养好病再说。汪伦将李白夫妇送到宿松，安排好饮食起居，请了郎中常来诊治。宋若思到了扬州，派人暗中查清胡正如何投降安禄山，如何由永王谋主薛儋安插到浔阳作县令一事。

到了初夏时节，李白和宗瑛的身体已渐渐康复，荀七与女儿往来扬州与江夏间作水上生意，不时回宿松来看望。一天，荀七

兴高采烈地带回来一封宋若思给李白的信，信中说他即将回京述职，愿意推荐李白再度出山作官，请李白为他写一份荐表由他呈给皇上。李白读罢大喜，当下拿过纸笔一挥而就，交给荀七托他带给宋中丞。

宗瑛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李白奇怪这一次为什么没有阻拦他。李白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盛夏，宋若思那里也没有音讯。

五松山的夏夜凉爽而幽静，宗瑛陪了李白到小山坡上散散步，但见明月的清辉，映照着错落有致的古松，野花野草在夏夜里散发着幽香。萤火虫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阵阵夜风吹来使人清凉无汗甚是宜人。

“长安快要收复了，多么令人振奋。”一边散步，李白一边把近期荀七带来的消息讲给宗瑛听。

宗瑛说：“长安收复了，你又梦想着到京城去做什么官去了，就又要离我而去了。”说话间带着淡淡的伤感。

“阿瑛，我什么时候说要离开你呀？我不是说过我们永远不分开吗？我要永远陪着你。”李白抚着宗瑛的肩，拉着她从一个高坡上走下来。

宗瑛说：“我实在是不愿你离开，我们在一起十多年，只有你生病遭难的时候和我在一起……我常常怀念我们在庐山的日子，每一个月夜都是我们自己的，我酿酒，你写诗，写美丽的山川，写超脱的神仙世界……”

“和我们夫妇的生活！”不等宗瑛说完，李白接过话头。

“写我们俩的生活？你什么时候写过我们的生活？”宗瑛反问道，李白写男女之情的诗很多，也写得很美，只是写妓女、写采莲女、写少年情人……唯独没有写她，对这一点她一直耿耿于怀。

李白心里明白她的意思，陪着她对着月亮，在一块大石头上

坐下来说："我有一首得意之作，专门写我们俩的事，夹在书里，在牢中清理文稿时，我还特意抄了一回，你不知道。"宗瑛摇摇头说："没看见。"

李白紧捱着宗瑛坐下来说："我背给你听，题目叫《公无渡河》。就是说老夫子你别过河去。"

"是了，是那年去幽州写的吧？我在黄河边没有阻挡得了你，心里很苦，眼睁睁看你去冒险犯难，亏你还记得，写进诗里。"宗瑛说。

李白说："你说对了，就写的那件事。诗中是这样写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李白一字一句地念着，为的是让宗瑛听得更清楚，当时写这首诗特别动情，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在他心目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他相信任何安定和平都是治理的结果。因为有了献身于治水的大禹，因为大禹艰辛的努力，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你写的是大禹治水，并没有写我们俩的事，夫子你记错了吧！"宗瑛说。其实宗瑛看过那首诗，因为李白不听她的阻拦而屡屡招致失败，所以宗瑛故意说不知道，听听李白在失败之后有什么说法。

"没错，我说的意思是：世上出了祸害，就要有大禹那样的人出来治理，百姓才有生路。下面就是写的我们俩了，你听着。"李白又念道："'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就是说有个披头散发的老头又狂又傻，这就是指我了，大清早起来涉水过河想干什么呀？旁人都不同情那疯老头，我的妻子你来阻拦我说：'老爷子，你千万别过河去！'老头我坚决不听，硬要过河。"

宗瑛听了李白诗句本来心中一清二楚，但见李白绘声绘色解释得极认真，不由娇嗔道："胡说些什么呀你。"

李白见宗瑛笑了，更加饶有兴味地说下去："下面就特别写你确有先见之明了：'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这不听话的老头果然被淹死在黄河里，被水冲到大海尽头，可见你事先警告得不错。"李白趁机吻了妻子一下。

宗瑛听到"公果溺死流海湄"脸上浮现出一团阴云，举手推开李白伸过来的脸。

"还没完呢，死老头随着黄河的波浪流进大海，大海里有长长的鲸鱼，白色的牙齿像雪山一样：'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哎呀！你瞧我死后被挂在长鲸的牙齿上，我的妻子弹着箜篌唱着歌哀悼我，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怎么样，不错吧！"

宗瑛叹了口气，伤感地说："不错，每一次我都阻拦过你，每一次你都失败得那样惨痛。第一次是去幽州，第二次是去长安，第三次——唉，我知道，若是皇上准了宋中丞的荐表，你又要离我而去……"

"知我者，阿瑛也！"李白见宗瑛伤感，故意调侃地说："阿瑛，你说得很对，但是，事情也并不完全像诗里说的那样，虽然每次都被你说中，但我这死老头并没有被河水淹死，算我们扯平了吧！大丈夫活着不能老为自己，保全自己很容易，你就不能理解我一点？"李白急切地说着，一阵夜风吹来咳嗽了两声。

"夜凉了，我去给你拿件衣服来。"宗瑛说着顺着小路下了山。宗瑛不想再说什么，对于眼前急切地要投身于治理战乱的李白她早已无可奈何，她觉得她已被李白的用世之心所感动。他说得有道理，只有更多的人出来为治理天下尽力，这个世道才会安泰祥和。仅管心中不愿李白再去冒险犯难，但已无话可说。

宗瑛的背影在山道上消失。李白望着一片苍茫月色想到：假如不是战乱，今夜真是如佛家所说的一片清凉世界，假如不是战乱，大唐会是怎样的景象？过的是怎样的一种日子呢？也许皇上

会重新起用他，让他回到翰林院供职，也许在梁园的桃树下与妻子读书下棋……

“人生真是无常啊，庄周变成了蝴蝶，蝴蝶又变成了庄周，是诗仙还是罪人……”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背后的树丛中传来。

“谁在那里说话?”李白转过身去。

“我呀!”树丛里悉悉率率一阵响，钻出一个身着简朴道袍的老女人，幽灵般地向他走来，“你是谁? 为什么到这里来?”李白问。

老女人道：“你不认识我了?”

李白注视着那老女人脸部松弛而浮肿，细长的眼睛没有神采，眼角和干瘪的嘴唇向下耷拉着，就是在月光下也看得到脸上深深的皱纹，这面孔似曾相识，这声音好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那女人看着李白脸上的重重疑云，叹了口气说：“看起来你真的认不得我了……”声音里透着悲凉。

“对不起，您是……”

老女人的嘴角抽动着，哀哀地说：“我是珞薇呀! 我一定又老又丑，连你都不记得我了……”说着泪珠从眼眶掉下来，流失在脸上那些沟壑里。

“你没死?”

“我没死，安禄山攻破潼关之后，我就找到了日本遣唐使的住处，和他们一道逃往江南。日本的船支在润州，把一批批留学生运回日本。”不等珞薇说完，李白问道：“那么，阿倍仲麻吕回日本没有?”

“他已经死了!”珞薇很不高兴李白没有首先问到她的近况，然后说：“就在崔季死后的第二天，阿倍与日本藤原大使就南下到扬州，东渡日本，路过琉球的时候遇到海盗，全部的人都已经遇难了!”

“啊！”

珞薇望着李白惊讶的神色，又说：“我在润州入了道，改了姓名，现在是青霄观的易炼师。我找了好久，才打听到你在这里。”

“啊，郡夫人也学起道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李白问。

珞薇对李白有意与他保持一段距离颇感不满，停顿了一下，但终于还是说出：“我事后才知道你在浔阳坐了牢……听说他们给你判了死罪。玉环死后，我对大唐是死了心的了。我来找你，就是要找一个跟我一样死了心的人，与我同去。你不是常说要散发扁舟么，这一回我可是来邀你与我一道凌沧浪、越万顷，散发扁舟……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珞薇说：“我已经说通了日本大使，与他们一起乘船到日本去。日本大使听说你要去，高兴得不得了。你不知道日本是多么崇拜你，日本俳句已经在大量的学习你的诗作，日本的皇上要以隆重的礼仪来迎接诗仙的到来，大使已特意为你运送很多大唐的笔墨纸张到日本，我已经把你历年的诗文收拾好，装了箱。太白，跟我走吧！”

李白看了一眼珞薇那充满热望的眼睛，没有回答。

珞薇走近李白面前，柔声说道：“太白跟我走吧！我知道我曾经让你失望，但在大唐，你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哪一次没有让你蜕几层皮，你献给世间的是珠玉，而这个世界只把你当成浪荡人间的酒疯子，叫化子！”

“别说了！”李白厉声喝道。

珞薇干笑了一声说：“我偏要说，你怕我捅你的痛处？听着，你这种人自以为了不起，流芳百世，可从来不知道保全自己。文章是什么？文章不能吃不能穿，歌唱正义到处碰壁。你拿些莫名其妙的仁义道德来捆绑自己，到头来落得什么？你长了眼睛不睁

眼看看，是谁放出那些奸佞乱贼来残害大唐的？贼兵一来，皇上连老婆孩子都不顾，把山盟海誓的妻子抛给下属处死，自己倒率先逃到最安全的地方。太子看准时机登上宝座，首先拿自己的亲弟弟开刀。你所忠的君王，不过就是这种货色！我早就猜到你这种傻子要上永王楼船，因为你还想着为国捐躯，到头来上断头台的叛逆还是你。你没有理由不跟我走！”珞薇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又恢复了旧日的犀利。

李白听了她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但不尽然，上次在长安如果这妇人没有骄矜不可一世的样子，也许大唐的事还不会糟糕到这一步。李白心里不是滋味，他甚至不想跟她说话，就算句句为自己打算，也觉得面目可憎。李白不言，转过身去仰望天上的那轮明月。

“你也许还指望着郭子仪、宋若思能够给你搞到一官半职，那时候你就仍然要去报效这个十分对不起你的大唐，和你那险恶的君王是吧？”

这女人真是少有的聪明，她可以钻到他的内心深处，窥视到他的心要怎样跳动，李白想。突然珞薇大笑起来：“我猜对了是不是？谪仙人，你是从天上下凡到人世上来的，你还是这么天真！你难道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杀你？依我看皇帝一定明明知道你不是叛逆！”

这倒是出乎李白的意料，于是问道：“你说什么？为什么他知道我并不是叛逆而要杀我？”

珞薇从容说道：“皇上知道永王也不一定是叛逆，永王不过听从了太上皇的分制的命令，为太上皇保有江南的半壁江山，妨碍了新皇上统揽大权，所以永王虽不一定是叛逆，他一定该死。如果新皇上认为你是太上皇的人，你该不该死？你自己说吧。你名满天下，无兵无权，杀你以儆戒天下追随太上皇的人，巩固新皇帝的权威最合适不过。”

“原来是这样……”

“我看你还是少做作官的梦，跟我走吧，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珞薇说。

“不，我不能离开这里。”李白拒绝了。

“当然，郭子仪会收复长安，将半壁江山收复献给皇上，给你一个小小的闲职，这点面子恐怕是要给的。不过，‘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君王毫无二致！也许我说得太过分了。但大唐这地方对你太危险，跟我到日本去吧！”珞薇换了一种口气，更加温柔地说：“日本是道家所称的蓬莱仙国，再也没有人伤害你。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崔成甫在扬州改名换姓，为你说书传名，被李辅国的爪牙抓起来，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离开这个苦难的地方吧！”

李白见她一再劝说，便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不能跟你走，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亲人、朋友、百姓，我的生命就是他们给的；有壮丽的山川、风云、日月星辰，我的灵感就是他们给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李白。我知道在他们那里，李白也成了他们心中的一部分，李白也是大唐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的一部分。大唐的苦难和荣耀也是李白的苦难和荣耀，因为有了那些苦难，李白才发誓为恢复大唐的完整和安定而奋斗。此时此刻大唐正在受难，我才觉得故土难离……”

“故土难离？只不过在你这块土地上，有你心中的那个女子罢了。就是后来嫁到回纥去的梨园掌教，那曾经在千秋节之夜，在灯塔的金莲花上给你洒花的人。”珞薇一下子心中升起腾腾的妒火，要是那一夜李白不离开她，她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啊！因为那一夜，她一辈子都在渴求、等待。

“你说得对。”李白说。“我很怀念她。”

“你爱恋着一个也许永远不能见面不能得到的女子！”珞薇叫道：“难怪我无论怎样对你好，你都不爱我！我曾经有容貌、有

地位、有财产、有过人的聪慧，你为什么不爱我？”

李白沉吟片刻，叹息道：“你不会跟我一起去追太阳。”

“追太阳?!”珞薇惊愕地叫道。

“你感到不可思议吧？当太阳升起，美丽的光焰照耀大地，那样令人目眩的辉煌，那样的神秘的壮丽，你的整个身心都向他飞去，不知道前面的祸福成败，不计较追索的后果，去探求不可知的未来，去创造发掘新的生命的力量……她跟着我，一起……而你……不能。”

珞薇格格地笑了起来，：“谪仙人，你一辈子都在做诗，做梦！我比你现实得多，我要的是现实的享受，我可不愿意委曲了自己，为自己的一个空想耗尽心神！”

李白不愿意再听到她海阔天空地谈论，几乎是祈求地说：“那，你就去求你所求的，快快离开此地吧！”珞薇忽然伤心地哭了，泪眼婆娑地望着李白说：“太白，难道命中注定我们两人永远不能在一起吗？我来这里以前，想了好久，我以为我是把你带到一个能治疗你心上创伤的地方去，我要好好待你，弥补我过去的过失。我以为你马上会跟我走了！没想到……会这样……我想的好好的全都成了泡影！”

李白心中有些酸酸的，沉吟片刻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像这月亮，也有圆有缺……何况……”

珞薇揩了揩眼泪，不等李白说完，冷冷地说：“哼，你不说我也要走了，你别以为我会为你伤心，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蠢事！好了，我这就告辞了，日本那里仍然有筵席有歌舞，有诗文有享受，要是你哪一天想通了，就来找我，后会有期！”说完钻进树林子走了。

李白望了望被珞薇拨动的草树，叹了口气。

远远的山下小道上，宗瑛拿着为李白新做的一件葛布半臂走上来。李白忙迎上去，接过半臂。

宗瑛一转身看见了远处月光下摇动的树，宗瑛问道："那是什么?"

"是风吹树动。"李白说。

宗瑛把半臂给李白穿上，皎皎月色照着他们。

19. 玄宗指着《宫中行乐图》说："他是李翰林……我记得。"

这一年的九月，郭子仪终于收复了长安，十月又收复了洛阳。十月，肃宗从凤翔回到长安，成为皇宫的新主人。收复两京的有功人员都受到了封赏。

浩劫之后的长安一片萧条破败，士兵挨户搜索安禄山贼军的残余，肃宗下令把投降过安禄山在伪燕朝任过伪官的人统统抓起来。一支队伍包围了翠华轩，那是伪燕宰相张垍的住地，安禄山特意恩准与宁亲公主住在原来的地方。翠华轩里空空的，仆婢们都四散奔逃，蓬头垢面的宁亲公主跪在地上嘤嘤哭泣。

"张垍在哪里?"为首的伍长厉声喝道。

宁亲公主浑身发抖不敢抬头。

"快说!不说宰了你!"

"你们这些卖国求荣的狗东西，把你们零割了喂狗!"另一个士兵骂道。

"快说!"一个士兵用矛杆戳了一下宁亲公主的背部，宁亲公主一下子倒在地上，另一个士兵用刀架在她脖子上。

宁亲公主一只手支撑着身子，另一只颤抖地指了一指床下。张垍是没有地方可逃的，认得他的人太多了，逃出去可能死得更惨。

"出来!"士兵吼叫道。

床下没有回声，一个士兵用长矛在床下面乱捣，床下发出凄

惨的喊叫："不要哇……我出来…出来……"不一会儿张垍抖抖索索像一只癞皮狗似的从雕花床下爬了出来，花白的头发披在脸上，身上满是尘土。士兵们把夫妇俩五花大绑押走了。

肃宗对长安进行了全面清理，十二月，把太上皇从蜀中迎接回长安。十二月的长安寒风凛冽，太上皇御驾的銮车的车轮，从冻结着冰霜的道路上碾过"轧轧"作响。仅管车外面很冷，太上皇还是掀起车窗的棉帷，探头往外看。大道两旁站着的多是旧日的僚属和皇亲国戚，一个个面容灰黄衣衫不整，像一片被霜打萎了的枯草。苦难的人们看见了太上皇从车窗里伸出来的头部，不顾一切地围上来，叫喊道："太上皇，您可回来了！"顷刻间喊声夹杂着哭声，闹成一团。

浑浊的老泪从玄宗脸上流淌下来。皇城内一片荒凉，到处是贼兵败走时抛下的破烂。内库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上一群乌鸦在啄觅食物，不时大声地"呱呱"叫着，好像它们是这里的主人。

太上皇在大明宫前下车，几个内侍抬过肩舆来。太上皇正准备上车，忽然听得一阵"呜呜"的哭声，一大队衣衫不整蓬头跣足的人被羽林军赶押着，从大明宫的侧门前走过。原来这群人正是在安禄山的伪燕朝作过官吏的人。两京收复之后，除了死于战事的之外，几乎全被唐军捉住，还有不少投案自首的。将士们对这些变节者无不痛恨，今天将他们押往大明宫含元殿前，一一听候发落。

张垍面色青灰，紧缩着头走在最前面，几次想混入后面的人群，都被羽林军的刀枪逼了出来。此时，悔不该嫌官小当初没跟太上皇西去，一辈子争名争利结果是争上断头台。这时装着俯身下去系靴带，想让后面的人走到前面去，哪知后面的人半步也不想上前，也一个劲的往后缩。一个校尉用长矛向张垍靴带的手拨了一下，张垍趁势倒在地上。

“脱掉！把靴子脱掉！”校尉怒喝道。

张垍对着愤怒的校尉，无可奈何脱下长革幼靴，寒气立即浸入骨髓，走在冻了一层霜花的地面上，跟走在刀子上一样。

“脱掉袜子！妈的！装蒜！”士兵吼叫道，让所有的伪官都脱下鞋袜。

那校尉用枪尖一挑，揭掉了张垍头上的浑脱帽。张垍哀叫着两手抱着头，像斗鸡般地跳起来，假如停止跳动，脚就会被地上的冰霜粘脱皮肉。所有的伪官无一例外地跳着前进，不少的人涕泪交流呜呜地哭了。

王维和郑虔走在一起，杜甫因为在肃宗面前直来直去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没有人能证明郑虔为战事提供了《天宝军防图》，也没有人敢说出王维装病逃避作伪官的事。不知为什么押他们的士兵没有叫他们脱下靴子，王维和郑虔是率先去自首的。当初王维和郑虔被贼将劫持到洛阳之后，给王维授官给事中，王维称病不上朝，回到辋川别墅，整日在家念佛经。此时，王维怎么也想不通的是，贼兵破城那天，王维在府中已经收拾好，准备追随皇上的，但皇上却把他这样一个文弱的人抛弃给了贼兵。他想，一定是前世作下恶业，今生才得到如此痛苦和屈辱的果报。

肃宗说：“这些人都是作过伪官的，全被抓住了。”太上皇看着这一群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俘虏，突然眼光落在了前面那个人的身上。那人头埋得很低，两只手呵着气遮住了大半个脸，两只赤脚交换着不停地跳动。

“那个人……那个人……”高力士递给了太上皇一根拐杖。太上皇指着那人喃喃地说。

“抬起头来！”李辅国喝道。

那人抬起头来，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哀嚎道：“皇上饶命呀！张垍罪该万死！”

“果然是你！你有何面目来见我！”太上皇气得全身哆嗦起

来，举起手杖就要打，被两旁的内侍扶住了。

“儿臣自会罚处他们的，太上皇息怒吧!”肃宗说。

高力士扶太上皇坐上步辇，内侍们把他抬起来，前往兴庆宫，走过凝碧池边。

“等等，让我下来!”太上皇叫道。内侍把太上皇从肩舆上扶下来，高力士挽着他。

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啊！池里的水肮脏泛绿，池中残破的荷叶像废弃的抹布一张张挂在腊月的寒风里。池边是杂乱的衰草，掩没了汉白玉雕花栏杆。栏杆的一段又垮坍在水中，通向池边的路已经被荒草浸占。大概是因为有人走过，在草丛中安居乐业的一只老鼠贼眉贼眼地探出头来，又扑簌簌地钻进草丛跑了。

太上皇站在池边怅望良久，转身走向倾颓的宫殿。昔时绿荫浓重的芭蕉已经枯死耷拉下来,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枯死芭蕉的旁边,一树腊梅被人劈去一半,剩下的一两枝在寒流风中凄惶地开着。太上皇痛苦地闭上眼睛,肃宗不动声色地看着太上皇。

“太上皇，外面冷，别看了，还是进去吧!”高力士说。

太上皇睁开眼睛，由高力士搀扶着，战战巍巍地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看那株残梅。残梅脚下，枯黄的芭蕉叶盖着一轴画，画轴的一部份露在外面。

“那，那是什么……”太上皇说。

一个内侍跑过去，从枯黄的蕉叶下将它拿起来，画的一小半已经朽坏。内侍把画交给高力士，高力士将画在太上皇面前展开，这正是那幅吴道子画的《宫中行乐图》。太上皇看着那幅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是天宝初年，安禄山拜了玉环作干娘，就像画中描绘的那样。安禄山赤身露体穿着红兜肚，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拔浪鼓，睡在大摇篮里，被宫女们抬着，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当时玉环的笑声多么清脆甜美，正像画上画的，她笑得前仰后合，快乐得像一只小鸟。那时，安禄山在摇篮里学小孩的声

叫道：“妈妈，爸爸！”是的，当时的大臣和贵戚，都像画上这样丑恶地笑着。那时候靠栏杆站着的这个人，他是待诏翰林学士李白，穿着白色的宫锦袍，他走过去抓起摇篮里的安禄山。安禄山当时吓坏了，惊惶失措地喊道：“你……你要干什么？”当时他就骂开了，因为没有人敢在皇上面前用如此恶毒的语言骂一位皇上宠信的大臣，所以他至今还清楚记得李白骂的是：“……你这个肮脏小人，你这只阴沟里钻出来的狗！”李白骂得好，安禄山就是阴沟里钻出来的一只肮脏的丧心病狂的疯狗。可是，他当时便命内侍们将李白抓起扔进凝碧池。他从中爬起来便对他一阵大笑，那时候，他就嘲笑了身为皇上的他日后的失败……他记得他曾想封他为中书舍人，一次又一次都不曾封赏他。要是……没有“要是”，自己的儿子当今的皇上就站在他身后，他要弥补永远是不可能的。他不禁有一种想见一见李白的愿望，于是他指着图中的李白说：“这人……是李翰林……我记得……”太上皇觉得一阵眩晕，高力士连忙扶住了他，几个内侍把他抬上肩舆。

肃宗对高力士说：“把那幅画给我看看！”

李辅国走上前，一下子把画从高力士手中夺走。高力士垂下浮肿的眼皮，转身随肩舆走了。

作了伪官的人分六等论罪。张垍和他投敌的哥哥被定为处以斩刑，后经张垍多方求告，肃宗念在他父亲张说曾经为他入主东宫尽过力的情份上，改为流放岭南。王维因为长安陷贼期间暗中写诗怀念唐朝，托人带到灵武，因此免罪，降为太子中允。郑虔则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

20．长流夜郎是流刑中最重的一种，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

两京收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大江南北，在宿松养病

的李白，也知道收复了两京，意味着全歼安史贼军的胜券在握，天下很快就要太平，李白只觉得这个江南的冬天特别暖和。皇上下令天下赐大赦五天，意思是在这五天之内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尽情地饮酒作乐。为了庆祝收复两京，汪伦特意派人送来酒肉，纪良也老远地送来了两坛好酒，宿松准备了一次迎神赛会表演，小小的宿松县城也要大大的热闹一番。百戏班的班主也特地来拜访，请李白为之改写《太平谣》，好在庆祝时踏歌表演，李白自然是欣然允诺。在宿松的日子虽不长，宿松的艺人们都认得李白，争着和他亲近。赐大赦的日子到来，百姓们一个个穿着整洁，从四面八方涌来。聚集到宿松道观门前的大坝子观看迎神赛会。道观门前有卖糖人的，卖酒的，卖灯笼的……卖艺的艺人们抖着空竹，玩着刀枪，荀七父女和李白夫妇在对着道观的酒楼上叫了一壶酒几样小菜，一边饮酒一边叙话，等着迎神的队伍出来，酒楼上正好观看。

李白与荀七刚好坐定，楠竹手中拿着一个大傩面具，风风火火地跑上楼来，对李白叫道："学士公！好不容易排好您的《太平谣》！呆会儿你一定得看！"李白斟了一杯酒，楠竹接过说："怕你看不着我。我特意来请你看我演的高跷大傩，我们都说你给我们写的《太平谣》好极了，只可惜太短。"荀七笑道："你看，竟敢指点起大诗人的不是来了！"李白说："楠竹说得对，我倒是几十年没见过迎神赛会了呢！还不知江南的怎么样，怎么写得出好词儿来。"楠竹说："在下倒有一首好词儿，百个人听了百个人笑，就写的是迎神赛会的事，不怕学士公您见多识广学问渊博，我要吟出这首诗来，只怕学士公不懂！"荀七笑道："你这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倒不小，你念出来我听听。"楠竹喝了一口酒道："你听着，我念出来，你们不准笑。"接着便念道："六月观辅驾，板望吼来嘛，柏过睛眨，鞭飞光帕抹，五黄过指，一耸黑行斜，人拱圈崩炸，叭嗒一哇妈！"李白听了，只觉他一字一句的奇音

怪节，的确不知他念些什么，荀七也不知，只瞪着眼道：“胡念些什么呢？像外国人的话。”楠竹洋洋得意道：“我说对了吧，不怕学士公醉草蛮书，我今天倒把学士公难住了。”荀七一把抓住楠竹的耳朵道：“猴崽子，你敢胡弄我们两个。”楠竹“啊呀呀”的叫着：“荀大叔，你松开手，我就讲给你们听。”楠竹松开了手，裴九说：“‘六月观辅驾，板望吼来嘛’，说的是六月看辅德大王出驾，因为极拥挤就站在凳子上，远远地看见神像抬出来了，就吼叫道：“来了嘛！”神像出来之前，先有一队人拿着点燃的柏树枝在前面跑，使围观的人让出一条路来，点燃的树枝冒着烟，熏得前面的老娘儿直眨眼睛，这就叫‘柏睛眨’，”李白想的确村气十足半通不通，但民间的东西确是生动活泼，便笑道：“那‘鞭飞光帕抹’想必是开路的人手挥皮鞭，抹掉了男人头上的头巾只剩下光头，是么？”楠竹笑道：“学士公果然聪明，正是这个意思！又道：“然后是花花绿绿的过去，穿黄袍的辅德大王过去，看的人指指点点，辅德大王身后便是侧身执鞭的周仓随行。周仓身着黑衣身材魁伟，所以叫‘一耸黑行斜’。神驾过去，人跟着神像涌去，为了看到前面的神像好些人在人群中乱拱，像炸了圈的猪，一下子弄翻了板凳，凳子上的人“叭哒”一声，跌下来叫：‘哇呀，我的妈也！’这就叫‘叭哒’一哇妈！”

楠竹绘声绘色地说着，宗瑛早已忍不住，“卟哧”一口酒喷得老远，喷到小玉衣服上，小玉笑得直不起腰来。李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举着筷子指着裴九笑道：“你……你这猴儿……”楠竹笑道：“好了，好了，大家说这些日子从来没见李学士开怀大笑了，今儿被我逗得大笑！”李白掏出手巾来递给宗瑛，宗瑛接过来揩了小玉身上的酒。楠竹道：“学士公能给我们卖艺的写词，我们大家感激不尽哩。穷人没有什么感谢的，给学士公说个笑话儿逗逗笑，就是孝敬学士公吧！”李白心里觉得暖呼呼的，忙道：“往后天下太平了，要写什么词儿，尽管来找我。”楠竹道：“小

的们就此谢过了。快到演出的时候了，我这就过去，我待会儿演出，就带这个面具，学士公一定看得见我！”说着将李白斟给他的酒一饮而尽，拿起大傩面具飞也似的跑下楼去了。

少顷，果然听见爆竹阵阵响彻云霄，一群戴着虎头帽猪头帽的孩子们欢呼道：“来啦，来啦”！飞快地奔跑，脸上抹着锅墨的小伙子，挥着一把冒白烟火花的柏树枝在前面开路。人们像潮水般后退，后面的小伙子手中的皮鞭挥得山响，将那些未及躲闪的人赶开，一下子就让出一条路来。紧接着走高跷的，划采莲船的，打着鼓儿灯，星星灯，莲花灯，走马灯的队伍过来，然后是最热闹的大傩队伍。艺人们带着颜色鲜艳的面具，踩着高跷，打着锣鼓，舞着花枝，一边唱着《太平谣》：玄穹彼苍，景星庆云。颂我圣皇，光复两京。神州黎庶，沐此隆恩。快哉乐哉，永享太平。楼下百姓们也在跟着唱“快哉乐哉，天下太平。”欢乐的人群一边跟着队伍奔跑，一边欢呼着“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看着欢乐的人群，李白的心激动了，李白也举起酒杯高喊：“天下太平！”说着提起酒壶奔下楼去，荀七、小玉和宗瑛也跟着奔下去。人们互相敬酒也给李白敬酒，李白尽情地喝着，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开怀畅饮了，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快乐得像一只自由的飞鸟了。李白喝了个半醉，提着酒壶在人群中转来转去，给乡亲们敬酒。

“哐当！”李白听到一声熟悉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吃了一惊，不知什么人已经夺去了他手中的酒杯。李白转身一看，两个浔阳的差役手提铁链站在他面前。

“你们……”李白顿时酒醒了大半，宗瑛和荀七跑过来，楠竹和高跷采莲船也跑过来，沸腾的场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李白望见了远处一乘轿子面前的胡正，胡正手一摆，一队披坚执锐的军士跑了过来。

“罪犯李白何在？”差役大声叫道。

我就是李白。”

这时候，胡正在军士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从怀中取出一张公文念道：“李白乃附 逆要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皇上有旨，判罪犯李白长流夜郎，不许上诉！”

这对于李白犹如晴天霹雳，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苟七上前说：“胡大人，太白先生的案子，是郭元帅亲自担保，求得皇上恩赦的呀！”

胡正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郭元帅先前是担过保，但这回郭元帅的确没有给他担保，难道皇上还错判不成！”

人们向李白投去同情的眼光。宗瑛扶着李白，叫了一声“夫子”眼泪掉了下来。小玉“哇”的一声哭出来。

楠竹和艺人们围上来喊道：“你们还讲不讲理！”

胡正叫道：“把他捆起来！”军士们上前要捆楠竹，被李白挡住了。李白说：“不关他的事，我跟你们走就是！”

对着镣铐和枷锁，谁心里都明白，两京收复了，皇上不会再让郭子仪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皇上并没有改变严惩李白的初衷。

“郭子仪到底没能救得了我。”李白想，为了保证新的皇上稳稳地坐在宝座上，严惩李白成为一种政治的必需。因为他的被严惩，天下所有的臣民百姓都不敢对新皇帝的权威稍有忽视，不敢再怀念玄宗的恩惠。他——李白就是这样客观地维护了皇上的威严。他酸楚地想到，这也算是一种报国的方式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求谏死于庙堂不可得，求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不可得，命运如此捉弄人，偏偏把叛逆的屈辱降临在他头上，要他忍受到终了的那一天。突然，李白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哈……，你们，践踏的不是我一个李白！你们践踏的是天地间的忠直正义，是整个华夏神州啊！”

胡正气得花白的胡子一抖一抖的，尖叫道：“疯子！打这个酒疯子！”

虽然胡正叫得凶，但没有一个差役敢动，因为周围密密匝匝站满了人，一个个攥着拳头，一旦引发事端便不可收拾。

胡正见势不妙，连忙命差役们把李白押走，一边高叫道："谁敢乱动，跟这个叛逆同罪！"

21. 你是我所爱的夫子，永远的太白

长流是流刑中最重的一种，仅次于死刑。夜郎离浔阳两千多里，是朝廷流放犯人最远的地方。沿途穷山恶水，土匪出没，瘴疠流行。有的囚犯走不到夜郎就在中途遭不测。皇上给他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不得不服从。李白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一连许多天不与人说话。

许多朋友来看望他，为他担保具结，把他从狱中保出来。出发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宗瑛却没有为他收拾行装，只是默默地把他生活起居的事安排得细致入微。宗璟也在洪州衙门告了假来陪他。想到宗瑛姐弟对他的深情厚谊，李白负疚不已。这最后一段平静温馨的夫妻生活很快就要结束，几天之后，他便走上流途与宗瑛永远不会再见，想到此李白的心情与死别几乎没什么差异。宗瑛只是默默地帮他整理那箱文稿。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一大竹箱的文稿，那是他留给大唐的纪念。万一大唐因为他是流囚而要毁坏这批稿子，那就会给宗瑛带来麻烦。他已经连累了宗瑛姐弟，不能再因为这批稿子而给宗瑛带来不幸。但这箱文稿就是他在中原的化身，几天之后他便永远从中原的土地上、从大唐的文坛上消失，把这箱文稿托给一个稳妥的人，这件事至关重要。

他不能让宗瑛与他一起，去承受仅次于死刑的长流，不能让她与他一起走向蛮荒的绝地。他趁宗瑛不在，找出往日出远门用的竹箧，将他的衣物一一取出，箱子里有一个绣了大鹏的书袋，那是他的第一个妻子雅君为他绣制的。在她生命最后的时期，她

仍热切地希望她的丈夫能实现他的理想，像一只大鹏一样翱翔于九天之上。自雅君去世后，他一次也舍不得用这个书袋，将它珍藏底，有时拿出来看看。自从与宗瑛成婚以来，已经有好久没有拿出来了，书袋还是崭新的，而雅君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了。他如今再也不会有翱翔于九天的机会，倒像一匹被猎人追逐的受伤的野兽，在人世间落荒而逃。李白想着放下书袋，将自己的衣物一件件取出。

这时一只纤纤素手按住了李白取衣物的手。

“阿瑛。”李白抬头返身望着身后的的宗瑛。与宗瑛的目光相遇，宗瑛的目光温和而又平静。他推开李白的手，将李白取出的衣物一件件放还箱子里。

“你……”李白大惑不解。

宗瑛将手放在李白的肩上，望着李白的眼睛平静地说：“我跟你一道去。”

“你疯了！阿瑛，夜郎离这里两千多里，荒凉不毛，是朝廷流放犯人最远的地方。长流是流刑中最重的一种，是流放至死，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李白说。

宗瑛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跟你一道去，分担你的欢乐与痛苦，以沫相濡，一生一世不分开。”

“阿瑛，我欠你的，已经太多！”

“不，太白，是这个世界欠你的太多了，你为这个世界呕心沥血，冒险犯难，你受尽污辱、诽谤，而今又要去遭受最大的痛苦与磨难。”宗瑛说。

李白眼睛湿润了，握住宗瑛的手说：“我这样连累你，真让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想到你要跟我一起去那蛮荒之地受苦，我恨不得一头撞死！”

宗瑛用手绢揩去李白脸上的泪滴，说：“夫子，你难道不明白，你的生命对我多么重要，你已经不是皇上的李白，官场的李

白，但你还是我的夫子，永远的李白！我们相伴的许多年，我真正地解读了你，你就像你的诗歌一样，至真至善至美。你是一只大鹏，你的翅膀并没有被折断，你依然那么真诚、灵慧，翱翔在在大唐读者的心中……”

李白凝视着宗瑛，聆听着宗瑛这番发自肺腑的诉说，不由双膝向宗瑛跪下，呜咽着说：“我要感谢上苍，在我万端不幸之中，有你这样一个好妻子，就是得到了天下最大的幸福！”

宗瑛内心无比感动，向李白跪下来，依在李白胸前，深情地说道：“夫子，就是要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

风雨如晦，在浔阳客栈的客房里，李白和宗瑛，漂泊在人世间的一对患难夫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彼此用自己的体温，暖和着对方的身心，也不知在地上跪了多久，敲门声把他们惊起。

李白放开宗瑛走到门边，宗瑛急忙将衣箱整理好关上。

“谁?”李白从门缝里看去，外面站着一个年轻人。

“是我，魏颢。”

宗瑛急忙来到门边，见是魏颢，忙把门打开，请魏颢进来。

“您就是学士公吧，晚生魏颢有礼了！”魏灏见了李白，倒头便拜，李白连忙将他扶起。

魏颢接着把他如何在十年前到王屋山寻找李白，如何又到溧阳与苏涣同船而下，如何受苏涣之托，带了状子到凤翔交御使中丞宋若思的事一一讲给李白听。一提起苏涣，李白与宗瑛十分难过。魏颢万没想到年轻的苏涣竟会惨遭迫害投水自尽。魏颢说此次宋中丞尽了最大努力，都无法挽回皇上的龙心，请李白原谅他办事不力。他此次来浔阳，目的就是想知道学士公还有些什么未竟的事，他一定效劳。

李白见他说得诚恳，犹豫地看了看那箱诗稿。

“倒是有一件要事相托，只怕连累了你。”宗瑛说。

“请尽管吩咐。”

宗瑛指着那满满一竹篦的诗稿说：“这些诗稿，是夫子一生的心血，如果先生能将他刊印成书，夫子和我对您就感激不尽了！”

“诗稿？”魏颢惊喜地叫了一声，蹲下去翻阅那些曾经令他梦寐以求的文字。这些文字在他眼里，每个字都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辉。

“魏颢定不负学士公重托，请学士公放心！”魏颢再次跪拜下去。

李白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他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承担此事。诗稿交给魏颢是再稳妥不过的事，李白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一早，荒凉的浔阳码头，黑压压站满了男女老少，有江南的文人墨客，方圆几百里内的士子塾师，有僧人道士，也有官吏将士、商贾、伎女、乐工、游侠，乃至渔人村夫各色人等。好多人李白不认识，他们之间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的心都曾经因为李白那闪光的灵慧的诗句而振奋过，激动过，愉悦过，悲伤过，欢笑过和哭泣过。李白的诗句把他们的心灵带到过那从不曾到过的境界遨游。他们有的捧着食物，有的提着酒壶，有的拿着柳枝……，好像并不是与诗人诀别，而是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去赴一个庆功的盛宴。

汪伦、纪良、楠竹他们都来了，纪良特地给李白带来一坛多年的陈酿。李白喝了前来送行的人许多酒，由魏颢搀着上了船。看一切事宜安排停当，魏颢对李白说：“学士公且放心去，在下与宋若思大人、郭将军定要在皇上面前为你求情，求皇上早早赦免了学士公。”说罢再拜而去。此时纪良实在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李兄弟，你这一去，我还酿酒给谁喝呢？不管流途多么凶险，学士公，你定要记住这一点，纪良天天为你盛一壶好酒，

一直到我咽气的那一天都等你回来，我们老哥儿俩好好痛饮一回！”说罢老泪纵横。

汪伦、魏颢、宗瑛姐弟眼圈也红红的，岸上不少的人也涕泪唏嘘。

那船夫听到差役催促，举起篙便要开船，荀七上前一把抓住篙竿一面对李白说：“李兄弟，这一回荀七就不送你了。你走后，我和我儿子立即进京去找郭元帅他们，请皇上恩赦让你早早回来，你一路要多保重，保重！”

“保重！”李白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亲友们喊道。

肃宗至德二年春，五十八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走上长流夜郎的路。

胡正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此次办事卖力，将来少府监这个肥缺，李辅国会给他安排的。他监视着李白的船离开，立即就回县衙准备打点行李，只等李辅国的好消息一到，自己就兼程赶到长安赴任。胡正吩咐家奴收拾行李，忽听外面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胡正隔着窗户一看，见魏颢身着御史台公服，领着一队羽林军已经冲进内院。

胡正心知大事不好，慌忙转身想从后门溜出。

“站住！”胡正刚刚转身听见身后一声怒喝，回过头来，见魏颢怒目圆睁盯着他。胡正正想发作，猛听魏颢高声叫道：“叛逆胡正，往哪里逃？”此时魏颢身后的士兵冲上前去，将胡正的两手反缚，五花大绑。

“老夫是奉李监军之命行事，尔等不得无礼！”

“大胆胡正，你身为大唐朝廷命官，先投降安禄山，后投靠永王。贪赃枉法，叛国投敌，本御史今天奉命将你捉拿归案！”说着魏颢将御史台拘捕胡正的公文，放在胡正眼前。

胡正像一滩烂泥瘫倒在地。

原来御史中丞宋若思发现胡正在李白一案作了手脚，便派人

暗中查访，终于查实胡正先投降安禄山、后投靠永王的罪行。此次派监察御史魏颢将其捉拿归案。

船缓慢地逆流而上，李白心中说不出的酸楚。浩浩荡荡的长江，一泻万里流向东海归宿，他的归宿却是与长江流向相反的遥远的夜郎。三十多年前，他也是乘着船在长江行进，不过那时是顺流而下。那时青春年少，精神抖擞的他站在船头，清楚的记得那时两岸青山迅速后退，长江胜景一一向他迎来，连头顶的天空都是那么湛蓝，连船夫悠长的的号子声都是那么悦耳动听。岁月无情流逝，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好像才发生在昨天

李白靠在船舷，失神地看着江流中的漩涡一个一个地过去……宗瑛见他独自沉思冥想，无言地斟上一碗酒，递到李白面前。

“夫子,”宗瑛叫道。

李白漠然地看了看那杯酒，没有伸手去接，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宗瑛给自己也斟上半杯，说：“太白，我……陪你喝一杯!”说着眼圈红了，她不愿李白看到她的眼泪，掉头去望江水。

李白觉察到宗瑛用心良苦，从宗瑛对面移过来，紧靠着宗瑛坐下，端起宗瑛那杯酒送到她唇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伤心啦?”宗瑛咬了咬嘴唇，忍着眼泪说：“没有。”李白笑笑：“没有就好。”李白让她的眼睛正对着他，“你看我一点儿也不伤心!”说着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将酒杯递到宗瑛手中。宗瑛“扑哧”一声笑了。李白举起酒杯说：“阿瑛，你让我陪你喝酒，你说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宗瑛没想到李白要问她这个，一下子愣住了。“那我说：我们庆贺庆贺!”李白道。

“庆贺什么?”宗瑛想不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庆贺的。

“我要把我的《公无渡河》改写一下。”

“改什么?”

李白道："原来写的是那个又疯又傻的老头儿，一个人独自过河，现在不对了。"

"为什么？"

"现在我俩坐在一条船上，有两个人渡河了，还有你，痴心的娘子！"

宗瑛笑了："真有你的！"笑得眼泪流下来。

"那我来说一个干杯的理由。"

"你说。"

"为我们夫妻坐在一条船上干杯。"

"干！"

22. 崔成甫捧着血写的序言热泪涌出

长江沿途，李白有许多朋友和倾慕李白的士子百姓，听说李白长流夜郎，都纷纷前来看望，邀请李白饮酒作诗。到了初夏，方到洞庭湖。洞庭湖边，一弯新月照着三间大夫祠。因为战乱，这地方没人管，房屋垮塌了一半，三间大夫的神像暴露在外面，日晒雨淋，已经面目模糊，四周乱草丛生。神像的台龛上，残留着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来烧香的香枝和烛棍。有个人鹑衣百结头发蓬乱，双手抱膝朝江边张望，这人正是崔成甫。他听说李白被处死，再也忍不住，走出草泽改名换姓在扬州说书为李白扬名。他被李辅国的爪牙抓住，才听说李白并没有被杀头而是长流夜郎。他从扬州逃回洞庭湖畔，官府还在缉拿他。这几天来，他都在这里等候，白天看遍江中的上水船，晚间就在三间大夫祠的废墟上过夜。不知多少次他把阵阵江涛声当成了故人的吟哦，把风摇树影当成了故人的脚步。他站起来望了望天空，月色凄迷星光暗淡。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要等待，等待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友谊再一次出现，与老友作最后的告别。

他拄着竹杖，返身望着三闾大夫神像，说道："三闾大夫，我们一样的作诗，一样的被放逐，不同的是你已经以身殉国，再不会有烦恼和忧愁。而我，在二十年的煎熬中，眼睁睁看到大唐衰败、战乱、生灵涂炭……我忧心如焚，我再也忍不住，我要回到北方去，去收复那沦陷了的土地。我的李十二兄弟，被流放到夜郎，我希望在我离开之前见他一面，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三闾大夫，你若神灵有知，你把他送来吧，你把他送来吧！"

崔成甫在屈原像前跪了下来，也同泥塑木雕的一般。

崔成甫不知跪了好久好久，忽然遥远的地方，江风江涛送来一个人深沉的吟咏："……乘鄂渚而反顾兮，矣秋冬之绪风，……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自从到了江南，李白心里就揣着洞庭湖，因为洞庭湖里有崔成甫。还有汇入洞庭湖的汨罗江，那是诗人屈原的归宿。湖边有三闾大夫祠，早年曾去过。因为屈原和崔成甫，洞庭湖畔无论如何是要一去的。

李白和解差说好，晚上去湖畔的三闾大夫祠。宗瑛含着泪再三嘱咐要早去早回。三闾大夫祠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江岸上不远处，往年太平时，人们就在这里举行龙舟赛会纪念屈原。趁着一弯新月，岸上的道路依稀可辨，李白此时的心情极像去拜访一位知己的朋友。此地的夜晚，只有天、地、他和长江，已经有好久没有放声高吟了，想起三闾大夫的诗歌，李白不由放声高吟起来："……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崔成甫看见那人越来越近，是他！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李白已经走近，崔成甫不想打扰李白的行吟，听着听着流下

泪来。只听李白对着神像喊到："三闾大夫，你的诗写得真好，过了一千年，还像与我促膝谈心一样亲切呀!"

"李十二!"崔成甫哭着从神像的阴影里奔出来。

"崔五兄!"李白从他的声音辨别出眼前的老人就是崔成甫："上天有灵，我果然见到你了!"

崔成甫叫道："我在野地里出现，你一定以为我是哪里的孤魂野鬼吧！二十年了，没有人给我申冤，我幽灵似地过了二十年。我把我的悲愤冤屈写成了二十篇文章，叫《泽畔吟》，你看!"崔成甫蹲下来，扒开神像底座的石块，取出一个布袋来，拍去尘土，交给李白。"我在这世上无人可托了。我几次想来找你，而你……又要到夜郎去了!"

李白不忍心告诉他崔季的事，只说："我在江陵有朋友，我会托他好好收藏的，你放心。"翻看前面几页，都是空白，崔成甫说："你看这是写序的地方，我留着，你日后慢慢给我写吧。这些诗章中有不少是写我对贺老宾客、适之、张旭、道子还有你的思念的……"

李白珍惜地抚摸着说："我这就给你写。"

"没有笔墨……"崔成甫犹豫着说。

"不用。"李白摊开书页，放在神像脚下的神座上，半跪下来把中指伸进嘴里，使劲一咬流出鲜血来。

"李十二！你……"

"崔兄，我愿意你此刻就看到这篇序。"

就着微弱的月光，李白很快就写好，交给崔成甫。

崔成甫捧着血写的序言热泪涌出，抓住李白的手说："我总算了了心愿了，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再过几十年，人们挖出我这副白骨的时候，有谁知道当年的血肉之躯，怎样地活过呢！李十二，记得我们在凤凰台、在广运渠，怎样在唱歌吗?"

"记得！记得!"李白连连说:"你唱得好极了！我们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你也唱着歌，唱的是——”

“唱的是你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你唱得真好，所有的人都给你让开路……”

“李十二，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金陵喝酒，连月亮都醉了啊！哈！……哈哈！……还想这些干什么？”崔成甫声音哽咽着说：“那时候，你拔剑起舞，唱着‘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崔成甫一边唱着，一边歪歪倒倒地舞着，忽然一个趔趄，李白连忙把他扶住。

崔成甫抬起头来，痛苦已极，面孔都扭曲了，叫道：”李十二，这就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

李白无法忍受，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身体靠在神像前，忽然想起：“啊，崔五兄，我这里有酒！”李白解下酒葫芦，递给崔成甫。

崔成甫接过骨碌骨碌喝了几口，对李白说：“我好久没喝酒了，真痛快！”说罢把葫芦交给李白。

李白喝完了最后一口，将葫芦抛在地上。

忽然芦苇丛中“唰唰”地露出了雪亮的刀矛。

“干什么的？”一队士兵包围了李白和崔成甫。

为首的军官认出了崔成甫，叫道：“啊，是你！今天总算抓到你了！你不就是忿忿不平，到处咒骂朝廷的崔成甫吗？”

“不错，是我。”崔成甫说。

军官把他的矛头指向李白：“你是谁。”

“我是李白。”

“啊，你是有名的叛逆！为什么鬼鬼祟祟跑到这里来？想谋反吗？可疑得很，幸好你们今天撞在爷的手里，现在是战争时期，我有整治你们的权力。”那军官严正地说：“把他们抓起来打死！”

几个士兵上前，崔成甫大声道："住手！不用你打杀，我自己会死的。我本来想到前线去，死在敌人刀下，……早晚是一死，只是，我没救得了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没救得了苦难的百姓！"

"这些人统统是疯子，死到临头，自己都没法救自己，还说要救国家、救百姓，真真可笑，来呀！"那军官叫道。

崔成甫咬牙切齿地："我早就活够了，李十二，来生再会！"

崔成甫说完，一头撞在神像的石座上，倒了下去。

"崔五兄！"李白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嚎。

"他倒来得痛快！凡是疯子统统杀死"一个士兵举刀就砍。

"住手！"一个声音怒喝道。

一柄拂尘挡住了士兵的刀剑，军官一看，是一个老道士，老道士身后的年轻道士怀中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儿。

"你是谁？竟敢管我们的闲事？"那军官叫道。

"贫道是长安太清宫的住持烟霞真人，奉太上皇之命来为李学士送行。"

"烟霞子！"李白叫道。

"太上皇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奉命扫清叛逆余党，你管得了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

烟霞子不动声色地说："太上皇就是当今皇上的父亲，太上皇的旨意也是皇上的旨意。违背了太上皇的旨意——知道该怎么样吗？"

那军官被吓懵了，连忙与士兵们一齐跪下，哀求道："真人恕罪，真人恕罪！"

声音惊醒了他怀中的婴儿，哇哇哭叫起来。

"崔五兄！"李白扑通一声跪下，扑在崔成甫身上大哭起来。

"他就是崔成甫？"烟霞子问道，俯身下来看看崔成甫的伤势，已经没有了气息。

“我来晚了一步。这就是他的孙儿，崔季和潇潇的儿子。”

年轻道士把婴儿抱到崔成甫跟前。

“崔五兄，你醒醒，你醒醒吧！你有一个好儿子，你还有个好孙子啦！”李白摇着崔成甫的肩膀叫道。

崔成甫好像听到了什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还呆在这里干什么？”闲鹤喝道，巡逻的官兵们忙不迭地帮着李白与烟霞子安葬了崔成甫，然后走开。

烟霞子告诉李白，崔季死后的第二年夏天，潇潇生下了这个孩子。潇潇刺杀安禄山的前几天找到壳子客，将孩子交给他，托他找到孩子的爷爷崔成甫。壳子客把孩子带到长孙朋在伏牛山的庄园。半道碰见了烟霞子和闲鹤带着太玄的骨灰南下，壳子客才将孩子交给烟霞子。

烟霞子说：“潇潇还没有给孩子取名字，如今成甫已经去世，太白师弟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李白点点头想了一会儿，说：“可怜这孩子的父母爷爷，都相继惨死，算是不幸到极点，常言说：‘否极泰来’，我看就叫泰儿吧，师兄，你看可好？”

烟霞子点点头：“这个名字再好不过。”

“师父他……”

“贼兵要师父到京城率大唐所有的道士为他们战死的伪官作道场，师父不从，自焚了……”“师父……”李白又一次流泪了，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连师父这样和平慈祥的人也在所难免。

埋葬了崔成甫，李白在崔成甫的坟前坐下，万念俱灰，一动也不动像一段木头。

“太白，”烟霞子示意闲鹤把他扶起来。

李白望着烟霞子，好一会才说：“师兄！这里的一切，你都看见了，我拜托你一件事……”烟霞子大惊，连忙叫道：“不！不要说！”

李白愤激地喊到："不！你不答应我也要说。你在这里已经看见了，崔成甫的今天，也就是我的明天，我们这些人，像草芥一样被抛掷、践踏……师兄，我是不会自己去死的，我要求你的是……宗瑛，她跟着我来了！"

"宗瑛……"

李白又说："她把全身心都给了我，我现在获罪于皇上，只有死路一条。从我被判长流的那一天起，皇上改元、享九庙、册太子，已经大赦天下三次，连投降安禄山的伪官都恩赦了，唯独没有赦免我！皇上把死罪改成流刑，就是让我这几年慢慢地死，让天下人看我怎样受尽屈辱而死！师兄，你明白吗？可宗瑛是无辜的，我不愿意她跟我没完没了地受折磨。求求你……"

"太白！你别往绝处想了！"

"有了宗瑛，我不想死，但是我没有选择生死的权力。我怕有一天，像崔五……那样，血淋淋地死在她面前，那就是我把她的心撕碎了！"李白声泪俱下地说。

烟霞子惨伤地点点头说："你说，要我怎么办？"

"你把她带走，等北方平定了，送她回梁园。"

此时天已大亮，李白与烟霞子一行人来到码头，宗瑛早已等在那里，面色苍白颜面浮肿。李白猛想起宗瑛昨夜再三叮咛早去早回的话来，不由快步上前向宗瑛叫道："阿瑛，我回来了！"

"可把你等回来了！"宗瑛流下泪来。但嘴里还是说："见到朋友了吗？"

"见到了，你一夜没睡？"

宗瑛点点头："这一夜，像一年那样长……"

李白扶住宗瑛，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再也不能让你操心了……你看烟霞子师兄他们也来了。"

23. 看着你的眼睛，就足以回味一生

李白的突然到来，使韦良宰激动不已。韦良宰是从淮南大都督府帐下派遣到江陵的。这之前他听说李白已在浔阳被斩决，心中十分悲痛。想起写给他的那些诗歌，今生今世是再也不会遇见第二个像李白那样打动人心的人了！当录事告诉他李白就在衙外的时候，他几乎惊叫起来，立即奔了出去。

“李十二！”

李白即将入蜀前夕遇见韦良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过了江陵，前面就是危峻的三峡和险急的长江，再往下走就是蜀南黔北的蛮荒之地。此去万重关山，他不敢想象把宗瑛带到蛮荒的夜郎会是什么结果。过了三峡就是另一个世界，远离他一生的追求一步步远去，他的将来就是被埋没在一片草莽中。宗瑛绝对不会跟烟霞子一起回庐山。韦良宰全家隆重地接待了李白。到了晚上李白烟霞子和韦良宰在一起的时候，三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办法。

江陵的官吏士绅，听见李白到了江陵，蜂涌而至争相款待。李白在江陵逗留的时间较长，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晚上，韦良宰特意在西山紫极宫后的望江台，安排了一桌酒菜，与李白夫妇、烟霞子一起共饮。

酒过三巡，韦良宰为宗瑛斟上了满满一杯说：“弟妹，我这个做兄长的与弟妹初次见面，请饮了此杯！”

宗瑛举起杯来一饮而尽。

韦良宰的夫人，接过酒杯也为宗瑛满满斟上，宗瑛笑道：“嫂夫人怎么也给我斟？叫弟妹如何消受得起？”韦夫人笑道：“嫂子也是头一回才认得弟妹，怎么就不可以与嫂子饮一杯？嫂子早就听说太白有一位贤慧端丽的夫人，从来没见过面，今日不饮，不是白白地叫嫂子想了这许多年？”宗瑛脸上早已泛起红云，只好接过酒杯饮了。

此时烟霞子提起酒壶，先为自己斟了一满杯，又为李白与宗瑛满满斟上道："太白师弟与师妹本是道友，太白一生心志高迈，旨在为国为民，难得有弟妹紧紧追随，历尽坎坷。我明日便要返回庐山，这杯酒权当辞行。太白、弟妹，此一去万重关山，保重！"

李白举杯一饮而尽，宗瑛本不胜酒力，此时面有难色，望望李白道："夫子……我……"

李白往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接过宗瑛的酒杯饮尽，此时却笑道："师兄盛情难却……你就喝了吧！"

宗瑛端起酒杯道："谢烟霞子师兄！"然后一饮而尽。

韦良宰夫妇道："今夜月色正好，你夫妻二人出了门，难得自由自在。依我之见，朋友之情明日再叙，今夜我们也不打扰了，如此良宵，你们夫妻就在此赏月吧！"

"谢韦兄盛情！"李白说罢与宗瑛将韦良宰夫妇和烟霞子送出山门。

李白与宗瑛回到望江台，但见一轮明月高悬中天，清辉万里，看得见山下如带的长江和江边的村落。江陵在月光下像一块平原上被翻耕过的大地，淡淡的夜雾和炊烟融和在一起。在这样的月色中赏月，颇有些超尘出世的感觉，仿佛是在梦里。

李白望着月下的一片山河，叹道："今晚的月色真好啊！"

宗瑛道："夫子有两句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就像是今夜的景象呢！"

李白挥着拂尘，一边给宗瑛赶蚊子，一边说："难为你还记得，那是我出蜀的时候写的诗，如今，又要沿着巴山蜀水到夜郎去了！"李白说到此停了停，又道："宗瑛，你知不知道，当年在武当山道观的时候，我静静地站在山石后面，看你在月下徘徊，听你一字一句地吟哦着我的诗句，我心里多么喜欢你！"

宗瑛深情地看着李白道："那是你？难怪有时候我觉得，好

像有一双眼睛在我身后盯着我。”

“我在齐州紫极宫受道箓的时候，我看见了窗外你注视我的双眸。每天期盼着你的出现，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盼望中，我早就倒下了。啊，看着你的眼睛，就足以回味一生！”李白说着给宗瑛斟上一杯酒。

“夫子……”

“娘子，此去蛮荒之地，这也许是我们夫妻最后一次在中原的皓月下对饮，恐怕此后连饭也吃不上的日子都会有。谢谢你对我的钟爱，干了此杯！”李白说着将那杯酒递到宗瑛的唇边。

宗瑛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醉眼迷离地望着李白说：“时间过得真快呀！从华山道观认得你的时候起……齐州紫极宫，庐山以至现在都二十多年了呢！到今天想起来，好像是一场梦……。”

李白对着月亮坐下来，让宗瑛倚在他的胸前，无限酸楚地对宗瑛说：“阿瑛，自从我们结合在一起，我没能带给你幸福美酒，带给你的只有痛苦忧伤，飘泊流离。阿瑛，我太对不起你，你不怨我吗？”

宗瑛紧紧地握住李白的手，深情地望着李白说道：“夫子，我不怨你。你就是人世间的良心，你就是神州山川的灵气。你是为大唐而生的，为天下黎民百姓而生的，为整个万物之灵的‘人’而生的啊！你给我的一片真爱，伴随我半生，我愿化作你装有笔墨的行囊，跟你走到天涯海角，不管以后遇到千难万险。我能够追随你到夜郎，也就不虚此生了！”

李白动情地将宗瑛拥到自己怀里说：“阿瑛为了我们的‘不虚此生’干一杯！”说着为宗瑛和自己斟满了酒。

宗瑛乘着醉兴与李白把杯中的酒喝干。

李白又说：“阿瑛，你不是喜欢修仙学道么？到了夜郎，我们就到道观去，陪你学道，以补救我的过失……”

哪知宗瑛说：“夫子，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你学神仙的意思，

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借以销磨壮志，耗费心神……”

李白的眼睛湿润了，他从来没有想到怀中的这个女子，竟把他看得如此清清楚楚。于是他又斟满了那酒杯，几乎带着哭声说：“要是有来生，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爱护你，照你的心意超脱世俗，好好照顾你，安安静静和和美美，过一辈子桃花源里的日子。”

宗瑛流着泪说：“要是有来世，我要早早地认得你，理解你，让我们做一世夫妻，而不是半世夫妻！”

李白又为宗瑛斟满酒道：“阿瑛，为我们来世作夫妻干杯！”

“为……来世作夫妻……干杯！”宗瑛斜乜着醉眼说。

李白将那杯酒一饮而尽，沉醉在宗瑛对他的温情中，说道：“我这一辈子最安慰的事情，是你对我的爱，胜过了天下所有女子对丈夫的爱！阿瑛，我真正感激你！我遇见了你这样一位好妻子！你看，连月亮和山川都为我们沉醉啊！来，为照临我们的月亮干杯！”

宗瑛醉意朦胧地喃喃道：“我真高兴……为……月亮……干杯！”

李白将一杯酒送到宗瑛唇边，宗瑛凝笑着把酒喝下去，在李白的怀中沉沉醉去。李白抱着宗瑛，望着月亮大滴大滴的泪珠掉下来，滴在宗瑛身上。这时韦良宰夫妇出现在望江台上。

“她醉了。”李白哽咽地说。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安歇吧！”韦良宰说。李白抱起沉醉的宗瑛，上了车回到韦府，进了东厢房。韦良宰手执烛台站在床前。李白将宗瑛放在床上，为她盖好被子。韦良宰夫妇将灯放在桌子上，退到门边。李白拿过灯来，坐在床沿，凝视着宗瑛端庄的容颜，久久凝视着额头上那块褐色的伤疤。

李白在心里轻轻地说：“阿瑛，我走了！”李白给宗瑛盖好被角，李白的手刚要拿开，醉梦中的宗瑛突然抓住了李白的手，口

中呓语喃喃地说："为……月亮……干杯！"李白此时已经泣不成声，只咬咬牙轻轻地抽开宗瑛的手，掉过头去，把灯放在床前的几案上。李白擦干泪水，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臂弯里，另一只手握住宗瑛的手，轻轻地摩娑着，好一阵抬起头来已经没有眼泪。李白从床前站起来，在宗瑛床前振衣肃立，然后向沉醉中的宗瑛庄重地深深一揖，快步逃离宗瑛的床前。

李白与韦良宰夫妇与烟霞子快快出了韦府，大道上车马和解差早已等在那里。

"内子的事，拜托了！"李白拉着韦良宰和烟霞子哽咽地说。

"放心吧太白，我们会尽力把事情办好的，等弟妹心情平静下来，我与你嫂子，师兄一起把弟妹送回庐山。"韦良宰说。

李白听了，向韦良宰和烟霞子"扑通"一声跪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上了车。车夫一声幺喝，马车在月光下跑了起来。

"保重！等着你快快回来。"烟霞子叫道。

"保重！后会有期！"韦良宰叫道。

韦良宰双泪长流，心中十分痛楚。前几天因为兵灾和干旱，皇上已经大赦天下，减轻死刑和流刑犯的刑罚。而浩荡天恩对于李白来说是那样吝悭，幸沐天恩的有盗贼，有杀人犯，有贪官污吏，有奸佞不法者……唯独没有李白！韦良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下发的赦文看了又看，确实没有李白。烟霞子与韦良宰夫妇目送载着李白的马车消失在大道尽头。

24. 李学士是太白金星下凡来给人间写诗的

李白离开江陵乘船继续上行，将宗瑛留下后，心中稍稍平静了一点。两岸的山也逐渐高峻起来，江水湍急船又是上行，走得十分缓慢，走了两天，还没走出一百里。几天之后船进了西陵

峡，江水湍急两岸山石险峻，船行上水本来就很困难，每天只能上行一小段路程。李白想，像这样慢慢地前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到夜郎？恨不得一下子走完流途，心中不免焦燥。正在这时，见前面的江面上堵了黑压压一片客船货船，对面驶来一只官船，船上的官差手挥红旗叫道：“过来的船只，别走了，封江了!”“为什么不让过?”有人问道。那官差答道：”前方水道有强盗，拦劫船只，不能过了!

走陆路吧!”

“船上的货物怎么办?”

“谁知道你怎么办？想找死啦?”官差没好气地回答。

李白无奈，只好同二位解差徐三郭四下船，取道陆路。晓行夜宿，走了两天进入丘陵地带，两个解差停下来说：“对不起，委屈你一下。”说着拿出铁链来锁李白双手。

徐三说：“你在江陵把你老婆丢了，敢情是想逃跑，老爷是二十年的公事人了，这点花样还看不出来？现在你无牵无挂，又无朋友担保，你若跑了，我们找谁去?”说着把李白锁了个结实。

接近西陵峡两岸的山路越来越陡峭，李白从未受过这种折磨，心中愤恨不已。几天崎岖的山路走下来，面目黧黑消瘦，衣服也被路旁的荆棘撕破，脚被麻鞋打起一串串血泡。天气越来越炎热，山中人烟也越来越稀少，有时甚至找不到人家只好露宿。两个解差也说三道四，一个说“这到夜郎少说也有五千里，算我俩倒霉，摊上了你!”一个说：“像这样下去，连我们都得在这条路上累死!”李白哪里听得这种话，一阵眩晕，从山路上栽下来。徐三郭四又只好下去把李白抓起来，向他吼道：“你找死呀？巴不得你死快点，我们好回去交差!”

这天好不容易捱到黄昏，远远地看见山中有村落，近处有一小院。两个解差押着李白一瘸一跛地到了这家院前，望望对面山上的村子，还要走好一段路，两个公差也不想再走。李白一屁股

坐在院前的大青石上，一个解差去院里与主人交涉。李白看了看院中，三间茅屋，屋前一棵大柏树，树下有一具石磨，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妇人在推苞谷面。竹篱笆上爬满青绿瓜藤，柴门外的几丛木槿开着粉红的花朵，几只鸡咯咯叫着跳进鸡圈，院里也还干净。

那婆婆停下磨，听差人说完，便道："进来吧。"将李白带进门，自己在外面把苞谷面收了，进屋烧火煮饭。

一个小童牵着一头黄牛进来，把牛赶到牛栏里栓好。那小童想必是老婆婆的孙儿，老婆婆对小童说："今天有人来吃饭，你去那边烧些香蜡钱纸，快去快回。"那小童答应，提着个装了香蜡钱纸的竹篼去了。

老婆婆一边煮饭，嘴里一边嘀咕："这年头，也说不清哪来那么多犯人，要不了几天，我这里就住上一个。"

老婆婆端了两碗茶给公差，看了看李白说："请二位老爷把他的铁链打开，让他喝口水吧！"

郭四没好气地问道："你担保他不会跑？他可是朝廷要犯。"

老婆婆答道："跑？这一带一条独路，往哪儿跑？"

老婆婆又道："他脚已走坏了，你们明天还要赶路，这人怪可怜的，就算行行好吧。"

郭四听了，才取出钥匙来把铁链打开，李白伸展了一下手脚，颓然靠在土墙上。

李白接过老婆婆端过来的茶，想自己竟沦落到一个山野老妇对他可怜的地步，不禁万念俱灰。老婆婆给他端了一木盆水来，让他洗脸洗脚。李白看着老婆婆佝偻的身子，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忙道："多谢婆婆！"

那婆婆打量着李白说："我丈夫我儿子都到前方打仗去了，他们的境况恐怕比你也好不了多少。出门事事难，到了我这里都是一样的客人，客官何必言谢？"说罢到厨下去了。

李白坐在院子里洗脚，望见远远的山坳里火光一闪一闪，记得那是来时看到的一片坟茔。那火光想必是小童在烧纸，老婆婆家定是有亲人去世。看来自己也不久于人世，死后在这荒山中谁也找不到他，有谁来给自己烧纸钱呢？想到此不由万念俱灰。长流夜郎，五千里！这才刚刚开始，与其受尽折磨而死不如早点一死了之。

李白洗完脚及趿了麻鞋，吃了些老婆婆煮的苞谷饭，徐三过来给他用铁链锁了双手。小童也回来了，老婆婆把两个公差安顿在她儿子的房里，把李白安顿在她丈夫的房里。

老婆婆点着松明子把李白送到房中，临走出房门时回头说："晚上千万别出去，这里有鬼，过几晚就哭叫一回，可怕人啦！"说着与孙儿出去了。

李白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多一会儿，隔壁响起两个公差如雷的鼾声，用铁链锁了犯人绝对不会有什么差池，所以安然入梦。李白从床上起来，用双手紧紧攥住铁链以免发出响声，侧耳细听没有什么响动，确认所有的人都睡熟了，轻手轻脚走出门去。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微弱的星光，李白绕过白天老婆婆推苞谷面的石磨，走近爬着青绿瓜蔓的篱笆，小心推开柴门，向黄昏时有人烧纸钱的黑黝黝的坟茔走去。走了一段路，白天磨破的脚钻心地疼痛起来。李白咬咬牙继续往前走，猛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哭声，李白屏住气息仔细听，像是一个男的在嚎啕大哭，十分悲切。他想，这就是那老婆婆说的"鬼哭"了，他倒是希望世间有鬼神的，一旦有通灵的鬼神明察秋毫，世间所有是非曲直在死后都会得到公正的裁决。想到即将得到的公正和马上离去的冤枉和屈辱，李白顾不了许多，加快脚步向前走去。这时身上的铁链发出响声，那哭声没有了。李白来到坟茔，摸索到一幢大石碑前，叹了口气叫道："阿瑛，我们只有来生相见了！"说完用尽全身力气向石碑撞去！

忽然间一个黑影闪出，猛地将李白撞倒在地，李白还未来得及爬起来，就被人紧紧按在地下，只听那人叫道："快来人啦！"

此时山对面村子里的狗叫起来，乡民们打着火把跑过来，有人叫道："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李白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只听见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会儿，好多村民打着火把围拢来。

"我刚到这里蹲下，像以前狩猎那样，这家伙就贼脚贼手悄悄跑过来。我听见铁器撞响的声音，连忙起来绕到这家伙身后。这家伙正要打坏这石碑，被我一下子撞倒在地下，按了个结实。"那人说。

众人用火把照着那猎人脚下的"猎物"——一个头发蓬乱，脸上流血带着铁链的老人。

"你是干什么的？"打火把的人厉声喝道。

"我……我……不是，"李白嗫嚅着，猎人把脚从他的背上松开，有人把他从地上抓起来。"快看看，石碑弄坏了没有？"

"我看谁敢毁坏李翰林的坟墓？"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

"他带着铁链，不像是破坏坟墓的人。

李白想，不知这里埋的是何等样人，这些人竟对这坟墓如此保护？

几只火把，凑集到石碑前，村民们去检查他们的石碑。李白只觉浑身的骨头散了架似地，努力抬起头来去看那石碑。那是一座青石新碑，上面还有朴素的花纹。李白看那碑上的文字，不由惊奇得张大了嘴呆在那里。那石碑上刻的竟是："大唐故翰林学士李公太白之墓。"碑前残香犹在青烟袅袅，插着密密麻麻的香棍蜡棍，摆着一堆堆纸钱的灰烬。

李白挣扎着向石碑爬过去，摸着石碑上的字，手不住地颤抖，世人没有忘记他！

"听说李学士被皇上杀了，这是我们为他建造的衣冠墓。你

是谁?”里正模样的人说。

李白万分激动地望着村民们诚挚的面孔，一揖到底，向他们跪下说:“乡亲们，我就是李白，这里谢过了!”

“你就是李白?”

老婆婆和两个公差赶过来，徐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挤进人群吆喝道:“你这该死的囚犯，半夜三更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以为你还是翰林学士?在这里闹什么，还不快给我回去!”

“他真是太白先生!”有人欢呼道:“李翰林没有死!”

那猎人上前对公差吼道:“你是哪里钻出来的臭鸟?敢这样对太白先生!”

徐三冷笑道:“他是朝廷要犯，你管得着吗?”

几个年轻乡民也上前吼道:“老子今天就是要管!”

两个公差越看越不对劲，面对怒视他们的人群害怕了。郭四忙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干我们的事，不干我们的事。”

“快把铁链给他打开!”里正叫道。郭四只得给李白打开铁链。

一个老者拉着李白说:“太白先生，自从建成这座坟墓，远近的人都来烧香，都说李学士是太白金星下凡来给人间写诗的，是真神仙有求必应。官府却说是妖孽作乱，扬言要铲除这坟墓。本乡的人每晚暗暗守在这里，今晚却不知先生到此，以为是官府的人来毁墓，因此唐突了太白先生，还请先生见谅。”说着就向李白跪下谢罪，李白忙扶起道:“李白怎敢受此大礼，快快请起!”

众人把李白抬到村子里住下，挨家挨户款待。村民们在西陵峡临江的山上搭了一个凉棚，远近的士农工商络绎不绝提着美酒来到这里，邀李白开怀畅饮。两个公差再不敢怠慢了李白，只乐得跟着吃喝。

李白将酒倒入陶碗，给乡亲们一一斟满，面对山下蜿蜒的长

江，想起了洞庭湖边屈死的崔成甫，壮烈遇难的崔季和潇潇，想起了李适之、贺知章，李白将陶碗高高举起，对着长江高声喊道："崔五兄，崔季、潇潇、老贺监，适之兄！你们地下英灵有知，李白敬告各位：大唐的黎民百姓没有忘记我们，世人没有忘记我们！一生一世虽短，但足以告慰，我没有失败！我们没有失败！"

群山和着李白的呼啸，在千峰万峦中回响迭荡。李白说完将碗中的酒泼入长江，父老乡亲们也把酒泼入长江。

夜晚李白回到老婆婆的小院，在石磨旁坐下，老婆婆给他端来一碗茶。李白呷了一口，只觉清淳无比，连连赞道："好茶！好茶！"

老婆婆说："山野人家哪有什么好茶？这是孙儿从山上采来的。"

李白再喝了一口，猛想起那晚婆婆叫孙子去烧纸钱，便问道："大姐，你那晚叫孙儿去墓地烧纸钱，难道你家……"

"我家哪里有人过世？那就是给先生你烧的！"说着老婆婆笑起来，那笑容好亲切，仿佛李白真正是她的亲人突然起死回生似的。

李白一愣，这笑容好熟！满怀着关爱如同灿烂的星光，蕴含着深情而又而不求报答，好比这碗清茶，他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心中不胜感激，忙说："你对我这样好，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

老婆婆说："先生，我是一个穷婆子，不值得你谢我。你一辈子做了很多好诗，以后好好过活，好好写诗，便是谢我了。"

李白想起来了，在成都郊外的小茅屋里，婉娘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说："我是穷家小户的女儿，不值得你这样感谢的。李公子你答应我，你以后多写些好诗，奔个前程，便是谢我了！"李白蓦地放下茶碗，盯住老婆婆那饱经风霜的脸，问道："你是谁？"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从容地答道：“我就是这山里的一个穷婆子。”

李白在她脸上再也找不出温情的痕迹，不甘心又问道：“我好像认识你。”

老婆婆说：“早年在下江卖唱，兴许先生见过。啊，不不，我从来没有见过先生。”

李白端起茶碗，吹去水上的浮末，又道：“下江的歌妓，大都会唱我的歌，你会唱吗？”

老婆婆的眼光有些活动，说：“别的曲子都忘了，唯独先生的还记得起来。我唱得不好，先生你愿意听吗？”

“我愿意，请唱吧！”李白连忙答道。

老婆婆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站起来唱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老婆婆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唱得很动情。曲子唱了一半，她把脸扭向一边，不让李白看到她脸上的泪水。

“她就是婉娘。”李白想，记得金陵的码头上，她不愿见他，月光下流不尽的粼粼金波，这首歌在水中荡漾……他不能再问她是谁，他前面是遥远的流途，她再一次唱这首歌为他壮行。

“你唱得真好！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女友，唱得跟你一样，她弟弟说她被人害死了。有一天晚上，我听得真真切切是她在唱歌，唱的也是你刚才唱的这首。她的弟弟跟着我到处飘泊，现在在南陵安了家，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老婆婆自言自语地说：“……哦……在南陵……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忽然一阵夜风吹来，风声送过来阴惨惨的哭声，好像一个男人在哀嚎：“你……死得好冤啦……你死得好惨啦！……”李白听了，觉得和那天晚上那男人的哭声一样。

老婆婆叫道：“快！快进屋，鬼魂来了！”

两个公差从外面跑回来，神色紧张地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老婆婆说：“自从李翰林的墓一修好，每个月没有月亮的夜里，鬼魂就出来哭叫。有一次鬼还打伤了守墓的人，好怕人！快进去吧！”

“有这种事？我去看看！”李白道。

老婆婆拉着李白的衣袖，叫道：“去不得！你听！又来了。”

李白侧耳细听，鬼魂哀哀哭道：“太白先生哪！你死的好冤哪！……”

“那是在叫我，我去看看！”李白说完，挣脱婆婆的手向坟地跑去。两个公差连忙跟上说：“先生你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如果有人来害你，我们就上前相救！”

25. 写诗的苏涣已经被世上的奸恶淹死了

李白摸索着走到坟地，藏到一座坟茔的后面，屏住气息看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只见半明半灭的香烛在“故翰林学士李公太白之墓”的石碑前一闪一闪，一个黑影跪在墓前失声痛哭道：“太白先生，你死得好惨哪！老天爷呀，你没有长心更没有长眼！你尽让那些恶人掌握权势。他们像毒蜂一样害人，像蛆虫一样不劳而食，谁也不敢管他们。先生，是你写的诗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他们才要害死你！他们是不学无术的蹇驴，他们是鸡狗不如的东西！”

那黑影说着站起来，仰面朝天骂道：“李家皇帝父子，你们多么卑鄙！你们以为杀了一个李白，天下再也没有人敢鄙视你们，你们把真正的英才当作蚂蚁一样践踏，你们不过是一群活蛆！你们不过是一群毒蜂的蜂王，与天下所有的人为敌。你们是

罪恶的刽子手，逃不脱覆灭的下场！先生呀，我迟早要给你报仇！我要砍下他们的人头，来祭奠你的英灵！太白先生，你死得好惨哪！”最后一句是一声长嚎，呼啸着穿过黑暗中的群山。

李白从坟墓后面走出来，喊道：“别哭了，不散的幽灵，不知你是人还是鬼魂？李白并没有死，在苍茫的天地之中，明白地找到了自己的所在。此时李白就站在你的面前，你要是生人，请不要这样悲伤；你若是鬼魂，请把你的仇恨消散了吧！”

那黑影问道：“太白先生，真的是你？”

李白答道：“是我，我真的没死，我被长流夜郎，经过这里，你是谁？为我这样哀痛？叫我都不忍心听下去！”

“啊，先生，我不是鬼，我是人，你真的没死？”

“真的没死，我是李白。”

“先生！我是苏涣呀！”那黑影惊喜地叫了一声，朝他奔过来，在李白面前跪下，抱住他的腿，像孩子一样嘀嘀而哭。

李白扶起苏涣，和他在坟前坐下来，李白抬起苏涣的脸，在黑暗中用手抚摸着说：“你也没有被淹死？”

“没有，我的水性好着呢，我从河里游过去，约了几个朋友逃到这一带。我一直被官府追捕，听说你被杀害，我痛心极了。我白天不敢来祭奠你，只好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来，村里的人认为我是鬼，不敢来捉我。我每次在这里大哭一场，宣泄我胸中的积愤！”

李白拉着苏涣的手说：“苏涣，我来到这里，明白了很多事情，真正对我好的是天下的百姓啊！我真惭愧，我这一生为他们写的诗、做的事太少了。我恨不得立即就到了夜郎，重新为他们写更多的好诗！”

苏涣听了说：“先生，我会专门为你准备一条船，立秋之后，我在二十里外的南津渡口等你，我送你到夜郎。今夜的事，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不过，”李白说：“我听人说，这一带有一个名叫混江白龙的强盗，专门拦劫船只，因此官府命过往人等不得走水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改走陆路的。”

苏涣笑了笑：“你别提什么官府了，你听我的。这个强盗，我也认识，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给他讲讲，断不会拦劫先生的船。”

“那就好。”李白说。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立秋之后，我在二十里外的南津渡口等你。我这就走了，先生保重。”苏涣说完钻入附近的树林子。

苏涣还活着，这使李白感到莫大的安慰。李白回到小院里，老婆婆正在门口等候。两个公差说：“你好半天没有回来，我还当你被鬼吃了呢！吓得我们直发抖。”李白说：“我向那鬼祈祷了好一阵，他随风去了，不会再来。”

立秋之后，李白告别了乡亲们，又走上流途。与小院的老婆婆告别的时候，李白告诉她，他日后一定好好活着，还要给人间写很多很多好诗。里正叫人用滑杆抬了李白，两个公差随后跟着。翻过一座大山到了离南津渡口不远的地方，李白从滑杆上下来，向他们谢过，请他们回转，自己与公差往南津渡口而来。果然有一艘船在渡口等着。“我是渝州船行的王掌柜，来接李学士上船。”苏涣说。

苏涣扶李白上了船，公差也跟着上来。这船外表与普通的货船没有两样，里面却十分讲究，陈设的家俱摆设件件精美。河边一字儿排着二、三十名拉纤的纤夫，甲板上站着十来个水手。苏涣请李白在铺了锦缛的椅上坐下，仆人们奉上香茶，排场与大都督府的长史差不多。李白心中正在疑惑，船到江心，苏涣向水手使了个眼色，两个水手来到公差面前道：“我们掌柜有话要给太白先生说，你们二人到后面去。”

“我们是解押公差，怎么听你们使唤？”二人叫起来。

水手沉下脸来说："到了这儿，就得听我使唤！听不听？不听我把你两个扔出去喂鱼！"

"你们……不是……"两个公差看看长江湍急的水流，心中有些明白，跟着水手出去了。一到后仓，水手说："来到这里若听我使唤，保你有吃有喝平安无事；如若不然，这长江淹死个把人是常事。这里的事不准到外面乱说，若要乱说，饶不了尔等性命！听明白没有？"两个差人吓得身子像筛糠一般，忙说："明白！明白！"水手说："明白就好。"命二人把铁链拿出来，将二人捆了，回到前仓向苏涣复命。

李白见苏涣如此行事，问道："苏涣……你……这是为何？"

苏涣笑而不答，一个水手端上酒肉来，苏涣给李白满满斟上道："先生，请饮此杯，我慢慢给你讲来。"

李白心中忐忑，迟疑着饮了一杯，且听苏涣说些什么。

苏涣给李白再次斟满，说："先生，我前几年也像你一样，奔走豪门散发诗文，希望权贵们能赏给我好脸色，谋求一个出身，实现我为大唐驱驰的愿望。受够了冷遇之后，我看穿了，他们赏给我的残羹剩饭，也是他们从百姓那里盘剥的血汗。崔季死了，潇潇死了，大唐多少忠直之士死了……，自从我被迫跳水，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是渝州船行的王掌柜，先生，我告诉你我是谁，你不要怕！"说着苏涣拉着李白的手。

李白觉得苏涣的手在颤抖，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但他多么希望他就是那个才华焕发的诗人，而不是其他："你……你不就是……苏涣么？"

"那个写诗的苏涣已经被世上的奸恶淹死了，还魂的是三峡大盗——混江白龙！"

"你？苏涣！"尽管李白猜到几分，但苏涣说出的话仍然使李白惊愕。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的事了，先生，你不怨我吧？我在这世

上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呀!”苏涣见李白惊愕的样子，眼里饱含着泪水，苏涣咬咬嘴唇极力不让泪水涌出，一刹间，他看见李白的眼眶也红了。

李白点点头，长叹了一声。

苏涣转过身去，揩干眼中的泪水。说：“我从知道你被判斩决的那天起，就横下一条心来干起这不要本钱的买卖。先生，正因为你一生真率，才被他们迫害到这种地步，陈子昂、崔成甫、李适之、崔季，不都是官府刀下的冤鬼么?老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其实，李隆基父子及其仆从，不过是一群强盗罢了，跟我没什么两样。我再也不会去弹铗豪门，也不指望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赏给我一官半职!”

对一个被官府逼上绝路的年轻人，李白无话可说，默默地端起酒杯。

苏涣又接着说：“我在这里集结了些兄弟，灭豪强，行天道，叫官府闻风丧胆，他们怕我，把我比着强盗盗跖。我不怕当盗跖，我要点起一把火来，把这毒蜂的巢穴烧个精光!来呀，拿酒来!”苏涣把酒给李白的杯子斟满说：“先生，你是我最敬重的人，我也不勉强你赞同我的看法，我只把你平平安安送到夜郎，也算我们师生一场，了却我的心愿。”

苏涣就这样与李白日日对饮，曲折的峡江，险急的水流，船被纤夫拉着缓缓地西去，两岸高峻的群峰慢慢向东移动。有时来到州府衙门所在，苏涣便命仆从冒了徐三郭四的名头，拿了公文到衙门里去注册，官府沿途也没有在意。走到苏涣兄弟的所在就停下来玩个十天半月，反正在地势险要的三峡，官府也不敢来管，两个公差更不敢吱声。如此一路平安，过了西陵峡、巫峡时已是隆冬。

过了春节来到瞿塘峡，瞿塘峡边的奉节县有白帝城，是刘玄德临终向诸葛亮托孤的地方。春日天气转暖，苏涣便陪了李白上

岸来到白帝祠览胜。苏涣想，李白已经有好久没有作诗了，春天是万物生机勃发的季节，或许先生诗兴大发作几首好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苏涣陪李白走上白帝祠上山的路，沿石阶拾级而上。李白登上石阶，回头望时瞿塘风物尽收眼底。回想起去年此时离开浔阳走上流途的光景，不由叹道：“离开江南已经一年了！”苏涣说：“今天天气真好，想来先生有吟诗的雅兴啦？”

李白自走上长流夜郎的路很少作诗，这时苏涣提起，觉得虽然时过境迁倒也有些感慨，正想间，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老婆婆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拄着一根竹棍，拦在他们面前。老婆婆哀声道：“二位老爷行行好，我儿子打仗死在前方，媳妇得病死了。大旱年，一年都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庄稼颗粒无收……就剩下我们婆孙两个……不知哪天饿死……”看着老人和小孩饿火煎熬的样子，苏涣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哪知没走几步一大群乞丐蜂拥而上，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气息奄奄……。李白一想，确实近一年没有下过大雨，自己在水路上还不觉得。看见那些乞丐悲惨的样子，李白心如刀割，要不是连年战乱，老百姓怎会到如此地步？苏涣把衣袋里的钱全拿出来，分给那些乞丐。见李白忧心如焚的样子，苏涣忙拉了他快走。

苏涣向李白问道：“先生是来登临作诗的，此刻可有了？”

“这……”见了刚才的情景，“日草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我也将被流放而死，哪里还有作诗的心绪！”

“大旱之年，朝廷赋税不减，又不知要饿死多少百姓？”苏涣道。

苏涣见李白脸色越来越沉重，终于忍不住说道：“先生，你孤身一人流落天涯，最终也是一个死，你何必到夜郎去呢？你不如跟我们……”

苏涣话没说完，只见派往奉节县衙冒充公差的的仆从，飞也似地跑来，欢叫道："大喜大喜！太白先生，我们在奉节县得到文牒，说是因为旱灾，特赦流刑罪犯，你得到赦免了！"李白惊喜道："真的？快给我看看！"

苏涣拿过文牒交给李白，李白念道："……大旱三年，降死罪为流刑，流刑以下一律赦免。"

"我得救了！"李白向着瞿塘峡两岸的群山欢呼道："我得救了！"

李白抓住苏涣叫道："我要感谢皇上的恩德，朝廷没有忘了我，老天有眼！"

苏涣颇有些失望地对李白说："先生，我这就送你回江南。"

回到船舱，李白提笔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6．村里人不知道你是安禄山派来的国师吧？

因为李辅国的包庇，胡正没有被处死而是流放到岭南。不久，胡正与张垍兄弟等就被赦免了。胡正好不容易来到颖州地界，身上仅有的财物已被路上的强人抢光。他面目肮脏龌龊，一路乞讨来到这里。这一带连年遇到旱灾加兵灾，农田颗粒无收。日过正午到此时已经有一整天没吃饭了，看见村头有一座破庙，便跌跌撞撞进了破庙，一屁股坐在庙前。

这时村里的里正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叫花子，里正一边走一边给叫花子发给吊着一串串黄钱的木棍。说："棺材一起动，就哭，大声点！完了就给饼吃！知道了吗？"

"知道了。"其中一个老叫花子说。

胡正一听"面饼"，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站起来叫道："等等，好人！让我也来一个吧！"

里正停下来，瞧了瞧蓬头垢面的胡正道："瞧你这熊样！"

"老爷，我……我嗓子好着哩！只是衣裳……破一点……"胡正哀求道。

里正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发给他一根吊黄钱的木棍："拿好！跟我来！"就转身向村子里走去。

"是是。"胡正接过黄钱，看见了里正身后的乞丐，不是别人正是张果！一刹间，张果也看见了胡正。

"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胡正大吃一惊问道。

张果说："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胡正吧？听说你还要官还原职，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

胡正不敢抬头看张果，口中喃喃说道："我……不是……"

张果上前躬着身子，探头看看胡正的脸叫道，"哼，你这个该死的家伙！烧成灰我也认得你！为了那溺壶的事，我……"

胡正被逼急了，冷笑道："老神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胡正凑近张果的脸低声说道："我早知道你是安禄山派来的奸细！这村里的人不知道你是安禄山的国师吧？要是我叫起来——"

"别……你千万别叫……"张果说。

"好了，"胡正见张果害怕了，低声说："我们彼此都落到这一步，还是不要互相争斗残杀了吧，好歹这事做完了，会有一个饼吃。"想到会有饼吃，胡正的声音里带着哀求。

"你们在咕咕哝哝说些什么？还不快走！"里正回头叫道。

"好吧，这回就饶你！"张果恨恨地说。"本来我可以得到两个饼的。"张果瞅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乞丐，连忙跟上。

胡正可怜兮兮地说："只是，我想请教一下老神仙……"

"不准这样叫我！"张果严厉地说。

"我想请教一下，嚎丧怎么嚎——"

张果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当年我在江宁县衙就

知道你这种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人家叫什么，你就跟着叫得了，然后就是哭。”

“我……我又没有眼泪……”

“你心里想，过去的好日子全没了，落到这种地步……眼泪就出来了！咳……真是的！”张果不耐烦地说道。

“我……倒见过嚎丧的，嘴里还要有词儿，”胡正生怕挣不到那一个面饼，又问：“那么，请问……”

张果道：“活该我倒霉，怎么到节骨眼上偏偏遇到你这个混蛋……这样，听好了，天门开，地门开，我的爹，我的娘，牛头马面走出来，我的爹，我的娘……”

“快点，磨蹭什么？”里正叫喊着。

“来了来了！”张果忙答应道。

“谢谢张果先生赐教！请问，日后常有人要我们嚎丧吗？”胡正问道。

“什么？你居然还想干一辈子？老实告诉你，”张果鄙夷地对他说：“这回是村里一个女人死了，她的儿子一年前去前方打史思明阵亡，所以她临死之前，将她的财产捐给前方平乱的将士。所以村里人才让我们来给她嚎丧，权当她的儿子，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另一个乞丐听他们说得起劲，凑过来道：“那个女财主的钱可多啦，安史之乱的时候，她把财产藏在山洞里，听说还有一把金溺壶！”

“金溺壶？在哪里？”张果和胡正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问道。

“已经捐给前方抗敌将士了！”那乞丐说。

“那死去的女人有多大年纪？”张果问道。

“差不多有七十了吧。”

“是什么地方的人？”张果忙问道。

“你这人真怪，死在这里当然是这个地方的人。”那乞丐说。

“你听她口音是什么地方的人?”张果问道。

“你这人真怪，问这个干什么?”乞丐说。

胡正瞅了张果一眼，阴阳怪气地问道：“想老婆吗?”

里正领着他们进了村子，来到一家门前，村里的人围了好大一堆在那里，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几个人正在把脸上蒙着白布的死者遗体从屋里抬出来，准备往棺材里放。

张果猛然摔掉手中的黄钱，朝遗体奔过去说：“让我看看!”一下子揭开死者脸上的白布，一眼看见死者脸上的三颗大黑痣，叫道：“果然是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把我留下的金溺壶送人，你给我起来，回答我!”

说着将死去的老女人的头发抓住使劲往起拽，众人见这乞丐疯了似地，吓得惊叫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连忙上前阻拦。

原来三十多年前，文长田把从制作山水溺壶的款项中贪污的钱，也制作成一只溺壶，交给妻子吴氏。此后那年从泰山脚下逃命哪管得了许多，当时又不敢回到江宁，从此在北方多年，后来更名张果作了银青光禄大夫更是不能回去，自从当了安禄山的国师，每日里花天酒地，自是把老婆儿子忘到九霄云外。自安禄山死后，张果就嗅出大事不妙的味道来，乔装改扮偷偷离开洛阳想到江南找到老婆儿子还有自己当年留下的金溺壶，自己晚年也有人伺候。哪知刚到汝阳，随身携带的财物就被败下来的胡兵抢光，差一点送命。就一路乞讨到了颍州乡下这个村庄。三十多年前，吴氏见文长田跟随胡正封禅泰山一去不返，到处打听也没有个确实消息，带着儿女和金溺壶北上寻夫。到了颍州乡下，已经将盘缠花光，吴氏脸上长着三颗黑痣面貌丑陋，但做得一手好针线，便以帮人做针线为生，母子省吃俭用，宁死也要把丈夫留下的宝贝保存下来。

此时张果一见死人果然是自己的妻子吴氏，又知道金溺壶已

经不在，因此绝望地撕打死人。众人上前阻拦时，胡正早已冲上前去，用棍子戳着张果身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你这杀才……果然……那金晃晃的东西……应该是……我的！"

张果此时已经气红了眼，指着胡正骂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匹夫！你先投降安禄山后投降永王，尽人皆知，你还不去死，还要干吗？"

胡正听了顿时急得火冒三丈，向张果喊道："文长田！你这挨千刀的杀胚！我当时在李右相前就该戳穿你这老狐狸，你这个安禄山派来的奸细！这村里的人不知道你是安禄山派来的国师吧？"

里正听了，原来这两人都是投敌的坏人，忙大声喊道："快把这两个坏人抓起来！"

众人一涌而上，把二人按倒在地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送到官府。胡正哪经得起这般折腾，半道上就一命呜呼。张果被送到官府，颖州知府查明他就是那骗人的妖道，命官兵押着他游街示众三日，一边游街一边坦白自己祸国殃民的罪行，到第三天，押往十字街头斩首，抛尸荒郊。

27. 李白在悠长的钟声中走下庐山

苏涣把李白送到江陵，自己回到巴渝。李白想起去年韦良宰夫妇对他的深情厚谊，自然是要前去拜访一番，再打听宗瑛和泰儿的消息。到了韦良宰的住宅，却令李白大吃一惊：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后院已经变成了野草丛生的荒园，只有一个守宅子的老仆在门口打瞌睡。李白叫醒老仆，问他韦良宰一家的情况，老仆说："走了，全家都走了。去年上头发来紧急文书，要山南东道、淮南道等长江沿岸的州县百姓交足从安史之乱以来六年的租赋，江南大旱民不聊生，哪里有那么多钱粮？韦太守不忍煎熬百姓，

已经挂冠归隐了！”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带李白走到后院。李白下意识地在宗瑛住过的那间屋子门前站住，不由自主推开房门，眼光落在那张空床上，轻风悄然吹起罗帷，空空如也。守院子的老人告诉李白，烟霞子带着宗瑛和孩子，可能去了庐山。

烟霞子带泰儿和宗瑛回到庐山，宗瑛的意思让泰儿与她在一起，烟霞子把宗瑛送到屏风叠的小木屋，自己带着太玄大师的骨灰回了一趟蜀中，把太玄大师的骨灰埋葬在青城山朝阳洞。

年近七十的烟霞子办完了所有的事情回到庐山道观，身心交瘁一病不起。整整一个冬天，烟霞子一闭眼就看见太玄大师和那场熊熊大火。太玄大师点燃了脚下的柴禾正襟危坐，火焰呼啦啦地吞没了他的躯体。叛贼胡兵们狞笑着，用大刀把他着火的身体砍成几块，用长矛戳穿他的头颅，挑起他肠子戏耍。他不顾一切发疯似地冲上去，扑向胡兵的刀矛……醒来时他遍体鳞伤，他在道观的废墟上爬行……。以后遇到了在附近采药的壳子客，帮他把师父的骨灰收在一个陶瓮里。他养好了伤，带着师父的骨灰和崔季的儿子回到江南。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鲜血淋漓的事实化为虚无，无法忘却也无法接受，他的心充满仇恨。他想找回以往那个平静超脱的烟霞子，却怎么也办不到。在血淋淋的现实与修持者的道义间，他受到双重的熬煎。他一天比一天虚弱，一天比一天衰老下去。三个月前他把连年大旱与为政苛酷联系起来，写了一封信命道士带到长安，从那天起他就盼望着李白回来。

这个月他不时发烧、昏迷。“师父，你好点吗？”闲鹤走近烟霞子床前，探着身子问道。

奄奄一息的烟霞子半闭着眼睛说：“怎么……还不来，不是说……赦免了吗？”

“我已命人到九江寻他去了，就会回来的。”闲鹤说。闲鹤见烟霞子痛苦的样子，想起师父在平时安慰别人的的话说：“师父，

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烟霞子摇摇头，把眼光投向床头的《李太白文集》。闲鹤拿起那本书翻开，念道：“吴山高，越水清，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烟郊树……”烟霞子平静地闭上眼睛，闲鹤一直守候在他面前。

到了下午，烟霞子突然醒来，闲鹤给他喂了一点水。

“是什么……在响？……”烟霞子侧耳细听。

“是山泉在响。”闲鹤答道。

“还有……”

“是风在吹。”

一阵风吹开窗帷，一束夕阳进来，映照在墙壁上的豁洛图上。

烟霞子迷惘地看着豁洛图，生命从他躯体中消逝。

李白来到庐山脚下，庐山青绿的峰峦挡住了西坠夕阳。李白安葬了师兄烟霞子，向五老峰走去。

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屏风叠一带也少有堆积的云雾，一片薄云轻纱似的飘游在山腰，阳光映照着宗瑛的小木屋，木屋前盛开着一丛丛报春花，鸟儿在林间鸣唱，山涧欢快地流淌，木屋里传出阵阵敲击木鱼的声音，像是为鸟儿歌唱配制的节奏。

“回家，回家！小船儿回家！”李白正要往小木屋走去，突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叫道。

李白在林间小径停住脚步，看见不远处的溪流边，一个约莫四岁的小男孩在山涧下的溪边玩，把用树叶折成的“小船”一只只放到“河”中，一边欢叫着用一枝野杜鹃花催赶。

“泰儿，快回来！别摔到水里！”

李白听到喊声，见宗瑛从小木屋里出来。她——穿一件灰布长袍，头上插一枝檀木如意钗，莹白的额头，细长的凤眼，站在阳光下在报春花围绕的院子中，平静而祥和。

泰儿飞跑过去，一下子抱住宗瑛的腿，把那枝野杜鹃花举到宗瑛眼前。“阿婆，给!”

宗瑛微笑着接过那枝粉红色的野杜鹃，将泰儿抱起来走进小木屋。不知为什么，李白的双脚好像被钉了钉住，再也不能向前移动半步。他站在树后，向那小木屋望了好一阵，然后转过身来，往来时的路走去。黄昏的时候，李白在道观悠长的钟声中，走下庐山。

从庐山上下来，李白就乘船到了宣州，来到敬亭山下。几年没到这里来，这一带变得认不出来了。连年大旱和战争，使原来青绿的田园变成一片赤红的荒土。有的地方长着一丛丛荆棘，有的地方寸草不生。路边倒毙的饿殍，成了乌鸦的食物。几十里路看不见一个男丁，连树木都一片焦黄。只有憔悴得像枯树一样的老妇和羸瘦的小孩，有的捧着陶碗在村头乞讨。

李白找不到纪良的酒店。到村子里敲开几户人家询问，一连几家都没有人，屋子里空空的，布满蜘蛛网。李白来到村头，一个老乞丐倒卧在一个破落的马棚边，红肿的眼睛望着他。李白从怀中掏出一个麦饼，那是宣州客栈的掌柜知道他要到乡下去，嘱咐他带上的。他掰了一块给老乞丐，乞丐狼吞虎咽吃了。

“你知道卖酒的纪良家吗?”

老乞丐点点头：“唔，唔。”伸长脖子把嘴里的饼硬吞下去。

“在哪儿?”老乞丐抬起手，指了指远处的废墟，废墟上有一棵只剩下枝干的枯树。李白记起来了，那树原来枝繁叶茂亭亭如巨大的伞盖，他和吴道子还在树下乘过凉喝过茶。

李白拄着杖走近那堆废墟，这哪里能辨认出昔日酒店的面貌? 墙垣倾颓，院里长着野草。倒塌的门板油漆剥落，依稀看得出一个“酒”字。垮塌的砖头堆填了往日蒸米粮的大灶里。大灶的砖头间，插了一根穿着黄纸钱的竹棍。压酒的糟床早已散架，地下散落着横七竖八的木块。一只老鼠从破酒瓮中“嗖”地跑了

出来，钻进灶洞底下不见了。不远处就是当年乡亲们唱喜歌的那条河了，只剩下干的河床和乱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提着竹篮，拄着一根竹杖，蹲在河床中间长草的地方挖野菜。

“老人家，请问这家人都到哪儿去了?”李白来到老婆婆跟前问道。

老婆婆抬起头来，李白认出她就是当年在船上唱喜歌的女子田氏!

“学士公，是你!”田氏也认出了李白，颤巍巍地起身，手里提的竹篮掉在地上，篮子里的野菜洒了一地。

田氏老泪纵横，哭着说：“老哥哥，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李白猜到了那蒸米粮的大灶上的那串黄纸钱的意思，心中好像一座大山崩塌，两腿一软，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纪良他……半年前就去世了。楠竹在前线阵亡了……桐花听说楠竹阵亡，跟着到了军队上，听说在前方给士兵们做饭。没有音信……也不知现在是死是活……去年，夜里来了一伙强盗，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抢了。官兵来收租赋，说一下子要我们交出六年的。纪掌柜说没有，官兵闯进屋里，把所有的粮食、吃的穿的都抢光了。他的孙女儿……被官兵糟蹋……当天晚上就……自尽了! 过了几天纪良就得了重病……去世了，……”老婆婆说着双手捂住脸，只摇头。

李白把剩下的半边麦饼从怀中拿出来，把洒在地上的野菜一根根拾起来，放进老人的竹篮。“楠竹的儿子纪陶呢?”李白问道。

“纪陶跟荀七的女婿一起，给官兵驾船。听到家里的消息，就逃亡到巴渝地方去了。听说，那里有个人叫混江白龙，要给天下百姓找一条活路，纪陶他就跟去了。这是上个月荀七的女婿捎信说的。”说到纪陶，老人仿佛还有一线寄托，渐渐止住了哭泣。

“你来看，你来。”老婆婆领着李白跌跌撞撞来到纪良家的断

壁残垣中，指着那蒸米粮的大灶，咽喉哽哽地说："这里……就是他了！他再也等不到你来喝他的酒！听人说他临终的时候说：'有一天李学士兄弟来了，你代我告诉他：老哥哥对不起，我实在等不到他了！'"

李白再也忍不住，泪水"哗"地流下来。

两个老人哭着一片悲凉。

28. 这是平乱的最后一战，我当然要参加

李白离开宣州，漫无目的地向长江边走去，他想只要到了长江边就会有路，再决定到什么地方去。大路两旁芦苇夹道芦花似雪，李白背着行囊好像在雪浪中穿行。

"等倒起，等倒起！前头是哪个？等倒起！"

李白正走路，忽然听见一个蜀中口音在后面呼叫，李白转过身来，只见一个白发苍苍大嘴巴招风耳的老头，背着背篓拄着木杖，边叫喊边向他走来。

"壳子客！是你！"李白惊叫道。

"李白，硬是你嘞！"壳子客叫道。

两个老人彼此都一齐丢了自己的拐杖，紧紧拥抱在一起。战乱之年居然还遇到生还的老友，怎不令人感叹唏嘘！

"两京光复了，我这个卖草药的在军中也没事干了。好些人争着当官，我不识字，也没啥好争的，就从长安回到蜀中。听说你大难不死，特来会你。"壳子客说。"那年我在过秦岭的时候，遇见了你的好朋友杜甫。"

"杜甫？"

"我走到秦岭，天下着大雪，正想找地方住店，见瘦骨伶仃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拿着一把铁锹在雪地里挖什么东西，看样子是个使不来铁锹的人，挖得很吃力。你晓得，我是个爱帮人

的，跑过去一看，才是他老先生在那里刨。我上前去给他说，这荒坡上连草都长不高，你刨得出来啥子？杜甫回过头来看我，脸都饿青了。我才把他叫下山来，把我背篼里的干粮，拿给他和娃娃吃。他跟我说，皇上见不得他嘴臊，爱给皇上抬杠，所以皇上就不要他当官了。他到蜀中去投奔他的朋友，我跟他一起到了成都。”壳子客滔滔不绝地说。

“嗨，这个杜二，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日后当了官，就把他的个性悄悄藏起来，规劝皇上多为天下百姓作好事。这样看，不尽然……”李白说。

“依我看，皇上把好心当作驴肝肺，还当啥子官哟，汤老官！杜先生后来带着娃娃在成都西郊修了几间草房子，我前一晌去看过他，他说他做梦都在想你。他叫我带他游了紫云山、戴天山、窦圌山、大匡山，他说只有绵州的奇山秀水，才出得了李白这样的诗仙！啊，我还有一件要事给你说。”

“要事？啥子要事？”李白问。

壳子客说着从背篓里取出一个长长的布包来，打开布包，是一幅单条。“你看，这就是杜老二交给我的，叫我务必当面交给你。”李白接过，见单条上正是杜甫清瘦遒劲的行书写道：“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不知何处传来声声杜鹃的啼叫，李白看着看着感慨万端。

壳子客见李白发楞，拿过单条来卷好，又说：“李老弟，依我看，皇上把你关也关过了，杀也杀过了，流放也流放过了……你人也老了！还是跟我回到蜀中去，跟杜二一起喝点剑南烧春，吃碗昌明绿茶，看下杜鹃花，吹吹壳子，过几年散淡日子算了！”李白想了想，点了点头。“对啰”壳子客脸上笑成一朵花，掏出腰间的酒葫芦，交给李白，两个你一口我一口，一边喝酒一边欢呼：“好嘞，回家！回蜀中！”

“豆腐干加花生米。”壳子客说。

“老腊肉下烧二哥。”李白用蜀语说。

“对头！”二人仰天大笑起来。

两个老头醉意阑珊步履不稳地走着。

远远的大路上一个人骑着马迎面飞驰过来，看到这两个醉醺醺的老头绕开了一点。马上的人忽然发现老头有些面熟，回头一看认出了李白。那人从马上跳下来，朝他们喊到：“学士伯伯！”

李白也认出了骑马人原来是荀七的儿子小涛：“小涛，是你！”

荀涛从马上跳下来，兴高采烈地说：“学士伯伯，早就听说你被赦免了，真想见到你！我和汪伦叔叔在郭子仪元帅帐下。我们正准备与史朝义在徐州决战，这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一战。打完这一仗，天下就太平啦！我们就好回家种田打铁啦！”

“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一战？你们在哪里？”李白忙问。

“我们的队伍在安宜驻扎。汪伦叔在扬州调集粮草。”荀涛说。

“真的？”李白的醉眼放出光芒来。

荀涛见他高兴的样子，忙说：“你要是跟我们在一块，那该有多好！汪伦叔常提起你曾经对他说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现在苦虽苦，哪有一个现现成成的盛世明时摆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去享受？一切都等待我们历经艰险去收拾，等我们尽心尽力去开创！现在比我们困在幽州的时候好多了，你说是吧？”

这不正是当年自己在大匡山立下的志愿吗？当它被残酷的现实消磨殆尽时候，突然从眼前这年轻人的口中说了出来，此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荀涛见李白呆在那里，忙说：“我还有紧急军务在身，我得走了，打赢了这一仗，我们再相会！”荀涛说着骑上马。

“等等！告诉郭元帅，我马上就来！”不知为什么李白脱口而出。

“好嘞！”荀涛狠狠抽了一鞭，飞驰而去。

两个老人一直望见大山消失在大道尽头，才回过头来。

“你真的要去？”

李白激动的说：“真的要去，这是平乱的最后一战，我当然要参加。壳子客，我要用我的学识来为郭子仪出谋划策，我要以我的行动来洗雪我所蒙受的冤枉！他说得对，大唐的山河有待我们去收拾，大唐的百姓有待我们去安济，我怎么能就此不管，回去吃我的安乐茶饭呢？”

“说了半天，你不跟倒我走了？”壳子客说。

“壳子兄，你的心意我领了！”

“你当真要跟他去？”

李白点点头。

壳子客叹了口气，拉着李白的手说：“那你……好生保重……我就一个人……回蜀中去了！”

李白把手中的葫芦递给壳子客：“壳子兄，保重！”

壳子客提起葫芦喝了一口酒，拿起李白的手，仍然把葫芦交到李白手中，眼圈红了，问道：“我们还见得到面不？”

李白不言。

壳子客看看李白说：“那我走了。”

李白目送壳子客消失在芦花深处，然后转身走了。

几天之后，李白来到瓜州渡口。这里十分拥挤，乱哄哄的一片。渡口的码头上聚集了大批逃难的人群，还有北上的官兵和忙于公务的官吏公差，长江上船来船往十分繁忙。李白从这里渡江到扬州，只要找到汪伦，再到安宜就方便了。

渡口有士兵守卫，检查过往人等的身份。李白背着行囊，腰间佩着长剑，精神抖擞地走来，取出怀中的文牒，交给渡口的士

兵过目。士兵略一看文牒，挥挥手让李白上船。

船上已经挤满了渡江的人，士兵吼喊着叫船夫开船。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叫道："等等！等等！"码头上一个穿着绸缎长袍的胖老头，身后跟着两个伙计，拖着一个年轻女子往船上走。一个老妇人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叫喊，紧紧追赶。

"娘！我不去！"那女子拼命地挣扎。

那两个伙计不由分说，将那女子拖上甲板。那女子跪下哀哀求告："大爷行行好，放了我吧！"

那胖老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放你？大爷的钱不白花啦！"

李白听这声音好熟，仔细一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垍！又听有人说道："张爷，弄过江去又多一棵摇钱树啦！"张垍一边揩着脸上的汗水，一边骂道："贱货！"

那女子从甲板上站起来，咬牙切齿地朝张垍骂道："不要脸的禽兽！"紧接着"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到张垍脸上。张垍气得七窍生烟，撇开船客，举起老拳就要打那女子。

"住手！"李白一声大喝，挡在张垍和那女子之间。

"你?!"一刹间张垍认出了李白。

"你怎么干这种勾当？"

张垍恶狠狠地叫道："这种勾当怎么啦？她是我拿钱买的，关你屁事！"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今天这事，我非管不可！"

"他只扔给我娘五个铜钱，把我抢了就走！"

李白从怀中掏出一把铜钱："给你！"

张垍想了想，向伙计使个眼色，示意他收下，悻悻地说："便宜了你！"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李白骂道。

"你竟敢骂我？真可笑。还是让我来教训你几句，以鄙人愚

见，你这种人当了一辈子文人，连道家的‘随遇而安’，儒家的‘明哲保身’都没学懂，可笑你还想来管我的闲事！”

“无耻之尤！张垍，你这个败类！你卖国求荣，蒙骗皇上，还有脸对我说这种话！”李白恨恨地说。

张垍冷笑道：“我是败类，那你是什么？你是查实了的朝廷反叛！老实告诉你，皇上早就赦免我了。我这一辈子总算当过了太上皇的驸马、大燕的宰相，我现在在安宜开一家妓院，生意好着呢！咱们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干净！”

李白气得拔出宝剑：“我宰了你！”

船上的乘客怕出事，拦住李白说：“这位大爷，犯不着与小人一般见识，下船再说罢。”一会儿渡船靠岸，李白叮嘱那女子过河，回头见张垍早已溜走。

李白下了船，迎面过来两个士兵叫道：“站住！”

“怎么啦？”李白见士兵叫他，问道。

“你不能走。”

“为什么？”李白怔住了。

“刚才那位告你是附逆作乱的叛贼。”士兵指着远去的张垍的背影说。

“叛贼？”李白只觉头脑里“轰”的一声，气急叫道：“他胡说，我不是叛贼，让我过去！”

“对不起，”士兵说：”我们奉命行事，现在前方战事紧急，严防奸细，凡有嫌疑者一律不准过去！”说完举起手中的刀矛拦住他。

“不行，我一定要过去！我是李白，我要去参加平乱的最后一战！”李白气急败坏地喊到，推开士兵的刀矛。

“把他捆起来！”

两个士兵上前扭住李白的胳膊。

“我不是奸细！让我过去！我要去参加平乱！我要去打仗！”

李白拼命叫喊。

过往行人见了，说道："这老头敢情是疯了，前方打仗危险，他偏要去送死！"

"这人真的疯了！干脆把他送回去算啦！"

两个士兵把李白往回拖。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怎能就这样失去！

"放开我！我要到前线去！"李白竭尽全力嚎叫道。只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住，猛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李白捂住胸口，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29. 李白张开双臂仰天大笑，纵身向月亮飞去

"这老头怎么哪？"码头上的人们一涌而上，将李白团团围住，好多人挤进来看热闹。

"嗨，这年头怪事多，这疯子别的不充，充李学士！"一个看热闹的人说。

"谁说他是李白？"一个扛着一张渔网的老人问道。

"喏，那儿，躺在地上的疯老头，说他是李白！"看热闹的人说。

扛鱼网的人正是荀七。荀七将鱼网扔给小玉，挤进人丛，看到了地上躺着的面如死灰的人。

"李兄弟，你醒醒，李学士，你醒醒！"荀七在李白面前蹲下，摇着他的肩膀叫道。

"他真的是李学士？"两个士兵问道。

"是的。"荀七点点头，叫小玉把他的鱼船撑过来。两个士兵吓懵了，连忙帮着荀七把李白搬到船上，请了个大夫来诊治。大夫摸摸脉，只觉游丝一般，紧皱着眉头开了个方子，荀七把他拉到一旁，大夫说："这病少说也有七、八年了，怎么这时候才

治？”荀七问他：“这病能治不？”大夫摇摇头说：“这病人好比一棵枯树，早已经被病魔掏空了身子。再好的大夫，也没有回天之力。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人活够一个甲子就差不多了。”荀七听了含泪掐指一算，李白今年六十有三。

荀七催着小玉给李白煎药喂了，李白总算苏醒过来。荀七问他怎么样？李白说觉得心里好些。荀七见李白病重，住在船上医治不方便，想来想去，想起一个人来，说：“学士公可记得有个好朋友李阳冰么？”李白道：“怎的记不得？哪年我到江南吴中，他几百里地大老远地赶来与我喝酒。”荀七道：“你可知道他如今当了当涂县的县令？”李白道：“还不知道。”荀七与李白商量，还是到当涂县李阳冰那里好治病，于是将船驶到当涂。

李白躺在船中，只觉阵阵胸腹疼痛，饮食难进。他试着挣扎起来，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比身体的疼痛更加严重的是心灵的创痛，他一生孜孜以求报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永远地失落了！失去了这次机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从未有过的绝望向他袭来，像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卷进一片深不见底的黑色波涛，使他陷于灭顶之灾。

“我怕是再也到不了郭元帅军中了！”李白悲伤地说。

“好兄弟，你别着急，慢慢养着，会好起来的。”荀七说着，努力向前驶船。

李白觉得他好像一片枯叶从大树的枝干上坠落，再也恢复不了生命的绿色。难道就这样再也不能站起来，再也不能回到阳光之下？再也……。不，一定要站起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一定要去见到郭子仪，为平乱的最后一仗出谋划策。仗打完了，与汪伦他们好好团聚一回……找到杜甫和高适，那时高适一定不以为我是叛逆了，邀请他们一起去蜀中绵州，游一回窦圌山、大匡山、痛痛快快喝一回酒，写很多好诗……到西陵峡的小山村去看看婉娘，把阿丹和小梅儿也带上……；把流放夜郎以后的诗稿交

给魏颢刊印成书，送一册给金陵子，不，是送给月圆，还有宗瑛；泰儿该有六岁了……；更重要的是，他要到长安去，为皇上、为天下讲述大唐的成败得失，把他的《宣唐鸿猷》再次献给皇上……让大唐重新兴旺发达，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我怎么能躺在这里呢？李白想，拼了全身的力气也要爬起来！他侧身支起半个身子，好像也不怎么费力。太好了！

“让我来帮你。”一个女子温和的声音说。

李白回头看她，是一个绿衣女子搀着他的肩膀，这女子好面熟，是宗瑛？或是月圆？绿衣女子轻轻一拉，李白就站了起来。身体像一片鹅毛轻轻地飞了起来，李白往下一看下面是波涛滚滚的长江，抬头是又大又圆的月亮。

“我们到哪儿去？”李白问道。

“到你来的地方。”女子道。

“我从什么地方来？”

绿衣女子吃吃笑着，也不答话，李白只听耳变风响，一会儿在一块长满鲜花和芳草的地方停了下来。众多的仙女在向他们观望。绿衣女子说：“客人来了，请让一让！”仙女们徐徐向两边让开，环佩叮当，鲜花发出瑰丽的光采，空中弥漫着一层薄雾。虚无缥渺间有富丽典雅的亭台楼阁。

“这地方我来过。”李白说。

“是李白来了吗，是东方那颗美丽的星星回来了吗？”一个温柔悦耳的声音透过薄雾在说。薄雾消散，李白发现自己正站在青城山的飞龙鼎旁，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正看着他微笑。

李白想我在青城山见过她的，那妇人对绿衣女子微微一笑说：“你带他去看看，他从什么地方来。”

神女说完，空中响起阵阵悦耳的仙乐。细听那仙乐好像从自己心中发出，十分奇妙。李白听着仙乐，绿衣女子说：“我们曾

经在这里看过轩辕皇帝出行。你记得吗?”

“记得。”李白答道,“还有陈子昂走过的地方!”

绿衣女说:“对了,我带你去。”转眼之间,李白已经到了幽州台下的路口。当年的漫天风雪和枯木老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葱笼的花木。

“这不是我当年看见的地方。你带错路了吧?”李白问道。

“没有,自从你从这里走过,这里就长出了茂密的森林。”

李白望着那条路,想起陈子昂独行的情景,绿衣女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说:“陈子昂早就不在这里。你也别看了。”说着走过来拉着李白的手,说:“你看!那就是你来的地方!”李白身不由己随她向澄兰的夜空中飞去。但见星星月亮大放异彩交相辉映,李白惊喜地在空中盘旋。

“我们飞向月亮!”绿衣女说。

“好的!”李白说,忽然他听底下一阵喊杀声,李白低头一看,脚下茫茫大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安禄山正领着好多好多胡兵,个个手持兵刃杀向中原百姓。百姓们死的死伤的伤,惨不忍睹。

“我怎么还在这里呢?我是去参加平乱的呀!”李白丢开绿衣女的手,叫道:“我要去找郭子仪,参加平乱!”

“你等等!”绿衣女一把抓住他叫道:“你不能去!”

李白挣脱绿衣女的手,大声叫道:“我要到前线去!我要……”

李白只觉向急剧坠落,前方是一个好大的黑洞,他立即被黑洞吞没。

“李兄弟!李兄弟!你醒醒!……”李白听到荀七的声音。睁开眼,见荀七含泪坐在他身旁。

一天黄昏,船到了当涂,泊在采石矶。荀七立即找到李阳冰,告诉了发生的一切,李阳冰马上带着仆人抬着轿子来了。



李白将酒碗高高举起，对着月亮一饮而尽。

"阳冰，我要到平乱前线去。"李白说。

李阳冰含着泪说："太白，你这是何苦呢？就是到了前线……"李阳冰没有把话说完，战争中的一切法令都是无情的，绝不会顾及一个刑余的诗人。"太白，你就在我这里好好养着，等治好了病，我送你回庐山去吧！"

"我明白了。"李白的眼光从李阳冰脸上移开，茫然停在空中。等了一会儿，李白有气无力地说："扶我起来，给我一只笔。"

荀七和小玉把他扶起来，李阳冰递给他纸笔。李白提笔写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李白写完把诗稿交给李阳冰。李阳冰看了心如刀割，忍住眼泪说："先生不必伤心，且到寒舍住下医治，待身体好起来，我一定陪你一起去郭元帅军中。"李白也不说话，叫小玉把他的行囊拿过来，将此次带在身边的诗稿全部取出交给李阳冰说："把这些都交给魏颢。"李阳冰接过，小心翼翼地装进胸前的衣袋里。

做完这些事，李白觉得心中清爽了好多，李阳冰命人将李白扶上软轿。刚扶到船头，李白回头看一轮明月从波涛滚滚的长江上冉冉升起，十分壮观。李白说："今夜，我想在这长江上……一个人……看看月亮……"李阳冰点头，与荀七扶着李白登上长江边的那片巨石，无言地去了。他明白，这时候李白唯一需要的是一壶好酒。

荀七将两个酒碗和酒葫芦放在李白面前，斟满酒。

"有了月亮和酒，你会好起来的。"荀七说。

李白端起酒碗，月亮的影子映在酒碗中。李白迷惘地看看天上的月亮，月亮在很高很高的深蓝的天上清辉万里，淡淡的游云从月亮身边缓缓飘过，江中的月沉在水底摇曳着片片银波。李白喝了一口酒说："天上的月亮，江中的月亮，哪一个更美？"

“都美。不过，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月亮，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荀七说。

“酒碗里还有一个月亮。”

李白端起酒碗，痴痴地看着碗中，碗底躺着一个宁静多彩的月亮：“我把月亮喝下去……”说着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一碗酒液浇灌了冷却的躯体，给精神注入温热。

“真痛快！”李白笑着说。

李白提起葫芦，给荀七和自己斟满酒。

霜天无际，银波万顷，李白拄杖而立。看看天上的月亮，江中的月亮，天上地下尽收眼底。

“这地方真美，叫什么名字？”李白问。

“叫彩石矶。”

“好美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叫采石矶吗？”

“听人家说，很古很古的时候，天从上掉下来一块五彩的石头，是女娲补天的时候用的。补天剩下的石头，被抛掷在这里，变成了这面石坡，人们就叫它彩石矶。等着有补天的时候，再用上它。”

李白听了呆在那里，口中喃喃地自言自语：“……女娲补天……剩下的，抛掷在……这里……女娲补天——剩下的……”李白将酒葫芦中的酒倒在自己碗里，一仰脖子喝下，哈哈大笑道：“原来，我脚下这片石头……也为寻求补天的机会……在这里等待了千万年！”

荀七不懂他说些什么，见他狂乱的样子，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小玉跑过来喊到：“爹！李县令派人送酒来了！”

“我去去就来！”荀七说。

李白端起酒碗，对彩石矶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待千年万年，我可是只有一生一世！我没法再等，我要到前线去，参加平乱的最后一战，把入侵的胡兵赶出中原！”

李白一碗接一碗地喝着，只觉热血沸腾，心情激动："是了……了空说过'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太白入月？我就是太白呀！我是天上下凡的谪仙人，我要飞进月亮中去，搬来天兵扫胡尘！我还要苦苦等待什么机会？"

李白将酒碗高高举起，对着月亮一饮而尽，把酒碗望空抛去，那酒碗划过天空的明月直坠入长江中。

李白张开双臂仰天大笑，向着天空的明月喊了些什么，纵身向月亮飞去！

唐代宗广德元年正月，李白去世后的一个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过了不久，江边来了一个女人，在彩石矶下的江边种了一片桃林，此后这里开遍了灿烂的桃花。她在桃林之下偶尔弹一曲《扶桑》，望望东升和西下的太阳。

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个穿灰布袍，头上别着檀木如意簪的女人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走上彩石矶，望了一回彩石矶下的滚滚江涛。孩子听了远处的琴声，向那片桃林跑去。

长江金波滚滚，托起一轮鲜红的太阳，天地间一片光明，满天的朝霞像金色的怒涛，流光溢彩的太阳，迎着孩子升起来。

"看啦！太阳就在树林子那边！"孩子叫道。

李白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间，有人看见他乘着蛟龙在长江出没，有人看见他骑着鲸鱼在大海中破浪而行，有人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如画的蜀中山水徜徉，有人说他至今还在黄河长江一带飘游，举杯邀月狂歌痛饮……

2001 年 2 月 14 日　第三稿

2001 年 7 月 7 日　第四稿